

兩行齋初集凡例

一先父未筮仕前著述甚衆友生受業者每言楚騷有註韓文有述經世有略通史有草儼生未獲寓目聞通史止經始未嘗卒業經世略爲關中李漸庵先生借閱遂至散逸餘書則宦遊後無人收藏親友爭相轉貸鮮肯歸趙先父于筆札事罕自珍惜不復追索故無一紙存者儼成童始取手跡收釘成帙然揮翰于途次飛墨于別館者往往散失無可考矣頃欲檢授棗梨止存丙戌後稿幸借錢



立吾先生枕秘始得一二舊著僅滄海一漚驪龍
一爪耳挂漏甚多可勝愴怛

一先父學不名一家業不擅一方凡曆數河渠陰陽
姑布之術莫不洞原悉委其著有成書者另刻行
世不附入集

一先父綜訂百氏自姚江考亭迄周漢諸君子緒論
靡不融貫旁及子史禪玄皆借印旁參塵談甚多
俟另刻語錄以行今未入集

一儼所收輯遺稿幾三千紙今先檢其四之一授劄
劄欲簡冊不繁則速刻捷行非有刪芟妄置優劣
也

一儼治制義苦無暇刻安能窺風雅之藩漱六籍之
潤蠅聲蟲篆率爾自鳴旋復焚棄間有存者兒曹
亦檢一二附行實爲續貂聊供覆瓿

甲子仲冬袁儼謹識

甲子仲冬
甲子仲秋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目錄

一卷

論

三監論

卜洛論

曹操論

王倫論

情理論

形神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復讐論

溫泉寒火

奇貨可居 考卷

二卷

考

河圖洛書考

運河考

泉政考

水櫃考

高家堰考

分黃導淮考

古人治河考

今日治河考

溝洫考

疏濬考

水汛考

築堤考

禹貢三江考

三吳水利考 上

三吳水利考 下

曆法考

日食考

律呂考

馬政考

白河考 附

三卷

策

臨敵陣法策 代作

丁丑五策 擬元卷

辯

古書真偽辯

八蜡辯

優孟學孫叔敖辯

孟子不師子思辯

楊雄不仕王莽辯

詩亡辯

喪服辯

肉刑辯

四卷

駢語

丁丑下第謝主司啟

丁丑會場原擬先君卷作元因五策太奇縱故棄不錄

謝屯院啟

謝賈倉院薦啟

謝陳禹陽薦啟

謝郭開府啟

謝兵道啟

謝關院啟

謝徐文江按院薦啟

時文江復差學院

謝太僕唐公薦啟

上周韜宇按院啟

謝郭道尊啟

謝王撫臺啟

謝王鹽院啟

上制府啟

謝河道潘公薦啟

賀邵僉堂

請制府啟

代作

請撫臺啟

代作

請阮近陽啟

謝張關院薦啟

賀成撫臺啟

上吳太府啟

謝張弘軒制府啟

謝申相公啟

代作

謝巡青科道啟

謝許相公啟

代作

謝王相公啟

代作

謝王相公啟

代作

謝宋冢宰啟

代作

請諸生赴試小啟

荅楊柱峯啟

上陸葵石太史啟

荅馮虞庭問候啟

荅郭鹿坪叅政啟

荅楊斗南僉憲啟

荅張雲谷總兵啟

荅王夢巖戶部啟

回范公啟

代作

謝黃二府啟

請李代巡啟

賀申相公壽啟

代作

上尹撫臺問疾啟

與高二府啟

謝吳按院啟

辭癸卯年鄉飲啟

賀秦大尹啟

代陳穎亭

代葉仲韶求親禮書

代賀襄王重陽啟

代賀襄王年節啟

代謝襄王元夕惠燈果酒菜啟

代賀撫院年節啟

代賀按院年節啟

代請按院鷹揚啟

送石蘇州歸黃梅序

賀方麓王公起用南京大光祿序

代作

送少司空心吾張公進表北上序

代作

送少宗伯定宇趙公北上序

爲姜石源愬呈

代作

水災呈

代作

秋試敗回戲言擬罪

請應試諸生啟

謝吳瑤臺掌科啟

賀楊復所轉非吏部啟

擬

御製思企顏曾十六字箴賜輔臣謝表

嘉靖七年
丁丑科擬

元卷

五卷

序

太上感應序

代作

東吳武舉齒錄後序

代作

校士錄序

代作

宰牛報應錄序

送劉戶曹歸部序

代作

刻李本立經義稿序

大阿彌陀經淺註序

代王座師壽潯陽董先生八十序

送王文軒內召序

代作

刻三教合一序

賀近樓王大將軍移鎮中協序

賀大將軍史效松移西協序

賀陳穎亭祖母丘太夫人八十序

賀葵翁余侯馳封序

刻曹公德政錄序

壽周母王太恭人八十序

代作

壽歸某八袞序

送祝侯考績序

代作

梅居士壽序

習靜園居序

賀東白龔先生暨配某孺人雙壽序

智河禪師懷淨土偈及擬寒山詩序

賀沈大夫人六袞序

六卷

議

復撫按邊關十議

閱視八議

積錢糧
開屯田

修險隘
理鹽法

練兵馬
收胡馬

整器械
散逆黨

七卷

議

蘇州府賦役議

荅王道尊軍民利病議

議置木關公移

八卷

詩五言古

感遇

燕市歎

讀建文遺事

松間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子行

怨歌行

江南清稅還朝

送陸五臺之任

禁軍士擾驛傳

轅門通餉

借兵朝鮮至國王

白頭吟

歸思

贈張毅宇

農父歎

朝鮮歌

贈陸無從

白駒篇贈余君敏

感典

西還過燕都

石松嶺

結廬

贈震山孫先生

窮士歎

五言絕句

西湖夜泊

長門怨

二首

采桑曲

秋坐

春遊引

三絕

入山訪友

雜詠

四首

秋坐

對菊

落花

卜居

二首

刀

偶題

三首

廢寺

送蔡生養真赴關中

有懷

坐候郁仰岐不至

有所思

自君之出矣

趨趙氏山房

從軍行

有感

古別離

懷故人 二首

偶成

送金生

偶題

留友

有所思

曉望

出函谷

出塞曲

逢邊使

春深閑坐

獨酌

五言律

平江秋望

閨閣

華陽道中

送李少峰致政歸溫

金山靜坐

聞警

逢金生遠歸

賀劉玄子誕日

下第

四首

春郊夕眺

春日偶成

寄周繼光

寄仇三謙

感興

清秋四詠

秋衣

秋風

秋夜

秋樹

惜花

對奕

密雲道中

朝居筠上人

對酒

偶題

有感 萬曆元年

偶成

渡漕河

趙田新居 八首

閒坐

西園夕眺

題三過堂

遊虎跑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附錄
目錄
葉道及對酌

登舟

酬無期上人

荅王堯夫用韻

別劉無爲孝廉

別審賓門孝廉

同劉玄子東征

春夢

有感

思兒

江邊言別

吳山道院

林居晚臥

李肖衡招飲

姑蘇懷古

問僧

憶舊遊

新秋

五言排律

禪堂懷古

贈劉一笑

水竹居

七言古

弔曹操塚

衡泌園卷爲鎮江李推府題

農父篇

贈吳生柳之

嘲人鑷白髮

落花歌

望廬山贈于節推

別石司馬

四首

贈周思橘醫士

王生代求

贈隱凡上人

催租吏

舟行引

採蓮曲

兩行齋集 目錄
賀饒崑圃尊堂八袞

慰莫司訓陞臨海

七言絕句

潯江夜泊

咸陽懷古

哭葉道及

四首

過李司業故居

朝鮮聞報

四首

竹窓閒坐

吳星海招飲

四首

靈巖四詠

贈沈詠卿

三首

練川月浦

非平道中見杏花酬錢湛如

自遣

林居

二絕

黃明喜爲同館之會使者以邀表伯修之帖投予
策馬中途始知其悞戲占二絕寄之兼呈坐中

諸年丈 二首

六月

春朝試筆

七言律

村居

梅

送黃葵陽南還

咸陽懷

皂林春望

半村居雜詠

爛溪夜泊

東征被叅 時猶離長安

初歸 三律

初夏

馮開之謫官

秋思

秋日即事

軍餉

匣中扇

水災

登華山絕頂

同楊桂峯馮虞廷重上醫無閭

同車春宇登盤山 二首

題雙節卷爲陶生

寶坻思歸 二首

贈孫生伯符

咸鏡報捷聞歸田之命

晨起不冠

辭人稱翁

重遊西溪禪院

減渡橋庵中

隱居

哭楊總兵

重至定州 朝鮮地

重登岳陽樓

春郊即事

與沈子聚夜坐

題戴蛟溪卷

下第

六首

丙戌會試

萬二愚話別

觀音閣

春日江行

榮栢可上人六十

訪宋桐江

王二府留宿丹陽

送春

感興

宿對亭庵贈覺海上人

莫雲卿來訪

新年

楞嚴寺會諸上人

有所思

偶題

秋思

除夕

聞赦

別金沙虞兄

與朱南郊夜談

八月十四夜齊雲巖逢陸伯生

八月十四夜月

九卷

尺牘

與項少溪書

與張見吾書

寄馮開之時丁丑下第初歸

荅友人書

與王四來書劉春元抵大梁適王先生憂歸此書竟不得達

荅山陰王書

荅徐與浦書

復彭熙陽書

與王年丈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汪南溟書

與章陽東書

與項玄池書

再與項玄池書

上兵部石尚書書

與伍容庵書

荅嚴天池問調息書

與嚴天池書

又荅黃葵陽太史啟

荅朱柳守書

與黃葵陽太史書

與馮虞廷副使書

謝祝隣初大尹書

與張同知書

與韓惺庵書

辭王平谷書

復王辰玉書

謝蘇州同鄉書

內行齋集
目錄
三
荅楊復所座師書

再荅楊復所座師書

三荅楊復所座師書

送丁敬宇書

荅王夢巖郎中書

與許甸南書

上趙定宇書

與劉玉齋書

與祝同年書

與吳海舟侍御書

上陸五臺先生

寄陸五臺先生

荅沈誼卿書

與蘇州太府書

與樂于拙啟

荅陸吏部書

與朱養淳書

荅張揚村書

上許公書

與何太華書

與錢麓屏書

荅王方麓書

又荅王方麓書

與湯海若書

與薛青雷書

與于紹城書

時丁丑下第初歸

荅喻薊州書

與李景曾給事書

與陳伯襄書

與錢湛如書

荅馮咸甫書

寄夏官明書

上許閣下書

十卷

尺牘

荅沈定菴書

與沈懋所書

寄翼庵書

荅李四可書

荅溫一齊書

復王宇泰書

上王荆石座師書

再上王荆石座師論救萬御史書

三上王荆石座師書

四上王荆石座師書

荅沈淮槎書

寄丁勺原書

荅李公書

復李公書

與彭峻陽書

荅曹太府書

荅凌虛樓書

寄盧得玉書

與王帶水書

荅毛瓊山書

荅王曙峯書

與沈蘊所書

寄陸無從

寄劉雲嶠書

荅蔡虛臺書

寄高青厓書

再與高青厓書

與王養元書

荅邢熙臺書

與李漸菴書

再上李漸菴書

三上李漸菴書

荅錢法臺書

荅管東溟書

荅曹魯川書

荅劉無競書

與馮節之書

三十一

內行齋集
目錄
三六
荅葉玄峯書

寄丁衡岳書

寄徐賓岳書

荅周寧宇年丈書

與吳曲羅書

代荅朝鮮丞書

荅潘印川書

送黃貞所書

復吳巡青書

與吳海舟侍御書

再荅李仰城書

上樊友軒侍御書

上張洪陽閣下書

與易夢川通府書

荅王晴江書

與毛仁山侍御書

與梅衡湘書

荅張道汀書

又副啟

荅黃與叅書

與諸敬陽書

與  見濮書

與朱熙庵書

與王介石刑科書

上劉晉川撫臺書

與楊磐石書

荅梁霖宇書

復殷公子書

上屯院稟啟

上屯院稟啟

上堽院稟啟

上彭漕院稟帖

上宋經畧稟啟

與許通判書

復高經歷書

荅馬瑞河問靜坐要訣書

兩行齋集 目錄
蒼潘尚書問治水揭

十一卷

傳

龍駒傳

王伍耿光傳

王汝止傳

十二卷

記

重修東嶽行宮記

造王家庄石橋記

清節祠記

清涼山獅子窩淨業道場記

陽東章侯生祠碑記

雜記

急遞舖

黃河源

免糧

戰

助役錢

臨清磚廠

南京供應庫

公主祿米

親王祿米

移民

嘉石園土

任德不任刑

士不限年

職官

中台折

瓜州壩

石鋸牙

徐州呂梁二洪

宗室

劉章量田

軍官漸多

十三卷

祭文

到任祭城隍文

禱雨自責文

祭王文泉憲副文

祭項玄池兵憲文

祭潘印川尚書文

祭馮開之文

祭黃貞所文

祭李見衡文

祭陳海樓文

祭黃葵陽文

祭朱虞封文

十四卷

狀

兩河劉君行狀

光祿寺署丞清河丁公行狀

目錄畢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一

男表儼訂

論

三監論

傳稱太姒生丈夫子十人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與焉太姒孕則立不蹕坐不側生而誨之不見邪僻之事其教十子均也武周以聖著而三監以叛書相去逕廷愚竊疑焉故罪三叔者誅伐不少貸而近有寬之者謂其駮而不達于變信文考之服事有殷而疑甲子之舉欲

反正而已嘗讀有周誓師之辭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則當時武庚亦無啟行潼關飲馬渭川之心不過欲並立若東西帝耳叔于此時或思革面以事而兩存之乎然周以一孱主蒞天下國祚不絕如帶卒有犬吠之警而民憚于征繕且反唇相譏是皆輕視其主鮮有固志使斧不破鼎必搖矣寧獨周覆彼商之世裔爲禰首者固痛心于玄祚之剪然亦苦于悲劫而跳而思徒使逞其志必盡復其長夜靡靡之習而大肆毒于小民且不獲仍其百里之封是一搖足而殷與周俱燼也此正大拂服事之初心者何叔之駭而不審于計也然謂其有覬于周而操戈以相向則諸侯去天子一階三叔已儼然侯矣又安有他冀如妬公之負展而思傾其位則宜排擊公不宜負社稷也吾欲深誅叔而情可疑欲薄貸叔而疑益甚但據當時之罰流辟參用使誠背先王而斬其血食則例無赦二叔安得邀寬政而如其事止閱墻則管叔又安得膏斧鉞意其罪已浮于無將而情怵于猖狂之浮言牽于思亂之殷庶猶可比矜疑例耶則亦存爲疑案可也

卜洛論

傳稱周公卜洛而曰使後世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此耳食之言非周公語也周公築洛而遷殷民身自治之諄復訓誡經畫周密無事不爲億萬載計十年十世果欲後人易亡乎筆門圭竇之家治一堵立一棟猶欲貽諸不可知之耳孫而聖人之樹都邑直等諸瓦注而不慮其後不亦大遠人情哉武王之卜洛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此洛京之四塞也書曰慎固封守使洛果平易無固又何以慎守耶爲此言者婁敬啟之也婁敬以關中爲山河百二扼吭拊背而見武周舍關中營洛邑因疑其去險卽夷求其說不得遂妄意聖人之心不私其子孫穿鑿附會倡爲此言耳不知關中自秦人斥逐戎狄開榆中地數千里形勝始甲天下成周以前帝王所不都無金城千里之固也鄠梁之間犬戎居之湟洮以西赤白狄居之而朔方又獫狁窟穴也虺蛇封豕逼郊門而寢我肘腋武周旣不忍草雉而禽獵之勢不得與之錯處故武王以洛邑爲有夏之居正以鎬京隣于戎而去夏遠耳武王欲更徙而

東則遠宗國而迫商奄商奄之民又仇讐而貳于我不
可即居以示之玩惟有洛介居其中西不偏戎東不偏
商而河洛三塗有險可拒定鼎于此藉其形勢爲子孫
慮至遠也世人貿貿以爲聖人大公而不憂子孫之禍
以急天下之害則親踈倒置適所以爲私耳堯舜之禪
讓或曰聖人愛天下而忘其家此亦不知堯舜者也朱
均之不肖使擁重寶而肆其虐必身膏斧鉞而懸首太
白家滅族赤堯舜欲安之故俾退而就臣列受制于人
然後得享其百里之茅土世世弗替是禪讓之事堯舜
所以愛其子而推其餘以及天下也武周而欲後世易
亡何不爲禪讓不爲禪讓而但欲其易亡則國亡之時
其士民有不塗膏鬻血而丘墟我井里乎安在其愛天
下也我故以此言非周公語也

曹操論

從來篡竊之盜人所切齒而恨者莫若操其所怒爲末
減者莫若宋之太祖是未可以定兩人之案也當操之
時天下反者若蝟毛而起獻帝劫于董卓虜于催汜東
西奔竄直一寄公耳操起草莽帝無一卒畀之而破黃

巾殄二表束馬懸車踰孤竹之險略定三垂盡其劔削而斧畫雖古創造之主櫛風沐雨勞苦功高不過若此然不敢自帝而以貽其子不猶知有清議可怵也若宋太祖則不然柴世宗拔之儔伍之中加之將帥之上出共馬箠入共帷幄推心置腹而僅僅從諸將後効一二首虜無大功以報也一旦官車晏駕而德澤在人心餘威在四裔天下安若覆盂吾意趙檢點當何如爲知已死而出一秘計餌諸將反兵而攻之交臂而奪其國使稍有丈夫氣者不知仰何以對天日俯何以對妻子也

操死有知必且謂若人之術更謫而黑雲盪日羣星萃奎祥瑞之事史不絕書甚矣史之諛而誣也君父大倫稍有隕越即服上刑操旣懷奸雖功蓋宇宙亦寧足錄然此猶與羣盜角而取之彼直扼孤兒寡婦而奪之安得謂操忍而宋祖慈也故秉義而繩之則有唐晉陽之甲亦禪讓之狐謀而高歡於魏蕭衍於齊皆有所挾以漁天下皆操類也操性猜而險每屠善人以樹威侈聲色以自奉故其惡尤著而實按其罪則宜以高歡朱溫曹操爲一案以王莽楊堅趙匡胤爲一案始不失罰耳

夫操固巨憝當首戮者乃玄德數落操掌中終不忍戕也縱雲長北歸而無一甲追之彼孫權者白衣襲人朝獲關公而暮獻其馘促玄德瀆死不釋何其伎而暴也無玄德是無漢也故欲罪曹操者當時不得寬孫權後世不得寬宋祖而世多嚴誅操薄責兩人者吾不能解也

王倫論

胡澹庵之疏曰王倫一狹邪小人市井無賴士子童而誦之因戟手而詈不知倫固忠義士也和議諸臣獨檜

有罪倫無罪而檜之罪在屠刈諸將若和議則其始未大失而終乃誤也古之謀人國者卑詞以驕之厚幣以啗之玩弄敵人于掌股而後安受其燼越之入吳燕之報齊皆用是策也宋之謀臣無深計遠慮但哆口言戰歷數其戰自岳鵬舉朱仙鎮而外大創敵者有幾李伯紀守汴京最稱錚錚而一受命視師河北則敗以虎符發諸路兵分三道進則又敗張浚以五倍之衆殲于符離而世所艷稱者韓世忠金山之捷劉錡順昌之捷考諸史傳捕首虜止數十百級僅足當金人一小校數十

騎之殺掠而古今傳述以爲竒功不亦大可嗤哉和議一成而洪河以南關陝以西之地高枕而歸版圖師武臣百戰不能得者以一說士得之詎非一策乎惜其地歸之後桑土不徹解甲弛備開門揖盜金一敗盟故土復失遂爲天下咲耳王倫始謀欲迎太后歸侵地崎嶇往返卒如其本願金欲敗盟知倫之不可奪而留之此時爲南朝將相者富知變矣而虜使告以息兵則聽告以撤備則聽兀木所以長驅得志也吾故曰檜有罪倫無罪也虜交已携汎北再失此時和議當如破甑不復

顧而守其說不變至阮殺干城之將岳鵬舉檜雖萬斬不足贖矣然此亦宋人故習也蓋宋人尚議論王異同其同已者必援而升之其異已者必擠諸深淵檜之淫刑亦以伐異議而剪其忌不自知陷大僂也當時謀臣宜以和爲權以戰爲經如種蠶之分治以憂國家何爲以口舌角也勾踐身執斲役妻備洒掃不以爲辱而後能逞其志宋人爭詔諭二字遂欲蹈海而死豈堅忍以濟大難者乎說者謂王倫議和皆挾詐以相詒是大不然今一都之市兩人控拳而爭其解紛者必以理釋之

以誠動之然後歡然從命况狡悍如虜欲其捐數十年
力爭之士輕付一擲非赤心白意能成事耶使倫果媚
虜安肯自殺耶口血未乾身爲黃壤較蘇武洪皓登壇
雪窖洒泣冰山者更悲矣史稱倫死河北雨雹三日其
精誠足感天地而不能信同朝之心其義氣足格犬羊
而不能調儒生之口寃哉倫也夫宋之和議千萬人詬
之然有說焉使岳鵬舉將東師曲端將西師以問金罪
上策也輸歲幣以保江淮猶孱然存也若使張浚開幕
府而白面諸生處帷幄而言封狼居胥吾凜凜憂江南
之不臘矣宋史多左袒戰爲張浚諱過言每失實如吳
璘德順之役宋史盛稱璘戰功而金史又自詫其勝俘
斬萬計二史牴牾若此吾安準哉

情理論

古之聖人治身以治天下唯用吾情而已人生于情理
生于人理原未嘗遠于情也後之學者遠情而驚于理
矻矻講究圖史塞胸其于理愈明而六脉不知調授之
尺寸之轡不知御盍亦返而思其情乎聖人之治吁咈
都俞君臣交拜誓誥諸篇刺刺如家人語至于風雅則

言好述以基王化言結禱以勞歸師上下之間相接以情相語以情而設使聖賢舍生民之情別求玄微奧眇之理若建鼓而求亡子則生人久已澆漓而不可治矣何也人生而有情相與爲盱眙也相與爲煦煦洽比也而極其趣調其宜則理出焉故有符契簡書之理而結繩之情愈快矣有斗石衡鈞之理而混沌之情愈適矣有危微精一之理而飲食之情愈恬矣自堅白爭鳴於是荀墨釋老之戶競別舌競鬪是支離吾情而因以蝕吾理者也如其引理而合于情則父子吐哺兄弟分甘

喜怒同其愛憎冬夏同其寒燠一家之中尚何責望而凡諸子百氏之議論有不相合者耶夫世之勸人沮人者以刑賞以天道之吉凶以名義之袞鉞是獨以理行者也而善勸善沮者則以情情聯之則琴瑟埙箎情走之則千里命駕情迫之則等一死于鴻毛指湯火而偕赴情羞之則暮夜之金不收嘑蹴之物不餌一往而深無根而固如匹婦之經蜚雁之義虎乳而蜂衙皆不待熟于典籍嫻于名義也故禪讓者樂之融也放伐者怒之洩也剛贊筆削者意滿而衝喉以出者也一時祇行

其情而後世遂奉之爲名理柰何以忘情求聖人也古
今所稱高介而寡情者莫如伯夷然使其父子兄弟之
情不深則不能去孤竹君臣之情不深則不能餓首陽
是伯夷固情之尤者也是故情深者爲聖人能用情者
爲賢人有情而不及情者爲庸人迂士往往竊
理以自飾而無情之人也明于理者勿以理與情觭分
也

形神論

記稱鯨爲熊望帝爲杜鵑輪迴之說不自釋氏始也說
者乃謂人之有神如刀之有利未有刀去而利存豈有
形滅而神在噫是狗形而不知神者也天下無刀外之
利而有形外之神倩女思極而離仙之陽神靜極而出
神何嘗滯形乎神不滯于形則必不以形之生死爲起
滅矣夫耳目口體形也其所以視聽言動神爲之也蟬
無口而鳴是口外有言矣龍無耳而聰是耳外有聽矣
生乎足跡不及之地而一旦夢遊山水垣屋宛然在目
寤而徵之不爽毫髮是體外有動矣所可滅者耳目口
體之形也所必不可滅者視聽言動之神也神麗形爲

人神去形爲鬼間有化爲異物者則神受滓而變也其有升雲御氣而登九天者神得其養而靈也世人不信死生之說遂以往來屈伸爲鬼神而謂祭祀以致生者之思無裨死者事則聖人何以致養致愨若斯慎也周公之告三王肫肫如家人對語盤庚言先王及民之祖父作福作災英爽咫尺使死者果冥若槁木是何古聖賢之愚而後人之智也方技致鬼之術多矣若箕仙尤彰彰者吳中多解其術隨人所詢一舉念卽運箕作字以報不待口祝夫不待口祝而答此必非扶箕者僞託

也觀此則天下洵有鬼矣此鬼一呼而來一麾而去必非取精多用物宏者之鬼而閭里死者之鬼也是人死必有鬼而可以伯有之厲爲別是一理耶說者又謂人之氣盛者不遽散故爲鬼氣衰者則散而無鬼是又知有氣不知有性也仁義禮智之性亘古不滅則人之神亘古不散莊生所謂火傳也物物各具一太極使一物死而神遽滅是一物之太極朽壞矣太極可朽乎或又謂人之死生悉鬼之輪轉任其自爲往來則造化無主而不知出鬼入神貞元往復正造化之妙也試靜觀吾

神于方寸其心之起卽生之象也其心之息卽死之象也心絕而復續卽生死不已之象也後心與前心忽判若辰參卽化爲異物之象也雖然微諸事則多信微諸心則多疑神之不滅亦姑就事言之而已

復讐論

記云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註禮者不明其義而悞釋之遂長天下後世之忿而相讐無已重忿恨而薄和平非所以訓也至宋人以徽欽北狩激高宗討逆特宗公羊申復讐之義謂齊

桓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借聖經以文其私說而逐影吠聲之徒遂牢固而不可解矣訓詁明而聖人之意晦此孽庶奪嫡也請因禮以釋禮因春秋以釋春秋庶可明聖人之意乎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弗辟則與之符節而以執之辟諸海外所謂不共戴天也民以王爲天弗與共處天下而辟之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令勿得相讐已耳解者乃謂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行求殺之豈不悞

哉且檀弓明云父母之讐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不仕弗共天下此非弗共戴天之明訓乎不枕戈而枕干蓋不重殺人而重不忘患難也反復也不反兵謂不復之以兵也解者乃曰不反家而取兵兵恒隨身何其迂而曲耶周禮云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然則雖有殺父之讐斷不得而私誅也如遇讐卽用兵殺之欲報一人之讐而乃交讐于邦國尚可爲治哉不同國不同官于朝也古者萬國故不同國爲輕典周禮云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由此觀之則所謂不同國者尚在所宜讐乎不宜讐乎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乃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夫旣大齊桓復九世之讐而已乃親相其君會讐豈孔子亦自食其言乎乃知稱子可復讐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公羊之謬說也左氏之論正矣

溫泉寒火

按晉書南方之國有涼火火鼠生其中織其毛爲布是爲火浣布家君子之論確矣

知陰陽之不倚者可以語神矣知陰陽之相感者可以

語變矣蓋一理流行于天地之間成象之謂陽効法之謂陰陰陽相移之謂化一閤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神故言神則屈伸無常用盈虛無常時舒歛無常觀言變則陰或從陽陽或從陰物極則反數從則親夫陰陽之道不倚故相推而神妙陰陽之精互藏故相感而變生然則知陰陽之所爲者其知變化之道乎邵子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是陰能從陽陽不能從陰也請備論之夫陰陽不倚則不窮相感則相受故爲清爲浮爲和煦爲發育者陽也而陰之根已無不寓爲濁爲沉爲

慘殺爲收斂者陰也而陽之機已無不生故河岳山海之精爲星辰而風雨露雷之化爲草木此皆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而清濁浮沉相感而化者也何爲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哉夫自一理之流有動有靜于是乎爲陰爲陽而兩儀分而陰陽之流行有變有合于是乎爲水爲火爲木爲金爲土而五行貫而五行之流行有生有尅于是乎爲成象爲效法而萬物化而萬物一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理也五行未始不相通也陰陽未始不相受也理未始不相入也何謂陰能從陽

而陽不能從陰也哉吾嘗思之積陽之熱氣爲火火之精聚于天爲日聚于心爲神聚于人爲君積陰之寒氣爲水水之精聚于天爲月聚于腎爲精聚于人爲臣臣可以行君之令矣君不可以侵臣之職精可以運神之化矣而神不可以輸精之成月可以受日之光矣而日不可以居月之魄水可以受火之溫矣而火不可以從水之寒故有尊臣而無卑君有煖精而無寒神有圓月而無虧日有溫泉而無涼焰雖然君納臣之忠以盡道日孕月之華以舒光火含水之潤以揚輝神歛精之宅

以運化故君不得臣則驕亢日不得月則灼燄神不得精則飄揚火不得水則焦鑠而天地之化育幾乎息矣故陽之從陰也實從而形不從陰之從陽也形實皆從此天地變化之至妙也世謂有溫泉而無涼焰是泥其迹也謂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是睹其外也烏足以盡天地之變化哉蓋嘗思之火純氣也水猶滯于形也氣不可固也故其從不可見也有形斯可見可見斯可言故水熱之則沸是水可以從火化也堅之則冰是水可以從金化也天下有形之物之可從者奚獨水哉木

焚之則焦是木可以從火化也金灼之則流是金可以
從火化也奚獨五行之形哉水本黑也凝之則白金本
白也融之則赤木本青也漬之則黑奚獨五行之色哉
水本濡也收之則結木本柔也標之則割金本劇也融
之則溺推此而言之可勝窮乎丹砂勝而白水流紫烟
蓋而玄霜結青金煉而赤砂飛綠鉛煨而白蓋徹石物
之類有然者矣馴鳩變爲鷲鳥飛雀沒爲大蛤螢火生
于腐草轉燐焰于馬血小之類有然者矣文犀陸產
而涉水西鷄羽族而食火堆猿潰勢而反育巴蛇潛櫬

而吞鹿異物之類有然者矣推此而言之又可勝窮乎
是皆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而臭腐神奇更相變化豈耳
目睹記之所能窮哉其養之而使之自化會之而使之
自通斯可矣是故君子聚神于心以養其仁而超然于
萬物之表富貴貧賤威武有所不能屈是猶火之昭灼
光明而物不能易也藏修于腎以養其智常變屈伸惟
其所遇而無不可是猶水之能從乎物而不滯也由是
精神凝聚仁智渾融是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而天地
萬物之變化在我矣非聖人之所存烏能與于此

論治者貴識體

萬曆丁丑擬元卷

譚治道者衆矣然譚何容易哉不徒識治而能識其所
以治則幾矣夫治天下者治功也而所以治者治體也
功顯于有體隱于無有者以爲用也無者以爲主也識
其主以用天下而世道之升降人心之離合吾皆握其
樞而轉移之是故一言而社稷生民並受其福業與造
化侔名與天地俱顧不貴與請申程子之意爲治顧力
行何如豈在言哉世之豪傑往往以空言論治則經綸
在唇吻耳此何以稱焉粵稽唐虞之世敷奏以言而考

其成則言之將以行之也不可輕也然言本于識而識
人人殊也識精進則疑渾厚爲遲鈍識持重則疑精明
爲操切識博大則疑考成爲煩瑣各出其意見以論天
下事而于治體均未識也蓋治之有體也若天之有樞
也其運也有機其變也有漸其重也不可返密移于不
識不知之中而潛奪乎社稷生民之命此不可于法制
間窺也當秦之時天下之網常密矣漢興破觚而爲圓
斲雕而爲朴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姦
宋治休明諸儒表章六經理學大著而論其氣象反不

如西漢未除挾書律之前由此言之則治道之明也不如晦治法之密也不如踈此曷故哉各有一代之體也故治體隆則三章之法可以約不軌之民馬上之風可以挽未離之俗而迨其衰也規制愈詳而民僞愈滋理學愈明而人心愈晦矣是故不識治體者真不可以謀國也昔周公與呂公論治下聞親親尊賢之語而知魯之日衰一聞使能尚功之語而知齊之後必有篡其國者夫觀定哀之微弱陳恒之弒逆而後知齊魯之政者此衆人之識也微弱篡弒之變未萌而預知其必然者

此聖人之識也周呂何以能然哉治必有體體必有倪天下後世之變皆起于一念之倪而社稷生民之隱憂又皆伏于極盛之日如漢網之踈懲秦者也然七國之變不起于晁錯而實胚胎于大封同姓之時宋治之弱懲藩鎮者也然夷狄之慘不起于徽欽而實萌芽于杯酒釋兵權之日使二君者少知治體則其禍當不若是烈矣惟其能識有形之治功而不能識無形之治體故立法以防已然之禍而未然之變卽已伏于所防之中此治所以貴識體哉識體何如有宜弛者有宜張者有

宜先弛而張者有宜藏張于弛而善用之者弛張之變不可勝窮而吾隨其機而察之逆其所未形而防其所將至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循其言而用之可以已大患消大變于從容談笑之中法施而不有其勞惠溥而不尸其利風移俗變而不宰其功用其無形者以制其有形者而化成若神矣不然則均此民也均此治也以嚴刑驅之而不服以三章率之而自來以馬上治之而有餘以詩書導之而不足是果何故哉三代盛王禹承堯舜之後人心如晨起而振一

禪之俗在天下是故

其治尚忠商之時忠稍衰矣朴猶未散也是故其治尚質至周則天下漸入于靡矣是故其治尚文聖人因人心之所趨者以爲治而陰執其微機以轉移之故禹雖尚忠而實陰率之以上古渾噩之化湯雖尚質而實陰率之以忠信之遺文武周公雖尚文而實陰率之以敦本之治觀孔子之從先進可知矣論者不識治體乃謂忠敝則救之以質質敝則救之以文夫忠厚而質衰質厚而文衰果若所言則是以其衰者救其厚者有是理乎太史公善論治嘗曰上者因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

齊之最下者與之爭然則禹湯文武亦因之耳聖人深
識治體因民之所趨而轉移之以其所可見者寓其所
不可見者而後斯世斯民隨吾所欲爲而莫之覺後之
豪傑有志于經世者非不談王道述治功大都欲與之
爭耳豈識治體者哉雖然識治難矣識論治者尤難必
其識高于識治者之識而後可以用論治之人否則發
言盈庭是非孰辨乎又一是一非猶易辨也使皆有識
矣而其識不同如老聃貴柔孫臏貴強陽生貴異陳駢
貴同王廖貴先倪良貴後之數子者皆古之識治體者
也而持論不同如此從柔則失強矣從同則失異矣從
先則失後矣將安所適從哉舜之執兩端而用其中正
謂是也此又聽言圖治者所當識也

奇貨可居 考卷

嘗觀賈于五民最爲末業然賢智之士往往出于其間
槩其術有二而已賤而收之貴而散之也中世之後士
之圖謀進取大抵多出于賈術顧有巧有拙耳百里奚
飯牛以霸秦秦稱賢相必首五羖大夫此良賈也范蠡
知勾踐可居以同憂而不可居以同樂卒去之陶能積

能散此知賈也伍員大夫種才能收之而智不能散乃以禍終此愚賈也若呂不韋以大賈客趙一見異人目爲奇貨卒謀立之而貪進不已徙蜀以死此于衆賈何居乎其不免貪賈而已矣夫善賈者以其術爲名不善賈者以其術爲利苟出于利之而術始窮矣不韋以千金爲異人結客要譽計必爲立後于秦秦之立子尚賢而不貴親立愛而不拘長度華陽夫人必能得之于王也度夫人必可以愛結也西游致款而以賢季自托不韋之爲異人計不失一籌何其筭之明也然父子至愛

嫡庶至嚴異人奪嫡自立非必盡出于不韋蓋亦有天幸焉天方授秦政而不韋適逢其會要未可貪以爲奇也顧其賈豎之見貪得無已業種禍于賈姬而陰令移之嫪毐及其智窮卒與之同斃豈非黷貨無厭哉爲不韋計奉歸異人旣立爲秦王竭忠盡知輔秦以見功于後世所謂多財善賈得其資也與百里奚俱稱善賈于秦矣不然功立名成早見而去安享洛陽之封與范蠡並稱知賈可矣卽秦法少恩罪在必死而功足暴于天下雖愚猶不愧爲伍員大夫種也孰若身名俱毀倉卒

就死而無後世之傳焉故不常之賈挾竒以要價能居而不能散知殖而不知止者也烏知賈哉范蠡竭力以成其君去之五湖爲陶朱公三致千金而卒盡散之此真善賈也其三致千金也正其成霸之餘謀三致而三散之則其泛舟五湖之計也故蠡之賈其仕進則爲知賈其居積則爲廉賈自蠡而後世無善賈者顧于漢得一人焉子房是已知沛公天授託以報秦此得居貨之術也佐漢成帝業而托迹于赤松不及漢之繒繳豈不智且廉哉若韓彭黥布之徒卒就菹醢此貪以賈禍其

術亦不常之類耳要不爲善賈也夫賈術不概于大道然自後世功利之習勝君臣之際其不出于賈者鮮矣故君度其臣可居以共功則以臣爲竒貨而懸爵祿以賈之臣度其君可居以同利則以君爲竒貨而設智術以賈之戰國之世凡所稱縱橫游說之士大抵皆賈豎之類而不韋其尤也有國家者以禮義爲竒貨以忠信爲居積士至于前必以此程之價當則取價不當則去雖有猾賈如呂子者敢釣竒于其間哉顧秦以詐力滅六國其造謀設間陽收而陰奪之非有禮義忠信之素

也蓋亦以賈術立國而已矣始以賈興亦以賈敗固其
理也于不韋乎何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二

男表儼訂

考

河圖洛書考

天地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陰陽之象一奇一偶而已矣太極動而生陽一之象立焉靜而生陰二之象立焉一爲奇而三五七九皆生于一者也是爲天數五也三二爲偶而四六八十皆生于二者也是爲地數五也萬物之生有本乎天者有本乎地者天之所生必待地而後

成陽非陰不凝也地之所生必待天而後成陰非陽不
遂也是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河圖位之于北者配文
王八卦之坎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位于南者配離也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位于東者配震也地四生金天九
成之位于西者配兌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土無定位
遂居中焉何以始水終土也天地萬物其始也皆生于
水其終也皆歸于土故天一生水原始之義也有水然
後有煖氣此地二生火之象也有煖氣然後有形質此
天三生木之象也有形質然後有堅固此地四生金之
象也有堅固然後有敗壞而歸于土焉五位之中有相
得之義蓋氣之相得莫如陰陽情之相得者莫如夫婦
易大傳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中庸稱造端乎夫婦先
天圖乾南坤北大夫夫婦也離東坎西小夫婦也五行之
理以克我者爲夫以我克者爲婦恩從怨出乃天下之
至恩此相得之與旨也東配西南配北相得而皆有相
克之象焉以北方之水克南方之火則天一與地二相
得矣以西方之金克東方之木則天三與地四相得矣
惟天五則居中地六與天七相得亦水克火也地八與

天九相得亦金克木也若地十則又居中此正與先天
圖相符者也不獨五行相合卽一行之中各自有合也
如一六同爲水而一則與六合二七同爲火而二則與
七合一而合六者中涵五也二之于七三之于八四之
于九五之于十中皆涵五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于天數
內扣二數配地二數還剩五

數

五爲土成萬物者莫大乎土故一之所生者必六而

成也又一行之生必歷五行而後其氣始備如天一生
水矣地六之數其初一點水之水也第二點火之水也
第三點木之水也第四點金之水也第五點土之水也

至第六點而後天一之水始成形矣地二生火矣天七
之數第一點水之火也第二點火之火也第三點木之
火也第四點金之火也第五點土之火也至第六第七
二點而後地二所生之火始成形矣其餘倣此故凡一
行之中各備五行之氣所謂一物一太極也十干之數
一甲二乙三丙四丁五戊六巳七庚八辛九壬十癸甲
巳相合一六之象也乙庚相合二七之象也丙辛則三
八合丁壬則四九合戊癸則五十合也一六爲水而其
化則爲土土尊故居首土生金故二七化金金生水故

三八化水水生木故四九化木木生火故五十化火而
以火生土則一六又化土循環無端所以成變化而行
鬼神也一二三四五生數也六七八九十成數也生數
陽多而陰少故一三五凡三位而二四止二位然則一
三五者陽中之陽太陽也二四者陽中之陰少陽也成
數陰多而陽少故六八十凡三位而七九止二位六八
十陰中之陰太陰也七九陰中之陽少陰也生數陽多
而陰少故氣微而象天成數陽少而陰多故形著而象
地惟其象天故生數始於天而終於天始天一終天五惟其象

地故成數始于地而終於地始地六終地十生數象天故天一

地二天三地四皆先天而後地成數象地故地六天七

地八天九皆先地而後天至于五與十非無用也東三

南二合成五北一西四合成五東南爲陽則二三所合

之五陽土也西北爲陰則一四所合之五陰土也東南

爲陽而陽與陽以類行故以南方之二合東方之八十

也以東方之三合南方之七亦十也皆陽土也西北爲

陰而陰與陰亦以類行故以西方之四合北方之六十

也以北方之一合西方之九亦十也皆陰土也水火金

木列居四方行爲四時獨土于四方無位于四時無象然無位者爲成位之主無象者爲成象之宗此易之數莫尊于五十也孔子五十以學易蓋欲卽五十之數以明理也非論年也洛書之數一六在北三八在東五在中皆與河圖同而二七則河圖在南而洛書在西四九則河圖在西而洛書居南所謂三同而二異也邵子曰陰可易陽不可易天之所生者爲陽故水生于天一木生于天三土生于天五皆陽也皆陽則皆不易也地之所生者爲陰故火生于地二金生于地四皆陰也皆陰則當互易也洛書數止于九以五居中一二三四其前數也六七八九其後數也前數主進而進者以三四爲極故三四相聯于東南而一二分處乎西北後數主退而退者以六七爲極故六七相聯于西北而八九分處乎東南其八九之分處者則包三四相聯之數其一二之分處者則包六七相聯之數蓋分合相成之義也三與四相聯故震巽同爲木六與七相連故乾兌同爲金其他則相間而各異者也洛書無十而非一南九十也東三西七十也西北之六合東南之四十也東北之八

合西南之二十也以中五之數合之四方八面皆成十五故曰縱橫十五是數雖無十而實無往而非十五雖居中不用而實無往而不用五也然不獨縱橫十五而已也六與八抱一而沉是爲北方之三象其數正十五也二與四翼九而飛是爲南方三象其數亦十五也四與八挾三而峙于左是爲東方三象亦十五也六與二懷七而立于右是爲西方三象亦十五也此天地之至文也合圖書而論則河圖爲陽而龍爲至陽之物故負圖而出于河洛書爲陰而龜爲至陰之物故負書而出

于洛河圖爲體其象方故有四正而無四維洛書爲用其象圓故加四維而成八方河圖雖屬陽而其數以陰爲用故數終于十洛書雖屬陰而其數以陽爲用故終于九生者微而成者著故河圖生數在內成數在外陽爲主而陰爲用故洛書陽數居四正陰數居四維河圖主生其數左旋故以北方一六之水生東方三八之木以東方三八之木生南方二七之火若南方二七之火則克西方四九之金于生數不順矣遂以居中五十之土寄在西南然後南方之火生中央之土中央之土生

西方之金而西金又生北水則循環無端矣洛書主克其數右轉故以北方一六之水克西方二七之火以西方二七之火克南方四九之金以南方四九之金克東方三八之木若東方之木則與北方之水又相生而不相克矣于是以中五之土寄居東北然後東方之木克東北之土東北之土克北方之水而造化始有妙用矣故古德云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治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其旨深矣圖書之奧最深其所能言者如此通之極之萬物之數無不脗合邵子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諒哉

運河考

高皇帝建都金陵不煩轉運

成祖遷都北平初從海運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元時開會通河所未成者三之一稍加浚治便可通流遂遣平江伯陳瑄工部尚書宋禮相視經營元之肉食者鄙欲從任城置閘而不知非南北之中也宋公虛懷

訪問不遺芻蕘老人白英獻計謂此地惟汶水之源最高築斷其流而移閘于南旺遂于汶上縣之戴村築壩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于南旺以四分南流達徐沛以六分北流達臨清其分爲四分六分之法全在閘口相距之路有長短閘口放水之勢有高低如南流用四分之水則南旺上閘石底比下閘高三尺北流用六分之水則南旺下閘底比上閘低三尺使水易趨北又計其相距里數自南旺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南至沽頭地降一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

其閘半係元人所築大小長短不能如法當容六分而閘短小不能容受則爲之深其底廣其傍或併二閘爲一閘必使能容六分之數前後較量甚費心力蓋毫釐不容紊者後因管閘主政任意增減而水之分數南北俱紊矣此閘河所以多故而不能常如舊也嘉靖末年尚書朱衡因茶城之阻卽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河從南陽直東抵夏村又東南與晉城故河會開河一百九十四里隄馬家橋遏黃河之入沛者歸秦溝疏支河置閘增隄漕運賴之然每年黃水一發輒灌入閘中淤塞

碍運潘公謂黃強漕弱每會必淤遂于新開漕河增建
內華古洪二閘後又增鎮口閘其治漕幾無遺策矣然
宋公建閘之後漕與黃亦年年交會何以不淤而近年
每會輒淤豈無其故蓋昔宋公之造閘也自胡陵城閘
至孟陽泊閘地高四尺自孟陽泊閘至沽頭上閘則高
八尺其地既高則其流自急其流急則其勢踴躍而可
以禦外水之侮後劉公改而平之而建甌之勢失矣此
茶城所以告淤也朱公改河于南陽一路皆平流而出
口之處其勢甚緩而微弱此召侮致淤之端也若徐州

至淮安當時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汶泗洸沂濟淮諸
川交流濟運故謂之清河後因黃河南徙或穿趙皮寨
或出徐州小浮橋接濟二洪舟行順利遂用之爲運而
清河變爲黃河矣既用黃河之水則當時宋公所引嶧
縣蒙陰縣沂水縣諸泉入邳州而濟運者皆棄置不復
濬日就微涸今黃河北決盡奪全河之水以去而沂泗
洸汶諸川皆從之北流遂使運河告竭運艘難行誠得
古人相水分流之法於洸汶諸川之入河者分而留之
不使其相隨北去如汶河水經有五汶北汶瀛汶紫汶

語汶平汶皆汶水也今三汶已入南旺分水閘而二汶則南流入淮一出蒙山東湖谷一出沂水縣南山谷至邳州入淮此皆可立塢分挽其流不使隨河北去者沂水之源有二一出曲阜縣尼山之麓西南流與泗水合此則由塔里河出師家莊閘河者卽鄆道元所謂水出麗丘山西北經魯之雩門者是也一則出沂水縣蓋山會蒙陰沂水諸泉與汶合流至邳州入淮皆宜分其流而挽之南向者固其本性也如洸如沁如泗如濟皆可分流而使之入淮則通漕濟運綽有餘矣今日之大患在高家堰塞斷下流故自徐州以下水皆不順其勢不得趨于北使稍疏此堰則衆水皆沛然就下而黃河之流亦漸平而不至潰決矣又當時黃河不入運自徐州而下皆有閘呂梁有上閘下閘在呂梁洪之南北留城有積水石閘蓋上來之泉微而下流之河濶則爲閘以節之使蓄水濟運昔劉公天和濬河至三柳樹灣孟陽泊二閘之間役夫云下皆生土河底舊止此矣公猶以爲淺一老叟進云聞之先輩兩閘之間必留稍淺一處公遂悟古人用意之精蓋中道皆深下閘一開上閘

之水盡洩閘近者積水猶易盈閘遠者必倍費時日故中道留淺數丈船行至此雖少待然積水不必盈閘卽可越之而直達上閘舟行顧速矣不但閘河有淺徐州之南自謝溝至雙溝淺凡三十六處每淺必設舖每舖必置夫以濟之邳州有淺舖十支河二睢寧縣淺舖十一宿遷縣淺舖二十一支河三桃源縣淺舖十二清河縣淺舖五又置新莊閘及山陽縣閘以束之蓋自徐州至淮安高下懸絕其流甚迅特設諸淺于急流之中寓言水之意諺謂三淺當一閘非謬語也其詳見永樂十四年平江伯建議疏中後自黃河入運舟行順利淺夫改爲隄夫諸閘視爲文具支河任其淤塞而前輩多方濟運之意無有知者一遇水涸茫然無策此運河故道所以當講也

泉政考

諸泉入閘河而濟運者初僅七十二泉繼增爲八十四又增爲一百五十二又增爲一百八十今且三百餘矣泉日增而漕政不舉者則治泉無其道也山東濟南等處凡天旱而地潤者下必有泉泉亦不止三百有餘民

間有一勺之泉即可擁之灌數頃之地故甚寶惜之一
經報官卽不許耕灌而且開渠佔地僉夫看守不勝勞
擾今旣官守之矣而不知所以治之可乎所以治之者
其道有三一曰滌其源泉源所出大畧有三一出石穴
或巖罅縫中其源至清而甚盛者一出沙中若出淺坡
沙中則得山氣多泉亦清冽若出平地沙中則得土氣
多亦必有山脉相近一出土中則其流濁其性溫其所
灌溉最能生物出石中沙中者多沙積出土中者多汗
泥須滌而清之數步間卽掘一深潭或滙爲清澗使有

混混湧出之勢乃佳如泗水縣之鮑村泉出平坡石縫
中水深二尺濶九尺波浪常高起一尺此最得勢者也
二曰衍其流泉之流引之則行不引則止今閘河諸泉
遇旱乾則涓滴難引遇雨潦則橫溢四出以其流之無
所蓄也不蓄則其所引者不過涓涓之流耳安能浸灌
今須將諸泉各引其流小者爲池大者爲塘縱橫布滿
使有盈科漸進之勢用則浩然長往不用則任民耕種
利之術也三曰併其派泉之行近或數步遠或數
里皆須別其派而會合之宜入泗者入泗宜入洸者入

洗皆當從高而下使其勢順而其流易合中間倘別有
助水之河渠更宜引諸泉會之而導之入運蓋水分流
則其勢小合流則其勢大泉與泉合則其勢小泉與河
合則其勢大如壅汶水爲閘河倘增一助水之河是又
增一汶矣此須擇人而任使之盡心經理如法修治初
開閘河卽設主事一員管濟南諸泉正統己未欲簡事
省官有司奏罷管泉主政而諸泉皆湮廢旋復設之泉
始通弘治間河行徐呂二洪無藉于泉都御史徐源將
嶧蒙沂三縣泉夫暫行革去候黃河不經徐呂之日再
行計議從此而邳州一派泉源盡湮沒無迹人亦無有
知之者卽今黃河北行運道消涸急宜講求而修復之
別其源之強弱審其流之緩急測其地之高下察其土
之堅瑕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耳且諸泉之水不獨憂
其淺涸也潦則亦能淫溢四出爲閘河之害故須多爲
蓄水之處小則爲池大則爲蕩旱則決其所積而使進
可以通運潦則閉其渠口而使退有所藏蓄此治水之
要術也

水櫃考

南旺湖古之大野實濟水之所鍾也宋司空築隄其中
以通漕運一湖界爲三湖蓋導汶水自東北渡至湖中
而後分流南北昔也濟北東會于汶今汶反西北入濟
矣居民惟以西湖爲南旺湖而東面界分之二湖則指
其北爲馬踏坡湖南爲蜀山坡湖而名實俱紊及考韓
通政鼎所著南旺圖說乃知西岸爲南旺西湖東岸一
湖爲南旺東湖二湖之下方爲馬踏蜀山坡湖而馬踏
之下爲五莊坡湖蜀山之下爲馬場五湖之外更有昭
陽五丈安山等河總謂之水櫃築隄建閘三伏盛漲則

開閘引水以入湖冬春則閉閘蓄水以防旱有若
于櫃而以時出納也司水者漫不經意任民盜耕毀其
隄防紊其經畧其減水諸閘盡行淤廢旱則無所蓄水
潦則縱橫奔騰反爲民害先年工部侍郎王以旂原築
五湖土隄南旺湖周圍隄長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三丈
三尺蜀山湖隄自馮家壩起至蘇魯橋止三千五百八
十丈自蘇魯橋至田家淩原係收水門戶不便築隄密
栽水楊爲界馬場湖隄東面長一千六百二十丈北面
原留入水渠道栽植封界高柳馬踏湖隄自弘仁橋起

至禹王廟止長三千三百一十三丈安山湖隄長四千三百二十丈而斗門閘壩悉已完備歷年廢弛頑民踰界偷種因毀其隄以滅迹近日科臣常居敬與河臣潘季馴會議謂馬踏湖宜建永通閘築子隄修王岩口流水石壩蜀山湖宜建便河壩築東水隄修滾水大壩馬場湖宜建通濟閘築子隄修安居斗門三座南旺湖宜修邢通等斗門一十二處築封水界子隄中亘長隄安山湖宜築封界隄建八里灣似蛇溝兩閘蓋運艘全藉于漕渠而漕渠每資于水櫃故治之宜完備然詳考南

旺湖志稱縈迴百五十里今王公所築隄止一萬九千餘丈所損蓋十之七八矣安山湖志稱縈迴百餘里而不詳其界弘治中韓通政清理之東至馬家湖西至舊東河南至安山北至運河其十里舖在湖中自舖至安山湖廣十五里東自馬家口西至戴家廟長二十二里六分戴家廟北至壽張集長二十里三分自壽張集東至趙家莊長二十四里七分自趙家莊南至馬家口長八里八分周圍共八十里校志所稱雖少十分之二而視王公所築則其廣多矣大率僭種者愈繁則河愈窄

而蓄水愈微不能濟運今若反築子隄則湖愈窄而水愈微矣宜將湖濱之地凡豪民侵佔者皆令吐退還官盡闢爲湖而築隄圍之圍內爲湖圍外爲地不許恣限私種則貯水多而緩急有賴矣

高家堰考

凡水有源必有委白馬汜光寶應邵伯諸河吞吐蓄洩連亘數百里乃淮之委也汜漲則有所容分流則有所洩如黃河之有九河逆河江漢之有彭蠡具區其來久矣自漢陳登爲廣陵太守惡諸河泛溢害及于揚遂于

淮安之西南隅去城四十里正當淮泗合流之衝創此堰其地南爲越城北爲武家墩勢皆高亢而中特低窪故就低處築堰長不過六七里蓋以節淮之暴非以斷淮之流也我

朝陳平江治河以其無關緊要並不加工故其功完疏內未嘗言及隆慶間王公宗沐爲總河都御史時楊州縉紳欲築此堰懇求甚切遂檄淮安知府陳文燭興築之蓋淮不入湖則湖流淺澁而高寶興塩無水患猶陳登在廣陵則欲揚州無水患而特築此堰皆爲一方計

未嘗爲全淮慮也時予會試南還與王公有故晉謁之首談築堰之事予退考郡乘不載及讀丁學士碑謂從前治水諸臣皆不留意于此其名或曰高家或曰高加信信未定乃知陳宋諸公皆未嘗修葺而今創爲之者也遂請水工乘小船用水平量度之自淮河現流水面至岸高七尺自岸至

祖陵南湖水面高七尺自湖南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地至陵門高六尺陵門地至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一寸予復命曰斷淮之委非策也且陵地不甚高萬一淮流暴漲不能無虞時功已就緒王公不以爲然及癸酉五月淮水溢平地三丈餘

祖陵受浸王公貽書偉予先見已而淮泗騰溢灌入下馬橋浸淫內蝕諸臣皆得罪始有分黃導淮之議而河事益非矣其議之最失策者一謂河淮合流至雲梯關入海自禹時至今未之有改其築高家堰專欲淮黃合流固宜其說如此然禹時導河北行未嘗南流卽淮之入海處亦自不同况河乎其二言禹之治水必九澤旣陂而後四海會同夫四海會同摠上數句而言非單承

兩行齋集 卷二
九澤句也况澤係止水故當陂川係行水則當滌其源而不可陂也止水以止爲體而以行爲用故旣陂之使蓄而又欲導之使行所謂導荷澤被孟豬之類是也行水以行爲體而以止爲用故旣欲滌其源而又欲安其流所謂九江孔殷之類是也今淮爲行水乃欲陂而湮之不但逆河之性兼亦逆淮之性矣其三謂有高家堰則

祖陵前河淮合襟無則反跳夫河自北而南淮自西而東會于清河縣之南越五十里一大折而會于淮郡之

西橋又三十餘里一大折而會于徐家堰初時惟淮水入湖今并黃水亦相隨而入諸湖乃合而同行非分而獨往也况河淮入湖而復出海口是又添一重會合也何得爲反跳乎獨欲擁淮之清流以滌河之濁沙其意甚美但惜其見稍偏耳夫淮河由雲梯關至廟灣入海而廟灣正在寶應汜光之下往時諸湖各有支河誠濬其淤滯使五六道分行滔滔就下而又合之同會于海口一分一合之間其勢轉盛可以滌河之濁可以闢海之沙此至便者且築堰于諸湖之上則所壅者止一淮

河而其勢弱撤堰而使淮入湖則會數百里之清流以入海而其勢強此目前顯而易見者所當察也

分黃導淮考

萬曆二十三年淮水逆壅泗

陵淹迫水入玄宮

皇上聞之怒盡黜前後治河諸臣而

勅令拯治維時總漕褚公則謂勢有偏重導淮宜先而分黃可已總河楊公一魁則謂患有相因分黃宜急而導淮繼之勘科張公則謂分黃導淮折衷宜慎按臺

蔣公毅然主持務在分導並舉而楊與張意遂決矣乃于黃家壩開新河分黃水由周伏莊陳溪岔廟橋掛甲墩灌口入海又因鮑王決口議建閘座俾河水分洩亦入周伏莊與黃交會同至灌口入海夫分黃之議初有欲從腰鋪開者但恐清河縣治夾于兩水之中浮泊浸啣或有可虞有欲從老黃河開者雖係故道緣水勢背灣且原口淤爲平陸惟黃家壩在清河之上黃流入口既順舊渠又有可因且與鮑王口下流交會遂從此開之此分黃之大畧也又于清河口酌議導淮關門限積

沙裁去張福隄于周家橋則疏濬深澗于高良澗議建
滾水石壩于涇河等處疏渠築隄通武墩高澗之下流
又於金灣芒稻河闢一新渠俾之入江此導淮之大畧
也由是水勢減四尺有餘泗州之水漸退

祖陵積壅稍蘇自此之後泗州之水當必大減而河道
之壞或有不可測者河流一分勢遂散緩不能刷沙而
河身漸高一患也下流既高上源隨處決裂汜濫四出
中州爲淵二患也水不歸漕運道常涸三患也若決欲
分黃亦宜于河流入海之處分爲數支效大禹九河之

制析爲五六道除現從淮浦入海外一支入五港口一
支入平望湖皆從灌口入海一支入五丈河入海一支
從板浦入海一支從海州新壩運河入海其流既分則
其勢自減今不分其入海之流而分其上流之勢何益
也况始議欲借淮水刷河沙則當引使合而顧分之矛
盾極矣愚謂淮當導而黃不當分全河之勢既併于一
淮則濬淮之委正所以殺河之怒不當視爲兩事卽今
日泗

陵水退亦導淮力耳何與分黃事乎姑記之以俟治水

兩行齋集 卷二
者考焉

古人治河考

大禹治水必先導山不獨重其源亦以山水有相因之勢也黃河之水半混泥沙故自河州蘭州而北由大同岢嵐而南直至華山之陰皆引之由兩山之間使之相磨相蕩而泥不得積及自龍門而下懼其將入平地而奔潰四出也則疏三門七津以節蓄之其最險者爲神門次爲鬼門又次爲人門昂霄聳壑怪石稜層水流至此崩轟衝激泥沙先下而清水隨之故底柱真如柱析

城真如城王屋真如屋皆鱗次植立于河中自唐貞元十九年王鉷開運道將諸山險厄悉夷平之二十一年相繼剗削而大禹導山節水之意微矣此黃河受病之源人所不知也永樂間初開運道人以徐州呂梁二洪其流甚駛其石如牙惡其傷舟欲稍平之宋公曰不可河水泥多留此石可以激泥先下而澄濁爲清也嘉靖中當事者盡夷其險徐呂不復有洪矣因此泥沙淤積河身日高此又運河之一厄也至淮河入海之處則平曠無山而海沙逆上尤易壅塞當時治水者因倣大禹

弩牙之制于山陽縣之蒲蒲村采石爲山蜿蜒數千尺
縫有碇碇之膚灌以糯汁砌以油灰高二丈餘使與水
相激水流至此卽翻騰踴躍泥沙先下而河流隨之故
淮安人謂之磯嘴取其相激之名也予戊辰應貢過淮
直至其地踏視沙漲淤沒僅存二尺許于上再至則淤
更深今則深入土中矣此皆古人導山節水之遺制所
當詳考者也

今日治河考

今日之河決裂極矣當事者薰心蒿目寢食不寧而

朝廷亦不愛百萬之費以求其底定士君子凡受國恩
而思報效者雖老邁病廢亦思效其一得之愚而不敢
自愛也嘗私籌之有三策焉古人治水必從下流施功
如禹貢先定冀州王畿輒自兗而青而徐而荆而揚此
定勢也蓋下流有所洩然後上流有所歸于是因而順
導之故今日治河疏其下流而使橫流安定者上策也
補偏救敝以除目前之害者中策也不務宣洩但求塞
決而以隣國爲壑者下策也欲行上策試自興塩迤東
擇其便利之所如白塗河石碓口廖家莊等處條爲數

河使水勢有所分洩然後從下流而上將白馬寶應等湖原有河流者則疏治之如高郵湖則開清水溝寶應河則開子嬰溝白馬湖則開涇河口濬其壅淤闢其淺隘使深廣通達而河流易洩其舊日無河者更湏酌其形便相其土宜開二三河口與舊河並行或合流或分流合則如河之九河同爲逆河以入海分則如江之三江各自歸壑則興鹽通泰之水有所歸宿永無水患而高寶諸水亦次第宜洩矣然開濬河渠亦不必大費財力如創開一河面濶十丈湏相離二十丈兩邊各築一

隄底濶三丈頂收二丈高一丈所取之土俱就中間深挖卽以爲行水之道然後從湖上對口之處如對寶應湖某處卽從此處先置木牐一座其下流放水以衝之水少卽閉牐多卽更開此處高下相懸水下如注最易衝刷者其舊有河之處亦湏各築縷隄置牐放水以去其壅滯水力不到處稍加人力疏導之使河深廣中有所受下有所洩而餘水易達于海諸河之水旣有所洩則撤開高堰使淮水滔滔東注而黃亦隨之黃水旣來則潰于北者復趨于南而諸決口將不煩人力而自塞

矣縱未能然下流果有所歸則上流潰決之處其勢必緩從而塞之亦必省力然後將新舊決口盡行堵築使全河之水悉歸故道而修復遙縷二隄則河工大定矣欲行中策今日之所最急者運道也請查漕河古跡往日黃河未來之時沁汶沂泗諸水自足以供運祇因黃河北決諸水盡從之而運河告竭耳誠用古人立場分水之法使河自去而諸水自留又將邳州上下諸泉及諸支河皆清理而修復之舊時淺鋪諸閘廢棄已久不能驟復宜權置木閘十數座旱則藉之蓄水潦則縱水

衝去所費不多漕運既通然後于黃河衝決之處量其形勢或三四十里或七八十里各築遙隄以自保棄數百里之地任其瀦蓄不與之爭勝此中策也若隨其決處卽與堵截而不開一線宣洩之路毋論費財甚廣用力甚艱而功不可成卽使幸而得成塞于此者復決于彼患在西者復移于東何益之有故爲下策賈讓陳治河三策于漢予亦陳三策于今雖予迂愚不能及賈之百一而報國匡時之志有殷殷不能已者敢質之天下

溝洫考

禹之治水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如是而已古者
溝洫之制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間廣尺深尺謂
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遂上有徑九夫
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溝上有畛方十里爲
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洫上有涂方百里爲同
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澮上有道九澮而川周其
外焉川上有路夫曰畎曰遂曰溝曰洫曰澮皆行水之
區也曰徑曰畛曰涂曰道曰路皆防水之隄也徑廣二
尺高如之止容牛馬畛容大車則廣六尺涂容乘車一

軌則廣八尺矣道容二軌路容三軌八尺爲軌容三軌
則廣二丈四尺矣今之高大者莫如遙隄其高廣孰有
過之者乎夫九川者江淮河漢之屬也旣皆安流以距
于海則天下無水患矣又復濬畎澮以距川則田間水
道縱橫四出卽九川有變而溝澮皆通平地無不容之
水矣禹後千餘年無河患者以井田未廢而溝洫猶存
也夫聚衆水于一川勢或不能受而溝洫之制明則百
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爲洫者八百有十爲溝者八千
一百爲遂者八萬一千而爲畎者八十一萬卽有橫流

之水支分縷析何所不容而其爲道爲路者又高厚足以障之夫以百里之地而有路八十一條是有遙隄八十一重矣尚何憂水患哉今則異是中原之地千里無渠旱則平原龜析潦則瀾漫橫野又以河淮二瀆併爲一川傍無所洩下無所歸安保其不決裂四出而重爲民害也爲今計但就所築遙隄而經畫之如其離河十里也則長亦十里而畫爲一成千井之地授之民而九分取其一或不及十里而止于六七里則減而畫爲數百井或過十里而至于二三十里也則加增其井而以

次畫之不取必于一時但畫井定界以漸修濬長短曲直各因地勢縱橫蓄洩各因水勢田功旣舉水道益通寧憂河哉從來治河者舉國家數百萬緡委之溝壑而不能爲地方興尺寸之利今果行此則中土流離之民計口授田世爲永業尚何藉于江南之轉輸矣夫水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不資爲利必潰爲害人惟知其害不知其利故畏水者多愛水者少聖人則不然大禹當懷山襄陵與水爲仇之日而反引河南下曲折東行環遶畿甸若與之甚昵甚暱者誠熟審于水之情明于利

害之數也故溝洫之制不可不講也

疏濬考

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又曰水由地中行則知治水之道疏濬而已矣疏濬之方莫先于敷土水由地中必循土脉以行土脉大者爲防如人之有經絡從頭達足井井有條一毫不可紊者考工記所謂逆地防謂之不行此也小者爲條理如木之有枝葉從根抽條絲絲縷縷貫串有情勢不容逆考工記所謂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此也是故禹貢一書紀禹治水成功開卷輒曰禹

敷土敷者開也又分也辨也凡欲掘土爲溝先須辨其支幹審其行止察其順逆觀其分合使土之脉絡了然于胸中然後從而施功此疏濬之第一急務也至于疏濬之實用力處則不在多勞人力屹屹開鑿惟在相川流之勢擇土會之宜以水攻水所謂善濬者水激之而已矣以水攻水之法看得土脉明白順開一溝從高而下決水灌之無不成渠者昔禹導河至大伾當魏博之間處至高之地而播之爲九河故不勞而四達其決江水也鑿巫山之峽崩轟衝激逐地成川民疑禹之殺已

也爭聚瓦礫而投之及其得勢東行至荊州而有朝宗之勢至揚州而分爲三江以入海皆非人力所能與也如地不甚高水不甚峻湏明古人作洪之法水怒而逆流者謂之洪以木爲弩牙水從東來卽用弩牙在西攔之滿則任其從上而溢用弩牙數重攔之俟水滿一齊起而放下則其流奔湧遂成洪矣遠而勢緩又用弩牙攔之屢起屢攔而水之激之者無窮矣倘旣通之後河形已成而河底猶未平河身猶未廣也此有六法可以兼施一日衝二日盪三日撈四日爬五日掘六日築

者去其所阻而用水衝之也盪者搖動其所積之泥而引水盪之也撈者用杓撈之也爬者用爬疏之也掘者其土堅而鋤起之也推者排而屏之于傍也其先後有定序其器械有定式有堯杓以鐵爲方口繫布爲堯以取泥可至斗許遇泥濘及溜沙用之有方杓以鐵爲平底而周遭各高寸許泥稍堅者用之古式有二杓俱前如鋸齒及鐵叉者此也杏葉杓比世所用者稍加廣厚泥最陷者用之大率淤深泥陷不能着足之處則雜施土草截河築壩縱橫堆路下施諸杓魚貫以濬之泥最

稀陷最深者則用木筭柳斗下取猿臂傳遞登岸若尾
礫之處則用鍬鏤溜沙之處則用斗杓疆石之處則用
鋸鐵叉尺寸鑿之又有方舟之制較宋人鐵籠瓜近時
滾江龍之法尤勝先計濬廣若干丈插標水中次計所
濬若干遠然後用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爲一層船四維
各施椿橛插繫水中用長柄鐵爬立船中齊濬之每濬
深數尺卽移船稍近以次再濬之後數丈復爲一層如
前法則雖水中與陸地施工畧同比鉄龍瓜以船隻往
來河中所濬光懸十倍矣又金藻論開河之法曰疾流

推乘緩流撈剪湔流傳送浮沙推挽汙泥盤吊平陸
批乘之法用鐵爲爬一爬三爪繫于桴筏溯流挽之
搖動其沙使隨流遠去也撈剪之法用竹爲筩一首兩
尾鐵口箴腮舉其尾而開合之泥自剪入而撈起矣傳
送之法先將兩岸高崖分爲等級每級高五尺廣一丈
以六尺爲路四尺爲溝級級布人而人人執器挿以起
土杵以調泥一遞一送無崎嶇陟降之勞而土可盡去
矣推挽之法用木爲車三橫九直橫方直圓以圓穿方
橫長九尺五寸直長五尺下爲齒上爲柄四直長三尺

下又爲齒二橫之上加以橫板廂其兩首五人執其柄而按推之兩旁繫繩而前挽之則其泥推起而攔去矣若其沙太深不能容人則車之後添凳立人亦可盤吊之法用丈許小船杙入污泥首尾繫索而盤吊之開挑之法其始計河身深淺先定準的工畢之日量河底濶狹用滾木一根循河而往稍有窒碍責令再挑決壩之後拔去的木復以鐵足木鵝浮于水面驗其淺深世間萬事皆有法熟講而行之可也

水汛考

景泰五年天旱河乾徐武功獨加意防守于所創疏導諸渠修築高厚多費工力人或以爲過及明年水發河勢翻騰吞山倒壑而公所築諸渠皆無恙然後共服其先見蓋古今水之發也乘乎天時因乎地理未有其形先有其兆所謂水汛也唐堯甲辰爲陽九百六之限故有九年大水陽窮于九陰窮于六乃陰陽之極數也極則災變興焉極有大小變有深淺以四千五百六十年爲一大限一元之中分爲三統則一統之數得一千五百三十九年統有三會則一會之數得五百一十三年

會有一二十七章則一章之數得十九年以十九而乘二十七得四千六百一十七策所謂九會而復其元者也一章之終有小厄一元之終有大災大數之終禍深小數之終禍淺遇陽年則旱遇陰年則水大率天地水旱之數皆從曆法而生古曆十九年氣朔分齊是爲一章可憑之起厄運之會今天行有歲差而曆膠柱如故則十九年常有餘分章法既有餘分則從此而會而統其躔離朧胸皆不合原筭矣故太乙統宗所載水旱災發之期一曰二六相近二曰二九相比三曰七八併氣

曰二六復次皆有至精至奧之理而今皆不驗矣如欲考其災變之期當先正曆法曆正而逐一細推百不一爽也以一歲論惟夏秋之交爲水發之期而其汛則全在春雪如正月有雪一寸離一百二十日至五月當有水一尺雪二寸則水二尺三寸則三尺二月雪應在六月三月雪應在七月倘有雪之後有霧則壓遲其期一朝霧遲三日二朝霧遲六日十朝霧遲一月當五月應者遲在六月當六月者遲在七月當七月者遲在八月更不爽也又立春第一候爲東風解凍其時冰長一寸

則夏月水增一尺二寸長二尺以至七寸八寸皆然一
候五日第一日水長則夏中水來最早二日稍遲三日
又遲以至五日則水長當在八月矣大率水遇陰而長
遇陽而消故一日之間晝水常輕夜水常重以一年言
一交立春則東西之水相平故倭船可來謂之大汛立
夏以後則東水低西水高倭不能來矣十月小春遇陽
長之期東西之水又平倭船亦可來謂之小汛蓋水生
于西而流于東立春陽盛水不能生故東西兩平立夏
陰盛故西水長而東水落此一定之理也又凡滄海將

變爲桑田則水勢先緩桑田將變爲滄海則土脉先踈
嘉靖間黃河未徙之前數年滎陽城中之井已有黃水
夫河已變而之彼不知者猶矻矻築隄以爲防何其愚
也昔家姑夫沈某解糧守凍于茶城遇一鄉老告曰此
河不久將爲平陸冰泮當蚤行毋陷沙中也因引之登
岸指示之曰層冰之下土漸長而水漸縮矣敲數處驗
之遂遍告衆人勸令蚤發而沈舟獨先忽一夕沙擁水
涸同行有數舟不得出者夫運河淤斷乃國家大事當
事者茫然不知而鄉居野老乃能預燭其微此事所以

貴習也

築隄考

禹疏九河滄濟漯決汝漢排淮泗曰疏曰滄曰決曰排皆開通其道而去其壅蔽也未嘗有築隄而壅之者是故河北有鯨隄無禹隄其故可知矣然亦有事勢危迫不得不築隄以障之者故築隄之法不可不講夫築隄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昔無而今始造謂之創築其高卑湏因地勢而低昂之先用水平測量毋一槩以若于丈尺爲準偶壞而增飭之謂之修築此湏多用夯

杵使新舊相粘或微剔舊土而加以新土或用水略洒使滋潤而易合一段有一段無而接聯築完謂之補築或舊薄而今加厚或舊卑而今加高湏酌量得宜又築隄之法全在擇土當春月地氣方升謂之蒸土久而彌固夏秋冬之土皆不及也乾濕得所而細膩潤澤者謂之粘土此亦結實而易就者有多年荒地草根與地脉交結入水不化者謂之老土取其面土一層春實成隄最稱堅固或水久浸而土性懈弛雖取起晒晾終不凝聚或無水而有沙雜之皆謂之散土此隨築隨圮者也

若隄之爲名亦有不同沿河障水者謂之縷隄曲折隨勢高厚隨宜以一線之力而障全河之怒湏稍遠河身在數十丈之外庶容蓄寬廣可免決齧離河七八里或二三十里者謂之遙隄宋太祖都汴創築遙隄後世人因之縱使水溢縷隄而有遙隄以阻之則地寬而勢緩可保無恙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者也橫而築之謂之格隄如縷隄遙隄之中相離數十里卽橫築一隄最能距水圓而築之謂之月隄凡水圓則行方則止水勢大驟則用圓隄其形如月故曰月隄大隄之內復築一小隄謂之子隄此則低而宜固薄而宜堅者古人築隄之法其頂與根湏收三分之一如根六丈頂收四丈此考工記舊法也今有根六丈頂收二丈馬可上下者謂之走馬隄最耐水而可久者也此外又有治水隄截河隄護岸隄之別總之欲好土堅築而已每築高五寸卽夯杵三四遍其取土宜遠切忌傍隄掘取積水刷損隄根驗隄之法用鉄錐筒探之或間一掘試亦可

禹貢三江考

禹貢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談東南水利者據此矣然

其所謂三江者本經自有明文其曰南入于江者指漢水入江之道爲南江也其曰東爲北江者是指江陰江浦入海之道也其曰東爲中江者是指大江中流入湖之正派也蓋當時揚州之域甚大東至浙直西至廣粵皆稱揚州故其所指南江正在今彭蠡之濱所指北江中江亦綿歷千餘里三江入而後震澤底定亦其宜也解者乃指松江下七十里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此數十里么麼之水何與全州利害而言之乎旣指東南入海者爲東江而今東南一路之水全

無入海之道遂謂湮沒無傳必欲講求以復禹之故蹟嗚呼冤矣然亦幸其講求不得而遂止耳果如郁袞高銓等議但倣古之遺意不必尋禹之實蹟而另開一東江則其爲害豈可道哉凡河流入海海水有潮逆上不有以節宣之則泥隨潮上而水勢易淤今三吳諸水得以安流入海者以有崇明諸沙縱橫如繡而橫亘于前也若于淤乍金山間悞開一道有何障蔽古稱地不滿東南海惟東南最大汪洋澎湃號爲天闕海鹽一帶包以石塘猶懼衝撼豈可開渠延之使入乎又今日入海

之道其北江一路自江陰江浦而來者引萬里之清流
納之巨壑故海水逆上之潮皆上流復回之水所以清
澹而不爲患若使東江通海則鹽水灌入沿海一帶皆
不可耕矣三吳一帶惟嘉蕪之田爲美而使棄爲斥鹵
其害豈淺尠哉

三吳水利考上

歷稽史牒江以南自禹後至兩漢三國並無水患六朝
宋元兩度微災亦無大患自唐迄五代皆安流無恙以
湖水入江江流入海未有隄障也宋慶曆間築隄路建
長橋以便公私漕運而江流始噎湖水始壅范文正公
上書宰執陳其利害蘓文忠公繼言之宜興單諤崑山
夾宜各有水利書言之甚詳宋人不能用也張士誠據
吳始按其書而行之實受其利但築隄開河止及官府
經行之地而窮鄉僻塢多遺而未修我

明永樂二年江南大水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疏治尋遣
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
而華亭人葉宗行亦上言治水方畧送原吉聽用原吉
虛懷委任遂自崑山東南夏駕浦掣吳淞江水由劉家

河入海自嘉定西顧浦引吳淞江貫吳塘亦由劉家河入海又疏常熟白茆塘引太湖諸水入揚子江于上海東北濬范家浜接黃浦通流入海皆用宗行言也後工部侍郎周忱巡撫江南以吳松江東連大海西接太湖南北坦平民間開墾成田江水壅塞乃督民開修崑山顧浦立表江心盡去壅塞而其功澤之不可泯者則全在築隄修圩而已成化八年置僉事于浙江專治蘓松水利葢東南之水發源于杭湖而入海于蘓松其源流本兼浙直故設官亦兼浙直最有深意隆慶初浙人王

杲爲蘇松兵備不便于原藉勾攝遂奏停兼管後海瑞巡撫江南大浚吳淞自上海縣江口宋家橋起至嘉定縣艾祁八十里約費銀十餘萬兩工未畢而去任識者恨之林御史應訓繼其後題請疏浚艾祁以西至崑山漫水港六十餘里又自漫水港起至徐公港四十五里議開江面濶二十丈深一丈二尺又自吳江龐山湖口至長橋連吳家港乃太湖出水之口皆行濬治未幾海潮逆上吳淞湮沮後之濬治者屢作屢輟不能復其故道夫吳淞江所以通于古而塞于今者非關人事亦勢

不同也往者江入太湖太湖入吳淞志稱長橋之水勢同百浦流如奔馬故江勢之盛足以敵潮水而沙不閉自我

朝築東壩江水不入太湖水勢散緩今長橋之渚至不能載千石舟上流微緩若此而欲其下流常通豈可得哉嘗計吳淞江與婁河入海之處不二舍而近其間港水幾何而欲分給兩川使之並行必不可得婁河既通吳淞必塞此亦無足怪者夫水固當排之以去害亦當蓄之以興利二策不可偏廢而今震澤所受若雪諸水

皆涓涓細流柰何專欲排之爲快也使開吳淞江盡去議者所言萬舉萬當水果減二三尺則高圩之民得水甚艱計將安出夫三吳固虞潦亦嘗虞旱矣安可不熟計也但吳淞不濬則嘉定涇港不通無水灌田利于開之耳然開而旋閉亦目前之利非長策也愚謂救嘉定之旱者當開深渠鑿支河治蘓松之水者當築圩岸開陂池盡于田畝間求之開一河則享一河之利築一圩則弭一圩之害使高無不通之沍則不憂旱矣低無不築之岸則不苦潦矣甚勿言吳淞夫開吳淞美談也美

名也然不可以求實效也

三吳水利考下

夫世之談三吳水利者皆謂吳江湖隄障水不得東洩單鍔則欲鑿吳江岸爲木橋千柱以通湖流蘇子瞻則欲徙吳江一縣于他所而縱湖東行不與水爭利其次則謂吳淞江當開歸震川曰治吳之水宜專力于淞江淞江旣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吳中必無水患矣其三則謂灘漲當除夫沙障成田窒碍水路此沙不去則湖道不通故宜開闢論治水于三吳此三說盡之矣然嘗

泥古而不通今者也請得而備論之夫具區之水周圍五百餘里跨蘓常湖三府之地震撼不寧故以底定爲難所以若此者以江漢會流數千里奔湧而來而太湖適受其正派又宣歙諸山之水從而旁注之安得不震撼也今自東灞一築則江水不復通湖矣按洪武間深陽民陳嵩九之奏築東壩也下其議于撫按勘稱地勢高下懸絕江水洶湧難以成功嵩九抗疏再上曰
陛下建

皇陵于鍾山欲引江水以朝宗故開天生橋以通其脉

使不障其江口流洩之處則河道雖通于鍾山而江流必潰于東下孰能挽之以上趨乎臣實不欲洩漏天機故以賦稅之粗迹言之耳撫按不達時宜素餐推阻乞命臣同撫按度地勢于宣州溧水之間固城湖口之下九陽江心之上建築東壩不惟蘓松無沒溺之害而鍾山獲朝宗之勝不能成功願寸斬以謝欺

君之罪撫按與嵩九共董其事不半年成功由是湖流驟微其東行之勢日殺每遇西北風潮水始騰湧賴有橋塘蔽之不甚爲東岸居民之害若風恬浪靜則湖光

澄碧千里一色矣蓋昔日嫌橋隄之障其流今日反藉之而緩其害何必盡去之而亦何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乎又如長橋里許爲拱七十有一石塘九里爲橋三十六座無非欲水通流也今通者不過十餘處橋門水勢亦不見其高低湍湧雖屢經開浚而湖水不能衝滌諸橋之淤則又奚必鑿爲木橋千所乎此湖水枯涸之明驗也夫太湖之水會于吳淞江而入于海往時東江旣失婁江復微獨賴吳淞之東涇故議者謂吳淞古道深廣一江可敵千浦今自夏忠靖浚上海范家浜接黃

浦通流以入海日衝月擊其流深廣不下劉家河而吳
淞日淺通者不過一線塞者已成平陸矣夫黃浦劉河
並通而吳淞獨塞者曷故哉蓋黃浦總會杭嘉二郡之
水而又有澱山泖蕩諸水從上而灌之劉河受巴陳諸
河之水而又有新洋江夏駕浦諸水從傍而注之是以
流皆清駛足以敵潮雖有渾濁不能淤也惟吳淞江受
太湖之派而長江不入則湖水無源况又有長橋石堤
從而遏之其所通流者不過函洞之餘瀝耳其所經歷
山九里有二湖又皆灘漲上流微故下流漲况其間又

爲新漕注夏駕浦掣其水以入劉家河其勢益弱一與
潮遇輒淤壅而不行毋惑也今不究其所以湮塞之故
而但欲其通流旋開旋淤猶治病者不治其本而但攻
其標雖一時快利無益也海忠介費官帑十餘萬民間
助銀尤多任衆怨而開之卒無成功林水陰費數十萬
金挑濬最廣終不能使吳淞之流浩然直達于海可見
其所用之財徒爲虛費所任之怨亦徒拂人心而已若
沙漲成田其說有二有水勢微涸其流懶漫而積沙成
田者有小民私種芟蘆遏其水勢而淤泥日積者今東

壩既築湖流日微簡村左右一望數十里皆積土成田不下數十萬畝有此浮漲而不能爲吳江百姓減分毫之稅此可痛哭流涕者也又如南九里有阜曰牛毛墩其四下卽古之東湖最深濶而汪洋者近年沙漲成地民居其上矣可見水之盈縮隨時其消長隨勢善治水者只當順水之道而因之不可以智力爭也至于蘆茭交結雖由人力亦由水勢微緩可以成田今欲去之不但大拂民情卽力亦不逮如去土一畝費銀貳十餘兩萬畝則用銀貳十餘萬兩十萬畝則用銀貳百餘萬兩矣此力之所必不能辦而亦勢之所必不可爭也將新漲沙田一一督理濬河港必使深濶築圍圩高厚可爲閘爲竇者亦從便設之使位位相接可以蓄水蓋古者河渠深廣堤岸高厚非止爲治田之計正欲約束水道使江之水常高于海浦之水常高于江湖之水又常高于浦順其就下之性引而導之傍有所約而下有所趨勢無橫溢旱潦皆宜國計民生永永有賴苟無隄防以約束水道則散逸妄行悉假低田以爲容受之區矣又安能遵行順軌而就下趨海哉蓋治水有方

則汙下皆成良田隄防既壞則平陸亦成丘澤但當因其現在者而修治之不當廢其已成之田而別求良法也

曆法考

古之談天者有三家一曰周髀其說謂天體至平氣皆循邊而行如磨石焉一日宣夜其說謂天如倚蓋覆于地上又云天了無質仰而望之其遠無極譬遠望黃山皆青俯察十仞之谷而黝黑夫青冥色黑非體也一日渾天其說謂天如雞卵地居其中蔡邕言宣夜之學絕

無師法周髀術數具有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故自黃帝造曆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

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

是爲上古之六曆

魯用庚子秦

用乙卯非渾天莫定也漢初張蒼用顓頊曆當時稱細

密然晦朔月見兩弦滿弓其誤如此武帝時唐都洛下

閔等始造太初曆其法以律起曆以八十一分爲統劉

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後又有三統曆四分曆凡

四變而太初最善唐之律凡八變而莫精于太衍其法

用大衍之策至宋則曆凡十變而元耶律楚材所定曰

庚午曆郭守敬所定日授時曆方郭守敬之造曆也一
以考測爲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歷代積
年之法與夫日法俱廢不用我

朝所頒大統曆卽因郭守敬授時之舊今以法推之但
以九年之曆爲準九年前之二月望卽今年之正月朔
而歲首可定也該九十七箇半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轉四十八周大餘五九

小餘四八皆以朔日干支求之而月之大小可定也如
月天干五地支九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前九
年正月朔是甲子則今年正月朔是戊申也小月則天
干四地支八由此推之天三地七逢時則隔八相生而
而月之大小無所差矣

二十四氣可正也

如九年前立春是癸亥日癸見乙三
數亥見巳七數卽乙巳日立春也如

逢子時交則隔八
位未時亦交也

以一年言之今年立春後五日三時

卽來歲之立春也今年冬至距朔所餘之日卽來歲之
閏應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
消一當時測驗之所凡二十七處東極高麗西極滇池
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用心甚勤故上考往古自春秋獻
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其間不合者止十一事亦
可謂密矣愚按作曆止有氣盈朔虛兩事日行積二百
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初起之度會是爲一歲就一歲

三百六十五日分爲二十四氣每氣計十五日二時五刻一氣管半月則十五日其正也二時五刻其盈也月行二十九日半而始與日會是爲一月常不滿三十日故有小盡合氣盈朔虛所餘之日每歲約餘十一日子是爲之置閏以歸其餘然朔之所虛可定而氣之所盈不可定又有歲差之別當堯之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後至秦莊襄元年計二千二十八年而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所以月令與堯典中星不同迄宋慶曆甲申計一千二百九十二年而冬至日在斗五度今已在箕六

度矣上距堯時差四十餘度說者不得其故遂謂節氣有中初之分又謂古者以午爲中皆非也蓋由日躔于一歲之中行周天度未及餘分而日已至焉故每歲常有不足之分其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始定以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復定以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計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似爲精密矣

近有歛人鮑泰著天心復要一書云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于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郭守敬之法亦未是今節氣之交必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鮑書或其得之矣據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鄭善夫看驗之疏則稱古法新法俱有得失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有所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日分加于四期故二至之時只在

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氣所盈四百四十一畫二十五抄朔所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是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爲朧朧只在一畫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須酌量以定者時分刻刻分抄極精極細及至半抄難分之處一有所差積以歲月則纏離朧朧皆不合原算矣由此觀之自元至今幾三百年曆之有所不合無足異者不可不釐正也

日食考

中興天文志謂戰國以後古曆廢壞漢末劉洪作乾象曆推月行遲速然交食之法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至陳張賓始創立外限然應食不食亦未能明惟隋張胄元始得其當食不食之由其言曰日行黃道月行赤道月在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卽當食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其說詳矣愚考黃道

與月道如兩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爲之食正一度相對則月爲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食而旣不當其交處則隨其相犯淺深而食凡日食當月道自外而交入于內則食起于西南復于東北自內而交出于外則食起于西北而復于東南日在交東則食其內日在交西則食其外旣食則起于西而復于正東凡月食月道自外入內則食起于東南復于西北自內出外則食起于

東北而復于西南月在交東則食其外月在交西則食其內食既則起于正東而復于西故驗曆法者當以日月食驗之若其所食之分數與時刻纖毫有悞則所推七政經行之度遲速順逆皆不合原筭矣今司曆者自知不合乃于日月蝕之數皆虛加其數以求合而不思窮本遡源以釐正其弊沿襲愈久歲差愈甚恐數雖虛加而日食之分數時刻終有不合此時必有議改者矣夫法不大弊必不大正天下可慨者不獨曆法一事也

律呂考

昔軒轅命伶倫截竹爲律復命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後武王伐紂吹律得宮

聲

兵志云凡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急軍事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徵則將急軍勞羽則兵弱少

威焉

漢武帝時張倉始定音律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郎

而律呂相生之變則訪之京房十二律之外又以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呂而十二律變爲六十律矣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而荀勗較其所造鐘律又多不諧因更造十二笛以求元聲笛具五音皆各用蕤賓林鍾之角短則又倍之二笛八律而

後成去四分之一而以本宮管上行度之則宮穴也因
宮穴以本宮徵管上行度之則徵穴也各以其律展轉
相因隨踈密所宜以正六律及成阮咸又病其聲高錢
樂之沈重因京房之六十律而更生三百律穿鑿甚矣
陳仲儒見京房之准術而欲以准代律其所作准形如
瑟十三弦隱間九尺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
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徵濁若分數加短則六
十徵羽類皆小清仲儒又曰黃鍾爲聲氣之元其管最
長故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林鍾爲徵則一調相順若

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聲配成其美如以應鍾爲宮太
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
如以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中呂爲徵其商羽
角竝無其韻如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
者中呂爲十二之窮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中呂爲宮
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成韻而今復以中呂爲
宮林鍾爲商黃鍾爲徵何由得諧其說似近理而當時
卒沮不用是以數百年間旋宮聲廢所存者黃鍾一調
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調謂之啞鍾蓋不用

故也自唐太宗復之而八十四調之非猶仍舊習玄宗
霓裳羽衣雖云復雅而識者知其不足觀也黃巢之亂
工器俱亡五代享國不永未暇及于禮樂至于十二鑄
鍾不問聲律官商但循環而擊之編鍾編磬徒懸而已
周顯宗時王朴定律宋初因之太祖病其聲太高詔和
峴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樂始和暘仁宗朝李照言朴
樂太高擊黃鐘才應仲呂擊夾鍾才應夷則是冬興夏
令春召秋氣遂改鑄之而新聲極下歌工病其太濁歌
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斤而聲稍清歌乃協范鎮三

房庶之說又行改定房庶之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
空徑二分而容黍千七百三十則太長胡瑗以橫黍累
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厘六毫則太短于
是盡闢縱橫之說以千二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長短
折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草率極矣

蔡季通作律呂新書因漢斛積分以明徑圍之數

漢斛容十

斗實二千餘計一百六十二萬分爲一千六百二十寸
細推之則黃鍾之龠爲八百一十分明矣空圍八百一
十分則長累九十黍廣容一千二百黍矣蓋十其廣一
之分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自然之數也
淮南索隱以明九分爲寸之法

淮南太史小司馬之法以九起數九絲爲毫九

毫為厘九厘為分九分為寸黃鍾十二辰之歷如子一為黃鍾之律以三歷之三其一為丑三其九為寅三其二為卯歷而至于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之實以三約之為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為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為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為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

因通典以明五聲二變之律半聲之殊黃鍾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如黃鍾九寸則四寸半所謂正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呂上生黃鍾不及九寸只八寸有奇又生十二律亦有十二子聲即所謂變律變半聲也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然變律應鍾雖設而無所用則其實三十六聲而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而黃鍾又不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鍾又不用變半聲其實因孔氏以明變宮變徵之不調五聲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

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比宮少高謂之變宮左氏所謂七音前漢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為正聲故以起調畢曲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得為調其用功亦

勤矣近世閩人李文利又著律呂元聲書取三寸九分為黃鍾以正司馬遷九寸之誤本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

秋所書黃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自此少升陽漸益至蕤賓而極九寸之長及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其損益當以九分為率惟十二月之太簇則陽猶未盛只益六分六月林鍾陰猶未盛只損六分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

及多見黃鍾數少為極清以正宮聲為極濁之誤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而無窮于仲呂之失矣以子午為經十

律爲緯左右對待得一百二十分以正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也 所謂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而無往而不返之非矣又審音之法以

喉嚅舌齒唇之五聲證宮商角徵羽之清濁而節候有可證矣范永鑾曾進其書於 朝而未見施用豈司律

者難其人耶竊嘗推之京房傳延壽之術而推衍六十

律誠有補于正律之不及然強合還宮之數清聲取之

太多如依行包育謙待等律極其噉殺罔成音曲左氏

所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者房其失之矣蔡元

定監京氏之失而加以變聲子聲以爲調有所發明矣

而還宮之論尚有可疑何者謂之調者以其聲之異別

之也今黃鍾五調皆以本音姑蕤林南應爲聲謂之一

調可也而何五之足云此旋宮之可疑者也 昭代冷

謙所定黃鍾一律似得其中而其法亦不傳矣古樂將

不可復作乎大抵音律之正在器與工今日之器則八

音之中猶缺匏土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

匏音也埙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尚不備况其

他哉今日之工則太常賤流苟占樂籍而舞列但取黃

冠遇祭祀朝會則追呼于國門之外教習無素宮商莫

冠遇祭祀朝會則追呼于國門之外教習無素宮商莫

諳擊金石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多沾滯迭奏則發聲不屬此樂所以廢也

馬政考

虞以畜馬之責委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六官而其屬則有校人掌王六馬有庾人掌十二閑趣馬齊其節巫馬治其疾馬質平其價牧師掌其地圉師主其教圉人供其役其法詳矣漢初民出筭賦以備車馬在官則京師有天子六廄在民則于內地勸民養馬有一匹者服卒三人于邊塞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

致馬千匹于時內群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郡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征伐四夷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盛難矣又令民得畜邊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黎項侯匿馬而腰斬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驃駝以負糧食漢之馬政已不及其初矣唐初得突厥馬二千疋又得隋馬三千疋赤岸澤徙之隴右置四十八監據隴西金城平

涼天水員廣千里悉爲牧馬坊地隸諸太僕令張萬歲
葺其政自貞觀至麟德僅四十年而有馬七十餘萬疋
萬歲失職坊地腴美者給民墾爲田馬政遂廢開元初
以空名告身易馬于六胡三十四匹與一游擊將軍命
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復蕃息安祿山陰選勝甲馬歸
范陽而肅宗收兵乃詔自寮以後乘助軍則馬之畜牧
以資敵耳後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請搜城中百官士
庶馬輸官曰團練馬元和間伐蔡命中使以絹一萬疋
馬河曲而坊地廢置不常馬亦無復曩時之盛矣宋太

祖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以爲牧放之地分遣
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閑廐之馬始備太宗時以京
馬分牧于諸州真宗又置騏驥院總之以群牧領之以
守倅牧于官而民不擾焉神宗朝牧馬漸蕃言者爭請
以牧田賦民計五十畝牧一馬餘者賦民以收芻粟而
監地廢矣及王安石保馬之法行賦農民以牧地散國
馬于編戶每都限馬十五匹期以十五年而足公私困
竭哲宗嗣位始罷保馬法于是市之夷狄或易以布帛
或易以銅茶南渡後雖嘗置監于餘杭之南蕩而江浙

間馬無所展宋之馬政不復振矣我

朝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其牧馬之地則有鄭莊等草蕩其飼秣之人則有騰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于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在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

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于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愚聞謂賦之于民不若貨之于邊貨之于邊又不若牧之于官今 國家兼三者而用之其牧于官者卽唐四十八監宋十八監之意也然監坊故地每爲皇親奏討或爲皇庄侵削牧地日蹙孳息未蕃愚思孟子言百畝之田可贍八口今地一頃牧馬不能二匹當差官踏勘舊牧地果有膏腴可樹藝者俱發民爲業量起微科以助芻秣另擇山林原隰難耕而宜牧者置爲牧院如此則所征之芻秣可以資飼養之不

周而所置之牧場亦可免勢家之凌奪矣其牧于民者
卽王安石之遺謀也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
官馬給之旣免其糧草復免其他役今日則論丁養馬
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
糧草戶役征輸如故旣爲身而差復爲馬而役旣供芻
糧以給公家復備芻秣以養官馬其苦比宋尤劇夫養
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後馬又
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後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
死者日繼而賠償無已民何以爲生乎順天河南山東

之弊政莫此爲甚今當悉牧之于官不然亦宜優爲之
制如一家養馬一匹當盡蠲其雜役量充其糧稅周禮
特居四之一今當倣其法凡牝馬四則牡馬一卽以此
五家爲一伍一伍之中歲止責其一駒母馬過十二歲
卽委之養馬之民聽其鬻賣不責其直而復給以新馬
四伍爲社五社爲甲甲有長歲一閱其肥瘠由是而斃
者責其償生者課其入庶無損于官而稍寬于民矣若
今之茶馬司以無用之茶易所重之馬似亦得策然設
官分吏計民課茶固已不勝其費及其得馬而回在道

之糧草停泊之廐驛大率一馬之費不下二十千而所得之馬又未必可用曷若減市馬之半直賜養馬之民戶而易其一伍中所餘之駒則貨不出國而馬自足供也

兩行齋集卷二終

白河考

白河源出口外白石塘嶺而入有潮河者亦出口外由潮河川而入二水分派至密雲之西南合而爲一至順義境榆河入焉榆河出昌平南月兒灣下流爲河河會清河入白河至通州東井富河入焉富河出甕山口合潮河而入白河又合通惠及瑞洋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衛河入海故白河多流沙開難堅固其出通州而南也淺處凡五十有奇漕船至天津逆河而上日行四五里經月不能抵灣漕卒各備器械矻矻如登天之難又

舟自爲計前船之沙卽爲後舟之壅邇者 潞王之國
方春水淺舟不能行盡啟城內諸閘水將盡而舟不行
諸臣大窘問計於予予請爲囊沙之計如是行之水畜
而行畧無阻滯竊謂自通州自天津當建牐而不當建
閘一則恐河大難建閘二則石閘工費甚鉅白河水湧
崩轟決烈恐費前功三則河徙不常閘難移動惟以木
爲牐雖有浮河深不過二三尺河盡釘椿便可立牐一
便也楊木小版所費不多倘河湧衝去當其湧時舟可
通行及水落淺出又可建牐二便也河卽變遷牐亦隨

改三便也故元郭守敬開大通河十里建一牐置牐之
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人服其識然則守敬以前
亦有建牐者矣或疑牐不堅牢年年有費予謂牐誠不
堅較之囊沙猶爲固也雖年年有費較之近日撈淺之
費蓋省百倍矣毋論其他卽如沿河各州縣淺夫以萬
計費工食七八萬兩于河無分毫之益今每年只以三
四百兩之金便可置牐五七座矣且工之堅瑕各有機
宜有宜用堅者有宜用瑕者昔元馬之貞作堤城河堰
人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貞不可及延佑五年改作

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爲水所壞水退亂石齟齬壅塞沙河
底增高自是歲溢爲害而人始思馬公之先見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三

男袁儼訂

策

臨敵陣法策

代作

問作陳對敵三軍之命繫焉陣法古所貴也黃帝寓之于井田太公實修其遺法至孔明八陣備矣李靖六花大率祖此未有不通此而能用兵者今不以多聞責爾諸生而但求諸生以實用試以陣法商之陣本一也分而爲八所謂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是矣然八者何以布

列陣有四頭八尾何以觸處爲首陣有方圓曲直平銳何以互變其形如何而宜于天如何而宜于地每陣畫地幾何每隊相去幾何陣之合全在旗鼓鼓以何節旗以何交請一一直著于篇雖不文可也

善奕者不執譜然不諳譜者必非國手也善醫者不執方然不識方者必非良醫也故奕者醫者由乎譜與方之中而其用常在譜與方之外然後可以制勝可以全生而稱工于天下矣用兵者何以異此執事以陣法策諸生諸生武夫也不能文亦不屑文請直述以對古者

陣法數起于五而終于八黃帝始立丘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入家處之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閑地所謂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終于八也周之始興太公實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畝終于牧野以百夫致師而成武功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自是而降管仲伍執之師楚子二廣之法皆遵周制至諸葛孔明而有八陣之圖亦黃帝遺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李靖因之爲圖以訓練外畫之內環之由是成六花俗

所號耳其實皆一法也乾之天坤之地巽之風艮之雲
 此四正之陣也震之龍兌之虎離之鳥坎之蛇此四奇
 之陣也中間奇零大將握之此握奇之陣也天地風雲
 為四正故居中飛龍四陣最居內四地陣次之虎翼四
 陣又次之四天陣最居外自前而觀則前天之內為虎
 翼虎翼之內為前地前地之內為飛龍飛龍之內握奇
 在焉自後而觀則後天之內為虎翼虎翼之內為後地
 後地之內為飛龍飛龍之內握奇在焉左右皆然風雲
 鳥蛇為四奇故居四維自坤巽言之則前左風前右風

夾前天而陣與二蛇鱗相並而列于前二雲各在內二
 鳥翔又在其內焉自乾艮言之則二蛇夾後天而陣與
 後左風後右風相並而列于外二雲在其內二鳥又在
 其內焉此八陣布列之大畧也北方出陣則地變為天
 雲變為風東南方出陣則風變為天蛇變為虎或前或
 後可以迭相為用或進或退亦無離散之患所謂四頭
 八尾觸處可以為首者也其變而為直陣則前天居右
 右天俱左列于前而風地雲次之後天居左左天居右
 列于後而風雲地次之其變而為銳陣則前天與後天

居前而二風夾之前地與後地居後而一雲夾之變而爲圓陣則四天居四正之外四地居四正之內四風居四維之外四雲居四維之內變爲方陣則四天居四角四地居其內四雲在中四風在外變而爲曲陣則四天與四風居前四地與四雲居後此方圓曲直平銳互變其形者也筭得一八者宜天陣筭得四九者宜地陣此論天者也後高前下宜銳陣前高後下宜直陣左右勢高宜曲陣地高而廣平宜方陣此論地者也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步橫以五步

立一人縱以四五百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者也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角一聲諸部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聲角籠鎗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後邀敵來伺隙擣虛此鼓法也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

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三散三合復歸于正此旗法也八陣六花大率皆然而今皆不得其傳矣夫陣法兵之形勢也雷動焱舉後發而先至離合向背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戰國如二孫吳起輩號善用兵而著書皆有圖漢韓信子房刪定亦著其法者所以訓齊士衆使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可與之俱生可與之俱死升天入陰赴谿蹈壑莫有逆其命者猝焉遇寇莫有

錯亂然後可以從事于勅敵同乎禍福死生而決勝計也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特詭設八名耳因象寓形何止八乎八陣之法轉而相勝互爲雌雄圓陣勝牡陣牡陣勝牝陣故敵牝陣則我以牡陣應之敵牡陣則我以圓陣應之牝陣勝衝方陣勝車輪車輪勝衆且衆且勝鴈行鴈行勝方陣隨稅制勝臨敵出奇不可爲典要者也故廢陣形而用兵者敗將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將也夫便擊刺之利習廣縱之勢見敵而無奔北撓亂之禍拱揖指揮無不服從者是豈不由素所習哉素習之

法非形勢不可是以孫子云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
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破不用陣法其孰能與于此乎

丁丑五策

擬元卷

第一問

今天下憲修政舉時和物豐三垂晏然重譯交至
談者謂已治已安矣愚獨見其可憂而不見其可
恃也蓋當清夷暇豫之時而談幽眇幾微之釁罔
不惕惕然懼謂幽眇幾微之釁已見于清夷暇豫
之時罔不認認然疑矣嗚呼國家之變伏于無形

而基之者常自賢君賢臣始吾安得不憂哉故制
治保邦書之明訓圖難爲大傳之格言虞廷之儆
式周室之張皇皆此物此志也漢孝文時粟腐錢
朽海內晏然而賈誼獨太息流涕唐太宗時力行
仁義薄已見效而魏徵有十漸十思之疏憂治世
危明主固道也亦勢也

執事慮泰之必否復之必剝而徵諸生以未形之
釁愚何足知此竊謂防今日之釁切于

君心者有二曰通講讀之情也慎貂璫之選也關於國

體者亦有二曰士風不振也實功難建也何謂通
講讀之情經筵日御寒暑不輟至勤矣然語具于
講牘則精神不活分隔于堂陛則情意不親愚請
進講之後仍命侍臣口陳大義從容商確倘有所
疑乞

溫言垂問在誠意淡洽不在粉飾虛文在涵養性靈
不在尋行翰墨則文字之外別有感通而造膝之
陳裨益良夥矣何謂慎貂璫之選周禮闈人之職
統于太宰我

朝宦豎之選教習館中聖人立法良有深意愚謂妙
擇左右選官分教更番入直黜陟之權悉付之天
官准京官五年考察之例而不使宮中府中有二
體焉則不惟可以廣薰陶之助而亦可以收旁落
之權矣何謂士風不振士在學校隆之則貴抑之
則賤今之待士者不超常格拔一人以作豪傑之
氣獨嚴爲之令而裁抑之禁錮之當有司作養之
日固已垂首喪氣矣及其入仕類以避事爲智捐
身爲愚終日唯唯諾諾望門而拜鞠躬而揖以供

臣職此風不變尚謂國有人乎何謂實功難建責實之命屢下矣有司視之罔然也豈皆奉行者罪哉亦上之人持之不堅耳昔樂羊伐中山而歸文侯示之誦書乙篋盡議中山難攻之事也故中山之克非樂羊之力實文侯之功堯之時禹決江水民疑禹之殺已也聚瓦礫而投之及江水決而萬世永賴然後知聖人之慮遠而衆人之慮淺也爲今之臣任今之事計方立而已奪其成事未集而先與其敗卽有樂羊之勇神禹之智

朝廷曾得而用之哉下之疑之也甚于當時之疑禹上之疑之也不待滿一篋之謗書此天下之事卒皆不成而坐受其弊也雖然尤有甚于此者以君心言之

主上冲齡踐祚聰明越世行義有加語云君有竒智則士不親愚深慮其聰明之過也善種樹者務培其本善格君者務養其心識未動而豫培之則所積遠矣故養之以道德則積醇厚養之以智術則積猜疑養之以禮義則積中和養之以刑法則積刻

薄今不任道德而任智術不尚禮義而尚刑名恐非所以養君德也不易此轍雖講讀有道近侍得人亦無補矣以國體言之

太祖開國于元人廢弛之後頗尚威嚴及建文繼統稍行仁義人心翕然向之靖難之役死事者纍纍焉正統已巳之變一

大駕蒙塵諸臣無一人死節者此曷故哉靖難一怒之後元氣未復也嘉靖初服張桂蒞衡明良相信正可以有爲之日大禮大獄誅夷流竄朝班殆空舉國家之元氣而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今法網太密殺戮太繁禮義不加于士類而上下操切若束薪然妖氣不作山川如故而天下之民之心岌岌然朝不謀夕矣此豈細故哉不易此轍而欲振士風建功業道無由也草莽賤士不識忌諱嘗聞天下有道則士可危言故當勵精求治之時而輒貢其補苴之說如此

第二問

典籍之遇帝王典籍之幸也遇帝王而不善用猶其不遇也豈惟不遇哉妄意紛更者駕言于易之變通甘心封禪者藉口于書之柴望將眩其名實而大戾之適以重典籍之不幸矣然則周禮其幸一而得列于學官也歟其亦不幸而卒禍天下也歟其不幸而爲列國縱橫家所竊歟其幸而爲諸儒所表章歟請因

明問而陳之按班固藝文志稱周官經出自河間獻王所奏當時何休林孝存之屬詆其爲僞或謂其爲六國陰謀之書或謂其爲瀆爛不經之說皆不入其室不嗜其蔽者耳劉歆父子獨深信之始遺書博士得列學官與高堂生之禮記蕭奮之儀禮抗而爲三焉隋之儒王通氏則謂非周公不能宋之儒朱熹氏則謂周公運用天理之書此二公皆深于稽古者而亟稱若是周禮其可少哉顧冬官獨缺漢人以考工記補之夫冬官所缺者宜四民地利之文而考工記所載特弓人輿人之事事旣非類文復不倫其爲不經無論已宋元諸儒葉水

心則謂冬官具在而散見于五官之中如染人之屬見于天官鼓人之屬見于地官則冬官具在無疑也吳草廬則謂五官互見而冬官亦未嘗闕如保章天屬也而互見于春官司儀禮屬也而互見于秋官則冬官亦特互見于五官中耳何嘗闕乎是二子者固未嘗無見也而決裂聖經使五官悉失其倫次實二子倡之矣論其著述則鄭玄之註賈公彥之疏王昭禹之詳解魏鶴山之折衷近世諸儒何喬薪季本之屬各有撰述毋慮數十家而明問謂或著輯畧或作訓義快矣按劉歆校理秘書嘗摠羣書而奏其七畧自六藝畧以至方技畧也摠而名之曰錄畧周禮初出未得序列至歆始著之于錄畧錄畧非周禮所專名也又按劉彛著周禮義林有講義鄭鏐有解義並無訓義之名獨王介甫有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

執事譏其施用之舛豈指是歟抑

執事讀中秘書廣而愚生未盡見歟論其施行蘇威嘗用其五六于周矣而淫刑虐民無改于天元

之德蘇綽嘗用其六七于隋矣而醜兄弑父無救于煬帝之亡蓋其所遺者神髓所用者皮毛理效之踈無足怪者甚至托會計之文而行聚斂之術昧報祈之意而蹈瀆祀之愆煩瑣詭異駢以致亂程氏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屬官之法度亶其然乎愚謂周官一經尚多三代遺跡世無覃思之學說者謬行者復大謬遂使聖人之經率以禍天下悲夫愚嘗依古註疏本輯成一書名曰周禮考考郊都之相距而王畿千里之制明考官使之相兼而設官太多之疑釋考間田間民之法而後知井田之盡善考主客行人之條而後知用刑之合禮斥諸儒紛更之謬而悉還之舊可措于國自謂頗有一得之愚謹述其大畧以獻亦自附于相質之義也倘進而教之尚能抵掌劇談爲執事解願云

第三問

嘗聞天無二道聖無二心教曷有同異哉有同異者皆起于大道之衰非聖人意也故黃帝之道卽

周禮卷之三
內行禮集
卷三
周公孔子之道而老聃又孔子所學禮而亟稱焉
者也後之儒者乃與申韓而並非之詆爲異端過
矣蓋聖人以公心師異則異亦爲同後儒以勝心
衛正則正亦成黨黃老在楊墨前其名著甚孟子
闢楊墨而不闢黃老豈無見哉夫學爲孔孟亦可
止矣以孔孟所不闢者而必欲闢之毋乃過乎此
志于韓愈之好名而遂成天下不瘳之疾私心竊
痛之茲承

昨問敢布其愚漢之史不越班馬董未嘗識儒亦未
嘗識黃老雖申韓學術亦未窺其闡奧其所稱述
其所譏刺甚無謂也卽所稱者已不足以發其微
况譏者乎以漢事論之文帝躬修玄默則治宜隆
武帝窮兵黷武則治宜耗宣帝綜覈名實則治宜
振元帝優柔不斷則治宜衰不論其儒不儒老不
老也若武帝之尊儒術元帝之用儒生而卽謂行
儒之道則周公孔子之教顧止如斯已乎况文帝
之于黃老宣帝之于申韓亦止得其粗者耳不然
其效詎止是乎儒者之道王者得之則興失之則

亡何謂無關於理亂哉特謂緣法而理黃老申韓各適于用則確論也

明問又謂士貴明道術識治體愚非其人也然不敢默也申韓以術而自殘其生非知道者黃帝之術盡于陰符老子之術獨在玄牝而其大義則皆備于周孔之易易之大義在乾坤而其用則在坎離後天之離卽先天之乾而離中一畫實自坤來所謂地之魄也坤之靜翕而動闢者盡于此矣後天之坎卽先天之坤而坎中一畫實自乾來所謂天

之魄也乾之靜專而動直者盡于此矣識其機而善養之論工夫則不涉觀聞而非杳冥也論本體則不落聲臭而非玄遠也此吾儒之道術也亦黃老之道術也申韓以法把持天下非知治者也黃帝華胥之遊意在玄默老子折衝之論意在無爲而其大旨亦不出于吾儒之訓經綸本于至誠而又貴無所倚養德性以臨天下而外不倚法術也積精神以勸天下而內不倚聰明也得其道而善用之宇宙之大精無不流是故可以位天地也蟻

兩行齋集 卷三
二
蠓之微氣無不貫是故可以育萬物也此吾儒之
治體亦黃老之治體也然道體治體非有二也總
之盡吾性而止矣性之自無而有也虛化神神化
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性之自有而無
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
是故古之聖人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
養虛坎離交媾于一身風雷發洩于六合和氣薰
蒸而時無寒暑陰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所謂出其
緒餘以爲身出其土苴以爲天下者殆非虛語哉

雖然愚亦射

執事策耳何至發性命之秘而輕著之篇也蓋誦
執事之言窺

執事之意亦喜得其間而辨之耳不然輕發性命
之秘以射策與以琬琰搏瓦礫何異

第四問

文章在天地之間犁若土田然元氣譬則穀種也
學問者所以栽培灌溉而佐之植者也擇種而藝
猶濯荒歉無種而耕卽土田甚治奚益哉文章之

制筭于性靈養之厚則其天全而意常不盡于言
養之不厚則其神漓而言常浮于其意不盡于言
故齷于巧而安于朴浮于其意故競瑰竒而誇偉
麗矣豈盛世之士皆有養而衰世之士皆無養與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此言非欺我也當王
化盛時風俗醇美人心和平發之聲歌者委曲忠
厚雖婦人女子征夫野老其言皆足以感人而垂
訓豈執管呻吟若今之文士然哉道吾胸中之所
有而已矣迨王化既遐人心不古卽操觚之士詞

愈騁而理愈漓毋惑也兩漢盛時文期于馬遷詩
期于蘓武夷考二公之在當時也龍門少負逸志
博覽泰華濟洛之竒晚坐腐刑交遊莫救蓄厚憤
深一瀉千里子卿持節漢北間關一十九年老母
辭堂生妻去帷忠憤之極發之文章若二子者皆
情迫而辭生神動而天解也漢高大風一歌氣魄
蓋世爲兩漢詞人之冠項羽垓下之作談者謂一
字一淚令人愁絕二公豈常操筆學爲文哉一處
得意之極一處失意之極皆情勝于詞耳然則執

事所謂忠厚雅馴嗇于巧而安于朴者豈徒以其世之盛耶中世之士有心于文而文愈不工

執事謂士習澆薄則誠有之矣固非文以時敝亦非文敝而世道從之也唐承六朝之後開國之文如靚女艷粧燕歌趙舞綺靡盈前而乏風骨韓愈氏興刮垢見竒力追雅道以一人起八代之衰誠有然矣宋承五代之後其初文如斷橋絕港詰曲聱牙荆棘滿前而乏渾厚歐陽修氏作痛懲浮薄如高冠大蓋交于廊廟非法不言一時正太學之

體亦誠有然矣夫唐之文不盛于貞觀之日而盛于元和之際宋之文不盛于太平之始而盛于熙寧之時所謂文章與時高下者蓋有不盡然者矣執事謂轉移化導亦由人力其然哉

明興二百餘年文凡幾變矣國初之文宋太史以勝國遺才主盟當世波瀾宏暢而筆力過熟方正學繼之冠冕珮玉堂堂正正而圓融勁銳有東坡之風劉誠意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驚聽而沉毅果敢類其爲人永樂以後楊東里專學歐陽典雅溫

潤號臺閣體而朝野之文翕然一變弘正間李空
同始以古文爲學者倡如殷盤周鼎古色動人雖
規擬刻肖頗露痕迹而一時頽波實障而東之矣
何大復高標峻節自成一家言如鷓鴣初唱驚動
江南者也嘉靖中毘陵之唐晉江之王崛起特起
發揮其所獨得而開闔起伏種種不繆于古人披
沙揀金往往見寶此斷然可傳者也但詞支蔓而
不剪氣流靡而不收則其所短耳上下二百年而
沿襲變易之槩具是矣至于近日則又異焉不拘
理趣專尚靡擬襲漢字採秦句而檀弓左傳史記
漢書皆爲套本此所以愈肖而愈遠也文勝之慮
蓋在茲焉

明問又欲使文不減質巧不斲朴以不失先民之程
則愚也何足以知之無已其正人心乎蓋文章之
變皆出于心文中子所謂其心貪者其文繁其心
纖者其文碎乃必然之理也如唐之昌黎宋之廬
陵皆所養淵深故所發正大耳如以鄙穢之胸襟
而圖不朽之盛事縱使華實並茂濃纖畢備譬如

藥煮銅器古色蒼然終非三代法物也必作興學校鼓舞士風使涵養性靈掃除俗慮方寸之中虛明如杲日當空清潔如寒潭見底瀟灑如春風弄柳活潑如虛宇游龍由是而爲文則本蓄極之精神寫見聞之悟賞以應

明詔殆庶幾矣

第五問

執事以禦夷發策而姑借漢事爲問蓋不稽往畧則無以明近事也請畧漢事而談今日之至計可

乎夫漢之建武永平間乃光武明帝之盛際也今非其時矣故虜寇邊求合市而屈意從之非怯也欲示弱也求竿瑟筓篲而顧與之刀劍弓矢非拙也欲示強也當中國新定之後勢足以鞭笞四夷而顧示之弱者欲與天下休息也當二虜分爭之後其勢已折北不支而顧示之強者知其可以威攝也和而寇曲在夷矣寇而出屯我有備矣執事謂其權在我而不在彼蓋信然哉頃歲許虜酋貢市

明問非廷議而是廟謨愚謂衆人固得其雌而

朝廷所以處之者亦未盡得其雄也夫俺答吉囊之親弟也吉囊當

世宗時跳梁特甚嘉靖辛亥曾上書乞封貢比一衛例弗許

執事謂廷議非矣將

世廟亦非與

明問謂廟謨弘遠息兵罷警五六載于茲似矣愚請言

廟謨之失今日虜酋之款塞者以裔孫逸入中土故也豈真向慕威德哉當把漢那吉之來奔俺酋西征未返也使當國者誠有遠謨舉

祖宗出塞之例行于二百年不振之餘帥其逋旅搗其虛巢則大寧可復北庭可空而

廟謨已失筭矣及俺答歸而遣黃酋圍大同虜衆蜂聚勢實不敵是時惟有和耳聞俺答夫婦相謀欲盡遣南人歸南以易其裔孫而我所求者止于趙全等十餘人焉板升聚衆十餘萬皆中國逋逃也

而丘福之子爲之冠殺其父其子有不怨焉者乎
當趙全諸人之獻俘也周蠻巴授首矣今聞其俘
僞鼎也而其三子又爲那吉之近侍能不交構乎
廟謨又失筭矣虜部落散處每入寇必糾合于數月
之前故我尖夜輩得探知其期而爲之備今俺答
止兄弟三人而請封者乃五十三支其爲聯屬部
落無疑也統屬旣久一呼而來如臂使指誰能禦
者使我稍見虜情當倣女直諸夷事例受封之後
各自貢獻不相統屬旣不拂其請封之意又可抑
其假托之權而

廟謨又失算矣中國道路之險易武備之強弱皆不
可明以示虜况花當之子親自犯邊則虜酋之入
寇皆熟夷爲之勾連明矣故今日議貢當倣海南
諸國事例館留虜使于邊而代輸其馬幣焉優其
犒而不使綫羈的以入京師外示之休息而實杜
其窺伺之心而

廟謨又失筭矣一事數失大有隱憂而
執事以五六載息兵罷警爲幸中國雖安忘戰必

危愚謂兵不可一日息而警不可一日罷也

執事又問貢市撫賞之宜邊鎮戰守之備而欲使後日不敢窺愚見今日之踰約者多矣奚待後日哉初約進貢五十人今則增至三百人矣山西一場初約歲買馬五千匹今增六千匹而猶請乞不已初約雜幣互輸而今則純索精鐵故名爲進貢實覬恩也名爲互市實剽奪也名爲撫賞實歲幣也虜以數十萬衆駐牧豐州正值大同塞而中兵不過萬人又堪戰者寡近于大同城外創立禪寺

聽興善念亦王生修齋誦經之故智也而偏老二城軍馬單弱乃三市必由之地可爲寒心戰守之備如此可恃乎不可恃乎揣度虜情而籌今日善後之畫愚按先王井田之法南北有阡東西有陌其廣可以馳其高可以隱百里之地爲澮者九澮廣二尋深二仞故曰阡曰陌皆高城也曰洫曰澮皆深池也所謂伏至險于大順之中者自井田廢而胡馬始南奔矣然古人猶有掘塹以拒胡人者請大同一帶倣江南水田之法行古人溝洫之意

其淺深高下各因水勢縱橫曲直各因地勢引渠
開溝大興水利層溝疊岸多樹梨棗乘暇而亟圖
之有一歲之和卽可盡一歲之力有一日之和卽
可修一日之備外可以固吾圉而內可以足吾食
故與其募兵不若募農與其修邊城不若修溝洫
固書生至腐之談實今日至奇之策也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在甲戌會之戊申年值頤卦之三爻
夫頤乾震之合也上九六三之應也大同西非之
變乃國家所不容頃刻忘者而今固胎之矣願秉
國成者徹土而繫桑蚤夜圖之毋忽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三

男表儼訂

辯

古書真偽辯

古書之傳世也久真偽錯雜最爲塗民眼目然有本真而爲後人所增亂者亦有本偽而悞認之爲真者如本草神農書也議者以其中言豫章朱崖常山真定臨淄馮翊等處出諸藥物如此郡縣皆非神農時所有而因疑其爲僞按本草辯百藥之氣味治臟腑之疾病此非

古聖人不能著其所註郡縣乃後人所增耳不得以是而槩疑之也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諸郡縣亦非禹時所有故人亦疑其僞按山海經雖未必爲禹益所作要亦是三代之書其郡縣亦係後人所增不足疑也如史記司馬遷所作遷沒于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相如傳引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此等皆爲後人所淆亂者若因是而謂史記非子長所作則悞矣至若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實係僞作故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于漢伏羲氏安得有之祭天地于圓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圓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誣矣相人之術起于衰世而聖人以形辯貴賤正賢否爲神農之事又誣矣三畧六韜亦是僞作其中雜援軍職以足成之夫讖書起于戰國之後太公之時安得有之中畧之末謂三畧爲衰世而作太公佐文王武王非衰世也六韜中其言多誣聖賢以自逞乃竊孫吳之唾而爲之者也汲冢周書與程本子華子之屬亦係僞本夫汲冢之解周月則以

日月皆起于牽牛之初按堯時日躔虛一度至漢太初曆始云日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起于牽牛耶其訓解則以雨水爲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曆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至太初曆始易之以雨水何三代之曆而乃預用漢之節氣耶若程本與孔子同時而其所著書語道德則頗襲老莊之旨語專對則皆倣左氏之文作聲歌以指漢武朱鳳芝房之事喻子車復竊韓愈宗元墓銘之意先後相符舛僞立見若爾雅雖未必出于周公然必古之君子爲之不可以張仲孝友一句爲疑也夫張仲爲宣王之臣周公安得載其人然此書必出于聞人之手非後人所能假創也左傳的繫丘明之筆議者以秦不臘矣一句謂秦始有臘丘明周人烏知有臘不知秦之臘以辰周之臘以戌此係祭禮列國皆有之何疑于虞耶甚至歐陽修以十翼有子曰字遂疑非孔子所作宗咸嘗著論謂文中子爲後所假托實無其人矣王績有負令者傳陳叔達有答王績書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于繁碎弘綱正典暗而不宣乃去元經以定真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文中子生于

隨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後司空
圖皮日休皆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其言鑿鑿如此
咸獨臆斷其無真可謂瞽說矣

八蜡辯

禮八蜡一曰先嗇二曰司嗇三曰百種四曰農五曰表
畷六曰貓虎七曰坊八曰水庸載在禮經明文具在鄭
氏乃去百種而增昆蟲夫祝詞所謂昆蟲無作者正祀
神而求去之也昆蟲乃害稼之物故蔡邕獨斷載祝詞
云上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方欲去之何爲而祀
之耶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爲二夫貓虎一物也所
以驅田鼠之屬令其不害稼也若分之祀貓可也虎爲
在山之猛獸田家何爲而祠之

先朝有意于古禮下詔詢八蜡之實而議者紛紛是非
靡定先人作八蜡議獻議禮者未知其當意否也

優孟學孫叔敖辯

史記載楚相孫叔敖且死囑其子往見優孟優孟爲敖
衣冠歲餘像之莊王見而大驚以爲敖復生也欲以爲
相孟不許而說封其子夫衣冠可爲也鬚眉面目安得

變而肖之楚王與敖處幾年矣豈不能別真偽哉縱使
形容畢肖王及左右已知其死久矣何自而疑其復生
又何自而卽欲相之耶其言甚誕不足信後見歐陽永
叔集古錄中有敖之碑然後知子長之謬按碑孫叔敖
浮光期思縣人也病甚將卒不能具棺槨謂子曰優孟
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甚善其言千金當
不負卒後數年莊王置酒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
功卽慷慨高歌泣數行下王心感動問孟孟以實對卽
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又有命如楚不忘下臣社稷功

而欲有賞必于潘國下濕澆埶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卽
今河南固始縣非也其言明白有理子長聞見未真影
響傳訛遂爲臆以滋百世之疑耳又按子長載優孟之
歌曰山居畊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餘財不
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賍枉法爲姦大罪身死而
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
非廉吏安可爲也碑上亦有歌則大異乎是其詞曰貪
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
可爲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爲者子孫以成家廉吏而可

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
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
受錢竒婉憤激語有餘哀深思啣怨過于慟哭聽者安
得不感動比史記所述遠勝太史公殆聞其歌不得其
意遂以意漫爲之也

孟子不師子思辯

史記稱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夫曰門人則其不親
業于子思蓋有明證惟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
之道由是世儒咸謂孟子親受業于子思羣然一詞堅

不可解按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
卒于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爲喪主其年則旣長矣孟
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梁赧王元年去齊距孔子之卒
一百七十餘年孟子卽已稱叟安得登子思之門而親
爲授受哉當依太史公受業于子思之門人爲是蓋子
思雖卒而其門下諸徒轉相傳習厥有人焉孟子居鄒
去魯不遠由其門人之所傳者以遡諸子思雖謂之親
受業可也

楊雄不仕王莽辯

楊子雲蓋荀之流亞也漢唐以來甚尊之至宋儒始訾議排擯書之綱目而曰莽大夫由是遂負大垢而不容于世矣其劇秦美新之作尤爲衆喙所斥近泰和胡正甫辯謬甚悉其言曰往予閱楊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竊怪才魁竒如雄而媚莽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繇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常祿隱不求顯位而深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可爲也予則歎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于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音竒其文而音薨于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存于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予懷此已久今年春按部郟縣而雄郟人也讀其邑

志得其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
作甘泉賦夢腸出收而內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
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乃出于
谷子雲以其字之同而誤污之班史亦不能詳考以予
校之莽自平帝元始元年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
天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適合其數也而
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當在平帝初則其年
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
莽詎止三世哉由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
簡公謂班孟堅早世而曹大家輩傳訛豈不信哉當平
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
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
諒乎程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
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爲遊說一以爲叛亂
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當時之言誼
甚也奚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千載故因簡公之
言而畢其說

詩亡辯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論世道升降之會乃王政盛衰之大節也解者乃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然則所謂詩亡者豈獨指雅而風與頌不在內耶予懷此疑久未能決近見金華王栢所論而其疑始釋栢之言曰若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爲魯國之史事情濶遠而脉絡不貫且孟子言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風雅頌皆在其中其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若以爲浮辭而畧之則情間而理迂非孟氏之旨也河

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丹穆王迴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旣不得知其見于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不過得于樂工之所誦頌而已至夫子時傳頌者又不可得益無以見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勸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也王公之言如此可見孟子所謂迹熄者乃平王東遷不復巡狩王者之

轍迹不行于天下也非泛指政教號令也巡狩絕迹則列國無復陳詩之事故曰詩亡非獨言雅也若謂平王之時雅降爲風則正月之篇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反列于雅何哉關係至大不可不辯

喪服辯

喪之有服也非文具也將以表其中心之哀而自致其情也故有喪之文有喪之實如建文君服

太祖之喪欲行三年之禮而羣臣固執以爲不可建文遂請治民事神種種不廢而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獨

盡其居喪之實羣臣不能奪洪熙初卽位語輔臣曰喪禮一如建文可除者服不可不盡者心此聖人高出千古之事也吳幼清序服制考詳云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爲杖期豈薄于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旣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降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爲父斬旣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日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于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

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今子爲母不論父在父亡皆齊衰三年婦爲舅姑亦三年矣若果能明于先王制禮之意與子婦所以居喪之實雖不增亦無傷也古者兄弟之妻無服推而遠之也然兄弟之妻之喪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已服已雖無服必不華其躬宴樂于其室如無服人也同爨且服總朋友尚加麻隣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豈獨于兄嫂弟婦恣然如行路乎古人制禮之意有在也今

兄弟之妻亦有服矣不知古先聖王之不制服其意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其文昧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自居于已者也後世可勉者喪之文可號于人者也誠僞之相反遠矣又儀禮于出母爲父後者則無服是不喪出母非自子思始也世俗不知恩義輕重之別往往于出母嫁母猶欲持喪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禽獸是也不知父在母死猶不得終喪三年蓋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匡章猶知此義不欲以改葬欺死父如知奉出母爲厚道而

忍視亡父爲路人則綱常紊矣宋郭稹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旣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以爲過禮詔下有司博議馮元奏聽稹解官申心喪蓋不得成服者朝廷之正法而心喪自盡者乃人子之至情所謂自盡其實者也至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獨師不制服者非薄也當以情之厚薄教之深淺處之也孔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當時諸弟子于師之卒也遂若喪父而無服近世王伯安卒門弟子各私製服焉王汝中無父母則麻衣加經錢德洪有父母居越則經居姚則否竊以爲皆合于禮而可行者也

肉刑辨

後儒之論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能致治者未之有也蓋以肉刑爲聖人良法云斯言也經學不明誤之也書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談肉刑者據此矣執經而議慕古之士多惑焉按漢文詔曰有虞氏之世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象以典刑此明訓也故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髡者以畫其

黷犯官者扉扉草履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夫亦有所本
矣傳或難據也以經解經可乎呂刑曰苗民始作五虐
之刑爰始淫爲劓刵椽黥曰始作曰始淫苗以前無有
也孰誣舜哉四凶之罪流已耳窳已耳未聞用肉刑也
當虞之時豈復有犯咎觸憲踰于共驩輩哉舜之命陶
曰五刑有服儒者曲爲之訓曰服其罪也五刑之服對
五流之宅言之宅爲民之舍則服爲民之衣無疑矣宅
以別流罪故爲三等之居服以別刑罪故爲三等之就
蓋五色一匝曰就戴記一就七就可考也果如世儒之
訓豈流者不當服罪耶大都治民之道賞罰其身者淺
而賞罰其心者深堯舜章德以服懲惡以服所謂賞罰
其心者後之治民者類以身而不以心刑愈繁亂愈滋
矣今固不行肉刑也然使聖人賞罰其心之道不明于
天下則肉刑之言誤之也予固不可不辨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四

男表儼訂

駢語

丁丑下第謝主司啟

丁丑會場原擬先春卷作元因五策大奇縱故棄不錄

竊惟明鏡無私故見唾而忘怨幽蘭有托縱不賞以何
慚欲知王者之得人須察失者之心服東坡偶遺李薦
愧虛其甄獎之恩歐陽重黜劉幾深感其玉成之教故
楚臣被放猶懷宗國之思而鄭婦瀕行獨切良人之慕
雖吾舌之尚在不敢干時苟此道之可行何須在我伏

念其學書不成爲箕未貨佩洙泗戰兢之訓久留意于
三緘慕洛陽慷慨之風遂放言于五策文誠過激心實
無他憂社稷而危言未可擬劉蕡之憤誦詩書而自戢
斷不爲桑悅之狂今將屏迹丘園永斷清華之夢矢心
溝壑益堅白首之操生爲盛世之逸民不敢怨窮于戚
戚沒作明時之幽鬼猶思報國于冥冥謹貢短函用通
微款

謝屯院啓

稟爲感恩恭謝事本月十一日接憲檄謂錢糧未完二
分以上例應叅罰緣該縣聲望素著有所不忍云云捧
流涕零感激心醉竊惟本縣連年饑饉頗切皺眉卑職
竭力撫循尚多掣肘惟是寬征緩歛庶可惠衆安民故
政拙催科甘下陽城之考乃賞先聲望特厯樂廣之知
推以腹心藹如骨肉德雖無盡指驥尾而方遙生本有
涯比鴻毛而非重

謝賈倉院薦啟

經年下邑誰憐製錦之情一秩公車忽荷焚香之薦榮
甚初官之破白恍如再第之取青某孤拙無媒迂踈寡

合希循良之踪跡時或信古而違今覩猷畝之顛連多
至順民而忤上甘付升沉于造物敢希獎拔於明時伏
遇台臺懸鑑如水持衡若水擇千里驥騮之足未棄駑
駘合九成韶濩之音不遺滄漭初傳濫舉且信且疑繼
覩真評如癡如醉蓋薦旣以余爲首則恩當比衆獨深
自顧何人仰玷山公之啟當思許國敢荒陸氏之莊縱
不能生報孟嘗亦必將死酬宣子如違此亦請誓彼蒼

謝陳禹陽薦啟

昨蒙白簡仰見同心茲訪青剡果聞居首幸垂慈于一
薦實藉寵于終身恭惟臺下探驪價重鳴鳳聲清咳唾
爲恩顧盼成飾從龍潤楚沛甘澤于枯株借燭輝隣漏
餘光于貧女感深肌骨戴重丘山發駑馬之長鳴吐枯
桐之逸響生則願在在處處長奉玄規沒則願世世生
生同爲法侶

謝郭開府

伏念某質非楚材寶同燕石幸投門下喜入彀中以後
進事先進而譎譎無忌上官畜下吏而休休有容不
惜齒牙到處辱品題之厚特推心腹開誠見知遇之深

自別台顏長勤茅臆私懷則劇遠候未將固恃明臺之
至仁敢謂余情之不薄仰星辰于黃道徒有寸心企鸞
鳳于紫霄獨無兩翼敢寫~~報~~投之懇特申問候之私仰
冀高明俯垂亮察

謝兵道啟

本月初一日在遵化接邸報蒙巡關御史顏類薦查點
軍馬未及啟調十五日在本縣接邸報見河道都御史
潘復薦謹具啟稱謝者伏念卑職櫟社凡材蕪鄉散質
殊無績効堪奉奔馳值知己之陶鎔荷哲人之嘘拂掄
材邊境方塵薊非之評選士漕河復辱濟南之譽勵鴻
毛之眇質託羊角之高風日用無窮常仰生成之德時
來有自寧忘啣結之私遙感心知彷徨莫罄末由面謁
攀戀空深

謝關院啟

某聞淮王丹熟頽毛奮翮于霓旌鄒衍律調凋卉回暄
于冰谷惟至道不遺於一物故殊私必及於羣生恭惟
臺下化弘動植道鑄賢愚吹噓擅點化之權顧盼變寒
暄之律絲麻旣舉菅蒯兼收學富珠璣象偉森羅捫鄙

心而自赧才優經濟綱維畢舉顧邑庶以多慚仰嘉音而背若負山承厚旨而身知有翼謏焉五技難酬國士之知不腆寸絲少盡門生之禮

謝徐文江按院薦啟

時文江復差學院

伏念某受質無竒處世多蹇讀書萬卷粗知應迹之皆塵礪行半生長恨虛名之過實一行作吏遂勉修買犢之風兩鬢輕人久不作登龍之夢幸辱備于鈴轄亦足謂之遭逢二年于茲五技窮矣識字有數敢當淵博之稱好生若癡空負慈祥之願恭惟臺下九埏柱石八極

綱維洵美治功已見脂膏之勞需重持憲度更
之動搖念斯文之氣脉未恢因推寒士惜吾道之
如綫且重迂踈錄其寸長非爲鄉邦之計活以斗
瞻父母之心感此提携何以稱塞攀轅以頌萬民方切
去思環橋而觀多士又驚來暮天寧無意令收薊北之
琬璋公亦何心載植道南之桃李喜未深乎屨下報益
切于胸中附年家閎閱之光翺國士品題之賜識故人
之厚意未敢懷金沐長者之深恩終當結草

謝太僕唐公薦啟

伏以隨騏驥以趨蹌執鞭較晚繪駑駘而揚厲推轂獨
先將選駿足于天閑遽蒙虎皮于下駟買骨燕市副昭
王尊郭之心曳練吳門奉孔子鑄顏之教寵竟踰于初
望獎難厭于衆心恭惟臺下振鐸清時鳴騶盛世門盈
駟駟猶珍下乘之材室咽驕驕特重奔蹏之選略驅黃
而論士問芻牧以古官將齊鵬鷺之飛遂擢小蟲而居
首欲風馬牛之步因指踈節以爲賢蓋不特獎卑技以
鼓舞頽風亦將借一人以挽回世運者也某隱豹不堅
雕龍未巧效非循吏慚無竹馬之迎賞遇神君遽有鹽
車之識辱品題之數語叨輝映于終身長托鞭箠勉循
輿範志輕千里寧堅伏櫪之恩恩重三山竊矢垂韉之
報

上周韜字按院啟

伏以孤鴻遠涉異鄉自甘寂寞騶馬將臨東土竊荷光
榮適爲揮戈羈絆漢江之左不獲負弩恭迓遼海之濱
久慕仁聲諒當慈宥專馳一介謹布八行雖平壤之止
寧柰王京之甚固春融凍解勢必復來軍少糧艱理難
持久非惟衆寡不敵抑且勞逸相懸若運餉若遣兵尚

資籌畫或進征或議撫全藉指麾某性稟半痴識慚三
畧掛名吏議壯志比于寒灰忍耻戎行勇氣消于芻狗
專期竣事卽擬乞休欲遂後學之潛修終賴先生之轉
奏尚容面懇預此布聞

謝郭道尊啟

竊謂知我之文不若識我之政故薦主比座主而情更
深薦我于始未必成我于終故監司視羣司而力尤大
此皆世情之所未察抑亦余心之所獨明伏念某於臺
卜分爲屬吏情則家人幸見器之最深苦離麾之獨遠
茲報德期先于效死而趨風常後于諸生蒙鑒其道義
之衷遂待以形骸之外卽直言而不嫌其慙或方命而
更以爲賢荷一載之兼容情將卵翼發卑函之特揭勢
借風雲倘獲少申敢忘大造狗知在念灰沒爲期

謝王撫臺啟

本月初四日接邸報見倉院與薦謹頓首稱謝者伏念
某櫟社散材蓬門寒士本無憑藉悞辱恩私言聽計從
常仰生成之德味同氣合獨蒙魚水之懽初無片長兩
蒙紀錄方慮有踰涯分豈期更賜吹噓祇觀薦剡若臨

淵壑靜思推轂實自門墻敢不永抱兢銘深虞負累益
勵古人之節用酬國士之知

謝王鹽院啟

伏念某歸自夷邦已甘心于白首避居隣郡擬絕迹于
朱門方遊寂寞之鄉忽拜瓊瑤之賜一畦春雨願隨黃
犢之塵四壁秋蛩不作青蚨之夢牛衣尚煖歎殊貺以
何來蠹簡故貧捧多儀而增愧旣難玉報益切冰兢念
昔賢俊並遊固久忘榮于異日思今薜蘿可服豈期被
寵于同年伏遇台臺以命世之材掌爽邦之柄言爲國

是志與人同法管仲而生財已礙奸于海曲禮郭隗以
勵俗因加意于疇人遂令罪廢之氓亦與寵綏之列衆
惡之而必察俯憐萍梗之孤踪今老矣而無能特給桑
榆之半菽就一笑一頓之內寓三吐三握之勤敢不擢
髮思愆銘膺佩德罄餘生之精力報當路之心知閉戶
著書獨整儒林之逸轍焚香祝聖真爲盛世之良民

上制府啟

恭惟台臺胸湛冰霜節高山岳稟乾坤之間氣作社稷
之重臣歷任薊遼山川皆屬其指顧兼司文武草木亦

兩行齊集 卷四
熟其威名茲當北鎮之多虞正急中流之巨艦特從樞
府出掌邊防某潦倒腐儒鄉邦後進會叨屬末慶遭際
之甚竒身繫殊邦念躬承之無自謹馳一介躬奏八行
伏願不棄草茅廣收葑菲寸長必拔慰英雄忠義之心
宿弊悉釐振軍國清明之治豐玉之田見在何昔治而
今荒開廣之馬猶存豈舊美而新惡士民拭目觀車駕
之再來夷夏聞名仰威嚴之獨布更抽睿思勿顧庸情
幸當新政之硃硃耻效衆人之諾諾敢因奉候附展鄙
私

謝河道潘公薦啟

伏以洪鈞播物極知鼓鑄之周朗鑑通幽寧望向隅之
照猥蒙過聽特賜甄收雖未處乎囊中轂已推乎格外
恭遇老師吳鈞意氣彭蠡胸襟迴塵世之狂瀾作聖朝
之砥柱吞九溟于睿府猶收馬渤之波羅八水于春臺
尚控牛涔之影遂令迂賤獲與品題情本無涯增令子
同年之雅舉如有試諒微生異日之酬某白首爲郎丹
心報主紆思萬疊曾修河濟之書局仕一隅莫負決排
之鍊勞未效而甄陶特被報雖殷而灰粉何酬仰負生

成但期頌越

賀邵僉堂

伏以功成南服榮陟西樞比在庇庥良增欣忭恭惟臺
下吳鈞意氣彭蠡胸襟威風夙震于遐荒砥柱久虛于
黼座名聲藉甚勲烈挺然果錄衆正之開更賴三臺之
贊馬桓晉總豈特察于官邪麟閣陪昇方共持于國是
某衡門弱植栢府綴枝愧非東箭之良倖栽培曾收狄
李懼乏南金之色茲淬勵又際歐爐誼切三生榮逾吹
萬敬脩尺牘聊布寸忱遙瞻仙嶺之鰲追攀有日願附
玉堂之鵲喜躍無窮

請制府啟

代作

竊聞魏武尊高猥知徐晃石苞羈賤幸遇何替豈惟俄
頃遭逢抑亦始終依倚某荆氏凡材雕陵散且偶假巡
邊之寄獲瞻秉鉞之威投驥尾以容身志存千里執豚
蹄而望歲情假一樽實深擁篲之思不避叫閭之妄恭
惟臺下綢繆武帳密勿皇圖望重中書且管井門之鑰
文通三變猶驅四鎮之塵折節禮賢已識桓温之酒味
虛衷引士再瞻羊祐之襟情種種高懷悠悠在臆敬陬

吉日敢居高軒開擊缶之荒筵嗣登樓之勝事當晝而
邀趙盾之日惟冀流暄卜夜而延傳說之星永希借耀
某無任懇切期望之至

請撫臺啟

代作

竊聞粟無棄粒半菽思貯于神倉水不拒流一勺願投
于靈海惟包容之甚鉅故廣大之無涯恭惟臺下聲悲
省闈威鎮邊陲笑談清麾下之塵指顧落屬夷之膽月
開鸞鏡懷精鑑以分形霜湛虬鍾蘊希聲而待物某荆
山短岫栢府綴枝偶有事于三關遂投知于一鶚視兵
盤谷懼逢紫岫之英閔武范陽佇接青田之響聊借白
衣之酒用陪丹轂之遊班劍雄風必蒙吹照庾樓明月
終借光輝望日馭以馳誠伏雷門而假息纔聞磬欵便
是扶搖謹啟

請苑近陽啟

恭惟臺下氣凌河岳胸湛冰霜懷萬卷之經綸洞三才
之底蘊臨機制變圓若轉圜邊計虜情明如觀火偶遭
讒于貝錦遂見抑于明時此好德者之所同憐而惜才
者之所共憤也茲當外夷強橫之日正屬內地城守之

時敢屈賢良用茲保障一麾一指悉當委命以相從嘉
謀嘉猷更容轉聞而揚勵倘俯蒙金諾卽親造貴廬先
此布聞伏希垂炤

謝張關院薦啟

竊聞魏武尊高猥知徐晃石苞羈賤幸遇何曾豈惟今
日之遭逢抑亦終身之依倚某荆氏凡材松陵散質偶
叨邊邑之寄獲瞻節鉞之威投驥尾以容身二十四年
來久蒙記憶執豚蹄而望歲百五十人內獨荷甄陶恭
惟明公密勿皇圖巡行武帳川開鸞鏡懷精鑑以分形
霜湛虬鍾蘊希聲而待物顧惟瑣末獲與薦揚以地則
謙彼二賢以評則超此羣彥公評過實方思異日之難
開手教重頒益感同年之用愛身非木石敢忘知顧之
隆情是水魚更覺依投之懇識故人之清節未敢懷金
戴長者之洪恩終當結草

賀成撫臺啟

伏審光膺寵命晉秉霜麾整三鎮之旌旗作北門之鎖
鑰兵民胥慶夷夏改觀蓋威望素隆則藜藿爲之不採
而經綸夙定則樽俎可以折衝此達人所以增重于明

時亦下士所以矢心于就馭者也。秦雖白臺量涇湖海
胸湛冰霜柳沐十年山川咸屬其指顧邊關四任草木
亦熟其威名由薊鎮之監司開范陽之督府聖明獨斷
宰輔交推願因今日之榮登一洗昔年之陋習嚴遊士
造言之禁寬危邊零竊之誅武官原不知書勿過責其
簿書之悞疲卒無益于用請盡停其召募之勾惟此地
近京而實係極邊故斯民尚文而又多悍氣欲制治而
治之以不治斯能安中外之心將有爲而爲之以無爲
庶可革因循之習剛而柔用明以晦施是皆王道之舊
章抑亦哲人之餘事某識荆較晚報孟獨深屬當新政
之徼徼耻效衆人之諾諾敢陳一得用禪高深伏望神
明不遺狂瞽

上吳太府啟

恭惟台臺氣陵河岳胸湛冰霜以赤城之偉人負蒼生
之厚望陸沉廿載彌堅松柏之心蹭蹬半生雅重鸞鳳
之譽念寒城之凋敝懇良牧以撫綏比屋啼饑而征輸
急于星火連年荒稔而財帛殫于侈靡刑罰繁滋盡屬
積逋之難結文移盈滯半爲權稅之未完學校多諠訛

之言士風漸下椽史執是非之柄民俗愈刁種種皆頽
嗟嗟可痛賦誠難薄且請寬額外之徭化未易孚姑願
重守文之士以心腹待縣令以蛇蝎防吏胥龔公之厚
德可師而網踈則魚漏王牧之清操當法而繩急則磨
驚酌于寬猛之間定爲中和之政某向爲屬吏久藉吹
噓今作子民幸逢陶鑄本是門墻之舊物敢輸肺腑之
微忱別欲論交捫寸心而自許獨思報德誓九死以不
回所有鄙私懇望俯察

謝申相公啟

代作

竊惟察形勝于九邊獨薊門爲京陵之重地論閱防于
本鎮惟密雲當夷虜之要衝非深識兵勢之人孰當警
急欲少賈敵場之氣尚費捐循藐下士之無聞冒重權
而自懼恭惟台臺道通三極名重四夷清風時見于謙
虛雅量素推于邃密偶因虜釁特軫廟謨念貢市之初
開欲乘暇而實修內治惟風塵之久靖遂偷安而盡廢
兵防忽然易邊鄙之監司可以識朝廷之至意某才非
敏鍊器異閎深叨貽霸水之司已慚非分忽荷檀城之
調並懼難勝地當夷夏之交治雜軍民之俗網踈則魚

漏繩急則磨驚求經緯之適宜顧韋弦之難合而復以
制府駐節冠蓋過征載惟迓送之勞實半傳宣之務伏
望寬其文法授以良圖錫羽駕于丹丘俾終上達濟風
輪于弱水使不中沉既蒙錄周于今實賴保全于後某
卽當訓練士卒修輯臺牆事事從實報聞力去欺蒙之
套時時用心整刷期成震疊之功敢輸肺腑之微誠盡
告腹心之元老一毫有補九死亦甘謹啟

謝許相公啟

代作

某聞石苞羈賤早遇何曾歐相尊崇猥知蘇軾逮才名
之不負迄今古以相高豈惟簡冊增輝亦俾鼎彝生色
某衡門賤品濮上庸材技歷試而不先守過賢而寡與
竟驚于急弦勁矢目斷于高足要津豈意無心得移重
地恭惟台臺盭梅調鼎舟楫濟時江左有夷吾百世何
憂于左袵中國相司馬遠人亦熟其天威會薦邊材善
重本根之慮量移劇任不遺卑瑣之流假鉛刀于叢陋
之姿迴剗劂于離竒之木謂其常更中外之職有志斯
民尚可俾司鎖鑰之權往承休德某敢不勉思附王載
緝羣渠宣布恩綸冀可甦于積弊申嚴條教期漸懾乎

奸媮報國之心捐軀是力

謝王相公啟

代作

某聞借其毛羽則鑿翮者能飛鼓其笙簧則無心者知感輒陳肺腑仰謝吹噓惟此檀城實稱重寄昔爲內地今變窮邊况在近年尤聞多壘宜重英豪之選庶資統御之長豈意嚴遶乃及孱弱若猶退縮是負甄陶屬表立之有期恐循墻而莫避輒趨邊境謹視印符初察夷情覺馳繩之已久載稽軍額歎漏網之何多欲望振揚猶希憫惻恭惟台臺熙朝德茂軌世材高發言爲輕重之經回顧變寒暄之律博求虜使下及孤蹤某卽當訓練甲兵拊循將士以一勞永逸之勢修緝臺墻以三表五餌之方調停撫賞嚴司金鼓永絕梯輦敢獻先資勵國士致身之義誓圖後效報明公知己之恩

謝王相公

代作

某聞自庚戌胡騎長驅而薊鎮始爲重地及辛未虜王納款而邊防日復偷媮適西事之告嚴致中朝之申飭薦邊材之卿佐特勤內治之修移傑士于疆場實重請兵之計豈期迂賤亦荷量穰茲益伏遇台臺器使羣工

鑑觀庶物念茲密鎮頗屬危杵曹家寨三面拒胡自昔
稱其難守石塘嶺一方要地卽今正係多虞方資禦虜
之才遽下調繁之旨竽將濫瑟石可叅瓊始拜命以兢
惶繼入疆而感涕微勞莫效大懼弗勝不敢固辭以貽
悞辜之譏尚圖力行以勉報德之效苑河官樹雖吟左
輔之風煙良夜慶宵惟望中台之暑度感恩推已誓志
推誠仰祈輝光終賜延植某不勝感戀之至

謝東家宰啟

代作

伏念其賢異楚材寶同燕石初陞憲職猥荷記憐遂易
藩符特蒙委寄睠茲重地實惟潮河之上游瞻彼窮遠

特擅薊門之一面向苦屬夷之要挾尋憂窮卒之逃亡
加以內地水旱之侵仍當西虜跳梁之日宜有揆煩之
畧以爲善後之圖矧在庸微寧堪繁劇欲養士旣苦乏
財擬修田又虞勞衆國虛難動民困易搖甫臨危懼之
場全藉指麾之教爲赤子爲龍蛇何以得敵情之實以
皮幣以犬馬安得節民力之窮念及攘夷便思許國師
如挾纊拊循敢懈于三軍志在死綏保障願堅于千里
摩頂至踵諒無替于渥恩徇義酬知庶不辱于玄鑒匪

敢祈恩于後福實惟誓款于已知

謝張弘軒制府啟

竊惟十載知公未遂掃門之願一行作吏常懷入幕之思某屢辱吹噓終叨薦拔戴恩逾厚圖報實難伏念某戇不通今迂而嗜古折腰爲五斗已負初心覩面對三靈幸逢知己有言必用無計不從尚德緩刑得以盡行其志輕徭省役不無少補于民株守二三年浪叨十五薦盡出提攜之力獨蒙陶鑄之深恭惟老師身係安危力關造化折衝几席從容清山海之塵敦說禮詩談笑落瓊裘之膽暫管北門之鑰四鎮歸心旋持西府之鈞三軍增氣側聞召命畢罄懽心矧潦倒之餘生辱品題之厚賜情優國士敢忘漆炭之薦義重門人矢備美庄之數

謝巡青科道啟

竊惟簿書汨沒久踈禮于名流衡鑑清平忽垂光于下吏俯慙微分殊愧心知揣已奚堪酬功無地伏念某少知慕道晚始成名惟嗜書之甚愚更折臂而不悔自臨疲邑切念窮民當旱潦相仍之年爲公私各足之計迂

文報稜祈停兩稅之徵知已求容實受一分之賜不盡
拘攣于文法料將譴責于公車豈意高明翻勤薦拔寬
催科之拙政旣已脫其網羅念保障之苦心又復揚之
朝著茲益伏遇臺下望隆山岳胸湛冰霜羅瑰璋之珍
久推雅量弭清華之筆素著直聲早攄精白之猷暫綴
巡青之寄較量國賦獨深根本之憂評品官箴不棄求
前之采遂令迂賤亦辱甄收引偃僂以升高徒煩假手
削輪困而成器幾費揮斤欣願執鞭庶幾發堯少圖裨
報上副陶成美蔭方休曾未虞于巨擘不才自養終

托于長年

請諸生赴試小啟

竊聞物極必返時至則伸閱茲寶邑之英磊磊如圭如
璧當此文明之世栖栖不飛不鳴長鯨卧橫海之波已
經六舉大鵬養垂天之翼實待今秋遙知氣紫于函關
定擬雲生于玉陛三年于此蘭交久托于斷金一舉有
成茅質彙征于奪錦觀于大夫文章鵠起終當陵蹠曹
劉縱都人士意氣鴟張豈能壓倒元白渠陽浪煖搏羊
角以上馳薊北風高會龍顏而齊奮謹涓十三日瀹茗

剪韭預爲月宮待望之遊敬邀十八賢躍馬乘龍先慶
海嶠登瀛之選簪花勸駕欣逢入洛之才釀酒壯行少
助題橋之興

答楊柱峰啟

寸功未樹懋賞先膺覩茲服色之加皇恩罔極竭此駑
駘之力海稜終清命使遠來翰音特布未敢云喜益覺
自慚附展謝私尚容面盡

上陸葵石太史啟

鶴惟涓流聞滄海之深常思藉潤坏土覩泰山之峻便
欲委形物理固然人情尤亟恭惟臺下含胚渾沌作世
儀刑萃兩浙山水之英當千載編摩之任顧盼成飾共
帝瞻視之光咳唾爲恩何惜齒牙之議切有友生馮夢
禎一罹湯網四改越霜衰不待年貧常刺骨頭有白髮
心如寒灰伏聞臺下哀故人之獨窮敦同年之夙好將
聯勝友共訴廟堂拔茅質于斷金衰世見古人之誼效
蓬心于匪石鄙夫申代請之誠敢冒未同懇祈速舉

答馮虞庭問候啟

伏以時維除夕屬在窮邊蒙長者之記存致豐儀之遠

及此情此夜空懷千里故人明日明年又是一番春色
戎兵已進勝敵有期願俟凱還尚當輸謝

答郭鹿坪參政啟

竊惟萬里孤身誰念異鄉異客一封遠寄仰瞻同德同心承導使之特來適鄙人之多冗羽書旁午一一躬裁
柝報驚宵時時膽戰朝鮮極敝全資我國之折衝平壤
雖收尚慮王京之負固不惟乏士兼荒于糧近聞經
將臨喜見行師有主指麾八陣鼓舞三軍倘得濟師騎
必投鞭于海上便湏沉醉君其俟我于江濱率爾口占

終期面罄

答楊斗南僉憲

時維殘臘無家聞爆竹之聲身在極邊有淚洒沉魚之
恨當雪中之岑寂適門外之傳呼正屬使來恍矣頓增
春色載觀翰教悠然如見南山感好友之情多覺鄙人
之顏厚得錢沽酒沉醉鳳凰之城推惠投醪長驅鴨綠
之渚俟三軍之奏凱執手寧前寧前衛名報一飯之深恩捫
心敢後

答張雲谷總兵啟

兩行齊集
三
憶昔薊門聚首領愛滋多從今晉鄙麾旄奉顏難再當
窮邊之卒歲適尊使之踵門盥子開緘望慰雲霓之渴
覩顏拜賜光照鳳凰之城弟擁旅東征未卜凱旋之日
公蒙恩西改遙瞻晝錦之期勿謂至寶多疑且信吉人
不競海氛甚惡何不使豪傑從行山右頗簡乃卒勞英
雄坐鎮遵時養晦賢者自謂固然爲國情才鄙夫獨懷
不滿敢因來命附布去思

答王夢巖戶部啟

謬荷分符之寄擁衆三韓遙思爆竹之聲去家萬里雖
青陽之律轉柰紫塞之塵高出華夏而適蠻夷豈是太
平之有象舍詩書而從甲冑誰言大順之足徵率然見
來諭之過情可以識故人之厚意無能縮地羞覩新年
腆貺遠承不數遼東之豕慙顏拜領頓增塞外之春栢
酒椒花且盡一時之興龍章虎佩載興新歲之師幸足
食之有方知行兵之無慮從茲大捷相期沉醉廣寧嗣
後凱還尚擬歸功司餉敢因華牘附布鄙衷

回范公啟

代作

竊惟膺重寄于維桑虛餐兩月憶舊遊於浙右抱愧六

年未伸竿牘之勤先辱瓊瑤之貺恭惟臺下三吳碩望
四海名流正色臺端久勵風霜之志清廉轡省亟圖雨
露之恩陽輪轉而寒谷生輝藻鏡懸而秋毫在照隣封
共仰其峻采廊廟實重其鋒裁卽當柱石乎皇朝且請
浪談乎浙事嘉湖困于重稅勢必難支金義樂于從戎
禍將不測寧紹溺女之俗何異以挺殺人處緝盜礦之
風又恐養狼成虎以無疆之恤責有餘之材體國欲其
同心登舟期于共濟扣鄙衷而懇切諒神聽而和平者
也某媚主徒勤倦遊已久養疴而用涇渭自樹于無何
有之鄉授節而蒞江淮忽履夫不易勝之任尚祈引挺
庶免曠廩慕德糜糜謝言草草

謝黃二府啟

伏以松陵作牧久沾黃霸之波武水擁麾復御李膺之
轡兼以豚兒之寡昧重叨慈父之薦揚感德自天報恩
無地方圖躬謝忽報駕行隨謁巡臺未能分身而遠選
遙瞻錦旆不覺洒涕以覓馳爰命小僮代申鄙悃

請李代巡啟

伏以觀風武水幸首披乎豚兒仰重烏臺實借光于徐

父德深滄海難爲異日之真教辱陶筮深荷同年之雅
敢追世講載訂心期敬剪園蔬聊薦溝中之苻仰攀法
駕少聆塵外之音極知勢位之懸殊自恃肺腑之夙照
倘賜談干金玉便增重于草茅

賀申相公壽啟

代作

伏以台垣秋肅貞符懸八月之弧黼座雲開論道調千
年之鼎天惟祚國岳乃生申中外具瞻臣民胥慶恭惟
太師相公閣下早奮龍標旋登鳳閣虛心眷德恂恂同
處子之柔雅量容賢斷斷仰大人之度招徠著舊野無

遺佚之虞掃蕩繁蕪朝有雍熙之慶省嚴刑于未俗於
一時未散之心付公論于臺端開百職旣筭之口時嘗
泰運序屬中秋宏壽域于八方騰懽聲于九有勲名已
極知祝頌之靡加國步猶艱願樞機之常秉某倦遊已
久超擢維新職撫浙藩感非常之竒遇神馳燕水祝罔
極之遐齡壽祉與福祉俱隆日升川至台階與泰階並
鞏海晏河清

上尹撫臺問疾啟

恭惟台臺矢心報國盡瘁謀王偶染微疴旋當勿藥形

骸可外何嫌一室之荒面目儼然勿怪巾裳之廢重承
教諭益切徬徨草草謝言殷殷馳戀

與高二府啟

伏以居大賢之隣屬無地修容聽循吏之先聲有名貫
耳月明遶樹自憐烏鵲之何從海上問津或謂斗牛之
可訪遂修尺牘敢布寸衷恭惟臺下望隆山斗節湛冰
霜得河洛之正傳爲寶婺之良牧福星所照災稔潛消
佇聽五袴之歌宜有九邊之報某潦倒餘生棲遲晚景
蒲團夜雨惟叅南岳之禪鐵硯寒冰敢望周幾之目一

字不通乎府縣十年長臥乎茅廬茲有某者親則閭黨
分則門生猥當筮仕之初恪守當官之戒偶因捕盜反
被厚誣賴有天緣幸批明府鋤強遏惡全資仗鉞之威
理枉申寬更藉覆盆之照思逋逃之難獲念窩盜之當
除雖主簿卑微未必能令公喜而撫臺嚴正必將顧惜
官常敢微特異之恩冒進未同之請

謝吳按院啟

伏以小人待治方瞻繡斧之光大賚施仁猶念綈袍之
舊恩覃茅屋感切鯁生恭惟台臺胸湛冰霜節搖山嶽

九年驄馬嘉名已束于御屏幾路福星遺愛偏孚于棠
芾 帝謂浙中萬姓久罹疲敝之災公實斗南一人宜
任巡宣之寄遂從淮甸移任越臺賦重思寬訟繁待息
官不執法猶宜存德禮之圖事可風聞更願審是非之
實紛紛墨吏必使解綬于望風子子窮黎行看沾恩于
秋日顧于馭民之暇仍頒禮士之金猶記傾蓋于采石
江邊曾叨佳饌于金沙舟內教言尚在德愛藹如適瞻
新惠之遙臨益覺舊知之情厚恩光赫奕喜吾榜之得
人善政駢蕃慶斯民之有庇某性惟嗜古樣不隨時肝
胃無意頭顱如昨著書滿架期傳異日之聲舐鼎有緣
遘辱同年之惠雅識霜臺之意原爲周貧慚無雪夜之
丹未遑躬謝彈冠自喜削牘難申

辭癸卯年鄉飲啟

伏念某浪生七袞年則誠高淺學千岐德焉何有本係
斗筭之小器敢當庠序之大賓恭遇台臺樂善如饑禮
賢若渴遂築郭隗之館不吝千金謬高徐孺之名特懸
一榻欲襄國典濫及野人橋門將入而心疑盛饌未叨
而色變昨蒙制諭始知雅意之隆茲用啟辭恐辱有司

之制蓋未嘗干譽于鄉曲又豈敢專席于覺宮懇諒鄙
誠俯收成命

賀秦大尹啟

代陳穎亭

伏以試牛刀于古歛喜譽命之初揚分鳧易于松陵愧
音容之偶隔遙想彈琴而治荒陬蒙鞠育之恩未能騎
竹而迎下士切台光之望薄陳尺幣聊布寸衷恭惟臺
下量宏滄海節湛冰霜孕八閩之精英授三吳之蒼赤
傾杜甫胸中之峽聲動湖濱擷江淹夢裏之花春生滿
縣士紳共慶黎庶均瞻某樗櫟微材迂踈末品追思祖
藉忍離父母之邦爰命兒曹勉就江城之試雖仗太尊
之知己實期善政之作人稽首陳情後心貢啟佇俟三
年奏最膺寵命以特立鵷班尚期一日假緣捧金罇而
躬娛驄駕襟胸積抱筆舌難宣

代葉仲韶求親禮書

伏念汾湖瑞藹絲蘿聯兩姓之懽吳苑雲開綺席締百
年之好先大人青年卽世親舊卷之猶存家祖母白首
沉疴懼餘光之不定敝箕冷落豈惟六禮之難遺履控
忽更有一朝之遽恭遇尊伯翁大人情憐一體義篤通

家握內蛇靈許含珠而作主胸中馬駿特整轡以完姻
遂令三匝之鳥幸栖玉樹因使九苞之鳳早下瓊樓微
迴馨歎之榮大拜陶鈞之賜某遠派微流寒林一葉雖
二吳舊族不墮家聲而五尺頑童未諳祖德全賴收羅
之懇不忘簪履之遺約在先期竊比王門坦腹情非自
外竟投郗氏粧臺射雀而眼若穿針乘龍而身知有翼
曝趙衰之日永冀流暄戴傳說之星常希借耀不勝懽
忻鼓舞之至

代賀襄王重陽啟

伏以天成九數日月並應嘉名王享千秋乾坤適逢茂
節丹楓如錦綠酎成醇朱邸之樂事無涯清江之秀色
在望恭惟襄王殿下靜觀契道佳興同人忻逢無射之
時不問未央之夜臺雄戲馬樂設六羽三金館架凌躡
侍有十眉雙帶氤氳瑞腦和爽氣以浮杯淒惻鯤絃隨
余颺而布響佩囊誰客落帽何人某飲德不貲委心無
量葉飛楚水思隨高鴈齊翻草折梁園身與寒花共瘦
何當奉清遊而陪後乘聊且具薄獻以勞前驂伏望齊
鶴算以重重協龍鱗而九九黃英進酒不愁地老天荒

白苧歌歡誰知雲悠風厲某不勝忻躍瞻仰之至

代賀襄王年節啟

五木香浮喜逢元會之日七松藥薦欣瞻正始之朝召
納千祥蠲除百疾恭惟襄王殿下配命求福養素孚神
堯年之日舒以長優游雅樂曾侯之福昌而熾泮渙名
園神水黃泚酒如洞庭春色葭灰金管氣若峴麓晴霞
朱戶肅清不煩鑄金之鳥鴻基鞏固奚取膠齒之飽芳
且賞七子之賦而逸豫無期自此服八公之方而應
有穀某荒城株守未能化鵠來朝一水魚傳爾
成頌伏願歲歲鏤五色之土畢萬成書年年飛三素之
雲則百應兆

代謝襄王元夕惠燈果酒菜啟

月殿星橋峴上起高明之界銀花玉葉襄州開韶麗之
天三爵行栖九龍不暝恭惟襄王殿下金枝羽運麟祉
開祥孤月西園秀心鏡而齊朗小山叢桂應藝圃以偕
春惠徧寒門常普燭龍之照樂逢佳夕盛張應火樹之暉
控紫駟以驟驂人人穠李度清管以搖颺處處落梅某
曳裾有緣應教自幸宮墻天遠誰能瓜畫新聲庭燎雲

連何時璧分餘照方欲借虹橋于殿角不意來鴈使于
鄖中燦爛雙燈侈分金羊之耀旨其百菓多移瓊苑之
珍耐新釀而色奪襄流壑初成而味過漢脯百花同樹
如奉綠池之遊四照連棚疑陪東閣之賞謹修尺素用
謝深恩伏望福如七采之蓮重重爛熳壽似九微之火
歲歲連綿

代賀撫院年節啟

伏以三微成朔條風布煖于寰中四始開辰太陽散暉
于楚甸遠邇胥慶小大咸熙恭惟閣下應二儀之中和

總九德之純懿標持獨上矯矯如半天朱霞蘊畜無涯
恢恢若浮空巨海霜臺獻直昔發白獸之樽露冕施恩
近開金口之鐸精流三楚在在猶練五辛神運百城人
人疑酣九醞祥雲鈴閣行瞻命自天來化雨芳郊喜見
膏從地發某夙瞻井斗今倚南枝風雲霄漢之扶攜企
望如歲月且陽春之少許覆庇猶天伏願萬福攸同常
爲萬邦之憲百順駢集永樹百辟之儀

代賀按院年節啟

蒼精啟節冲氣扇乎九垓青鳥司晨融風播于四野遠

邇生色士庶騰歡恭惟臺下盛世羽儀南州冠冕昂昂
獨持三尺電發霜飛炯炯自抱一心天開日朗袖羊東
指蘄黃六袵潛消威鳳西瞻鄖襄百妖預伏如豳如式
履端之慶方新無疆無期申命之休孔熾某徒法鑄鳥
未遂貢花謹修八行之緘萬年是祝恭賀四始之會五
福欣瞻

代請按院鷹揚啟

伏以執干戈以衛社稷八屯雄列校之材聽詔輦而恩
帥臣四郡集良家之選士驩入教氣負折衝如虎視者
如林宴鷹揚而告竣恭惟臺下禮樂是敦文武維憲體
廊廟需材之急羅山林斲馳之英用是人奮請纓羞讀
書之馬服家懷鳴劍陋命中于少卿頗收拔前旌樓船
夜嘯孫吳馳左鉞下瀨波澄苟非選士有方何致得人
爲盛某甲兵百萬深慙電擊之威子第八千未浹春涵
之澤猥蒙渤澥庇及波臣得瞻武庫以生輝敬北膳夫
而設具伏幾龍醢夾轂而至止卮酒趣風魚麗憑軾以
陳觀百朋較勝則士皆用命看一尉于東南而海不揚
波鞏萬年之帶礪某無任懇悃翹企之至

送石蘇州歸黃梅序

泰堦不足恃也何也否之機也逆旅不足辭也何也順之媒也昧者莫覺不能潛消于未形而徒惆悵于既往至誠前知豈徒順受于有象且先致禱于無聲故積之厚者不以趨吉避凶爲能事而養之熟者惟以人定勝天爲良謀恭惟石公秉九連之秀剖竹胥臺毓萬石之精縮銅吳甸風流愷悌茂華畢式遏之勲嚴毅從容詠召伯旬宣之雅恩威兼濟寬猛交孚茂植善之羔旌童穉皆知嚮往振鋤奸之鷹隼奸宄亦且知方作士則祖

官之掄材不徇情以妨賢路聽訟則效臯陶之執
不阿比以陷園扉惠澤所加惟痼瘵之是急霜威所指
草顯赫而不撓一德感孚兩岐之瑞踵至三才立極五
禩之謠頓興璞玉渾金僚屬仰其風采青天白日奴隸
識其精明禁侵漁以賑時艱下探民瘼斷干謁以甦貧
困上格天心却出納之美羨餘革徵輸之常額退食有羔
羊之操親民無碩鼠之饑方擬臺鸞池鳳高列天衢序
鷺班鴛表儀華省袞衣在望豈惟郡國之難留劔珮趨
朝尤憶台衡之虛左吾方慶其道之泰而遇之順也柰

何頗傷介直遂生齟齬上官嗔其果敢而執狐疑之心
下吏憚其嚴明而開讒佞之口謂白者黑貝錦斯張謂
瑜者瑕青蠅已變公迺弛五馬之轡退處清齋暫解諸
侯之符屏息阿導名利寵辱畧不經心廊廟山林咸歸
度外其視解魚歸虎如脫屣而飄蓬謝竹還銅若弛懸
而釋負遂使命世之雄委于壘畝之下千里之驥伏于
槽櫪之間矣于是士林垂首客路拊髀閒居者已無青
鳥之思登庸者共起白駒之願忠義之士失七箸以司
驚讒佞之夫引壺漿而相慶恨不得號呼

天闕剖心以鳴冤叫徹

帝閤稽顙而膚慙吾又驚其時之否而旅之逆也然而
天鑒不遠聖聽非遙漏盡鍾鳴則東方露白律回氣轉
則南陌輪青乃得羣賢畢集耳目交張發庫藏以質盈
虛考簿書而稽出納闡幽啟閉則周官之典守無虧挈
目提綱則秦藏之錙銖不爽循良心跡不辯自明讒佞
機關不攻自破矣於戲長夜難旦誰遏甯氏之吟寒谷
逢春莫掩鄒生之律不惟無損雲卿之望而攀龍之價
愈光豈徒不減樂子之賢而飛鱗之才益茂才子之疏

復明于洛下江州之傳重繼于古人髣髴未變于風塵
而心事都消于尊酒矣將見蟠木終爲萬乘之器駿骨
必獲千金之收行踐保釐膺畢公之命還補袞闕效山
甫之忠明公不盡之餘愛必大展于海宇之中蒼生未
沐之餘恩將徧覆于大塊之內矣語云否之極泰必倂
逆之至順必長其今日之謂乎

賀方麓王公起用南京大光祿序

代作

天綬福履晉陟崇階既踐清塗復司華轍星斗在望已
具泰山巖石之瞻龍劍出囊復著北海洪濤之潤樞精

嘯谷震德昇乾竊以黃河之渾非寸膠所能自止積歲
之旱必霖雨乃能復甦故當大有爲之君則有非常人
之輔矧當媯皇補天之候實係老成調鼎之秋苟非聞
望之素崇安冀事功之必建恭惟光祿王公瓊基疊秀
玉翰驚薰炳岳瀆之粹靈材不忝于西杞挺棟梁之重
望質已邁于東筠識度淵洪體姿忠亮爰自蚤歲首應
弓旌遂晉鴛班聲華特甚聿遷臬憲延譽日隆

世宗末年忽抱東山之志慶曆早歲遂成貞遯之名道
術忘形游心物外世途掃跡寓意寰中談理學性命之

原堅持冲守感世態物情之變深避寵名舍市囂而卽
滄浪巢由與許史一致卑闕闕而崇林壑江湖與廊廟
齊休游戲平臺徘徊畦苑濯清水追涼風釣游經弋翔
鴻游心于瑤林銀樹之間憚層巒疊嶂之華藻極目于
輦飛龍卧之際闢雲泉風壑之神竒睥睨法界之中道
遙塵網之外不帝游新豐而夢華胥矣安望其製錦含
香握蘭持斧垂功名于竹帛樹勲業于楓陛哉然而懸
一掃軌者名流之苦心也招隱求賢者

帝王之盛節也下有洗耳之士則上有繫駒之君西伯
標涓濱而帝基以固漢高重商谷而王業有成枚乘適
齊未嘗告老相如赴蜀曾不踰時南伐有功知伏波之
始壯退居能飯飯識廉頗之不衰豈有命世之雄而委于
隴畝之下千里之驥而伏于槽櫪之間也哉今茲解其
褐巾服以纓冕授以符節迎以輶車遂使老成人望復
振節于中臺大雅耆英又晉班于西掖沛發累年之
詔旨超遷特進之崇階敷奏皇極燮調金鼎在此行矣
豈遠乎哉某也蓬蒿末品葦帶輕生憶昔勇退之雅恍
疑夢寐今望平津之館如隔雲泥但欣中正之路通始

兩行齋集 卷四
信太平之責塞願稽往事請封富民之侯若效諸生瀕
上得賢之頌

送少司空心吾張公進表北上序

代作

屬車豹尾獻萬壽而叩彤庭香案螭頭陳十事而登書
殿奉函捉馭命駕指途銅狄玉盃賓僚祖餞而色喜椒
花桃核卿貳就道以心融依日月之末光天揮景福際
風雲之勝會人在繁華恭惟少司空張公優詔真儒陞
卿起部結綯而上效子牟戀闕之忠珥筆直前追長孺
拾遺之願紫霄結幄吳札寄慨于觀詩黃髮稱觴史公
典思于留滯懸度庀匠指擺虞垂執藝格君袞補周甫
以時地利以飭人官矧茲萬曆壬辰之秋實當

聖皇降誕之候受玄貺以屆繁祉開闡闔而坐明堂金
石在縣玉帛輸賚文衣繡尾葆羽旄頭備物以昭之隨
正而陳之百官視燎而入羣后望臚而升素商應節炳
川源岳瀆之靈涼颺滌風沃金華土木之潤重譯之使
聯虎拜以登庸德讓之臣攀龍飛而利見華夷縱福山
川貢符珊瑚瑤璫之珍陳于內苑肉角犀象之獸馴于
外庭極儀文之偉觀盛冠裳之茂典禮樂無私宸眷

篤焉 天子有譚臨軒咨焉侍臣僉曰茲非疇昔奉金
馬之使貳虞衡之化擅子淵之藻俸水土之利者乎非
陳龜山之對崇濂洛之學條忠簡之策斥權佞之奸者
乎非奉職惟寅銘赤崖之石宣斌遐裔澄滄洱之波者
乎多所踐更屢著勞勩秉銓衡者虛席崇階紀言動者
首先竹帛公乃載拜颺言承嘉式謙采閔宮之詩舞七
德而呼萬歲上堯封之祝格上帝而夢九齡屆聖壽以
嵩華奠鶴算以其翼龜書五千字已驗禎符大椿億萬
年式占風雅舉君之觴上皇之壽公又執爵而颺言曰
夜郎修阻疲于驛篋工良巧困于鼓籌邊軍國煩于漕
儲卉服流徙恒于土著異物難得不征要荒夷情惚惚
不失羈縻帝德有加眉壽無算萬世永賴綺與偉哉若
夫烽火通于金陵之苑麋鹿瞰于鍾阜之臺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公之謂乎某也薄游白下困頓長干撫景忘
歸遂得聞風于制府因事起興每思獻頌于冬臺乃辱
先輩之面命耳提鄉人之彈冠擊楫遂忘鄙瑣聊致浮
靡濫竊俞揚敢方異史

送少宗伯定宇趙公北上序

伏以彤伯道高五典克敷于周室姜公望重百揆時敘
于虞廷蓋必由泰階六符之平乃可爲廣廈萬間之地
不持三寸筆孰刊魚豕之訛不登羣玉山誰測麒麟之
勝玄風於穆黃道昭融禮閣之典章匪輕祠宮之香火
彌重恭惟少宗伯公文秀學山翰清筆海正蘭臺之字
師表一時承楓陛之恩折衝萬里惟幾成務論道經邦
擊佞鋤奸追鐵而于闕道端方溫潤紹玉界于光逢情
岳干霄心波湛漢胸中包括摠石渠東觀之藏海內瞻
依若天球河圖之瑞璧輪均照玉燭平分始陟魏科遂

膺纂編之重寄晉參華要仍歸講席之崇班憫世路之
傾歎植綱常于萬代感君恩之隆重昭鑒戒以千秋遭
擯棄而不以爲憂膺寵榮而忘其爲樂成均視學桃李
盡出其門禮閣崇文墳典悉歸于正兼收並畜微細悉
就禮羅廣詢旁搜梓杞咸歸匠石懸榻愛士擁篲親仁
汲引忘疲獎提不倦片善可嘉揖虞翻于東箭寸長必
錄許顧榮以南金水鏡澄花冰壺徹鑒薰風煽物沛甘
雨于堯雲愛景字人播陽和于舜海榦枝畫棟絲構朱
絃吏隱南都久著袞繡歸公之望承恩北闕復端塩梅

用汝之資功在江湖方恤温公之入洛望深廊廟復欣
潞國之還朝華夷拭目具瞻殿陛彈冠相慶虛懷引納
黔黎之慕戀惟深明畧佐時鼎鼐之體段已具于焉就
日長安望四始而疏泝瞻雲鳳闕橫九霄而拓基秬鬯
交修送周公之邁往圭璋特達後召伯之來宣文命誕
敷自天而下帝德廣運如海斯涵于是維舟錦水曳騎
金隄帝里天津修途指幽燕之嶺王程地道挂帆出白
馬之津金殿非遙青天不遠翔鱣應符望岐路而興慨
飛龍成卦登祖席以邀歡健翮搏風高標映日雲花出
岫鋪柳絮于春江劍影澄波碎楚蘭于碧漢離離金馬
行吟捲雨之簾耿耿斗牛坐拂磨霜之鉞筵開玉饌遡
天闕以徜徉酒泛金翹駕雲梯而鼓舞溪山吐秀草木
含香徧地聲歌共說晨風淒楚一天雨露爭看玉樹鮮
妍達士宰臣悵別路之難挽高流名輩惜離尊之易傾
素實無睽願賡歌于瓠葉相思有贈宜結想于皇華共
引談叢同斟別醕

爲姜石源愬呈

代作

呈爲懇理冤抑以全衣冠事竊見前任龍南縣知縣姜

所發跡儒林游心墳典拂衣而擲手枚早賦歸來掃軌
而命中車每深一往介貞如石清凜于冰此固其素操
而亦某等所取信者也今于某月間偶有外居舊僕某
人等劫虜某家卽時敗露隨已成擒本縣情知卓馬旣
問明于獲盜之時鄉人悞認劉牛乃指攀于申情之日
貝錦初成誰識萋菲之口明珠在載難逃蕙苴之疑竊
思孟氏大賢尚難保從人之匿屨不疑長者安能料同
舍之亡金令若以僕之罪而坐圻之身是猶因野虎之
噬人而罪耕岱之失職緣浮雲之迷晝而咎天日之不
明誠未見其可也伏願憐此敝裘察其素履使減倉之
懸不行俾公冶之誣得辯則一狐有慶百獸增輝某等
不勝戰慄之至

水災呈

代作

呈爲救災恤民以厚邦本事切照本縣地濱渤海處一
郡之下流水受雪苒經衆川之齊注漂潦之患不絕于
常年覆溺之災尤深于今日河流暴溢而陸地成波溝
界悉傾而青田漚浪隴陌內多布網以求魚坊市間每
編枵而渡客蝦蟇在樹偶同靜帝之占翡翠巢堂怕誦

杜陵之句見瘡痍之未起傷災沴之重來架竈而炊猶
慮朝烟之濕懸榻以寢且憂夜雨之零四望茫茫野無
宿草衆心岌岌路有愁聲坐看五穀之漂沉忍見萬民
之魚鱉雖陰雲暫歇尚憂綠水之增而隄岸久頽莫救
黃秧之腐謀生無計駢死非辜伏乞委官勘實爲民求
生先出令以賑窮恤此已饑之衆次乞恩而蠲賦寬其
未納之糧垂銀綆于千尋得離井底借陽春于衆朽均
受天恩

秋試敗回戲言擬罪

辛酉

侯狀人表某係嘉興府嘉善縣儒學廩生供稱本居隣
室悞入芹堂曾目五車厭親三舍待韋編以師禮托手
穎爲深交不扇不爐猶懷愆責或螢或雪屢致慇懃是
以星宿胸羅渭北高曹劉之步而斗山遠仰江東重沈
謝之名不合壯志屢違命途多舛年年落地春風積恨
于流鶯處處羈遊夜雨驚寒于斷鴈擬罰醇酒百斛醜
顏醉骨暫命竹林之車濟河焚舟再申王官之戰

請應試諸生啟

琢玉何功覩圭璋之濟濟秩筵有禮慚芹藻之微微敢

邀奪錦之羣英爲訂登瀛之雅會波濤三級欣逢龍躍
之期堯李一杯佇聽鹿鳴之詠坐邀瓊躡惠肯知榮

謝吳瑤臺掌科啟

伏念某初臨疲邑正值大災親饑寒而停課不徵擬以
一官易萬民之命際豐亨而爭先輸納遂以一月完兩
歲之糧念蒼赤之樂輸方憐剝肉感台臺之首薦復用
驚心政本拙于術中福實徼于意外恭惟明公三吳宿
彥一代偉人發言爲輕重之經回顧變寒暄之律植桃
花于同梓允矣開心拔茅質于連茹哀然居首某久
鳴鳳未遂登龍忽于汨沒之中借以扶搖之勢從茲入
幙難酬國士之知自請處囊不愧門生之數

賀楊復所轉北吏部啟

伏以申命真儒晉叅選部自南而轉北碩德將沛于明
時捨正而取陪孤忠自結于英王一賢得路四海傾心
恭惟老師學契聖真道先民覺甘霖密灑人蒙潤而不
知和氣旁蒸物有生而必遂青雲校藝蒙特拔于潦倒
之中白首傳心荷深知于形迹之外豈曰尋常之座主
實惟衣鉢之明師適逢榮轉之期抑亦奮庸之漸慶開

衆正諒賀啟之盈前道貴同心恐忠言之寡獻敢緣馳
候特布欵私覩時事之日非念京塵之歲改陰雨旣零
而土猶未徹何以綢繆積薪已火而人尚傍觀奚由救
正公論未嘗盡廢其難辯者借公以營私小人豈必無
材所當防者恃材而茂德毋謂質直便堪應世猶察言
觀色以下人勿言忠義遂可得君宜泄柳申詳之在側
一柱障黃河之決萬望擔當兩手洗白日之光百惟奮
迅廿年老友半腹血誠久絕意于干時聊獻忱于知己

擬

御製思企顏曾十六字箴賜輔臣謝表

嘉靖七年○丁丑科擬元卷

伏以

尼山貽鉢紹虞廷十六字之傳

黼座虛襟契孔室二千年之旨

道通一脉

情企二儒旣屈

聖以希賢復拊心而作訓

傳宣色喜捧誦竟搖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

帝王之學本于道聖賢之道顯于文虞舜作歌實

希堯德文王演易上贊義爻鼎著金彝瑞氣久沉
于洛水書傳石鼓祥光猶射于燕山自茲以還無
復可法歌懷猛士雄心時傍白雲飛詩咏美人幽
思竟隨秋水斷雖唐宗視學曾封宜聖之名而宋
祖右文亦有孔頽之贊然止隆一時之禮而未得
千古之心者也茲葢伏遇

皇帝陛下

聖神天縱

敬一日新

大禮告成九廟慰蒼梧之夢

祀儀改十兩郊分葱壁之光

法

祖有詩籤軸輝煌奕世

欽天著頌珠璣錯落人間

躬玄德以御萬方

推赤心以撫百辟乃依

非極之座遠想東魯之風以尼父集成好古會義皇之
正脈而顏曾繼軌見知得孔氏之真傳守四勿以

齋心儀刑如在悟一貫而開道模範猶存回也非
愚黠聰明于象外參乎竟曾發弘毅于毅中

思見羹墻咫尺杏壇時雨

企登堂與依稀沂水春風爰著一箴遂成四句賦就而
萬川月落從今天理皆圓文傳而四海春生自此
人心有鏡

琅函捧出驚傳洙泗之音

玉軸初開再覩顏曾之面臣才慚倚馬學愧雕蟲黃

閣承

思未展太平于半部青藜竊照獨窺心學于一編誦克

復之言深覺

堯天未遠釋忠恕之旨如逢

舜日重輝伏願

睿知益新

帝心常廓

鳶飛魚躍會活水之真傳

雲靜水清見淵澄之旨趣

從此大賢之域

直入至聖之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五

男表儼訂

序

太上感應篇序

代作

孔子不言神而言天語子路曰予所否者天厭之語王
孫賈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易之言吉凶貞吝書之言
惠迪從逆詩之言陟降監觀出王游衍未嘗不言天其
于禍福感應之際昭哉訓乎太上感應篇者神仙之遺
言也其言天人之際相應如響其所述世人善惡夷險

兩行齋集 卷五
之狀與夫神鬼機禎之故比之聖賢所訓書史所載者
尤爲張皇而懇至憂深哉其言之也蓋古今人心不同
有如天之日三皇以前爲晨出之光三代以上爲中天
之曜自茲以後則昃而哺哺而昏矣是編爲儆昏而設
其不得不然哉天不能動而言神也教不能恐而言刑
也間師黨正之不足而有士師理官也士師理官之不
足而有卜筮巫祝也豈得已哉閭巷鄉黨之民苟讀是
編而悚然其動怵然其懼翻然而去其狃忿鬪爭恣睢
之習則狴犴可虛桁楊可棄三代以前之治理亦可幾
矣是豈非五物十有二教之羽翼而六經語孟之輿衛
乎王君一桂移帥嶺南留是編爲別曰是能弭民之百
苛而召其百祥請以是佐公之讀法予稽首謝之曰豈
獨我民余之不衷而多辟亦恐恐然虞爲三彭所錄而
九華所校也敢不虔誦歸依先萬民而爲禱乃祈郡佐
張君梓之因爲之序

東吳武舉齒錄後序

代作

國家重賓興士士已被選續食上太常則必有齒籍相
詔惟是以武進者爲有司少後或闕焉辛卯秋侍御徐

公進武士視賓與士無不肅共既錄其才勇者五十人以能相殿最矣復令其以齒相伯仲而別爲錄錄成親弁其首曰國家用文武如懸衡且方推轂諸士以非逐虜南救倭柰何以餘食贅行畜之也乃不佞業治兵左右試事亦當序諸末簡余聞之齒以明讓此皮弁祭菜者之業乃武士之節直髮馳騁鷹隼視所向無前胡乃雍容都雅顧影降心而效學士大夫爲孔子有言射不主皮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小雅車攻之篇先王所以選徒耀武也而詩人美之曰徒御不驚曰有聞無聲抑何其循循有禮也蓋不武不可以行軍而不和不可以善武謀之成也以彊梁而敗衆之集也以乖異而解故以禮爲武王者之善物也豈徒崇縟其文章趨隅曳踵以與估俾之士相邀翔爲貴耶且爾吳之先有專諸要離之暗鳴拳捷以勇見而又有秦伯延陵之逸巡遜國遜天下而不居爾諸士童而聞之不難以武奮亦不難以禮讓也禮之貴有齒也以公齒也非以私齒也彼走羶營窟棄磐石之盟而甘谷風之刺者無論若乃任俠爲尚輕詵成風締交翩翩論心藹藹而無同

仇敵懷之實則亦私也以私齒雖千百爲羣而不謂多
斯以公齒雖五十爲耦而不謂寡援爾諸士其遵何術
誠體孔訓之揖讓法小雅之靜治不俠骨自豪不猛氣
自雄不射生自材不借箸自智綢繆惟公要約惟道若
卜筮相信若表臬相喻居則以退爲讓而爲泰伯延陵
戰則以死綏爲讓而爲專諸要離審若是則爾吳之高
臺濬池若益而華陽夷犀渠若益而堅林筵築勞若益
而銳而五十人者且賢于十萬之師卽以破鯨波淨狼
烟甚易易爾若使蚩蚩然煦煦然惟以私齒也則雖趨
隅曳踵習夫儀具文章之似而豈如直髮馳騁鷹麟鷲
視者之爲當于用哉是役也侍御公之法加嚴其訓加
切知爾諸士之綢繆相感而嚶鳴相召其猶賓與士也
又何必援青松而指白水以爲矢

校士錄序

代作

今天下文獻相踵者莫如我吳四郡四郡畫長江大湖
以爲國竒峰秀壑獨饒形勝其光英冲粹之所蘊崇磅
礴往往洩而爲人文 明興復以文德洽縣寓則茲土
列在首善二百年來天運地靈于斯爲盛而平原宋公

以名御史按焉公在事持大體而于觀學興士尤加之
意每都試諸生親爲課第卽簡書所載而申飭之實
成周之遺法也周之使者出而問俗觀風大都考鏡于
詩蓋詩以言志合天下之志而貢于一人以一人之志
而論天下運治于潛而移化于默此其爲繫固非若刺
舉聽斷之匡飭于一方一事而已也而文之重于詩也
士之重于民也不尤急哉是故使君子茲每懷靡及而
其所財擇必其杼袖于胸臆經緯乎理道者若夫高之
而象罔謬悠卑之而趾蹠澳恣與夫艷采辨說闢技于
棘猴之末者一切置弗錄夫亦于校藝之中而進以中
和返以敦朴抑其揚而振其靡使諸士曉然知一人之
志意于以軼晚近而邁成周乎錄旣成則進諸生而詔
之曰若毋以是自多也吾且以吳之掌故爲若言自公
子扎以哲風雅陳世德傾其中國之名卿碩士而士衡
兄弟騁轡于藻藝之府也亦莫不標能擅美掩映一時
而膏馥後代矣要以儒林所推轂而爭爲尸祝者則無
先言偃偃于聖門以文學稱而載于論語者不過以禮
樂教民以不由徑不私謁取士則聖門所謂文學可知

矣此華實之辨也易之言人文也曰文明以止文明離也
也以止艮也上離而下艮作者有深意乎造化之運遷也
也自質而生文聖人之幹旋也以文而返質文也者君子
所不得已而非所先也學者誠能受虛于天弗鑿以人
稟靈于初弗淫以習久之而至于純粹絃懿華落實存
則摠要術于神樞尋獨解于象外不出軒序而橐籥品
彙吐運緜邈得志則經天緯地爲元元倚辦大命不得
志則亦補苴張皇于先聖之業以幽贊化育斯所謂文
哉嗟夫世方以繡其鞶帨工于矩矱爲文是故祖秦禰
漢奴隸百家而醞釀千古無遺力矣孰知夫太素之
所以爲華也孰知夫太朴之所以爲琢也孰知夫闇然
噦冥而無文者之所以爲文也故儒者一之于理道則
兩得之矣世俗一之于藻藝則兩失之矣是故爲諸生
以文士立三尺則莫若爲諸生以儒者立三尺其亦遵
大易之止傲言偃之實陋子扎之辨黜二陸之浮務使
稱之下而愈其稱詩也陳之上而愈其陳詩也移風而
不爲風移變俗而不爲俗變則觀風問俗者亦與休哉
于是諸生唯唯咸返而卒業因請不佞爲之序

宰牛報應錄序

夫今之口阿含而舌黃庭者比比矣至若斷芻絕豢其青精之飯飽伊蒲之供者誰其人夫身之與物受形天地尺寸之膚等耳衆庶之每生也金之玉之餌將藥護東仙諂而西佛佞卽度萬世其願猶未已而于物類也一切芻狗之薙彌之使不得免于最苦極痛以有瀆臾之命事之不平莫大于是嗟乎脂膏之欲其來已久上古茹毛飲血而始食鮮燧人氏炮生爲熟而旨其鮮至于周而三鬻七醢淳然淳毋腥膻膻之察雖饑刀含漿號輸之屬亦且爲橫目之民所啗而其用鮮益以侈自此而後殺業之報展轉相尋無有已時此亦聖人之過哉彼其內怨而不自斷又順人欲而不能爲之斷也西方聖人出始有戒殺之教爲禽魚慈悲涕泣至云六道輪轉遞代相食衆生有信有不信而卒莫斷焉然而善惡如形影侈味食鮮之報亦往往見則聖人之爲教亦濶踈矣凡厥禽獸莫非一體牛尤其鉅者春秋介葛聞牛鳴知悲其子三犧彼何以獨晰于牛毋亦先其鉅爾故知泥犁之所拘制岱宗之所校察亦必先罪其食

鉅者吾恐牛首馬螻刑腳臆曉制禮者亦不免于作業
故易曰東隣之殺牛不如西隣之滌祭其聖人之善救
過者與凡殺皆過是編獨重宰牛蓋先救其鉅者有如
推此而止殺斃淨橫目之心是爲物解刑爲人解業爲
宿生懺過爲聖人補教也其功德甚鉅即不口阿含舌
黃庭亦可府佐張君德崇倅李君廷華皆仁者請梓是
編爲序焉

送劉戶曹歸部序

代作

薊鎮惟古北口最衝劇其險隘大半隸在密雲密鎮之
事以守爲戰惟虜不侵軼堡無失事卽功與擒獲等而
守禦莫急于餉餉匱乏則士瓦解雖金城千里孰登陬
而守故論將則輕戰而重守論守則兵緩而餉急司餉
者蓋屹屹乎難之矣頃弘所劉君奉命來司餉事相與
周諏相與計度相與樽節相與覈稽促席而議抵掌而
規余惟不習軍旅而擘畫或中節者皆劉君力也雖然
密雲兵餉自民運外又歲發內帑金三十四萬有奇古
者分疆制賦一方終畝自足備一方之需固未嘗裒彼
益此而輸稅日僕僕於道也况轉輸不足而京帑如建

匱哉此坐而自盡之術也大司農安得不銖計而爭較之國初薊鎮屯田之額凡三萬六千九百五十頃使畝收粟一斛亦不下二百萬今皆安在哉夷考密雲之地西自石塘路東至墻子嶺塞內外所棄膏腴之地何限募人而畊之爲溝爲洫爲涂爲遂各隨地勢而漸次修舉豈獨地利可興哉亦可限戎馬而伏大險也卽禾黍難植何不做昔年白川劉公所題種樹之令梨棗桃李皆植所宜令沿邊軍士每人畫地而授之分種而給之或棘籬或土墻各自爲圃而皆環開溝塹以資灌溉五六年後軍皆足食而窮邊爲樂土矣且林木深茂戎馬難馳此金湯之固也君今歸矣試與大司農商之

刻李本立經義稿序

三代而下談博學者推倚相之讀墳典丘索矣談詞章者推屈原之離騷矣兩人皆楚產也豈王風旣降中原靈氣獨鍾楚乎不然何自漢而唐而宋而及我明豪傑數數起率無有踰此兩人哉耳食者謂漢有賦唐有詩宋有理學殆亦似左史三閭所不能爲者豈非精神獨到而各擅一代之長耶我明興無一可名者獨有無

用之時藝耳國家以無用之藝取士蓋使之弭耳帖首
銷磨其蹠蹀不羈之氣爲制馭豪傑之術而豪傑之士
亦遂能窮幽極渺殫生平之精力以爭見其所長高者
薄青冥下者徹重泉巨者包八埏細者入微塵竒竒正
正變化無窮斷然與漢之賦唐之詩宋之理學並傳不
朽無疑也丙戌旣釋褐見楚人李本立氏志高而氣和
襟冲而履正類有道者樂而親之出時藝示予則鏗鏗
楚音也左史三閭所不能爲者本立將爲之而發全楚
之英靈歟世多謂工時藝者不必博不必玄予謂不然
杜甫之詩以讀萬卷而筆有神蔡琰胡笳十八拍特以
情真境迫爲百代之絕技余習時藝三十餘年雖無典
墳丘索可誦然必博極群書而後縱橫自在可厭心而
彌獨到雖未必有汨羅危迫之真境然必粗嘗遭讒被
放抑慮挫心之味而後驚魂動魄得露其竒故妄謂倚
相之覽古可爲舉業之法程屈原之悲憤作者不得其
一二其致不深永也本立英英竒邁宜一舉千里且蹭
蹬十年而後登第使之挫抑動心而博稽深造者天果
無意乎讀是編者毋淺視之

大阿彌陀經淺註序

修行徑路莫尚彌陀矣其經有四譯詞旨各異龍舒居士會而一之稱大彌陀經罕行于世五峯覺禪師精修淨業留志是經爲之科分節解大義炳然其徒某某詣渠陽官舍求予序而傳之予大心凡夫也既不厭穢而求淨亦不舍東而就西寶網珠璣同爲羣縛華香鳥唱均屬塵埃但能一念撒然不離五濁界中步步蓮花矣能作如是觀方不負覺師銓註因爲書偈而歸之偈曰頭陀何處覓青蓮三春走馬艷陽天西方料想無多路只在表生筆陣前

代王座師壽潯陽董先生八十序

予及今首揆某制府某官某皆潯陽老師壬戌所舉士萬曆己丑老師壽八十八月二十六日其初度也某某預馳書于予請爲辭祝吾師百千歲壽予方憂母弗能文然母生我師成我恩均也義不可辭予聞孔氏曰仁者壽及答魯公之問則又曰智者壽仁者精氣常凝嗜慾不入是宜壽告君則舍仁而取智欲其達寤處之宜通飲食之節識勞逸之度而衛吾生以俾昌熾也此孔

氏愛君深意也吾師聰明冠世睿思絕塵其履末世而享上壽宜矣予又聞王元之曰民之壽否係君之政君德尚儉民心返醇則其氣不鑿我國無外斯民不爭則其氣常和調律曆正節候吾氣斯順兆民克寧則其神不傷而無疲乏者皆足以致壽而實君爲之也今以簞食壺酒與人則終身不能忘惟帝力廣大則有終身困之而莫覺者由前之說則壽不在時而在德由後之說則壽不在已而在君吾師秉公明之德事神聖之君其致此良有道哉雖然予竊有遐祝焉今日寓內躬上爵

而享大耋者幾人世食祿于朝而稱巨室者又幾人享隆備不恆之福而不反已之德是謂忘本不歸德于君是謂忘恩吾師亦知仁智之無窮而君恩之未有涯乎已榮貴則思天下有困窮者已豐裕則思天下有饑寒者此仁之說也履盛則燭幾于未衰處泰則防微于未萌此智之說也一飲一啄皆君之賜一豚一息皆君之貽此君恩之說也由此而保攝之吾師之壽何可量哉某輩佩明教最久知師之意在此不在彼也故不敢效世人以虛文慶而特進同心之祝云

送王文軒內召序

代作

文軒王君以召行矣君蓋兩治劇邑而于檀僅二年云所爲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疏薦前後凡二十餘而薦又多首列是將何道必獲乎上何道所居輒效也吾聞東鹿故疲劇萑苻之豪橫行衢市土君不求勝之亦不窮詰主名惟務安養而羣盜屏息當時計部下量田之令諸長吏競搜餘地增稅額以希合時相意君得餘田數萬皆均入槩縣以寬民力不以報功而東鹿之民大安之及補密雲密雲古幽州也今爲劇邊軍多于民餉

多于稅武弁多于文吏戈矛劍戟多于筆墨耒耜素稱難治君一以寬厚綏之米塩纖悉無微不至提衡有術爛若神明漢所稱循良吏者政平訟理庶民無歎息愁恨之聲也卽黃次翁爲潁川宣布詔令令民皆知上意以寬和著名龔少卿爲勃海悉罷逐捕盜賊吏非使勝之將安之也如是而各稱天下治行第一矣然則王君之必獲乎上與所居必效者不可觀其微耶不然欲諸薦疏相推如出一口難矣余與君同舉進士第曩居燕市相得懽甚今又同官于檀朝夕受君益不淺今君且

行入省闈得立殿陛與

天子爭是非其訐謏廣論福祉稷而護生靈者豈其微哉余不佞且拭目觀之

刻三教合一序

心一耳教曷何三也至人迭興乘時誘世不別而別也是故釋迦之慈悲老聃之清淨與吾仲尼之仁義皆盡乎此心之量而巳矣世之各尊其教而相非者若戈盾冰炭然皆孟子所謂執一者也執釋執老其馳遠矣哉執儒者寧獨無蔽乎譬如二人之目一障于皮裘一障于緼袍一障于錦繡雖障有不同其不見天日則均也毘陵周君雅志于道欲去其障而會于大同有三教合一之梓于釋取其經于道取其經于儒取其書學者合而觀之同乎否耶如其詞則三書之旨判若黑白會其意則或舟或車或馬皆可乘而適于都市也無二也讀者詳之

賀近樓王大將軍移鎮中協序

今之談邊事者蓋岌岌三衛屬夷環薊門而處而朶顏最盛長昂董狐狸之屬又最桀驁也昔者兀良哈從成

祖靖難功獨多又數從駕北征爲先鋒蓋中國之忠臣
義士也昔效忠貞今爲頑梗昔以其忠貞而授之地今
據吾地而益肆其梗邇者石門告變防禦無虛日矣當
道以薊門三協惟中協居東西之間可以策應而難于
得人因推近樓王公移鎮焉予聞虜犬羊也可以威服
難以理論不一挫之守終不固公武藝絕人常有封狼
胥之志前後在薊鎮若干年其撫屬夷也雖不廢賞勞
而常臨之以威節之以禮未始少徇其欲卽夷人哨而
零竊公不顧也今塞上之軍若馬疲弊極矣使得如公
等數輩分統之訓厲之假以便宜寬其文法瘦者可壯
弱者可強長昂董狐狸輩可折箠而服也今也不然武
臣戮力而防于外文士談笑而議于中使者持勅書絡
繹而至有纖芥不合卽謀勇如韓白且中白簡解任去
矣簿書之設繁于戈矛交際之儀密于擊刺文法之拘
嚴于兵法雖有良將一步不敢騁一息不得安繫騏驎
之足而責其千里豈可得哉雖然公世之所謂豪傑也
吾聞豪傑制人衆人制于人制于人者隨人而立功名
制人者能以我而用天下昔人稱子房能用高祖蓋因

其勢而導之也然則因今日之勢制今日之宜在公必有不拘法而不碍法者時方東縛我獨超然時方委靡我獨振作某不肖尚將拭目而樂觀之某號茹公于予有舊而微言以賀敢以是爲獻

賀大將軍史效松移西協序

說者僉言成祖棄大寧而密雲始爲重鎮非也我

國朝定鼎燕雲實倚大寧爲險固

文皇帝睿謨弘遠爲萬世規若之何棄之且三衛之建在洪武十八年非永樂創設也當靖難兵初起原與寧

藩及各衛諸軍約徙內地而兀良哈率諸部從征力戰而南厥功不細後三犁虜庭皆藉之爲前驅是三衛諸夷固當時所謂忠臣義士也且諸夷中有積功至都督者爲武臣極選都司不能轄因移于保定而徙興營等衛于順永境內蓋以全一時之信而且倚三衛爲足恃也詎意威廢弛而屬夷更爲強虜乎 成祖嘗有言曰滅此殘虜但守遼東大寧開平東勝無事矣旣曰守大寧豈肯棄哉是大寧之失乃後人駕馭無策失

祖宗之故物耳竊謂得豪傑之士守要害假以便宜練

兵秣馬組屬夷之項而制其命則大寧可復也余念此
熟矣有效松史公者昔從戚大將軍數立奇功近從中
協調守西協夫薊門三鎮惟西鎮最險曹家寨三面拒
胡石塘嶺虜數窺伺而俾公守之則要害得人矣邇者
朝廷寬文法事不中制督撫諸公又皆開誠任賢而樂
盡羣策者練兵秣馬惟公所欲爲耳復大寧而固神京
公倘有意乎余閱金元遺史稱大寧有木葉山南北千
里東西七八百里喬木糾錯猛獸盤踞人不能往而北
又環江真天險也東自山海至榆關乃秦人長城遺址

築重牆而守之可斷東夷之出入其西通大虜亦止一
線路往年三衛夷人盜北虜之馬皆從獨石墻下往還
畏我軍發覺往往賂以牛馬舍此更無道也築而斷之
爲力更易夫三衛方倚東西二虜爲重我誠斷其兩臂
則如穿中獸耳縱未能復大寧寧不可舉此行之乎效
松先生在薊門久習知邊事雖夷虜亦憚之往年撫賞
長昂董狐狸之屬素稱桀驁公一言麾之輒唯唯不敢
吐舌蓋公之籌畫素定而威名著也然則公而辦此易
易矣小石彭公偕諸僚友某某輩索予言賀公予喜要

地之得人也大寧之可復也三衛不能爲也燕都之背
益壯而厚也于是乎言

賀陳穎亭祖母丘大夫人八十序

武塘陳氏世積德不顯至西疇先生善治生其配丘夫
人實佐之性勤好施予嘉靖間邑常大水米價踴諸富
室皆閉弗糶西疇悉損所積賑鄉里親戚之貧者丘夫
人喜曰吾聞厚施者必食其報陳氏庶其興乎西疇生
某某生今進士陳穎亭君穎亭之初生也母故多病幼
輒隨丘大夫人共卧起未幾喪母太夫人撫育備至今

繼母誠賢而太夫人畜育旣久進士君倚之若慈母焉
丙戌旣登第以大夫人八袞思捧一觴爲壽因請告而
南穎亭奏名不甚在後應例卽得銓而求歸特急予再
三阻之告予曰萬鍾之祿三公之位不以易吾一日斑
綵之樂也予聞其言悵然自失予幼而無父生平不識
祖父母作何狀又成名也晚宿草寒楸何所承懽哉君
今歸矣悅祖母卽父母之心悅父母之心悅卽一家之
心靡不悅和順之積爲大年豈獨大夫人壽無涯哉陳
氏福慶自此永矣僕又聞善事親者視于無聲聽于無

形一舉足而不忘吾親則深愛婉容在在充溢以事君而君悅以治民而民親以交友而友信僕且將以巨海爲觴而徧壽八埏也斯意也且將與穎亭熟講而共行之

賀葵翁余侯馳封序

歲己亥侯合兩邑之績而三載政成當道覈實以聞天子嘉之下詔特旌其賢并贈其父母邑中諸士沐侯之教感侯之恩旣徵予言以賀矣吾黨二三君子謂侯勤于惠民功不獨在庠序而閭閻赤子感戴尤切復命

予叙其績爲吾民志喜焉予謂三載考績陟其明而卓服以庸唐虞令典也蓋吏而有功于民斯命之曰庸君而考其吏之有功于民斯謂之績古者吏之所以爲政與君之所以待吏凡以爲民而已其材藝之高與學術之富不與焉吾邑前後多良吏其上者務出奇爲聲威以驚世震俗下者惟盡力于刀筆簿書之間而已古之所謂民事多不暇爲或爲之而不能終若吾余侯則盡心民事敝邑之民困于重稅侯爲清理田糧戮力講求終日矻矻爲吾民請旦夕之命禍有所不辭謗有所不

避所以經營之甚備蓋不廢乎今之法而能得乎古之
實者也堯舜之所庸者將不在斯歟今吏部考績之法
七品而下率不得兼封二母子在寶坻封今母而前母
缺焉嘗爲書抵考功郎鄒大澤訴臣子終天之情而慨
其法之未備鄒後陳列數事卽具其說以請

天子俞焉侯之父績學種德貢入南宮授官西蜀專意
撫民大展于時是宜膺異典以酬之冥冥者侯有母丸
熊斷機教育備至而其生母則又端淑有賢行以鄒之
新例得並贈以榮于九泉而鄒又侯之知己也其陳情
關例若預爲今日地者事亦竒矣因序侯之績而并及
之

刻曹公德政錄序

莒岸曹公去樵李五年所矣士民之追思愈新相與稱
道其賢而謳歌其遺澤者日益衆卽公素所鋤擊而嚴
治之者亦莫不交喙頌德而沾沾以感也余生也晚未
及見三代兩漢之盛而循良諸傳載在史策者實竊竊
慕焉曹公旣去無所求于吾民而民自戴之古龔黃卓
魯輩其行政誠不知何如而其得民之深恐亦不過如

此而已然則雖謂嘉禾今日之民心卽三代兩漢之民心可也王道易易蓋可占矣予與公同登第相知最深緣其行事窺其用心大率公之權術不能加于時之用智者其精悍不能加于時之強有力者其鉤鉅操切不能加于時之聰明喜事者獨其方寸隱衷熙熙愉愉時方徂詐相伺矯僞百出而公之心獨真時方險隘竒詭陸地成波而公之心獨平不恃權衡精悍與鉤鉅操切而獨純任此衷以撫衆衆亦感其誠而津津樂慕戀之郡遂大治以故二三年間其良法美意章章在人耳目者大小毋慮數十百條予皆不論獨論其隱衷以告世之牧民者見法之所制淺心之所感深如辰極一定而三垣二十八宿靡不翕然向也項氏嘉禾世家夙敦禮義而庠士名賢則尤習鉛槧修縫好稱說古先賢良因哀士民之歌詠稱述者爲德政錄而付之剞劂予嘉其用心之厚爲題其首簡如此

壽周母王太恭人八十序

代作

襄郡于古爲召南颯颯乎其風也第襄中介荆豫而居平堤廣漢輪蹄舳艫輻輳四合招輕媒冶其風因而降

及銅鞮雍臺之唱駸駸乎溺矣若南漳爲古上盧去襄
百里其地僻其野沃一切竒袤靡麗之物拒而不入其
境如水之有防其民之生也肫肫顛固無惰窳無矯虔
女貞男良爲諸方模表其棠之教其猶存哉余往以行
部信宿其地庭嘗虛無訟者乃以間造請叅知周公公
方擁書柱戶寂寂如宅深谷而蒼頭廬兒衣短衣將炙
朴若村氓余異而訊之則曰下國之俗固然亦太恭人
教也是時太恭人去髦年一歲耳而行不扶鳩視聽無
失衣布御澣指揮家政井井然夜常篝火聚諸婢分繭

繭絲叅知數謝休不休也曰若忘往者擁伴寒灰之側
伊吾丙夜與吾機杼聲相應和耶人不可以登枝而損
其本叅知公語及猶汪汪然也今歲元日使者自南漳
來以叅知語告曰不佞無祿先大夫卽世太恭人含熊
茹荼以植不佞至于今冉冉且髦矣王正十有九日其
覽揆辰某將設帨于堂謀進一觴爲壽必子言也以侑
酌語云路發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鳥跡凡不佞爲諸生
而力佔俾無輟業爲理而治爰書文無害爲水部而荒
土功無墮績爲學使者而譽髦衿紳無留良皆太恭人

提耳而詔之者也太恭人貧而攻苦貴而却奢今雖儼然冠翟袿紉侈有譽命乎未嘗不蓬葆其頭龜其手也取彤史而華袞之者惟子言是賴不佞旣受簡作而言曰是太恭人所爲壽也夫勤則氣無滯儉則享不竭一志安其職分而無越思則中不搖三者皆壽道太恭人皆備之是其于福也猶釜鼓之不盡滿而尊之不盡酌也自此而往采日嬉潘輿日御融融泄泄以躋于大齊而越之也夫寧有量召南之什美夫人也曰采蘋采芣僮僮祁祁美大夫也曰素絲五紵委蛇委蛇其言不越于祭祀在公飲食裳衣之事而其肅穆廉直以宣教輔化助流鮮澤召太和而達靈感以成其化國之日是采詩者所貴也太恭人與叅知所操持庶幾近之吾不意觀風南國而有美俗如斯所謂甘棠之教猶存而不與江漢俱波者其徵于此是宜詠歌哉

壽歸某八秦序

甲夜秉燭作素書寄張先生次遂及歸某倦甚嗒焉隱几爲華胥遊矣熟寢而夢有少年丐者疥且癬直入乞裊蹄余不應良久登榻以手按予腥穢不堪忍曰必得

乃置余曰某官貧無長物僅餘一緡須蒼頭至久之從者來捉之下曰丐無禮當罰不當與金余曰余既許之丐可負耶與之金既遣之而今有司罰二十已悔曰彼爲貧耳丐可校耶貫其罰已召閹者詰之對曰小人彷彿窺其景矣疑主人召平康兒而有私也乃今知爲丐所苦主人不二色者數年小人既不能信主人如望表而又且失干板其有二罪哉余歎曰信哉掇蜂拾塵之惑無怪也若隸也而不我信彼仇也而能我諒耶幸矣丐耳否則且爲若議且爲嫉者資口實語罷遽然而寤夜向丁矣忽夢遇歸先生而告以所夢曰古人卜淺深于夢寐余貫丐者可徵量矣而喟然輿臺之語其名根未忘耶狐裘羔袖此夢卜矣與公一笑而醒質明小价登程遂書兩夢以寄憶明年元夕先生介八十之降生平所歷欣戚幾何親友交知升沉顯晦幾何總大夢也欲爲序先生之素似夢且無暇而直以一縑一金壽門下靜聽坐觀浮雲世事卽八十年猶冥靈之八千春八千秋也

送祝侯考績序

代作

江寧古秣陵地在今爲留都屬邑與上元並峙征科供
應比上元差簡弘正間頗稱殷富邇來取辦日繁年屢
不登又長牧希遇仁人或豐已而剝下民始告瘁不堪
矣祝侯以西蜀名賢奉檄來尹茲邑比至則逖求利病
之源旁究因革之理慨然以安民爲心乃勾稽隱漏禁
戢奸欺均平徭賦節省供費凡有益于民者無不覃智
熟慮而行之蓋煦育仁愛真不啻父母之于子也于是
行之朞年而民喜再朞而樂又再朞而慕之唯恐侯之
去其邑也乃今年十月侯當報政于銓曹鄉大夫諸君

蜀子爲言以贈余謂長民之官稱名曰牧有養道焉譬
之牧牛羊者置之曠阜之地時其水旱之宜惟恐拂乃
性也民則吾同胞非異類比其性固同也苟失其養道
使其跼蹐不能終日豈作牧之意乎吾鄉之民脆薄不
甚斲法又性柔順易感誠稍留意撫調之卽歡舞不置
非必有大故而更張之也乃近世邑令賢者峻法以鼓
威不賢者朘民以總貨剛柔異施均爲民病若侯者豈
不鮮哉方侯拜官時余適謬司銓簿見西川人士咸稱
侯積學而慎操授之以政必樹仁愛之蹟由今觀之果

兩行齋集 卷五
然然則持此美蹟獻于

天子將仰合于保惠不侮之度從此賜璽登庸洊陟顯
祿乃盡吐其夙抱而康濟乎斯民厥功宜更茂矣雖以
品秩不登于青鎖安得爲不遇乎願書之以俟他日

梅居士壽序

余少游茂苑常登太湖之東山山與縹緲並峙坐山上
瞰太湖波光亘天中凡七十二峯各挺蒼翠自茲山視
之直介丘耳洵哉其爲洞天乎乃其下地土饒衍居民
習朴大不類吳門佻靡之習因謂巖穴間豈無異人苟

含和保靈偃仰以玩世是卽浮丘之徒已奚必問蓬島
哉乃今觀梅居士母乃其人歟居士姓姜氏今尚書工
部郎某之尊公也行年八十有八行不曳藜齒能嚙腊
顏采如嬰兒家世茲山嘗植梅成林因自稱曰梅居士
不甚出山以湖山君貴始就養于陪都每歲懸弧官舍
令子長君率子姓羣來上壽居士開襟劇飲仰天長歌
飄飄然有御風之意陪都搢紳登堂而賀者慕之如僊
夫年踰大耋而神氣益強是遵何道耶聞居士性和而
體厚詞簡而履醇少以生事歷荆襄齊魯之墟已而倦

游歸隱山麓日探大洞雲笈諸篇充然有得逢道人輒
坐語不寐搜竒抉秘卽與士不能難也此謂含和保靈
偃仰以玩世者非耶壽惡乎可窮也今夫上古之民蚩
壽百二十歲中古之民朴壽百歲叔世肆欲而越禮俗
益濫而民益淫得耆者幸矣居士慨想玄俗景行至人
遐哉邈矣其得衛生術乎乃今老而不衰雖稟受特異
其吐故納新飡霞咽氣要必有大助焉者試自吳人求
之魏伯陽好道不仕留心金鼎白晝竟生羽翼今所著
五行諸書昭然可考也又莎衣道人臨水見影超然大

悟卒能通神而永齡此非服食之效歟居士壽去百齡
在近其躋上壽如蒙蚩之民蓋可懸識第不知乘雲登
升與伯陽諸君將來孰爲上下耳今年居士誕辰湖山
君繪圖稱壽屬余頌言余與君契若兄弟知契最諗敢
以蕪語漫敘其平生若曰祿之日隆子姓遞顯以此可
以娛老引年是亦一道也茲雖恒談善頌者必及之矣

習靜園居序

恕庵于先生守慶遠貞廉慈惠有古循吏風政成而歸
出入徒步簡樸不修邊幅義甚高其諸子皆循循守禮

法而檢齋尤賢謙厚縝密待人和易終日無頽言併色
好黃老言有尚平之志今秋宣城道者來自山中遇于
武水之上講論甚洽館于其家日談習靜之訣校訂叅
同契悟真篇以乾坤爲爐鼎坎離爲門戶垢復爲水火
消息之候而一主于靜遂以習靜名園園雖有門不常
啟客至不得入惟予數至園中登其堂累晝夜趺坐不
起因祈予爲之序予聞廣成子黃帝之師也其告黃帝
無他語惟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廣成子沒後數千年而
老聃氏出著道德五千言其最要者惟谷神不死一語

而已夫谷神至虛常應常靜本無有生安得有死非習
靜而能臻其妙境乎楚屈子賦遠遊託王子之言曰無
滑而蒐芳彼將自然壹氣孔神今于中夜存虛以待之
兮無爲之先空同道士取之謂雖廣成子告黃帝不過
如此蓋能習靜則神凝氣定乾坤坎離皆在我身中而
可以留形住世矣吾聞古德云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
除心不除事然則所謂習靜者非徒離事而靜其形實
欲離心而靜其神也蓋待無事而後靜者其靜在境境
變而靜亡矣不論有事無事而常靜者其靜在心則常

應常靜而攝散不二者檢齋所習果靜其心乎否耶如
求靜其心則隨緣息念不執不離而可脩然于外如徒
靜其形也則波浪暫澄泥沙終在雖久習無爲也豈惟
無爲且將有害古人有靜處養形鬧處煉神之說若不
卽事磨鍊而惟避事以求逸則精神皆從靜處漏洩所
謂積閒成懶積懶成衰乃必然之事而去長生久視遠
矣數年後予尚平之債畢亦將從公于園而鍊其神雖
廣成子復生老聃復出亦不能易吾言也

賀東白龔先生暨配某孺人雙壽序

嘉善之俗北朴而南勅以南之濱于海也北之極爲吳
江而吳江之俗又南醇而北競以北之隣于蕪也故南
北之間帶巨湖襟平疇離通都遠斥澤風氣淳樸生于
其間者亦含醇抱朴往往多壽龔氏爲吳越鉅族家于
此者數世矣至東白先生讀書業儒履繩蹈矩高志遠
識燭然不羣壯年與余同遊諸生遜避之莫敢與抗某
孺人少先生二歲茲介七袞二月二十九日其誕辰也
當先生七袞時予偶以事出遊不獲稱觴于堂茲因孺
人之壽而追壽先生若先生之子應科博學能文辱從

予游而吾兒某又忝通家子姪之列予胡可以無言也
予聞先生于兄弟行最幼髫年卽躬修孝道深愛婉容
油油可掬其長兄壽彌高先生事之如父有行必順有
誨必從故能以孝友起家爲鄉閭所矜式其孺人亦出
自右族幼誦媪師之誨長習敬姜之規先生晨起修業
或約朋會課孺人亦督諸女奴勤修織紉先生篝燈誦
讀或深夜不寐孺人亦隨照壁之餘光而緝理女紅其
機軸之聲與扣呼之音相荅響故能敬共唱和而家道
以興卽陶靖節之辭榮盛世而翟氏焚薪自爨梁鴻邈

迹名山而孟光甘心布裙不是過也然則今日之偕老
厥有自哉吾聞喬松古栢後木而凋此植物之壽者也
然不如並茂之松連理之栢爲尤希介龜羽鶴後禽而
毀此生物之壽者也然不如雙龜並鶴自少而老常共
遊而侶食者爲尤竒璞有璧砂有金此美物之壽者也
終不如合璧重金爲尤竒而難得然則東白先生夫婦
之並壽是兩松連栢也是雙龜並鶴也是合璧重金之
相映者也殆合兩邑南北之秀而鍾之于一家豈易得
哉况子也克文孫也克繼推前人未竟之志而乘時奮

發所以銘太常而澤四海者可翹足待也願先生夫婦
益培養天和而俟之

智河禪師懷淨土偈及擬寒山詩序

昔如來憫諸衆生指示定散二善門求生淨土而未法
世中文殊普賢化身爲寒山拾得偕隱天台同入石壁
此二種因互遮互攝夫菩薩于目前山石證入涅槃衆
生欲越恒沙法界往求解脫聖凡所作抑何懸殊故上
根大智悟徹無生能生何人所生何地究竟如幻修與
無修皆是勝因生彼生此摠爲淨果寒山有二微風吹

幽松近聽聲愈好金地七重之樹也庭際何所有白雲
抱幽石寶池四色之華也拍手摧花舞指願聽鳥歌誰
當來歎賞樵客屢經過天樂之響迦陵頻伽之鳴不退
菩薩之侶也寒山重巖鳥道卽是淨土通津彌陀四十
八願十六觀門未必非止啼黃葉了悟此理淨穢一源
方識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然勝解寥寥狂慧轉熾還用
堅持名號以淨其心一心旣專萬法自寂慧照之內何
所不有玉溪智河行禪師者古德化身現比丘相嘗習
靜于武康金車山精修教觀信口有得隨筆于紙成懷

淨土偈四十八首及擬寒山詩若干其所得于二因互攝者深矣予舊友孫閒如稱師妙悟欲廣其傳而嗣君德超承未竟之業付之嗣生蓋師素不習鉛槧淨緣純熟慧境忽開椀鋒迅發豈若世儒之撚鬚刻畫埋首吟哦者哉殺人寸鐵遠勝百萬象人凡我同儕大須著眼

賀沈太夫人六袞序

昔漢儒說詩本孔子大序謂關雎爲后妃之德其所稱淑女指三夫人九嬪之屬蓋后妃求之以配君子者非文王思后妃也是故淑女抱德而隱於下則求之而憂即寤寐靡遑庸何傷及幸而同升則得之而喜雖鍾鼓琴瑟非淫也說者以螽斯麟趾爲關雎之應豈非謂王化起於閨門而嬪德嬪道以不妬爲首歟奚獨古昔閨閣哉即今世家巨族有隆興者類有賢嬪人陰培其脉予目擊而心服之當湖沈氏其一也晴峰先生舞勺時

吾鄉錢學博見而奇之許以女字焉未幾晴峰登賢書
蜚聲兩浙尚未成婚也越婚晴峰方沉酣六籍砥名礪
節不問家人生業夫人欲任事則慮專欲諉事則慮廢
其勞形苦志終日矻矻默匡而顯贊之既舉子子且賢
夫人又慮麟趾螽斯之不廣而重念淑女之當求也力
勸置側室焉其未得而憂與夫既得而樂予不能窺其
詳而其推恩覆育藹然同心則鄉之人類能道之及其
生子也鞠之育之不啻已子然而其子亦不知其非已
出也是故慈倡於上孝感於下肅肅雍雍恩禮兼至迨

子又生子而夫人之鞠育日進不衰其繾綣若是可不
謂難乎今歲與晴峯先生俱六袞三月某日其誕辰也
其子鍾啣恩茹德特謁敝廬徵一言以壽予非能言者
第與學博君同里開有一日之雅知夫人之德頗詳且
辱晴峯先生教愛愧無以酬百一也遂不讓而祝之祝
曰當湖城邊花欲開春風冉冉起春臺王母雲車正徘徊
仙人重進紫霞杯天下甲子去復來瑤臺寶瑟莫頻
催鳥有鶴兮樹有梅梅清鶴瘦凌塵埃簾垂綠野即蓬
萊蘭玉森森聽蟄雷異時滄海長如此何用昆明辨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灰

內行齊集

卷五

三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六

男表儼訂

議

復撫按邊關十議

凡欲足兵先湏足餉無餉是無兵也故邊鎮之餉當令
稍有盈餘以備不時不虞之需茲薊鎮錢糧官苦無米
之炊士有脫巾之請而年例銀兩司農靳不時給岌岌
難支矣然該鎮主客兵不滿十二萬而年例銀一百四
萬一千有奇并屯糧民運諸項計之且至一百五十萬

矣司計之臣柰何不持衡而校覩影而疑哉且
朝廷一歲所入不過三百餘萬而一鎮之費乃至一百
五十餘萬此坐而自盡之術也倘不大更敝轍而惟銖
求毛舉于困苦束縛之中以塞

朝命此何異掩口止啼哽咽愈深耳卑職目擊時艱細
籌國事亦有一得之愚久欲獻之當道茲承明檄敢
不盡言謹例十事于左

計開

一曰革養軍之虛費今歲春正月蒙撫臺命某點麾下

之兵登場校閱年貌疤痕記悉不相符諸武將皆怒目而
視盛氣而說謂營伍之中自是常事撫按委官查盤惟
向我輩各討一二名塞責耳未有逐名細點如今日者
某退而訪之則各邊軍虧果係常弊將領幸其虧而侵
其糧當秋防時募人干抵防畢任其所之此謂冷補謹
守之將也有用熱補法者當委出差點時量募半月或
十日支吾既慣伎倆已熟總兵而下莫不通知但不敗
事則稱爲能又有全不預募者直至大閱巡關查點則
招集鄉夫謂之痒補止一時之急也候一日則五分點

兩行齊集 卷六
一日則一錢其逃者死者皆不報而路將已滿載而歸矣此虛費所當稽者一也薊鎮客兵之調始于嘉靖二十九年當時實欲賴之以防邊禦寇非文具也今祇用之充修城之役又令聽用千把總之屬分管之此輩皆無籍棍徒惟知侵剝計工索銀各有定例常例而足也卽人不齊工不飭不問也常例而不足則將難修之工與極堅之墻皆欲拆開重驗多方抑勒必滿其欲而後已故數年以來各處班軍皆不全每枝三千止帶二千或一千五百名赴鎮過堂則募人應點其餘皆折乾而

又虛冒本鎮行糧此虛費所當稽者二也本鎮之兵有三一曰祖軍二曰抽塚三曰召募祖軍之籍糾紛錯亂不可致詰或因貪汙將官多開鬼名冒支糧餉或因逃多畏罰私募投充其籍益紊抽塚之軍起于嘉靖四十年一年每餘丁三名抽一名爲正軍以二名爲貼軍則盡戶皆無閑人矣今軍死而勾不止故今日抽塚之軍苦累已極有一正而一貼者有全無貼丁者有貼丁已盡而累及別戶者至于勾補募軍則尤千古所無之事夫受募而應役非犯罪遷謫比也彼犯罪者或止終身或

居內地而此乃令子子孫孫永爲邊軍豈人情哉且當時召募之令獨用近邊之民最爲良法蓋欲化客兵爲土著也今乃身死而勾其子子死而勾其孫無子無孫而又令其遠房之人代出原領募銀伍兩及解銀至路而路將又索私貼賂之不厭飽則捏稟上官又行勾矣故今日募軍比祖軍抽軍其苦尤甚萬一有警孰肯應募是欲得民捍禦之力而先絕其投充之路也且使三項清勾之軍而果足以充伍卽有害于民亦當爲之今所勾皆單弱無聊不能控一弓荷一戈者財匱民窮正

宜汰無益之費豈可用有限之財以養此不能荷戈之士乎然欲汰之則軍官將執此爲定籍之軍不容輕汰竊謂

國家養兵政求實用軍中有一勇士則臨敵而三軍之氣俱揚軍中有一懦夫則先去而衆人之氣皆奪故兵法有貴精不貴多之說今惟慮漏籍之有便于民而不思弱卒之有害于事此虛費所當裁者三也爲今之計亦無竒謀異策出于尋常之外惟請循祖宗之故事遵

朝廷之明令而斷然行之則三弊可免矣何謂故事

國家之制邊軍二分在營八分屯田此定例也又薊鎮之地初設一片石等關每處存軍十人說察餘悉屯田此亦舊制也當時客兵最多後漸令納銀免其入衛此亦舊行之故事也今可舉而行之否乎何謂明令

祖宗立法凡正軍在營不許于原籍勾取載在令甲森如也嘉靖四十一年兵部尚書王 題

准凡不係在衛所生之丁並不勾取今遠族他房一槩勾取又令婿戶佃戶悉行代充何

詔旨之不信也此猶遠年之事萬曆十四年巡關御史蘇鄴題總督崑崙張公覆稱先年募兵勾丁繼補無異永戍土著之民不樂就而遊食串營之徒應募而來稽其籍貫多屬假捏稍加約束則相率而逃該管將領畏懼叅罰又以逃亡爲諱私自募補隨逃隨補各籍愈混至今而弊壞已極矣請悉如關臣所議將領不許私補開送該道責成附近州縣掌印官查民壯鄉夫市井任狹之人願募者充之隸之尺籍發營收伍註定歸農之日一切勾丁悉與蠲免餘兵亦須精加簡閱

壯者留用弱者汰革別行募補合用安家銀兩就于各營中逃亡省剩銀內支用此則近年新題之例也夫關臣題之督臣覆之部臣請旨而頒行之薊昌二鎮視如故紙畧不遵奉敝政何由而革邊兵何由而強民害何由而息

國餉何由而充哉某請悉遵成議先將各營募兵停止勾補隨將各處現在主兵照例責成該道逐一挑選其勇健者留老弱者退還原籍戶有壯丁則勾取代補如無壯丁止令納銀五兩永不再勾其各處客兵亦照近

年現行事例皆令解銀然後將銀發近邊各州縣正官募民壯鄉夫市井游狹之士務足十萬之數其遴選保結之法一如邊臣督臣之議今薊鎮主兵雖七萬有奇其實不滿四五萬客兵兩班此往彼來亦不滿二萬如募十萬則兵增于舊矣又于十萬之中揀其勇健絕人者爲銳兵五枝每枝三千人共一萬八千人每名食糧二石本色一石折色一石爲銀六錢又選其次二千人留爲守城傳報走使之用食糧一石其餘八萬人悉遵祖制令屯田皆不屬衛官而屬該道仍寄三鎮通判以

勸農之責令春秋二季巡視而稽察之夫屯田之荒皆起于衛官之苛剝今聽軍自耕自歛而無苛政焉一便也衛軍之逃皆由于差使之繁今不屬衛官則差遣不及而民得安生二便也軍之虛伍百計不能除其奸惟計人而授之以田則人有常業而伍不能虛三便也如此則薊鎮南兵萬人歲支銀一十八萬兩銳兵一萬八千人除本色有米可給餘折銀并冬衣布花之屬約三十二萬有奇是每歲不過共用餉銀六十餘萬而已兵加于前而餉可歲減九十餘萬一調劑間而利害迥別

伏惟裁察

一日汰臺兵之冗員隆慶二年撫督譚題募浙江烏銃手三千餘名同薊鎮客兵標兵相兼訓練三年有成然後遣歸此原議也至隆慶五年已滿三年之期而非兵無一訓練總督劉又題添南兵六千九百餘名新舊三枝共九千九百餘名專爲守臺之用中軍千總日支廩銀三錢總以下日支七分餘兵日支五分此餉額之大畧也查三協之邊共長二十二萬四千九百有奇除山險可恃者外實該防邊一十四萬二千一百八十四

內行齋集 卷六
丈零今以十萬之軍而分守之每人該守一丈四尺有
竒夫虜之潰牆而入也不過一二丈以彼全力之寇而
攻吾一人所守之牆一處失守餘皆長物矣故擺邊之
說真兒戲也惟敵臺之建最爲有益查原議築臺二千
餘座大約每臺相離一百丈兩臺之中矢石可及以厚
餉募南兵使之以臺爲家而晝夜拒守洵善策也但歲
久弊滋有不容不申飭者萬曆十五年摠督王題稱先
年千摠把摠各協不過六百餘員今倍蓰舊額如中軍
千把摠一遇有缺率十餘人謀補所謀一得卽肆需索

有見面生日時節支糧造冊等例科擾臺兵吸其膏而
莫敢誰何其或原無現缺唆人訐告坐缺頂補求之不
得卽播流言鎮守憂讒興說爲之扼腕各摠募易簡更
莫能究治至于闕兵召募此輩每視南兵爲竒貨募補
一名索銀十餘兩惟視賄之厚薄不論人之勇怯故近
來南兵無復勅卒皆此輩爲之祟也又南兵新來恐非
人未諳教練故特設三叅將以南人爲之今南將已請
非土而非將又熟邊情若何兩設之哉且如中路南兵
叅將駐三屯營而臺兵散布于沿邊數百里外峻嶺疊

峯之間南將之足何能遍歷臺上而各臺之兵又安可
舍其信地而伺候于數百里之外雖有調練之例舉不
可行者也是南將真如贅麗耳王公又題稱路將駐劄
關營信地有限咫尺臺墻便于統攝因將臺兵聽路提
兼管此確論也然各兵旣屬各提而又屬南將一鞭二
執不惟事相掣肘而且需索倍增合將南兵叅將及二
把總之屬盡行革去每臺止照舊留臺長一名臺兵四
名蓋一臺之中止容五人人多原無所用其選補之法
亦不必拘定南人卽非人力舉三百斤善放鳥銃者悉
與收用統攝之權應照十五年總督王題
准事例悉屬路提則不特省餉銀數萬而事體歸一號
令可行臺兵亦有實用矣伏候尊裁

三曰謹撫賞之機宜昔中行說教匈奴勿貴漢財物得
羅綺錦繡皆棄之草中以示不如羶裘之便利故匈奴
日強今諸夷之嗜漢物如蠅慕羶得丈帛尺錦爭相誇
耀中國執此以羈縻之乃賈生三表五餌之餘意故今
日邊鄙惟撫賞一事爲馭夷之長策誠主之得其人行
之中其窾可不戰而馴擾之矣大弊有五請頌言之夫

宣王上之德意達蠻貊之隱情全在通事之口我
祖宗知其然也特設四夷館以翰林重臣提督之又擇
大臣子弟之端謹者爲譯字生習四夷之言語文字習
之而通也然後授以官而分遣之以主邊方撫賞之事
今四夷館如故也授以官而出邊行賞亦如故也然其
人則非矣夷語夷文茫然不解惟日索供給動至數十
百金而其與夷人耳通而議全憑夜不收之屬各路提
調之撫賞皆視其口以爲低昂而此輩無知挾夷人爲
竒貨教之爭競教之需索教之虛喝教之倨侮教之禁
驚所以褻中國之體而使夷人日肆者皆此輩爲之也
今縱不能復

祖宗之舊制重四夷館之選然各路夜不收尖兒手之
屬凡通二語者獨不可遴選而勸懲乎謂宜選若干人
擇其端謹者使司通事之職三年之內夷賞不增夷情
不變卽爲稱職授以百戶又三年無事加陞千戶又三
年無事加陞指揮倘有能調停大事採探隱情者不次
陞賞不然卽以軍法從事此目前至急之務所當亟圖
者一也邊計莫重于撫賞而薊鎮撫賞之責惟寄之路

提官既卑微人復瑣猥外不能鎮壓虜情內不知愛惜國體任其需索莫之樽裁甚至有私賄虜人求免目前者夫薊鎮撫賞凡十一處而叅將凡十二人今叅將在內而使提調在外主賞非計也請遇各邊之賞皆令叅將主之如石塘路屬夷五枝皆在白馬關撫賞卽移叅將駐關而革本路提調古北路屬夷一十四枝皆在古北口撫賞卽移叅將駐本口曹家路之叅將移駐漢兒嶺馬蘭路則移駐正關松柵路則移駐羅文谷喜峯口則駐本口太平路則駐擦崖子關惟燕河路有二處撫

賞宜將桃林屬夷并入冷口二處聽賞而卽移叅將駐冷口石門路叅將駐義院口而盡革十處路提以撫賞之權屬之叅將至期仍令三道往來提督庶體統尊而夷情可安所當亟圖者二也按三衛所屬共一百一十五枝今在各路討賞者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多九十二枝此係一夷有在三五路討賞者夷人挾詐如此者必強梗難馴到一路則擾一路者也宜稽其宗枝嚴爲法制令各歸一處討賞無示之玩而使輕中國所當亟圖者三也又薊鎮屬夷惟三衛而順義王之裔自居宣

大之邊今掩荅之初請封也卽西置丙兔于洮河東置
赶兔于薊鎮而自長昂以下莫不受其約束而鞭箠使
之夫

祖宗之于兀良哈旣分其衛爲三又每衛立二都督以
分其權又分其指揮等爲數十餘處愈分愈弱使之各
自爲權不相統攝慮至深也今舉三衛夷人而盡屬強
虜且東自薊鎮西至洮河以萬里之邊疆而皆屬一夷
之鈐轄堂堂中國曾無一人早見而預憂之者今洮河
已見告矣趕兔亦復跳梁于此矣其所以力求增賞者

以賞不增則無以雄長諸夷而肆其暴也謂宜循督府
環洲吳公故議將趕兔及毛困之屬皆移咨宣府令其
開市仍優賞之夫夷狄豺狼也彼見賞厚而又得賣馬
將無不從而宣府視薊猶一身也其市賞之費皆出薊
鎮特令宣府代給之所費雖同然可以離遏二虜使不
相合所當亟圖者四也至于撫賞之費實用銀四萬六
七千兩止發帑銀三萬六千三百二十九兩其餘或取
之採辦或取之缺軍口糧殊爲非法夫以一軍而日令
其採柴一束似不爲厲然每束取銀三分一月三十束

索銀九錢盡扣其月糧之錢四分尚欠銀六錢六分疲
軍幾無生矣此斷不可行者也若缺軍應補

國家大法今乃不補而明取其月糧以充撫賞將何以
倡諸武臣哉謂宜明增銀兩以備用而所增之銀于所
汰冗兵餉銀扣除上不以煩計部下不以累窮軍所當
亟圖者五也伏候裁察

四曰定市馬之良規遠方之民養種馬近畿之民有寄
養馬一當馬頭如負重役倒死賠償往往傾家及其給
之十軍曾未幾時馬已骨立嘗私詢其故乃軍不利其

壯也衆軍不幸有一壯馬不特賠馬又賠身而隨之不
特賠身凌辱萬端命亦不保將官令之拾箭則東西馳
逐喘息難支令之隨行則馳趕不前間有借馬出差者
惟務速馳不顧馬乏軍方扣首求哀而彼已策馬先驅
矣彼至地方或投酒店或宿娼家養馬之軍中夜始至
挨門尋馬倍價買料喂養未畢又起催行故各軍惟願
馬瘦不願馬壯也步軍不能逐虜故用馬軍然薊鎮今
日之馬皆不能應敵者昔年虜來寇邊凡馬軍臨陣皆
舍馬藏諸林藪以一人控三馬凡三千馬軍卽占一千

不得向敵現載戚摠理之疏可按也是有馬不若無馬
矣論軍情則馬壯不若馬瘦論實用則有馬不若無馬
豈不重可歎哉愚嘗見遼陽軍士則又人與馬相依爲
命必欲重價以市良馬官所給價或不足則私益之遼
人謂之稍銀故見其馬常肥而真可赴敵又見麻馬二
氏家丁其騎多係夷馬耐腥臊而善馳逐間有土馬亦
皆雄偉可戰乃知選鋒重兵決宜有馬而老營疲卒決
不宜有馬請將遠方種馬其有未賣者悉賣之而以價
入公家倘有十萬匹便可得銀三百萬有二十萬匹便

可得六百萬矣其常年俵解之馬凡二萬匹請悉不解
馬但每馬解銀三十六兩入太倉每年該增銀七十二
萬兩順天寄養之馬亦盡賣之其薊鎮之馬止存雄壯
者一萬八千匹有不如式者則賣而易之其價每匹二
十兩而以給前驍兵更買七八兩之馬千餘匹作沿途
驛遞及飛報擺撥之用當時欲養馬于近畿者以其易
取也今若分置于邊猶外廐耳順天之民既不養馬每
歲一馬出料草銀七兩二錢解邊以備養馬之費如薊
鎮馬騾共五萬有奇每歲費料價幾二十萬而無一毫

實用今以民間寄養之資供邊軍草料之值四季全給而不使打草備用如此則

國家每歲多七十二萬之入南北之民永免養馬之累太僕寺免收撥之煩邊軍又得馬之實用而薊鎮又可歲省二十萬養馬之銀蓋一舉而五利備也伏乞尊裁五日復舊耕之額田查得嘉靖四十四年總督劉題爲開墾邊地等事據密雲兵備僉事張守中呈稱墻子嶺邊內自魚子山西至大黃崖墾地共千頃古井口東自黑谷關西至大水窪墾地百餘頃潮河口外墾地五百

頃今皆安在乎職謂當嘉靖末年正東西二虜交馳之日邊塵時警晝夜靡寧而張僉事乃能分隊分班出邊耕作一歲所收子粒十二萬石有奇今西虜受糜稍稱安息且登垣遠眺稽事易興顧不能出門一步且耕且守何哉如謂出邊畏虜則塞內之地不下數千百頃何皆棄而不耕乎甚至額內屯地亦拋荒而累軍賠納子粒抑又何歟夫聚兵十萬不與屯田坐而仰食于內帑自古及今未有能支者明臺建議墾荒田此社稷生靈之福也職謂耕邊外之地有五利焉聞張僉

事昔年耕作全憑哨探一有聲息輒爲收保故農人無
害穡事有成近來明哨旣爲虜人腹心而暗哨又全不
出探石門之警使得一人預報寧有此乎今誠驅諸軍
出耕卽使之分番遠哨軀命所關自當効力虜變先聞
備禦有賴因稼穡之功修斥堠之實一利也薊鎮虜患
不畏零竊而畏大舉口外之地不可耕者皆崎嶇阨塞
虜騎難馳其可耕者則平原曠野大舉所由也今誠效
張僉事舊法每隊分爲二班結伍而出荷戈則戰荷耜
則耕借田作之農守要害之地二利也易稱王公設險

而寓象于坎坎者水也薊鎮垣墉修築畧備所不能築
者獨諸水口耳不能因水以設險而乃畏水之隳防此
所謂舛也今近水之地皆爲沃野衆軍出耕儼如臨陣
遇敵必先安營而後耕四面皆掘渠卽以所掘之土築
爲營堵外面近虜之處築垣宜大引水環之中間畧倣
古人溝洫之意開渠築畛縱橫如繡于大順之中寓設
險之意三利也昔白川劉公勘得馬松二路西自黃崖
口鑽天峯起東至洪山口廖家谷止邊外如分水嶺大
小石門等一十三處設牆不過二百丈建臺不過五七

座斬關不過三十處卽馬松二路俱包羅在內又如窄道兒地方曾經指揮李鼎潛往踏看畧修險隘卽墻子嶺馬蘭峪俱有外險足恃誠因開荒將前諸險漸次修築可臺者臺可墻者墻可渠者渠可剷者剷不過數年修理完固隨立關寨可耕之地愈多所守之地愈約四利也如此則有山可樵有地可屯濟軍糧于不匱奠疆圉于久安五利也伏候裁答

六曰農種植之厚利昔蘇秦說燕王曰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而已足食矣今蘇州密雲一帶最宜棗栗又宜桃杏而沿邊諸山皆濯濯而不之植此自棄其利耳隆慶二年巡撫劉題稱

國朝自山海抵居庸率籍三衛作藩據林木爲固故令甲所載有私伐邊木之例奉到

勅諭亦有嚴禁砍伐之文欲固守邊圉莫如復山林之險沿邊軍人令各提調督責每名種樹百株其種樹法必縱橫曲直參錯蔽翳使虜馬不得馳驟三年御史房楠又申飭之奏稱七利近年摠督軍門張復移文各路令沿邊皆種棗栗倘果遵而行之實安邊之至計足

國之良圖也謂宜令守臺南兵各以附近山場畫界而授之給以資本責其成功至來年春月特遣官巡視有懶惰不植者責而遣之該管提調有三分以上荒而不植者卽爲不稱職罷去叅將及該道亦以此而遞坐之法在必行其餘屯種區田者亦各給一園地棗栗梨杏聽從其便而區田周圍皆令種樹縱橫交蔭亦各嚴爲之罰責成之于三通判二年之後果木成林戎馬難馳此金湯固也伏候尊裁

七日興險阻之水利薊鎮諸山泉源所發在在而有其水從口外入者狹則四五丈廣則數十丈平時旣虞虜患及山水一發則澎湃震蕩百里胥沉有壘石城一座柞木數層水至輒尺寸無遺名曰捨城有造石橋工費最鉅精堅無比亦隨流蕩盡又有聯巨筏造木壘皆不能成功遂付之無可柰何此天本有險地本有利而人不善因之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特于坎卦發之者正謂其險在水耳大抵天下之水皆出于山而古人導水必先導山今不濬其源而徒以私智人力與水爭勝若之何不敗謂宜相視諸山之水勢泉源所出皆順

而滌之不獨刊木通道間有嶺石阻碍各與疏通所謂
百派飛泉若常山蛇勢者正欲分其流而使出之不驟
也其有水勢盛大自夷地數百里而來者則口外必有
平原曠野當就其平坦卑窪之處疏爲塘塹使蓄而復
流流而復蓄則不驟矣如潮河川之外平洋一望萬馬
可屯誠于此處開大澤夏秋有水胡馬難馳冬月淋水
爲城積冰爲山又何憂虜患哉卽有勞費其視捨城之
築巨橋之建蓋亦省矣薊鎮之邊長一千三百餘里而
內地東自永平西至密雲不過六百餘里蓋邊山逶迤

而內地徑直也誠于內地徧闕支河縱橫曲直各因地
勢淺深高下各隨水勢而于各山之泉各分導某水入
某河某水入某渠卽各引之以灌田凡山險之中偶有
平衢可通大舉者皆掘成池坎使水蓄而復流蓋泉氣
冷北方尤甚水在池中養過則氣溫而長苗一利也出
之不驟二利也又可以阻大舉之馬三利也支河旣衆
水勢盡分而下流一帶永無漂溺之患矣又按潮河之
源出于無碍嶺初從西南行濶一里會蒲桃川又南折
而東二百二十里至呼石哈川復南流二百一十里至

古北口關口外有流水溝羅團崖川之屬凡十餘水皆會而入焉故其勢極大凡虜大舉入寇皆合兵于無碍嶺東之孛合川分哨入犯蓋要道也倘能因勢設險開渠築隄于設險之中陰行吾開邊之計此奇策也伏候尊裁

八曰增將官之供給軍中之弊其端至曠將官管兵扣薪水若干名養廉若干名跟隨若干名又識字雜流等項每人各占數名所以兵皆無實也既明扣薪水而收其銀又復令現在之軍採薪運水是薪水之外又有薪水也既扣養廉而收其月糧又復私收買閑貼辦之

是養廉之外又有養廉也既占軍跟隨又復以軍而送人如督撫中軍及聽用武舉舍人千把摠之屬無軍可占則各送數名視其勢之炎涼以爲多寡是占用之外又有占用也凡修城做工掛名在官者例不應役而獨累貧軍代充常以一人而應三四人之役柰之何不逝且死也嗚呼弊也極矣然欲革其弊當先恤其情每官當明設書手一二人軍牢伴當幾人皆視其品以爲隆殺卽于前所餘二千人之內揆遣至于禮儀交際情所

不免各宜于常俸之外量處經費若于竊謂當如雲南
職田之制每員授養廉田若干畝薪水田若干畝聽其
募民耕種卽或役軍亦當稍寬其文法蓋田作之興自
是邊方大利驅軍爲農猶勝迫軍爲盜也伏候尊裁
九日議輕車之便利戰之用車乃古法也胡虜衝突車
尤有用陣之有車如人有甲巡撫俞子俊所謂運有足
之城策不飼之馬蓋盡車之用矣然湏山川平行車戰
爲宜今薊門之地層山曲嶺非車所便如徧箱車元戎
車之屬尤爲無用車旣車大進退皆難惟有永平道葉

副使所製輕車向前披板稍後上列刀鎗火器輕輪着
地若有自行之勢二人推之如飛翼以鐵拒馬竹挨牌
砍馬刀平地二人可推遇險四人可舉斯爲可用然雙
輪又不若單輪之爲便也合置二千輛或三四千輛卽
分給屯田之軍平時任其駝載糧食搬運食貨有事則
取以裝軍至于輜重車亦不可少但置數百輛足矣各
路車營皆宜省革且如遵化車營久已題革矣萬曆十
三年總督王所以題復之者爲開豐玉二縣之水田也
今水田廢而營兵猶存不爲虛車矣乎伏候尊裁

十日查器械之冒濫軍中禦虜器械爲先故日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沿邊所急無如火器目今南方所製愈巧愈便應令非人習之該鎮置造器械冒破物料情弊無窮當議定修造額數以塞告缺之口器上鑄成製發年月姓名以杜私換之奸解回損器卽椎毀估賣以革用舊充新之弊各該請給造換定立期限以禁零星紛擾之端合着精明府佐縣正將各件緊要兵器議定應用額數仍行各營路掌印官查其器具今見存若干多則收之少則補之弊則修之既有定額然後查某器該幾年一造某器該幾年一輕修幾年一重修一一記造冊逐年驗閱果有不堪者卽眼同椎碎發舖變賣本年該造補某器若干該輕重修理某器若干通共該銀若干類冊具呈該道申明督撫衙門選委嚴明科甲官督造與軍中將領毫無干預如此則冒破可省而器械皆精矣伏候尊裁

閱視八議

寶坻縣爲邊務久廢懇乞

聖明復 舊典專差遣以圖安攘事蒙閱視稟案驗前

事遵該知縣袁某呈照得邊關利弊前議頗悉不敢更有所陳今蒙 憲牌督促義不可默謹照八事依款結案極知蒙昧不達時宜然想人憂天葵心獨苦願察其款款之愚而俯教之

計開

一積錢糧

天下賦稅總之不過二百萬而薊昌歲餉幾二百萬費度支三分之二毋論虛支冒破卽節節實支亦坐而自盈之術也不可不更也本鎮錢糧歷年稽覈絲毫皆有定籍所冒破者獨將將領或有虛數耳今欲盡心稽考不過令備細開數某件放若干某件支若干而已彼于營中尅銀而此于紙上校數何異夢中擒賊乎誠欲振刷必大更敝轍乃可竊不自量常懷杞人之憂而僭籌度之今日當更之法其大端有五一曰省冗員以專責成照得薊昌二鎮往日設官甚少自庚戌虜變之後募兵設將官始繁矣然分布策應成規具在無大冗者自戚繼光來門下人多而薊鎮官少無以相容逐漸添設或一路而分爲二路或二官而同駐一城不獨糜耗脂膏

而十羊九牧規制漸紊竊謂宜查照嘉靖四十五年以前舊制薊昌二鎮仍分十路各置叅將一員其餘冗官盡行并省南兵并管于馬營不特錢糧可省而事體亦歸一矣二曰練土著以省入衛夫薊鎮錢糧客兵所費幾居其半而入衛之兵全無實用其初遣也賣放頂替羸弱就行其既遣也水宿風飡足腫面裂其既至也水土不習工役不休死者十常四五此輩果足禦虜乎抑爲文具而姑調之乎常攷汪司馬閱視之疏謂客兵二班通併可當主兵一名餉不外求他日悉可易客爲主

矣今行之已久竟未能易客爲主而猶煩調遣者則不知變通之故也竊謂宜大興屯田團練鄉兵以求實用而各處班軍盡行放免蓋今日宣大延固七入側多虞之日而反調其兵以衛內地非策也三曰汰老弱以求實用兵法曰軍無選鋒曰北若軍不選而使強弱混用此必敗之道也今日之兵不論祖軍募軍悉應精選其老弱不任干戈者悉與退還查係祖軍卽行文原籍衙門如丁盡戶絕該里解募銀伍兩抽塚者該衛解銀三兩永不再勾如尚有丁者須解強壯頂補倘無強壯每

十年納銀五兩免其逐年軍裝之解此遠近所懽欣從事者朝下令而夕卽輸也老弱旣退餉銀大省卽將所省餉銀遵巡關蘇御史奏

准事例發附近州縣募補蓋今之募兵惟慮其逃耳旣經府縣正官募有籍有力之人而又以父兄弟連名相保登之冊籍死則除名逃則按籍而勾此謂良法也如是則兵皆有實而錢糧所省無筭矣四曰定供役以清冒濫按令甲將官有抽一人一騎私用者軍法從事其令亦嚴矣今軍士皆供役使由法制不定而影射無

也今當查賊將軍原定之制而稍爲裁酌如叅將一員該吹手執旗識字軍牢匠作醫士之屬各若干名自中軍官以至百摠各爲劑定皆支雜餉不許混支正餉亦不許混役軍人則餉可省而軍可息肩矣五曰簡馬驟以省煩費禦虜必資戰車然不可造無用之車以滋虛費今各路輜重車每乘用驟十頭當時建立之意原謂平居資以輸運用驟駕行戰時仍用人拽竊謂戰時旣用人拽則平居亦不須驟也今日輜重之車平時何常運一米一麥乎而又何煩此驟乎馬以利馳逐而本

鎮以守爲主馬不可廢而不宜多虜之所長在馬我之所長在步卽與虜戰以吾所長角彼所短正當以車步勝之不在馬也故本鎮用馬二萬匹儘足以備禦矣倘令順天寄養馬戶出銀以供則所省芻糧無筭矣凡此五者皆積錢糧之大端也

修險隘

前件秦築長城由山海大寧開平而西所據地形極勝今薊州一帶邊乃

國初徐達創修以爲內邊者也歷代修築垣牆略備然薊昌二鎮邊長二千三百餘里擺守之設拙如膠柱鼓若糞枯歲歲修邊軍力未戰而先困唐太宗云隋主不能擇人守邊而築長城以疲民力此自困之道也今日頗踰隋轍矣竊謂城墻完固不如得人善守善守之法有三有修數百里外險者有修近邊山水之險者有修境內地險者何謂修數百里之外險舊制冬月燒荒必在四五百里之外使草根盡絕虜騎難馳先臣郭登守大同每于要害之處毒其水草虜不可侵今誠境外擇其要路潛置毒藥人飲水卽死馬食草卽斃尚有一人

一驍能內侵者乎如山海關外大古路口南行則犯遼
之前屯北行則犯石門諸處乃總路也于此置毒則遼
及石門皆可安枕矣又如石門寨外大梯子嶺離邊四
十餘里東西寬漫有橫山一道舊置柞木攔塞于此置
毒則義院口地方可通大舉者虜不能至矣按古兵法
軍行則防毒凡人敵境則先審其水草葢行軍者慮毒
之難防故設五術以審之即使北虜精通兵法識毒而
不來亦爲上策而何乃置之不講乎但口外之水多流
入內地毒其上流須分輕重所用毒藥有經七日流三
四百里而解者有經半月流千里而解者有經月餘流
數千里而解者此皆用草烏狼毒之屬隨煉之生熟而
分毒之輕重南人有素習之者水入中國近則用輕藥
遠則用重藥不入中國者雖用砒礪可也何謂修近邊
山水之險薊鎮一帶重山疊障處處有險凡軍馬行兩
山之間兵家謂之圍地虜入其中吾斷其前後盡成擒
矣虜人所以敢于犯難而不顧者欺吾無人也向常薄
遊薊門見口外諸山兩頭狹而中間濶如孔明之葫蘆
谷者甚衆卽兩頭不狹者修而隘之爲力甚易中間之

山低則增之坦則劓之修成險隘積滾木礮石于上使
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雖有武騎千群盡爲網中之禽
筭中之獸矣如古北口外地方平行無山可恃當引潮
河之水周圍設險往來之處明則架木爲橋暗則設坑
鋪板虜來卽成擒矣昔李存孝力敵萬人李克用掘塹
守之塹成飛走不能越存孝遂技窮而降此已事之明
驗也何謂修境內地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古北口由
黃榆溝入歷白羊口橫嶺原從古北口出三十四年犯
馬蘭谷由龍鬪谷入由鮎魚口出三十六年犯燕河路
由鷄鳴山入由冷口出三十七年犯臺頭路由界嶺口
入由青山出夫山川在我險隘在我虜每大舉往來出
入皆得其宜若素習者惟其嚮導明而地利熟也我則
險隘阨塞茫然不知甚至敗而奔北亦不知所尚須將
諸路可入可出之處一一勘明如虜從某山入料其必
于某處劓營某處搶掠某處奔回吾軍當于何處堵截
何處夾攻某水可以灌某河可以阻有未者開渠設險
務使戎馬難馳又畧倣古井田之意有溝有洫無事則
教軍耕作虜至則藉水成圍此禦虜萬全之計也

練兵馬

某少嘗習兵法如屠龍之技無所用之今也漢過不先
夷情轉肆練兵馬實今日急務也夫練兵之法有內練
有外練內練有六一日練心二日練氣三日練手四日
練足五日練目六日練耳何謂練心孫子曰愛卒如嬰
兒可與赴深谿愛之如子可與俱死爲將者真能視卒
如嬰兒孺子飲食爲之周疾病爲之恤患難爲之救其
苦爲之同必可以堅萬人之心而并其力然後申明節
制以濟之夫節制者如行之有節節節而制之身使臂

臂使指上統乎下下承乎上提零就整截然不紊所謂
握竒是也平居結之以恩臨陣斷之以法賞罰明法令
一此練心之法也何謂練氣李衛公曰含生稟血鼓作
爭鬪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其四梳以氣梳爲上此無
他能激吾勝氣使人人自鬪則其鋒不可當矣此須練
之于平日兵有節制立于不敗之地以待敵人之敗則
軍有所恃而氣自信又人人練習使技藝精而勃勃欲
試則氣壯往者江南倭警常隨陣觀戰多是氣衰膽怯
卽教師拳師皆慌忙失措平日技能十不展一望風而

敗乃知氣雄膽壯是臨陣第一義昔金世祖初起時遇桓赫兵盛軍吏未戰而懼面無人色世祖洋洋如常時令士卒解甲少憇以水沃面調麵水飲之有頃訓勵之軍勢復振遂大捷此善養氣者也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李衛公謂朝暮非限時刻真知兵者也如金兵聞敵強而懼氣已衰矣世祖令解甲少憇以水沃面飲麵而訓勵之此轉暮爲朝也何謂練手一身之力全在于手常用則力湧而出不用則力隱而微故須練之其法有二先用增重法次用減輕法假如兩手能舉百斤則以百斤之石爲準時時舉之漸次增重至三百斤而止是謂增重法也岳飛練兵每人用二鐵椎各重二十斤二手各持一椎轉運不停稍久則兩手皆紅腫矣見腫而不運卽兩手皆廢而無用從此運之不已則腫消而手健使鐵椎輕如一葉是謂減輕法也何謂練足亦有二法一是走法一是躍法陽明先生少年傳走法于異人令就一室中縱橫界作數十道往來曲折遠若數里以布盛沙一升縛兩足上就所界之路周圍習走終而復始刻香爲候從漫而緊此走法也岳飛練足乃是古

人超距之法先壘石爲距高二尺雙足並躍超捷無碍
矣卽寸寸而增之至八尺而止此躍法也何謂練目有
明暗二法先用暗練坐密室中稍有隙縫以紙封之使
暗如漆瞪目締觀七日之後漸覺明亮半月之後則游
氣往來皆能別識所謂虛室生白也次用明練習觀的
之法以一物爲的懸而觀之終日不移卽淚下如注亦
不敢轉側二練旣畢習射習銃百發百中矣然軍士多
有不能習明暗二法者卽教之熟識旗幟亦足謂之練
目矣何謂練耳有甕聽法握地置甕靜心聽之初時若

無所聞習久則數里之內兵馬之聲皆先得之矣此酒
細心之士方可練習尋常士卒只教演習金鼓亦足謂
之練耳矣外練之法有六一日練陣二日練營三日練
藝四日練地五日練時六日練勢何謂練陣陣法雖多
不過三五而已岳飛傳兵法于周同是三法每三人鼎
足而立擇一人爲長居中稍前二人居左右稍後成椅
角之勢由三人而九人爲一伍亦鼎角立聽聽命于第
一伍之長由九人而二十七人爲一隊三倍之則八十
一人爲一總又三倍之則二百四十三人爲正營又用

二百四十三人爲副營共四百八十六人凡古人置陣皆有副如遇敵而前也一半戰一半止更迭而進力常有餘如避敵而退也一半抵住一半抽退如遇夜而防警也一半起一半息兵法所謂戰隊駐隊相間而立及所謂陣間容陣隊間容隊皆是此意語云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惟其分數明布劄定也靖遠伯王驥兵法是五法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四人者立四面皆聽一人所使由五人爲二十五人共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伍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其更迭止息一如用三之法又以五營如前分布之正陣副陣各一千二百五十人共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攬調度聽于中軍主將之令故王公交戰輒勝屢建奇功薊鎮陣法創于戚大將軍亦是用三之法先以一隊長自選九人隊長以年力壯健能射者充之居中第二名居左第三名居右皆能射者俱充鑱鈿手以骨肉結實精健者爲一伍長卽第四名也第五名在右第六名在左俱充夾刀棍手又以力大而粗猛者

爲三五伍長卽第七名也第八名在右第九名在左俱充
大棒手又以善于炊爨肯爲人下者一名爲火兵給棒
一件如此三隊共三十人卽屬一旗總領之如此三旗
總共九十人命一百摠領之三百摠共二百七十人命
一把總領之三把總共八百一十人命一千總領之僕
十餘年前浪游諸邊至薊門目覩其法而心疑其未備
今則并其未備者亦不可見矣是以軍皆逃亡糧皆冒
破卽力欲整頓莫可稽查竊謂上官點閱宜持戚公成
案取其號簿令各營以次擺列隨抽一伍驗之孰爲伍

長孰爲散軍或抽一旗總一把總隨意考驗其弊立見
卽數萬人一朝可盡察也然戚公之法九人皆一字擺
列而不作犄角鼎足之勢又止列正陣而無副陣此皆
制之未備也今誠因其遺而增其所未備申明其法八
陣六花以次演習庶幾有制之兵矣何謂練營凡遇敵
出戰必先安營而後進退有據古人營法有九種今人
類謂車爲陣之甲冑可以環而自衛不知此特九種中
一種耳曰立槍營曰櫛槍營曰柴營曰城營曰車營曰
木柵營曰繩營曰拒馬營皆須堅固比之城郭漢王霸

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不出方饗士
作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
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利在速戰今閉營
隸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茂不得戰乃引還今虜
騎蜂擁而來我軍皆不知營法僅挑一濠淺而易越又
不知築土自固雖欲不戰以挫其鋒不可得也古人用
兵皆築土爲營曾侯征徐戎是日征卽于是日築武王
伐紂而血流漂杵杵者所以築乃知營法其來遠矣何
謂練藝武藝頗多皆須練習試舉其畧如使鎗之家十

有七

日楊家三十六路花鎗日馬家鎗日金家鎗日張

飛神鎗日五顯神鎗日拐突鎗日拐刀鎗日錐鎗

日梭鎗日槌鎗日大寧鎗日拒馬鎗日搗馬突鎗日

肩鎗日何家十八下倒手于子曰紫金標日地舌鎗

使刀之家十有五

日偃月刀日雙刀日鈎刀日刀手日

朝天刀日開陣刀日

使劍之家六

日馬明王日先王日

日邊擊厚

使弓弩之家十有四

日邊箭日兩廣藥箭日

箭日神箭日袖彈日弓弩日諸葛弩日連

環弩日雙弓床弩日三弓床弩日打牲弩

十有一

夜叉日少林日右少林日大火林日大巡海夜叉日小巡海

觀音大開南海神棍日稍子棍日連環棍日雙頭棍日

陰手短棍日雪棒搜山棍日大八棒風磨日小八棒風

磨日二郎棒日五郎棒日十八下狼兵棒日趙太祖騰

蛇棒日安猴孫家棒日大六棒緊纏身日十八面埋伏

紫薇山條子曰左手條子曰右手條子曰邊欄條子曰
雪捺柳條子曰跨虎條子曰滾手條子曰賀屠鈎杆曰
西山寺使雜器之家十子曰鐵鞭曰夾棒曰單手燥鐵鏈
硬單頭使雜器之家十子曰疾藜蒜頭曰金剛圈曰鏝
掌鐵尺曰呂公拐子使鈿之家五曰椎牛出陣鈿曰山
日鋼叉曰狼筈曰鑣使馬上器械之家一十有六
倒角鈿曰直虎使馬上器械之家一十有六
日稍攔腿進鈿使馬上器械之家一十有六
日槌曰流星日鎖虎口日馬又上帶使流星鞭曰雙舞
劍曰雙刀日馬又日六平鏟日方天戟日鎗日關刀日
斬馬刀使拳格兵器之家十有一日趙家拳日南拳日
日月鎗使拳格兵器之家十有一日趙家拳日南拳日
日孫家披挑拳日張飛神拳日霸王拳日猴拳此外又
日西日童子拜觀音拳日九滾十八跌
有破法拏法解法跌法教師相傳各臻妙際小人一藝
在身愛惜如寶不肯盡傳須以厚禮致之擇徒兒習之

專工一藝即可勝敵然如學鎗亦備通鎗家諸法而後
變化人神教練既成始可應敵何謂鍊地練兵者皆于
武場操演場地平方所布皆是死法亦是面前花法地
不方正即死法亦不可用矣故平時操練與臨陣之時
迥然不同鄭若曾云古之陣法有方有圓有縱有橫有
曲有直皆因地而異用此不可不習者也善將者過山
即習登躡之法過水即習涉行之法過街衢即習巷戰
之法過林麓即習設伏搜伏之法過田塍即習分行合
捕之法于九地六形一一講習庶有實用耳何謂練時

法曰遇有大風大雨大霧不可進兵攻討然李愬以雪
夜擒吳元濟王威寧以大逆風平套虜豈可執哉故時
有寒暑晝夜雨暘風霾湏令兵士平常習慣遇風寒則
習屏氣遇暑暘則習向日遇雨雪則油甲藤衣隨宜置
備此法不但可以耐時亦定心志壯筋骨長氣力大有
益于軍士何謂練勢武經云兵貴勢勢可以先戰而震
敵乘利疾奮敵不暇支兵之所以能爲勢者有三一氣
勢二地勢三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氣
如飄風此氣勢也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盤磴羊腸

狗門一夫守險千人莫過此地勢也因敵怠惰疲勞饒
渴前營未會後軍未涉急擊勿失此因勢也有此三者
而不齊志不必死不畜怒亦莫能爲勢也故曰善戰者
其節短其勢險勢如張弩節如發梳此湏平日練之不
可取必于臨陣者伍子胥在吳練銳卒三千遂能爭衡
齊晉岳飛練背嵬軍五百人遂能以少擊衆百戰百勝
倘薊昌二鎮能練成萬人卽橫行匈奴可也至于練馬
亦自有法湏令別而用之如有善走駐坡驀澗者聚爲
一等衝突敵陣用之有精神惺惺能馳驟者聚爲一等

充奇兵隊用之有見群馬動而不嘶鳴馴良者爲一等
偷營截寨用之有壯健而生性遲鈍不能快走者爲一
等可使作駐隊遮掩步兵至于馳驟進退必使熟識金
鼓旗色回車轉陣皆使素演庶不悞驅使也

整器械

軍中器械當飭前識中已具陳之矣至于臨陣應敵
全資實用夫薊鎮所防惟虜虜之長技惟刀與箭耳其
箭重大不能及遠故非三十步之內虜不輕發其刀在
馬上便于殺騎士而便于殺步兵步兵有長器架隔

不能及身其最難當者馬勢之衝突耳蓋萬馬奔騰勢
如山崩河決我軍望之輒非何嘗交戰故今邊方將士
咸謂虜必不可交鋒但能用家丁尾後鬼竊零騎便報
奇功或露形迹遇虜殺傷便稱血戰此牢不可破之習
也今須掃除故習與虜堂堂一戰禦馬之器莫良于車
輜車無用須改造永平輕車倣舊制每營八十輛止則
爲營行則爲陣其駕砲車每面各用數輛雜于輕車之
間大將軍砲攻擊最猛重大難攜今南方以鉄葉作裏
外以竹木裹之甚爲輕便營中多攜數十具候虜蜂擁

而來二百步之外先發大將軍擊之如遣零賊舞刀則用鳥銃擊之鳥銃兩星相照善放者雖針芥之微無不奇中勝弓矢百倍一百五十步之內發毒藥砲百步之內始發虎蹲跑佛郎機五十步之內始發快鎗火箭之屬近而接戰則用鈇棍長鎗鈎鎗大棒薊門舊制皆長七八尺者兵法短不接長長一寸則有一寸之力此數物可以當虜刀矣虜騎遇車則不能奔突是車可以當虜馬矣我有車營以阻虜馬車有火器以當虜矢車依赖于營人依赖于車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車營相恃先保無

虞此所謂立于不可敗之地以待敵人之敗者也今也不然營雖有車輻已半落徒糜芻糧未知拽駕猛士步鬪全資盛甲今試查檢鉄葉不全鏽眼穿爛何以禦敵毒弩禦夷古爲良法今全不講惟有火器而製作不精如鳥銃每門合口鉛子一百個火藥二斤火繩三條鉛子袋一個藥筒五十箇線藥驚一個銃套一個每旗火石火鏹一副此定制也今果全乎卽全矣而鑄鉛子不立範範矣而磨鉛子不光光矣而大小不合口或銃腹小而鉛子大則入不深或銃口大而鉛子小則火氣易

洩又或棚杖不堅火繩不燥其餘火器種種皆然是未見虜而我先敗矣法云勝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求勝旨哉言乎

開屯田

古者兵農爲一後世始分爲二然不可得而卒合矣國初每衛各設屯田以都司統攝每軍種田五十畝爲一分納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有事則荷戈無事則負耒兵有資生之業官無養兵之費頗與唐府兵之制相合後因兵逃田荒屯糧

爲累愈累愈荒歷年奏減糧額今所清屯田皆計軍所自種所納屯糧皆計畝起科與民田一例寓兵于農之意無復存者卽欲振刷又恐屯地爲豪強所佔一時難清故隱忍因循歲復一歲但能搜刮餘糧稍增屯額卽爲能臣矣薊昌沿邊一帶則荒地至多不煩清查自有餘地竊謂井田之法似爲迂濶然在邊鎮地多人少之處行之則爲禦虜萬全之計倘募近邊壯丁爲軍八家爲井開溝引水八萬人卽佔一同之地不必處處皆方但隨邊度地可作十井卽十井而止可作百井卽百井

而止量其遠近分立堡寨每軍田中有舍堡中亦有舍
效二畝半在邑之意無賊則力耕賊至則入堡今之所
以不能堅壁清野者正以產皆在野不能久住城堡耳
如使平時收穫芻糧皆入堡中賊至何難于避哉又屯
田之制所以不能復者以稅額重而徵輸苦也卽如顧
養謙興豐潤玉田水田當時已有成效矣顧公去而田
卽廢者非後之人盡不才也水田一畝徵米一石此必
廢而不能久行者也今各衛屯糧計畝起科官責之軍
軍責之佃戶不足則軍賠有賣妻鬻子而不能償者故

一僉屯軍卽爲重役清出屯田愈多則累軍愈重此亦
疲役軍丁之一大苦也今惟收公田而不及私田則軍
之耕者樂有恒業惟藉其力而不征其稅則上取公田
而下不爲厲此事之至便者也誠于山坡之地間行區
田平行之處皆爲井地民有願耕者亦聽其如法開耕
止收公租更無別稅耕作旣興糧多米賤一利也溝洫
相間戎馬難馳二利也處處有田則處處有溝溝之上
有畛便是土城畛上種樹便成險阻今止長城一重而
井田旣成則有土城數十百重三利也寓兵于農教化

可施四利也此誠老生之迂談然積抱有年自謂守邊良策無踰此者敢漫獻之

理鹽法

夫屯田惟求增額而不遣軍耕則照田起糧付之一縣令足矣何必勞軍又何必特設憲臣爲哉至于鹽法亦非

祖宗之舊也今之司課者亦但求增額而不問典故之所從來此所以求之愈切而行之愈窒也

國初鹽法量灶戶多寡分立幾團團給一牢盆每盆一晝夜煎鹽六乾約一引有餘煎鹽一引納之于倉卽給工本鈔一貫每貫實值銀一兩故灶得濟用而倉有餘鹽後鈔法不行徵鹽如故此勢之必窮者也遂計丁徵銀而灶不輸鹽矣

國初各商赴邊募民耕作納米豆草料官給一勘合填定所納米麥之數令赴戶部對同卽執赴鹽運司掛號至各場支鹽隨到隨支不煩自買後改納折色而邊民始困然猶未甚也今改納本色而其困尤甚如薊州額派長蘆存積鹽六萬七千九百六引每引定價三錢納

粟二斗一升納豆二斗七升商赴鎮開中每引不過納銀三錢而中間掛號驗引掣放則每引費七八錢故今薊州一引嘗賣銀一兩有奇以雜費多也夫正額止三錢而私費乃七八錢則官得其一而私得其二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今之鹽法不可不變矣姑就寶坻一縣言之三岔蘆臺等場共辦鹽叁千八百二十五引有奇該支工本鈔三千八百五十四貫有奇今並不支鈔但令計丁納銀交與商人每鹽一引折價二錢七分而鹽商並無一紙正引赴場惟假運司餘鹽一票則數百萬之鹽明載而出矣竊嘗計之如以灶丁前所輸商人之銀二錢七分以二錢易粟或豆五斗以七分爲腳價自赴薊州交納則二斗一升爲正引二斗一升爲餘鹽尚多納糧八升額可增而商可不設矣不惟如此各處灶地皆納半銀以其半供運司之費今若不用商人不設運司則此半皆

朝廷之物也如寶坻灶地新舊一千二百餘頃每畝九釐便可增銀一千一百七十餘兩以三錢一引計之又可增三千八百餘引矣不惟如此鹽不用引任民自煮

自賣但于出鹽之處置官而微微其稅每百斤稅銀三分通淮浙河東等處便可增稅銀數百萬矣又官旣不禁則鹽價兩平人不私販四方得食賤鹽之利官府得省巡捕之煩亦事之至便者也

收胡馬

中國之馬必不能與胡馬爭衡惟得夷馬則可耐腥臊可馳嶺阪故將官家丁皆增價而收之薊昌二鎮舊有馬價銀一萬八千兩往宣大二鎮收買胡馬以備戰陣之用後市馬多未至而殞遂題止不發以其銀留本鎮

買土馬于是薊昌無胡馬矣胡人以馬爲命其良者固不肯輕售然貪利漢物苟貨多而價重則雖自騎之馬亦懽然相易矣今不論美惡每匹定銀十二兩故夷人一至張家口卽以好馬與商人重價相易其送至宣府者皆劣駑不任牧養者也如欲收胡馬須令軍士私易官不與其事可也三衛夷人進貢之馬由喜峰口而入武官無知先匿其良者以充後乘而以駑馬入獻起夷人輕侮之心甚失大體馬一進京輒發內官領至三河寶坻等處馬房牧養每房不過十餘匹而坐佔數百頃

兩行齋集 卷六
之地且沿村剋剥鷄犬不寧竊謂今後貢馬如海西建
州諸夷之馬盡留遼東三衛之馬盡留薊鎮而以各馬
房之地盡數徵糧備邊則所全者大而爲益不細矣

散逆黨

虜皆設幕而處凡構房者卽謂之板升板升之衆皆中
國逋逃也昔張公題爲招掾被虜華人以散逆黨等事
謂虜昔入寇所掠惟財畜婦女而已今則掠人置部落
中及至犯邊則倚爲嚮導衝陣則用以當鋒返塞則留
之殿後以中華之赤子爲奴虜之腹心彼來侵我則旣

以中國攻中國我雖勝彼又多以漢人殺漢人十八年
寇遼聞驅男女三四萬人而北故今日在虜之衆較之
往年不啻十倍矣不但虜之掠人也中國之人或負罪
而出或窮困而逃歲不絕踵今聞教虜叛逆者皆中國
逋逃也虜酋生長沙漠原無大志惟中國黠徒羈棲虜
庭身服羶裘心思羅綺形居毳帳神想華堂于是乎導
之作逆引之南侵而禍斯不可測矣幸而青把都長昂
之屬皆庸才不知撫御虐使其人昔年有陷在虜中者
不勝其暴虐之苦攜妻子率部落至墻子嶺求入邊將

拒而不納歷古北口石塘嶺十餘處皆不納舉部慟哭而返是絕其向化之路而堅其附虜之心也竊謂宜遵歷年題

准事例特立受降一司有能招一人者賞銀五兩招十人者陞一級招劇賊者同殺賊之賞招至五則優待而厚恤之願效勞者卽收爲家丁視其勇怯而差等之其人旣耐辛苦又識虜情較之募內地之人益不啻倍徙矣豈惟中國叛人可以招徠卽三衛真夷亦可賄散也昔魏絳陳和戎五利首日戎狄貴貨賤土土可賈焉今之

和戎者但保目前無事而已矣孰知遠計哉愚嘗及復邊計而深感當時之失策也當市賞之初成也把漢那吉在中國其操縱之權在我宜令之曰將板升之衆盡歸中國吾始返而孫俺酋必聽命不暇矣其時趙全等與青把都爭權事可立就也而計不出此一可憾也旣而趙全等擗獻之後青把都諸酋暴虐其衆扣關來降使盡收之皆吾精兵也又拒而不納二可惜也今史夷旣歸車夷無侶聞其黨頗有桑梓之思誘之內附正在此時宜遣尖夜之屬散入其巢諭以大義餌以厚賞者

能擒斬夷酋首領者宜與勝敵同賞或引衆歸附者計
丁行犒立成條格密切頒布此令一行將必有聞風響
應者吾沿邊備兵文武等官各以招募多寡爲功之殿
最每歲上計幕府時用吏兵二部功多者破格超升則
逆黨可散矣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七

男表儼訂

議

蘇州府賦役議

先君甫釋褐奉都察院劄清筭蘇松錢糧條議
如左惜叢弊已久胥吏倡爲浮言眩惑當事沮
格不行識者悲之

大抵因事立法勢無全利周文襄王肅齋所定之法豈
不稱善行之未幾弊遂叢生此非二公罪也勢也易曰

竊則變變則通因已往而通其窮策將來而杜其弊可
無變哉然今日立法之難又有甚于周王二公之時者
夫忠臣愛國疇不知損上益下而今供億日煩上不能
損而且議益矣然使民間有財可歛卽如周文襄增民
田之耗以補官可也又如王肅齋增輕則之糧以平重
則可也今民貧極矣逋負日繁逃亡轉衆官府催辦之
嚴徒驅良民爲盜賊閭閻愁困之極遂委祖業爲荒丘
野無上戶之農市無中人之產何以應上之求哉于上
下兩難之中求權宜救恤之策謹條爲數事以請

一曰清賦役以免混派查得隆慶元年應天巡撫林

奏乞復糧額事題稱蘇州等府嘉靖十七年以後加派
數多乞遵嘉靖初年舊額派徵戶部覆稱本部卷查坐
派各省稅糧自國初至今俱有定額以夏稅秋糧馬草
爲正賦其餘各項雜派銀兩等役另立欵項或照地科
或計丁派或編入均徭或取足里甲原與稅糧馬草正
額無干惟是蘓州等府不分正賦雜派皆混入糧內徵
收名曰平米雜派多則正額反累合咨應天巡撫將各
項錢糧不拘起存逐一清查要見每府夏稅小麥秋糧

米正賦若干何項爲舊額何者爲新增送部查理裁定
施行得

旨報可是賦役之不可混戶部蓋諄復言之矣然摠書
侵漁之弊全在混派如今年增賦若干人問之則曰某
項雜料加添也如雜料中某項忽增人問之則曰某時
奉文加派也指東畫西莫可致詰使賦自賦役自役皎
然不混則蘇州之賦一稚子能知之一田叟能籌之矣
何所容其奸乎當時撫按諸公亦屢次嚴行清理賦則
刻賦書役則刻役書各有成額不許相混然奸頑摠書

乃于賦書中陰竄諸役于內如遠驛馬役如義役料價
如驛遞水夫等皆役也而指之爲賦且又指爲蕭齋王
公所定不敢動移當時生員李璣著論非之謂書冊有
僞本非虛語也撫按皆稱十七年以後增派錢糧數多
求改于朝而不悟書筭諸奸私增之弊失之于私而
索之于公宜朝命屢下而屢閣不遵也今請悉遵

國家成法止以夏稅秋糧馬草爲正賦通各州縣計之
太倉州原定每畝二斗八升推除役派今止該二斗五
升長洲縣原定每畝三斗七升五合今止該三斗二升

吳縣原定每畝三斗四升四合今止該三斗吳江縣原定三斗七升六合今止該三斗二升常熟縣原定三斗一升八合今止該二斗八升崑山縣原定三斗三升五合今止該二斗九升嘉定縣原定三斗今止該二斗七升已自足上供之數矣其餘鱗薄田蕩凡係輕科者不必議增即使田果高腴而賦有未盡亦不害爲藏富于民也至于雜辦錢糧照丁科派最爲便利請更陳之二曰清加派以杜影射諸稅有額辦有坐辦皆供內府及各部者歲有定額原無加派卽稍盈縮不甚相遠惟

雜辦一項乃府縣所湏其數頗浮于舊亦事有不可已而勢不得不增者但各省俱照丁田均派而蘇松等府則照平米起科夫不照田而照糧則糧重者其徵益重糧輕者其徵益輕豈任土制貢之法哉况平米一石耗居其半照糧起稅已甚不堪今又不照正糧而照平米則耗米亦作正米一例科筭矣耗之重者無如蘇州宜其重困而難支也且旣照平米驗派宜爲畫一之法某項料價若干平米一石驗派若干某縣應派若干使人周知永久可守今則不然或一項而重派兩縣或數

項而獨坐一縣或分派各縣而此重彼輕或名爲均派
而此無彼有任意分攤不可究詰本府平米二百四十
七萬八千一百七十一石有奇查貼役冊內坐派甲丁
二庫銀硃等料二千二百六十二兩六分伍厘每石驗
法照派九毫一絲二忽則吳江止該派銀三百九十九
兩五錢一分一毫今多派銀四百五十一兩三錢九厘
九毫又本色蠟茶料銀供用庫坐派黃蠟二千六百斤
每斤價銀二錢該銀五百二十兩芽茶二千斤每斤價
銀八分該銀一百六十兩葉茶一千二百斤每斤價銀

二分該銀二十二兩此奉部帖定價原無鋪墊者又折
色黃蠟五千九百八斤一十三兩該銀一千一百八十
一兩七錢六分二厘五毫共本折料價一千八百八十
三兩七錢六分二厘五毫每石驗派銀七毫二絲止該
銀三百十五兩零今查會計內多派銀四十四兩零何
得又行重派折色料銀一百三十一兩二錢九分乎按
各項料銀 朝廷坐辦各有定額數目宜明驗派宜均
何得此輕而彼重又何得一項而兩派乎且既不奉
朝旨又不奉撫按明文而總書得以意輕重其間法固

內行齋集 卷一
如是乎請將通府料役計田均派每畝該銀若干顯然
易見今日平米一石派銀若干卽讀書諸事者亦或未
必能了了也合蘇州一府計之義役料銀混派七萬餘
兩有派至八萬兩者然據隆慶二年會計不過一萬九
千餘兩而已此實數也遠驛馬價例當請免水夫工食
并均徭里甲筭之又用銀十二萬餘兩連前共銀十三
四萬餘兩查本府人丁共二百一萬一千有奇每丁派
銀六分有奇足辦此矣今丁口銀徵納如故也吏胥東
西影射陰陽乾沒之胡不明取以充雜辦丁銀稍增民
不甚厲而田賦大減則受惠多矣

三曰修實政以省兵餉蘓松沿海原設金山太倉鎮海
諸衛各有哨船絡繹巡視爲海防計至密也自
世廟倭警復于額外募兵禦之而原設諸衛官軍則移
之守城蓋 國家之法臨陣損官軍三名以上卽論爲
失機而所募民兵雖損數萬可隱不報法所不得加也
故用兵者樂用募兵不樂用衛軍平時盡民之力以養
軍有事又募民爲兵以衛軍識者深憾焉夫募兵不難
銷兵爲難有事而募兵事平當漸思所以銷之可也當

事者以兵不可銷因藉其人守險倭患旣平而海上增
設之兵不減江南諸郡歲歲有倭之費是歲歲受倭難
無窮也竊謂沿海諸衛舊每衛設軍一萬二十名今每
衛不過一千三四百人耳所耗者蓋不啻十分之八矣
軍儲不減何耶不惟不減且屢告匱焉不惟告匱茲且
歲增矣曷故哉皆由衛官隱其虛耗每以印信文書冒
支侵匿動以萬計府縣胥吏通同分用官往查盤亦止
據其印信爲實不知衛官肆爲侵冒雖死且不避何印
信之足惜乎衛官侵匿之弊一則補支二則虛名冒領

補支之弊又有一焉或與府縣該房謀將先年支給之
籍扣換或至各縣與糧長私相授受而府總未經註銷
候本官陞代則懇告上司批發查筭該吏執卷而曰委
未支給官其敢不給乎冒支之弊多開鬼名或曰原籍
解補或曰在逃還伍印信昭然官其敢不給乎稽查之
要惟在得其官軍實數其間有無緣事扣革見任差操
守城老幼各若干名摠筭一年應得糧若干復查其屯
田子粒該糧若干計蘇州衛共屯糧四萬二千三百八
十六石四斗四合六勺已自足供軍食矣倘有不足則

當清理屯田不得以民糧補之此省餉之第一策也又倭難初作慮損軍罪重故舍軍而募兵今海波不興正宜修復

祖宗舊制使諸軍巡視預習海戰省一兵之缺補以本衛所之軍餘省一官卽乘一官之陞遷補本衛所之武職彼自食其本等月糧爲 國家防守信地庶不失當時設立衛所本意遇春汛亦照例量加工食以鼓其效用之心則兵與官之原數未嘗缺而兵可漸銷餉可漸減矣此省餉之第二策也舊募兵皆勅卒今非舊矣人

一兵缺市井游子無賴以銀十餘兩買充之此弊不革則坐靡有盡之民脂以養此無用之疲卒甚無謂也請凡遇水陸兵缺先儘補衛軍儘補衛軍盡則將各縣民壯補之如缺一兵本管官申達兵道擇其附近者行文下縣縣擇其精勇者給文遣補仍照例增其口糧人孰不欣然願往哉蓋民壯之設原以守禦地方今則徒供差使祇益耗蠹若擇其精者以補闕伍而稍汰其冗者此省餉之第三策也海上兵士類多虛名間遇查點卽顧人轉數其見在者又率多疲弱蓋因兵餉皆棍徒冒

支而實給衆兵不過十分之四故惟疲弱之民不得已而應之官設兵船以禦盜而近日盜反縛兵以擄財此事之最可笑者脫使有警將焉用之請先委本府海防官會同統兵官逐一挑選遵初制力舉三百勛以上者方與入選再委府縣賢能正官一員出其不意逕至海口或江中駐劄一山號召兵船會集一處勿令傍岸并禁止小船往來隨其舟之所有稽其兵之實數此省餉之第四策也古者師老不息必議屯田國家初制亦然今防海諸兵旣不可減而不行屯田非計也蓋募民爲兵是驅良民爲強暴教兵屯種是化強暴爲良農今沿海沿江新漲塗田多被豪民佔種稍納蕩糧遣官丈量分兵屯種或豪民認爲己業不容軍屯卽每畝量起租二二三斗給兵充餉每兵授田百畝每畝二斗卽有米二十石矣其未經開墾者盡數分撥附近之兵且屯且守此省餉之第五策也此五策者行其一策皆足救目前之急矣

四曰查派剩以杜加賦考戶部會計額派蘇州秋糧二百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石七斗四升二合二勺除各

項起徵外徵不盡者名曰派剩每石折銀七錢解宗人
府常年爲緩徵之額凡墾荒賠糧者卽以此項補之多
不起解萬曆八年察院林 題作本府河工催徵甚急
而辦納不前以田荒無措也今 德府 涇府 汝府
景府 潞府及各位公主祿米歲歲增坐皆就派剩米
撥轉每撥白祿米一石輒費民間米四石有奇故本府
之田土不加于前而稅糧日重皆此派剩之說爲之祟
也竊謂額糧而徵有未盡謂之派剩可耳今本部額派
二百三萬而本府會計已坐派二百四十七萬有奇矣
額外賠米四十三萬餘石而猶執稱派剩歲歲加徵民
何堪哉衆謂主計者惟筭正米不筭耗米故有餘剩其
實不然 國初舊制內府白糧一石准加耗米一斗今
尚仍之 國初定鼎金陵輸納近便故耗米一斗已自
足用今轉運北京勞苦百倍而乃反不筭耗耶如謂耗
米不當計則官折白糧每石派銀一兩或一兩一錢正
包耗在內也徵銀則計耗而多折徵米則除耗而少筭
豈通論乎又如漕糧六十五萬五千石每石加耗四斗
共耗二十六萬二千石此則每歲題報該部所明知者

烏得視之爲無名之稅而竟不計作實數耶又正統十一年欽奉

聖旨朝廷合用顏料百姓買辦艱難聽戶部便于出產去處定數派去着該司府堂上官自正統十二年爲始每年于存留糧內照依彼處時值從公估計折徵務在兩平不許虧官損民欽此故本府料價原撥存留餘積本色米一萬九百七十七石二斗四升七合六勺九抄七撮五圭及折色銀九千二百七十三兩七錢買辦但當時失于報部不得除派剩之數今日又爲差派數多存

留俱盡不得不額外斂民上虛 國恩下貽民禍懇乞明開本府現徵之數申達該部除豁派剩名色與其派爲緩征而令百姓自捐之孰若使恩出 朝廷而在上捐之爲當也

五日免協濟以恤繁重本府編派北京會同館上馬二匹每匹銀四十五兩南京會同館上馬四匹每匹銀四十二兩中馬五匹每匹銀三十八兩下馬四匹每匹銀三十五兩二錢三分共銀五百八十九兩三錢二分又派山東北直隸及江北等三十七驛上馬二百三十七

匹每匹銀四十二兩中馬一百五十三匹每匹銀三十
八兩下馬一百五十一匹每匹銀三十五兩共該銀二
萬一千一百二兩八錢三分按大明會典洪武八年定
馬夫免糧則例自京至宿州十三驛馬夫田租全免自
百善道至鄭州免三分之一自滎陽至陝西山西北平
免三分之一當時免糧養馬而且視地之繁簡以爲輕
重法甚善也十六年始僉蘇松嘉湖四府民占田四十
頃之上者出上馬一匹二十頃之上出中馬一匹二十
頃之上出下馬一匹永樂二年復僉江西八府民充馬
戶每糧五百石出上馬一匹江南計田江西計糧有田
四千畝有糧五百石出上馬一匹誠亦何難且有富民
則僉無則止未嘗限數又未嘗累及貧民亦經久可行
之法也及查成化元年奏准南北直隸及山東等處各
驛馬夫俱于本地相應人戶內僉充免其賦役其南方
糧僉夫役悉與開除自是以來蘇松嘉湖等處更無馬
役矣嘉靖以來北地因荒告攀遂復移文僉派不問貧
富一例出銀名曰協濟夫使南方民有餘力卽代北方
出馬有何不可今賦重極矣乃復于正賦之外重編此

兩行齋集 卷一
三
役民不能支則年年負欠負欠既久往往對支燕齊之人跋跣數千里以索數金之貼價計其道路往來官府守候得不償失誰肯來索其來索者大抵皆流民棍徒于養馬馬戶無與也無益于北而有損于南乞查照成化年間所題事例悉行蠲免而北地馬匹就近編充遵照

祖宗舊制免其糧役不然太僕寺馬價原係山東直隸等府所納者扣數量留以濟各驛之用未爲不可也
一議減光祿寺白粳正米三千六百石

前件查得本寺白粳米積貯甚多曾經科臣劉魯條議慮其朽腐要將本折輪年解納今查前項粳米解運一石所費三倍積貯既多則嘉靖十六年額外續增三千六百石應從裁減卽正額之米亦應查照科臣所議上

請聽令本折輪解度百姓之膏血不爲廩中之朽腐矣
一議減瑞安長公主駙馬祿銀三百伍兩

前件查係萬曆十四年奉派原在部額之外坐徵但查歷年舊規 公主婚禮畢後應用祿米不折

內行齊集 卷一
次年卽併入北京公侯祿銀項內通融支給不當
額外加派相應裁減

一議減續增京庫闊白綿布鋪墊銀二千三百九十四
兩伍錢七分六厘

前件查照賦冊應解京庫闊白綿布九萬九千七
百十四疋原議本色每疋價銀二錢五分扛銀三
分共徵銀二錢八分折色每疋價銀三錢又奉文
增加本色布銀二分以爲鋪墊共銀三錢適平矣
而後復議增加鋪墊銀二分四厘共增銀二千三

百九十四兩五錢七分六厘是鋪墊之外又增一
鋪墊也後增銀二分四厘相應裁減

一議減宗人府等衙門派剩正米銀伍千九十四兩九
錢二分二厘八毫三絲

前件查得戶部每年會計將應徵各項錢糧正米
盡數起派仍餘二萬五千四百七十四石六斗一
升四合一勺五抄名爲派剩每石折銀七錢聽撥
各衙門文職官員折俸之用逐年奉派不一彼減
此增彼增此減原不出于部額之外但旣曰派剩

則非復各衙門應支正數往往積之無用故隆慶以前視爲可緩十無二三完解遇有災傷輒將本項議免萬曆以來纂入考成督責遂急邇年水災重大閭閻消耗民委不堪今查前項銀米其米在額米之數不可免徵但銀數似應酌減合將前銀每石減派二錢量徵五錢則原額不失而民困少甦矣

一議減楊州府倉正米銀一千五百兩

一議減徐州永福倉正米銀一千五百兩

前件查得本府應解楊徐二倉正米三萬石每石折銀六錢但二郡地方雖屬江北實去江南不遠穀米頗賤似應量爲酌處合照會計例折銀五錢徵解則彼之額數不虧而此之民力少寬矣

一議減南京倉麥折銀二千二百五十兩

一議減鳳陽府倉麥折銀一千九百五十兩

前件二倉小麥共二萬七千七百石每石折銀四錢折價頗重查得京庫麥折例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似應比照前例解納每石減銀一錢五分庶輕

重適平矣

一議減供用庫加派蠟茶料銀六百五十二兩三錢四分二厘五毫

前件查得嘉靖十六年賦冊額派本府本色黃蠟一千四百斤每斤價銀二錢芽茶一千二百斤每斤價銀六分葉茶一千二百斤每斤價銀三分續于四十一等年該太監蔡秀等題稱缺乏加派本折黃蠟三千二百一斤一十一兩四錢每斤價銀二錢該銀六百四十兩三錢四分二厘五毫其

芽茶每斤另增銀一分該增銀一十二兩共多加銀六百五十二兩三錢四分二厘五毫夫額派黃蠟止于一千四百斤而加派之數反浮于原額幾至三倍蓋緣四十一年爲

世廟醮壇之用故加派至此隆慶以後一切報罷前項黃蠟仍復踵而未革年復一年蓄此將安用哉今當地方重困之後合將四十一年等加派黃蠟銀及芽茶價銀盡行裁減

一議減北京光祿寺歲用果品廚料價銀一百三十五

兩六錢

前件查得該寺果品厨料斤數俱與舊額相同中間菜笋原議每斤五分五厘自萬曆元年奉文加價銀五厘共銀六分香蕈每斤二錢三分加價銀一分共銀二錢四分蒔蘿每斤二分九厘加價銀一厘共銀三分蜂蜜每斤五分加價銀五厘共銀五分五厘較之舊數通共增價銀二十五兩六錢及查蘓州府會計價值菜笋每斤三分蜂蜜每斤三分則本府實多價銀一百一十兩蘇松二府豈

宜異同合比照松江例派徵亦甦息之一端也相應議減

一議減斧刃磚料銀九百兩

前件查得前項磚價原係蘇松等七府派辦但當時偶因缺磚暫行派辦今年復一年前磚置之何用相應議減

一議減急缺綾紗料銀七千七百四十七兩五錢

一議減紅段價銀八千九百三十二兩二錢四分四厘七毫四絲四忽四微三纖二沙七塵

前件二項查係萬曆十四年分會計額外派徵不
爲永例議行查豁

防倭議

寶坻縣爲倭情事蒙兵備副使王案驗前事備將本境
防守事宜酌議開報等因到縣卑職親至海濱周圍相
視謹列八款以聞爲此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計開

一議衝緩照得倭居海東與浙閩相對西非至朝鮮甚
遠既至朝鮮則隣于遼矣至遼則隣于燕京矣今倭入

犯京師海口有二皆在寶坻地方倭有子母二船其母
船高大不能泊岸須用子船其入港也若子船不便或
擄民船以行此其故習也今若從水而犯則必從草頭
沽歷丁字沽過天津從陸而犯則必從水道沽登岸由
梁城所至通州此二口乃極衝者也就二口較之則草
頭沽尤衝其餘皆在所緩矣爲今之計宜將草頭沽兩
岸各築敵臺一座其高下悉倣江南禦倭之式夾河對
陣開窓放砲賊必不敢輕入其水道沽海口濶里許宜
編釘木樁卽取沿河楊木爲之而橫編葦條于上不過

三四潮泥積成灘賊舟不能泊矣此勝雄兵數萬也理
合報詳

一議墩臺自黑捱子起至關家舖止延袤二百二十里
舊設墩臺十座皆屬梁城所軍瞭望細分之則黑捱子
至草根子四十里乃豐潤縣境蔡家舖至流渠河一百
里乃寶坻縣境圮口至劉家舖八十里乃滄州境今欲
增立墩臺須各州縣分造軍門來文欲三里一座據本
所張指揮謂當五里一座以職論之則有難拘里數者
益墩臺主下瞭遠如黑捱子至蔡家舖道里平直一望

無遺卽十里一墩不爲少如避風嘴至大直沽迂回轉
換瞭望難周卽二三里一墩不爲多今濱海之土皆踈
渙而難固若潮大則湧入衝擊須用磚包其費頗大其
成頗遲今倭夷已至遼東倏忽可達謂宜先撥軍分置
各漁船隨洋瞭望庶不悞事又寶坻關係海道利害舊
制內地各有烟墩東路自河北崔成等處以達薊州西
路自東嶽南店等處以達密雲西路之墩至三河又分
爲二一達密雲一達京師今皆廢弛惟基址僅存若欲
一槩修之爲力愈鉅謂宜各置撥馬沿路走報俟海墩

築成之後然後築內地之墩庶修復有漸而人力不困也理合報詳

一議撥軍照得既有墩臺必須軍守本所初設有軍千人皆爲守海之用往日倭至成功非獨藉此千人力也餘丁復有二千餘人以漁鹽爲業狎居海上故相聚擒倭遂成大功至嘉靖間本所正軍逃亡過半止四百二十餘人盡撥振武營然餘丁故在也三十八年抽掣餘丁其時本縣劉知縣與楊指揮有隙三丁抽一丁爲正二丁爲幫盡數解石塘嶺而本所空無人矣今議者欲

募兵三千守海若卽募本處之人則沿海蕭條寸草不生人烟斷絕疇來應募卽有一二漁戶零居海上固不煩召募而練之皆兵也若募別處之人則水土不服地利不諳卽卑職近與李守備帶領隸卒十餘人至海上飲鹹水無不病嘔瀉者此明徵也莫若將先年所撥之軍發回本處盡拘強壯正身應役疲弱者悉易之蓋諸軍在密雲則可欺遠來之將而冒名頂替在本所則難欺熟管之官而誣上行私自三月至八月則防海自九月至二月則戍邊不但防海有人而戍邊亦得實用此

去兩害而得兩利也。不足則將近海抽塚之軍悉還本所而石塘嶺所缺之額另募以充之。蓋均一召募也。濱海人少陸地人多故募人守邊則易募人防海則難與其別募他兵而風土不習莫若卽以此銀募兵守邊而遣本地之人還守本地之險夫其生長在此習知地利而無水土不服之患室家在此則有所顧戀而無逃亡勾攝之擾首領在此則有所制馭而無冒名私替之虞田業在此則又因所得之財爲樹藝之本而死守力爭必不敢輕棄之于敵矣。此

祖宗立法之深意百世臣子所宜世守者也。理合報詳一議舟師照得禦倭于陸不若禦倭于海故防倭以舟師爲急南方備倭之舟廣船最大福船次之如太平之簽船太倉之沙船皆小舟也吾舟大而賊舟小則以互大舟犁而沉之我舟小而賊舟大則使調戩奪上風用火器以攻之大率海中之戰鬪船力不鬪人力故舟大者勝鬪風力不鬪船力故佔上風者勝然廣船高大勢難卒備惟福船可用其大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濶其首昂而張其尾高而聳設柁樓三重于上其傍皆設板

兩行齊集 卷一
三十一
楊以茅竹豎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爲四層最下一層不可居堆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第二層乃兵士寢息之所第三層左右各設大門中置水櫃乃揚帆炊爨之處也其前後各設木椗繫以綜纜下椗起椗皆于此用力最上一層如露臺須從第三層穴梯而上兩傍板翼如欄人倚之以攻敵矢石火炮皆俯矚而發其制可謂盡善矣但海中風潮相搏震撼不常有時擡高二三丈有時落下二三丈船出浪槽之時則船首向天落槽時船尾向天凡初登海舟未有不眩暈而嘔吐者故非素

居海涯慣習風潮之士卽佇立且難安能戰也嘉靖末年江南有倭患叅政許天倫提兵自河南往副使周臣自山東往曹許二遊擊自真定往皆敗沒無遺非不勇也不識海潮之利害也今議將沿海漁船編成字號仍以本地大戶之有力者領之重其責任優其事權隆其體貌嚴其賞罰則事逸而功倍矣其詳見前議中嘗考國初防海之制最爲嚴密自遼東以及順永沿海之地皆設衛所矣又命鎮海侯吳禎總舟師萬人由登萊運糧至遼東往來絡繹兼司巡視永樂間平江伯陳暄董

其事厥後設有屯田糧運始廢而猶令山東舟運布花以給軍士歲以爲常蓋糧運可停而巡海不可廢也至弘治十八年舟壞未造侯又憚于航海遂陰沮其事而北海無船可恃矣近年冲庵顧公在遼東始題通海道不特遼東得濟而山東之民亦得通商以自給甚盛舉也然海舟之行晝則望山夜則望星一有差悞常遭覆溺倘黑夜無星晝霧莫辨豈不悞事某嘗熟講于閩廣商舶而知其詳矣蓋海舟緊要之人有三曰火掌者則專視針有曰長年者則專運舵有曰香公者則專計時

三人專心協力而行其舵牙常與盤針相對隨針而轉如風不順則以舵向上風推使方不飄逐故有南風猛而針向寅卯方行者乃是調戲之法也更者一日一夜定爲十更以焚香幾枝爲度船在洋中風潮有順逆行使有遲疾水程難辨以木片于船首投海中令人從船首速行至船尾視木片至何處以驗風之大小以定路程必木片與人行不差而後所謂一更者方准若人行至船尾矣而木片方至船腰則香雖焚至某處尚是半更流過船腰則斷其爲大半更或船行如飛其風或逆

亦用此法驗船退程多寡故行幾更船至某山地界皆可坐而知也但此法得其傳者或寡矣閩廣通番之人不吝重值訪而顧之豈惟昏霧無患其所過山崖孰爲可泊孰爲不可泊孰爲有蛟龍澤不可發銃炮孰爲風信將作孰爲潮勢緩急嘗水辨味卽知某處有無暗礁今誠推顧公通海之意復

祖宗轉運之法倣福船之利募善水之人遼東順永及登萊一帶互相漕輸有無兼濟旣可以巡視海道又可

以懋遷化居然須熟講而緩舉之目前恐未可議行也 理合詳報

一議救援照得近奉軍門明文永平地方有警則調東四路主客步兵協守副總兵統領南北援兵策應薊州地方有警則調中四路主客步兵協守副總兵統領南北援兵策應密雲地方有警則調西四路主客步兵協守南北援兵策應其議誠確矣但地方有衝緩道里有遠近似當更爲裁酌如薊州一鎮原無海惟豐潤有海岸四十里又繫梁城所舊轄且無口皆繫淺灘不能泊船者永平雖有秦王島金山嘴等入口而其所關繫止

永平一府若寶坻水草二沽皆關繫京師利害故

國初設梁城一所巡察于外而于天津置重兵焉蓋天津無海必由寶坻之海而入寶坻之兵不多必藉天津之兵爲援其地呼吸可通其勢輔車相倚今近者無應援之責而反藉西四路爲援往返八九百里豈不後時悞事哉竊謂當遵

祖宗舊制天津五衛之兵仍守信地俟寶坻有警卽先至救援密雲四路之兵從後調發庶于地方有濟或以天津密雲分爲二道于事體不便竊謂

國家之事義切奉公情同一體豈得自分彼此乎理合
報詳

一議錢糧照得國家錢糧只有此數費有經常故永遠可守今地方有事卽議添軍軍添則糧亦添江南自倭變以來添募兵糧百萬餘兩遂爲地方無窮之害卽如薊鎮虜變之後增募邊兵而增費一百五十餘萬自古及今豈有養兵十萬不興屯田而坐食內帑之理哉故不知財用之本末者斷不可以謀國也今撥軍守海卽用天津梁城所之舊軍則糧不加增而兩地有賴又抽

塙之軍盡回本所則糧在石塘嶺可以養新募之軍而
軍回梁城所者皆繫餘丁不煩給餼但令復業彼必歡
然矣至于團練漁船因勢利導尤爲省事其餘如築臺
製器不能無費但各分信地各自造之一勞可以永逸
非比養軍之費歲出無窮也然此猶其瑣瑣者耳倘用
生之意行生之策不但可以防海兼亦可以生財海涯
之地凡不生寸草者卽繫鹵地可以晒鹽其地最貴凡
生草者皆宜耕植今本地竈戶皆受累逃亡而煎鹽者
皆繫遠方流民鹽一出場被豪強抑勒不賤不買多有
虧其工本者故鹽場多荒至于可耕之地又皆棄而不
業所以彌目荒蕪而生理尠少也今誠令各軍計口授
地貧以工食閒則煎晒忙則耕耘多開溝渠廣植五穀
豈非天地自然之利乎開耕之利職已試而有效其煎
鹽之法今將試之倘果可行則萬金之餉可致也理合
報詳

一置器械照得兵家器械甚多有宜于山戰者有宜於
水戰者用各不同其利于今日海船者無幾火器中惟
噴筒火藥桶二者而已火箭惟微風可用若無風則帆

不可焚風急則火亦反熄皆無益也銃炮弓矢因舟蕩
漾發去無準皆虛送于浪中鎗鈚之類亦無所用惟鏢
鈎鎗鈎人足以及鏢鏗鏢人之身胥爲有用之器先年
倭亂時卑職在海中所目擊非虛談也以上數件宜量
給工費令各漁舟備之如是足矣嘗聞兵法有三曰天
戰地戰人戰兵器有五曰金木水火土五器之中各藏
三戰之用要之皆不過兵之形耳善戰者形人而我無
形明乎此則兵不血刃而百戰百勝不明乎此則棄仗
而走戈戟反資敵矣是故兵器也者謂其爲戰具則可
恃之以勝敵則不可理合報詳

一論水戰與陸戰不同照得陸戰足在實地進退有據
水戰大海渺茫一望無際賊之來也必乘風潮之順吾
往迎之必逆風逆潮矣不難進乎賊之去也亦必乘風
潮之順吾因其順而追之愈追愈遠能必其相及乎卽
相及逆風逆潮不難歸乎此陸戰所以易而水戰所以
難也不惟是也兵法全重分合奇正陸戰可以自由海
戰全以風潮爲主若風猛潮平則以風爲主潮湧風微

則以潮爲主風潮皆逆則回船向後而行風潮皆順則一瀉千里每日行程與東西南北皆不可料安能分合奇正一一中節乎况兵船分行有與我相望而見者有不可望見者晷夜起火爲號則隱隱見之然亦不能辯其數也有時遇賊欲戰而吾同哨離遠則勢孤而罷有時隣哨相近敵舟又遠難于攻擊有時我兵偶會賊兵亦近可以戰矣而風或大作舟在浪漕中低昂起伏方欲俯而攻賊瞬眼之間賊舟忽高友在吾上矣惟是舵工巧妙能占上風撞擊賊舟乘風火攻方得勝勢耳陸戰呼吸生死非彼卽已勢不兩立將士目不敢瞬何弊可作海戰則不然將官憚出大洋而躲避近島則托這望賊無踪或出大洋而遇賊不戰則托言風潮不便或戰敗折軍則托言覆溺人死孰從而查之有心欲勦賊而風濤爲梗呼之不應招之不前則跡疑于玩寇有力能勝敵而舟小風逆偶致挫衄則跡疑于懦怯有戰勝殺敵而船高海濶不能割取首級則孰信其有功是故功罪賞罰皆所難明非主將得人操練素熟軍心素奮而欲人用命于不賞不罰之間斯亦難矣故防倭之將

最爲難得而近日諸武臣恐皆未足以勘此也理合報
詳

一論倭術與韃術不同照得韃虜陣法一人最強者居
先其次三人橫列爲第二層又其次五人橫列爲第三
重又其次七八人橫列爲第五重其餘皆置陣後我兵
相對必掘塹自固彼居先者一躍過塹則衆皆隨之蜂
湧而來矣倭夷好爲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爲號一人揮
扇衆皆舞刀而起或聚或散勢常不測韃虜或爲方隊
前一層不拘數十人皆係強者倭夷多爲長蛇陣前耀

百脚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強爲鋒最強爲殿中皆勇怯
相參韃虜之行全賴馬力揮鞭策騎萬蹄齊奮有推山
倒海之勢故湏用車營以當之倭行必單列而長緩步
而整故占數十里莫敢擊馳數十日不爲勞車營全無
用也韃虜來必攜乾糧富者晒乳爲丸貧者晒肉爲腊
皆繫馬領下所攜不多不能久住倭夷隨處掠米爲飯
故能久居內地韃虜見我兵不出卽分隊擄掠或我有
兵卽分兵相抗餘人行擄前後遠近都不相顧倭夷食
畢酋首據高指麾衆人今日劫某處某爲長某爲隊隊

不過三四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爲號聞聲卽合韃虜所掠財物各自私其所有王者出邊之後隨而分之倭夷每日暮卽返各獻其所劫夷酋較其多寡以爲功罪故毋敢匿者韃虜懼內其婦女欲來卽攜之同來多爲男裝以厚騎護之故識虜情者專以火炮攻其厚隊則彼無心戀戰矣倭夷不挈家室豕突鴟搏往來難測韃虜見我兵弱卽來兵強卽止故善戰者常示威以攝之倭夷屏足似不前常飛躍而至忽焉閉戶忽焉脫兎最狡而難制韃虜多攜空馬掠畢卽負之馬上而兩行倭夷劫掠將終縱之以火烟焰觸天人方畏其酷烈而賊則抽去矣韃虜得酒肉分食甚均從長至幼無不啗者故可毒倭夷至民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無恙然後飲食韃虜行掠專望村庄而趨倭夷行衢陌間不入委巷韃虜以多爲勝故非數十萬不敢大舉倭夷以智勝卽數十人亦長驅深入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雖十餘人亦必埋伏故常勝韃虜無鐵又不知練法故其刀不甚利其矢鏃或以鹿骨爲之倭夷生男親隣各饋以精鐵理之土中一歲一煉故其刀鋒利不可撻

韃虜露宿常擇寬曠有水之處故人可逆計謂今夜必宿某處倭夷隨房而宿必破壁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柁韃虜長刀之外常恃鐵鈎鈎人之衣故我軍之甲當用朽衣飾之于外或用生牛皮皆可拒之蓋至朽則鈎無所施至堅則鈎不能入也倭夷慣舞雙刀向空飛躍我兵愴惶仰首則從下砍來矣韃虜對陣必先遣十餘人誘我倭夷必先遣一二人跳躍而蹲伏故皆能空竭我之矢石火砲甚則進而陷其伏中凡遇韃虜下馬持火器彼必屏却伺我退走卽馳擊倭夷衝陣亦必伺我先動而後突入故皆能乘勝長驅韃虜與倭皆弓長矢巨近人則發故射必命中然倭弓立地而發其力軟而易避韃弓馬上可發其力勁而難防至于聲東則擊西欲進則示退恩施附近之居民而虛實洞知重賞降虜之工匠而器械易具細作用吾人而盤詰難向導用吾人而進退熟則北虜南倭同一轍也理合報詳

荅王道尊軍民利病議

爲諮訪軍民利病事二月念一日奉兵備副使王憲牌爲前事到縣職歷官四載前後條陳至備矣復承下訪

除已經申詳外邊關利弊敢再開列以請若曰虛套塞責則萬不敢也

一修水口以資地險易云設險在坎而山下有泉則利禦寇薊門臺垣堅固尺寸金湯所慮者諸水口耳古北口之橋費鉅萬計水發衝擊靡有孑遺此不知因水設險而與水爭勝也南方之水如自徽達嚴高下相懸不啻千仞土人爲灘三百六十以節之蓋水源高而其趨則下水性柔而其用則剛故旱則淺涸潦則奔衝今有灘以節之旱則可以蓄大潦時發過一灘則勢必稍柔

此三百六十灘之所由設也如杭之西湖其地勢視蘇松嘉湖至峻諺云倒却長安壩沒却吳江塔言其勢之高也往時不設閘壩常無蓄水及大雨時行衆壑齊赴衝沙走石爲害不細自子瞻築隄之後復設響水諸閘而後水常不涸流常不驟此所謂裁成之道也今薊門惟水口爲害居常築壻水衝卽倒謂之捨城一歲有十餘築者最稱勞費竊謂宜隨各水口置減水壩須用水平量地勢高下所置之壩校水源來處常低一二尺使水從壩上通流不與爭勝薊州口外層岡疊障兩山夾

川毋慮數重虜騎皆從川中行川之濶者以里計狹者以丈計今有減水之壩則川常蓄水口外連建數壩則數十里之外虜騎皆不能通行內地連建數壩可以轉運可以灌溉其利甚大秋夏水大其勢皆從壩上通流不能爲害又水過壩而下其勢必稍柔壩愈多則水愈柔而有利無害矣卽冬寒冰凝或掘冰坎或淋冰城馬滑難行何慮之有此防邊百年之大計較之一戰之捷一守之固利相百也

一設外險以守要害薊門之險本在太行一帶高山而秦漢長城故址皆在今邊千里之外關中之險本在潼關而秦設函谷乃在潼關之外五十里夫固國者不守險而守于險外此自古豪傑之深意俗人之所未解也乃今薊鎮之邊則失勢甚矣夫太行山脉自西而東環薊門而迄于遼海故邊牆之外皆有重山遠者三四百里近者百餘里

國初大寧未失薊鎮皆爲內地今爲極邊而所置臺垣未盡得勢其重岡疊障皆委之夷人而吾獨守于淺山之上此最失策也今縱不能復大寧矣猶當查嘉靖以

前舊例凡口外三四十里或八九十里有險可據者或仍舊架炮以傳警報或多植柞木以斷往來或縱橫坑塹以爲地網或隨處停蓄以爲水櫃或徧樹荆棘以制奔軼或埋伏地雷以資暗擊或密設釘板以防潰襲或層疊木椿以遏衝突而于兩山對峙峻峭難越之處特設一關以守之語云一夫當關萬人莫敵吾守得其地足以制虜矣姑言其槩虜之自西而東也必由白廟兒聚兵於此毒其水草西虜其能東乎由白廟兒南行從永寧四海沿邊外可犯黃花鎮等處其犯薊也有上下

二道由東南行爲下道約七八十里至甘荅蘇太再行七八十里至石伯嶺又行二日至滿套兒此犯石塘嶺古北口曹家寨之總地也于此置毒則三路無虞矣自此分踪東南順潮河而下則至古北口過潮河而東則至曹家寨向使守卯丹衝則皆不能犯矣正南順白河而下可至石塘嶺此路山惡水深但用數人守弩嗑兒或湯河上稍則虜騎雖多不能越矣向西南行過白河可犯大水谷河坊口然連雲站甚窄狹馬不能成列一人守此可以當萬人者也自白廟兒向正東行爲上道

歷吳會過十八盤至古北口其道平坦與下路不同嘉靖二十九年西虜入黃榆溝由此路也古北口外直通舊興和開平八驛黃崖驛之北有葫蘆谷口狹迫而中寬衍形如葫蘆朶顏巢穴也松亭關在其南吾守之則虜不能來虜守之則吾不能往但使因山設險因險設關漸以逼之則松亭可渡葫蘆可奪而大寧可復也兵不血刃而談笑折衝非上智孰能信之哉虜之自東而西也必至大灘場聚兵南有橫嶺往時嶺上有人伏哨嶺內有架炮今皆廢矣倘復其制則石門臺頭燕河三路可以預防而無患自大灘場分踪回東南則犯遼之前屯薊之一片石大毛山等處向南行則犯義院口界嶺口青山口但守橫嶺則俱不能至矣自灘場向西南行可犯桃林口冷口但守圪河之險豈能飛渡哉若自大寧城向西行不至大灘場則知燕石臺三路無事矣由大寧歷青城至會州離喜峰口不遠矣喜峯口外有腴地一區約二三百頃倘三面築土牆開深塹引水注之周圍植棗柳之屬便可耕植而東西邊隘皆可相守特設一大石臺于北屬夷進貢則開臺門驗而入之可

以設重險而折虜驕何憚而不爲也大抵灤河爲薊鎮東西之界東虜若由冷口之外都山之後過灤西則太平路以東一帶無虞矣西虜若由上路小興州過灤東則松棚路以西一帶地方無虞矣東虜過灤西若由捨裏卜化向把漢土門行則必犯墻子嶺矣是把漢土門乃摠路也不可置毒也若從上路由朱兒後向古會州行則必犯古井口矣不可不置毒也大凡東西虜過灤河皆在淺水之處此處哨明我得預備庶不墮無所不備無所不寡之弊也

一謹間諜以得虜情孫子兵法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設五間以探敵情曰鄉間曰內間曰反間曰死間曰生間又云三軍之事莫重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間又云非聖智莫能用間非仁義莫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蓋不得敵情不能決勝故諄復言之如此今非虜入寇要約于數月之前要約既定晒乳作腊又必月餘而後行其行也過重山越險阻皆犯圍地圮地而入使吾預知之虜盡成擒矣今則虜已

城而我猶不覺尚可以言兵乎此無他賞間不重而亦無間可用也蓋薊門所恃以得虜情者明哨暗哨也入虜營而久住者曰明哨伏僻路而遞報者曰暗哨茲二者皆不足以得虜情也今請罷明哨之遣而用因間寬暗哨之罰而定分地夫明哨止食雙糧而寄身虜巢我之參彼者甚微彼之托命者甚重故內地之情舉悉報虜是虜反用之爲鄉間也如今歲大將軍欲擒長昂徒有聲說非情實也而明哨已報長昂作其怒矣不但爲彼之間而且敗吾之事不可不除也虜有逆謀隱不以

報而反傳彼之疑言疑事以悞我事敵顧用之爲反間也如嘉靖三十四年春虜入寬佃谷而明哨乃傳言虜欲犯石門使吾兵奔馳而失守不可不除也悉除明哨而或因敵之讐或因敵之親或因中國被虜投降之衆或因口上通奸私市之家以探之何謂因敵之讐如青把都二女長曰孫太次曰東桂以孫太妻長昂以東桂妻馬塔哈孫太死而長昂遂奪東桂爲妻馬塔哈乃其深讐也吾誠不憚厚幣以結之不但可以得長昂之情而亦可以制長昂之命矣何謂因敵之親如長昂董狐

狸親叔姪而常有間言吾誠厚撫董狐狸則可以窺伺
長昂之動定矣卽董狐狸難撫也其左右寧無嗜利者
乎顧吾所以用之者何如耳何謂因中國被虜投降之
衆三衛屬夷虜遼人甚衆其中寧無慕中國而懷墳廬
者吾誠啗之以高官厚利豈但虜情可得哉雖立功幕
非可也何謂因口上通奸私市之家沿邊口上皆有奸
民與虜人爲腹心或入虜營私賣物件或虜人至邊私
相貿易不須嚴絕當因而使之與立約許以厚賞則勝
明哨百倍也夫暗哨子身絕域此宜恤而不宜罰者也

今將官守法不宥增賞夷人挾制邊將則搜擒暗哨暗
哨擒而出賂贖之贖歸而以峻法繩之是中奸夷挾賞
之計也是使尖哨不敢遠探而坐失事機也是堅邊將
媚虜之心也請從今以後凡暗哨被擒悉不坐罪而厚
恤其家至于哨探之法各路自探而地有遠近近者易
知遠者難達往往失事皆由于此竊謂薊鎮雖分十二
路本是一家之事不可自分彼此口外某處要害去某
路爲近卽責成彼處尖哨有事遞相傳報如西虜犯薊
鎮必由獨石邊外東行故毛兒墩軍哨望最真先年題

准毛兒墩軍失報與薊鎮失事同罰是矣又如虜至把漢土門則當犯牆子馬蘭松棚三路矣然牆子嶺離把漢土門三百八十里馬蘭松棚相離更遠嘉靖四十二年虜犯牆子嶺時各處哨役只在南界瞭望不曾出界至土門比時東虜與三衛屬夷先至把漢土門聚候西虜三日而各邊哨役漠然不知此所以坐失事機遺綏不細也今查把漢土門有逕路通黑谷關止一百餘里雖不通大舉而走哨則甚便也故探哨之役當責成曹家寨之黑谷關又如東虜渡灤而西則當責喜峯口之尖峒西虜渡灤而東則當責龍井兒之尖哨隨地責成互相走報庶不悞事耳

一設工匠以慎修邊夫薊鎮修邊始于嘉靖二十九年然猶未備也垣牆高壯實自戚繼光始當時約以八年完工後改十三年今則永無完期矣軍之壯者因修工而疲勇者因修工而怯有忠義報

國之心者因修工而怨路路版築無一寧土年年修造無一暇時將吏督工不給物料皆令軍士自備使之登山採木使之搏泥作坯使之開窰使之採石使之砌磚

使之釘椿以一軍之身而百工所備又寄椿不敷露宿無蓋淒風妬雨鵠面鳩形有役未幾而遂病工未完而先死者甚可痛也夫募工作坯一日可二百餘塊軍不善埏埴而強使應役每日止六七十塊耳又作二百塊者身不甚勞而坯常中度作六七十塊者勞苦倍蓰而器又不精所修之城隨築隨圯此拙者之效也今請悉放軍士歸伍而別募工匠修城要使費不加多而工不加少請借箸計之城高一丈五尺連堞二丈有奇底濶一丈頂收九尺此原議也每築一丈計磚二千有奇每

窰一座燒大磚一萬二千便足修五丈城矣每窰一日裝磚又七日而磚熟淋水一日停火三日出磚一日共十三日大畧半月一窰照南方爲聯窰二窰相連使火氣相蒸而磚易熟人力相聚而工易就二窰共出磚二萬四千除損傷不計外足可修城十丈矣法當募坯匠十人每人一日作坯二百半月內止用十二日可作坯二萬四千矣匠役日給銀五分又另募雜役五人每人日給銀四分常和泥以待用募燒窰匠二人晝則更迭看火夜則輪所募雜役十人每二人看火一更各給銀

一分二窰用柴一萬六千斤顧雜工採辦計值四兩捌錢石灰窰須放南方窰式每窰燒灰千石計修城十丈用灰萬斤則一灰窰足供兩磚窰之用矣每窰募採石匠二人雜工十人燒灰匠一人雜工五人柴乙萬斤計值三兩以上共城十丈費銀三十八兩有奇而磚灰足修十丈城矣每十丈募泥水匠十人雜工四十人供運磚取土之事半月工食計銀貳拾叁兩伍錢城脚椿木卽隨所採柴擇其堅大者用之城脚砌石每丈計銀二錢五分内外各三層十丈計銀一十五兩每窰左右須

葢草房數楹及備雜器計費十兩連前通共銀捌拾陸兩伍錢零今日修邊每丈給銀伍兩連犒恤銀計之每丈約費銀九兩有奇十丈計九十兩以此募工修城其費沛然有餘而軍士盡得休息因督之屯種利害勞逸相去不天淵哉若募工修城專官董之則料精工堅一修之後盡成金湯一勞可永逸矣嗟乎秦困于築城漢疲于遠戍然城完而蒙恬坐鎮之不聞歲興板築也漢自酒泉斥亭幃至玉門勞役誠劇然開田築室兵皆歸農不久煩司農餉也今兵皆坐食城無完期築無已之

秦垣屯不休之漢戍國家經費有限若不改圖愚不知其終矣

議置木閘公移

寶坻縣爲請置木閘以利漕運事本月初六日蒙

欽差巡按直隸等處督運兼理河道監察御史彭批該本道呈蒙前院賈批據寶坻縣申詳查得石壩至天津衛漕河不過三百餘里淺淤三四十處沿河設夫隨壅隨掘又廣設剝船輪流轉運而各處糧船常苦淺擱當時原議置閘後以工程浩大河流遷徙不常遂不克置

而付之無可奈何十七年春送潞王之國山水未至河流半涸舟悉停滯上下惶惶束手無策卑職供役河下目覩其困獻計于管河陸郎中令囊沙以壅下流湏臾水滿舟行無碍此已試之明驗也今請相度地勢置木閘四五座每座隨河身廣狹先以經尺大木釘椿如橋柱之狀次以拱把楊木密排釘之又以楊板釘其隙縫而中間約留一丈八尺設板啟閉每座不過用銀三四十兩五座不過用銀二百兩而足矣倘遇大水衝壞旋即修置或河流遷徙亦隨而置之費用不多爲力甚

易木閘既成河流常滿舟至卽行可免運船月餘之滯
一利也臨清以下順流易行天津而上逆流難達今誠
置閘不特有水可蓄又且水平而易行二利也運船直
至石壩可免剝船偷米措價之苦三利也省沿河淺夫
工食數萬兩四利也堤夫盡行放免但存剝船工值十
分之一以修理木閘及挑淺之用蓋平時淺夫雖多泥
在水中撈濬不便皆係虛應故事今閉上閘開下閘使
水落而後挑則挑濬得實而泥不能停五利也倘蒙批
發覆勘如果可行所費之銀不必他求但取本縣冬季
隄夫空月工食足以濟事人工亦不必別派但取見在
隄夫分工修建多則二十日少則十餘日而工可就矣

濬新河申部減派役夫議

寶坻縣爲比例懇免繁役事照得本縣連歲水淹今歲
尤甚往時地方雖沒而遠地猶有熟者今海潮灌入水
不潤下惟北邊十餘里無水而自縣治以南二百五十
餘里一望瀰天蕩然大浸是昔之所溺者近而今之所
溺者遠也又昔之沒猶在殷盛之時而今之沒則在饒
荒之後人心搖搖盜賊蜂起已該平谷王知縣勘准實

災九分所免存留僅百中之一徒有織惠無益疲民惟
有四輪車及採石夫匠一節最爲民害緣本縣地勢卑
窪素無車輛展轉僱募受累多端又本地原無石匠直
至薊州僱覓方其應召則多方索詐一名費二名之直
及至工所則烏合流徒二名無一名之用且旣非素轄
之人必有常逃之患屢拘屢逃厚費厚賂此往歲之明
效而理甲之厚累也遷安盧龍旣以荒而蒙免本縣荒
甚而不除均爲王民豈宜異法又密雲通州近亦議停
密雲路遠未聞其詳卽如通州遍地禾黍較之寶坻荒
熟迥異現今修築城垣亦係本縣幫貼至于驛遞衝繁
則寶坻每年協濟通州驛站銀三千八百八十四兩有
奇是驛遞在通州而供給在寶坻通州有衝疲之名而
寶坻有繁費之實今年因寶坻荒潦夏季站銀未解而
通州告給是通州固恃寶坻以爲命者也倘免彼而不
免此是舍其本而救其末矣懇乞憐積災之地擴一視
之仁將原派夫匠及四輪車照例申豁地方幸甚卑職
幸甚緣係懇免繁役事理未敢擅便擬合請詳爲此今
將前由另具書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議置器用革鋪行文

爲遵舊制備器物以隆典禮以靖地方事查得須知冊內文廟社稷壇風雲雷雨山川壇邑厲壇計四所每所祭器若干卽今朝覲造冊俱開稱各物備具及覈實其數僅有儒學祭器賴教官吳彰悉心收貯委係無缺其餘百無一存典禮雖有常器冊籍全係虛文上下相蒙習成故事及時當行祭典一應崇正皆責辦下地方物用有耗損之虞隸正長多需索之甚不特常置爲禮器褻慢神祇且復索公物于私門騷擾里甲又如察院太

僕寺府廳三處聽候經臨各上司駐劄與鄉飲公宴酒席等項皆有一應什物查公署三處止額編案衣坐褥傘扇鋪陳銀一十八兩其餘家火額無編載遇用皆于地方暫借自卑職到任以來里甲舖行久已裁革前件什物豈容再擾今擬上遵

朝制下酌時宜將前項器用逐一估計查得本縣見有倒死官樹四十七株其成材可用者卽鋸板聽用其朽壞無用止堪作柴者咸變價發賣以爲匠作工食之資今已造完檯二十四張凳十條餘凡用木者皆可次第

造用不煩賠費其餘諸物約更用銀四十一兩九錢一分所費不多查庫貯有解剩柴銀一百四十二兩八錢除將一百一兩七錢八分抵解棘茨銀兩現今請詳外餘銀四十一兩二分置辦前物其不足之數本縣另行設處其一應細物皆貯縣庫着庫子收管其卓椅等物皆貯各廳內着陰陽生看管逐年驗明交換即將前項編銀十八兩爲節年修理之費則典禮明而地方不擾器用備而永遠可遵矣爲此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八

詩五言古

感遇

鬱鬱嶺上松矯矯不可攀行行河上女嫋嫋端且閒我
欲往從之江水正潺湲青芝發幽壑挺挺巖穴間豈不
厭霜雪恥爲桃李顏對此長歎息驚起雙白鷗

昔年門前榆今日大如斗奄忽二十年人生苦不久豈
不慕康莊衡門還自守明鏡豈有私賤質良獨醜緇衣

何福福無因獻瓊玖

清晨登高岡古木鬱蒼蒼日暮下高岡我馬玄復黃咫尺道路長攬轡正徬徨落日下荒壘人在桐陰裏南山有杜蘅北山有芳卉問君誰之思我思湘江水湘江水若何明月沉清波

吾愛陶元亮翩翩何知幾采菊見南山東籬來白衣所愛豈在菊鳥倦乃知歸桑柘日已老賓朋日已稀攜瑟坐中堂薰風入南扉高臥松竹間頽然忘是非柴門久不開寒雲浸釣磯開門望長途車馬正駢駢

燕市歎

匪風胡條條匪車胡翹翹佇瞻長安道中情日以焦豈不念民社羔裘聊逍遙馥馥芝與蘭化爲艾與蕭幸有清商曲可以獻神堯白石忽西匿千古爲長宵徬徨不能寐撫掌傷金鑣誰將扣九閭懷我以簫韶

簫韶不可聞鳴蜩何嘒嘒天子重直臣百官爭獻替瓦缶混黃鐘無乃悞國計鴟鴞固其巢綢繆勤自繫四郊風雨多胡然猶泄泄予志同精衛予行同方枘四顧但茫然意與初心戾

初心亦何心錚錚百鍊金結髮事詩書當戶惜分陰蹉
跎二十年引領盼知音我馬已虺隤喬木何森森委身
殉君子敢辭霜雪侵至寶良多疑荆山淚滿襟衡門可
棲遲金壘姑自斟

檀以香自焚玉以珍見剖悠悠世間人焉能長不朽松
栢摧爲薪何況蒲與柳子陵豈忘世淵明豈嗜酒皓月
照羅幃欲訴情紛紜一笑空塵寰泰山亦培塿

讀建文遺事

白日照高原有雲不可掃志士撫遺編有情不可道藿
醢誠甘心所懼累天討明主諒不然文獻無以考平生
報國心愁極令人老

松間鶴

羨彼松間鶴飲啄常悠悠我有六尺軀唧唧多煩憂愛
軀勤撫摩恩斯何縹緲形容日枯槁雙鬢日颯颯豈不
慕紅顏紅顏不暫留形骸非我有如何得自由此身尚
非真况復身外謀古今一大夢天地亦贅旒試看北邙
上青草生荒丘

君子行

白雲爲蒼狗蘭蕙成蒿萊咄咄君子儔歲寒志忽頽思
彼南飛鴈迴翔集高臺飲啄自有時稻粱安足謀清霜
滴喬松挺挺泰山隈睇盼愜我心空庭立徘徊

怨歌行

卷耳不可采春華空自妍攜筐置路傍懷君淚如泉良
人遠從征一去二十年流水有時旋賤妾常獨眠日暮
登高原黃雀鳴野田唧唧復唧唧使我心煩懸豈無瓊
玉漿三歎不能明

江南清稅還朝

悠悠泥蘭漿泄泄任中流展轉不成寐顧瞻思綢繆豈
無絳綺琴可以寫吾憂交遊多賢俊落落誰爲謀願言
訴衷腸迂我常相尤東南困重賦白骨盈荒坵廟堂浩
施仁恩令出皇州縣吏執常調膏澤屯平疇寧逢乳虎
怒敢與胥史讐結髮學從王白首甫見收獻計空煩勞
吁嗟命不猶巖石有時泐我心日已糾海水尚可量何
以罄吾愁謁

帝聊旋車未卜吾行休戢羽不能飛

二月爲深秋四郊多悲鴻慎勿登高樓

檼棘爲梁棟梧桐爲榱題用舍亦何心斷架詎不宜鴟

鷲集芳林鸞鳳巢
卑枝棲木詎不擇
九苞藏其輝沉憂
曷能已悲風吹我衣
我衣絺與綌雨雪正霏霏
邈矣古之人悠悠愜我思

東風何凜烈鴈鴈正翱翔
江南無良疇逝將歸北荒如
何田家兒去去薄故鄉
執手期偕老絕裾起徬徨
盼望遠不及泣涕沾我裳
賴有雲間守努力清浮糧
行惠未卜終其心慈且良
言有聖明君勗我毋相忘

海氛久已靖海防猶未徹
賣牛買寶劍寶劍使人俠
所從知是誰往來無定烈
有姊織宮羅有弟開漕河
行役不出境我獨乘海舸
風雨爲居室爰歸喪其戈
喪戈不復求東海有餘租
餘租可以飽悠悠聊養疴
天暑夜更長欹枕聽鳴珂
豈乏明與良遙遙柰若何

送陸五臺之任

攜舟送送君離別在今夕
耿耿秋夜長不寐成遠憶
豈無黃金壘可以滌胸臆
我心匪白雲卷舒焉有迹
彈冠武水濱坐久暮山碧

禁軍士擾驛傳

從軍渡鴨綠徼驛肅以紆
如何狐與兔憑社肆侵窬
郎

官發徽號山徑絕崎嶇秋風儼商令晨幕無啼鳥

轅門通餉

去家萬餘里東腹待晨餐夷路鬱岑峯負戴多蹒跚乘
風越洪濤長鯨激飛湍舳艫抵轅門半菽薦雕盤扣棧
馬騰槽白日照銀鞍微臣懷遠憂廢食獨三歎

借兵朝鮮呈國王

飛蝗食嘉禾錯怨東山狐晏安不可懷清宵覓駒駝毀
唇必及齒左右宜相呼毋以厨中魚取笑獺與鷓借此
充朝饑一餐勝醍醐旌旗閒白日深山伏鳴鼙徵騎屯

咸鏡分兵守當途胡爲縮如蝟低首失良圖

白頭吟

蓼蟲不言苦習久自相忘如何同心人糟糠忽下堂豈
但夫與妻交游類如此華纓登承明冠蓋自接趾一朝
臥東臯衡門澹如水世情良復然曠士忘硯嶇重追宿
昔意舉手謝知己東海或可乾泰山或可圯惟有一寸
心英英不可毀

歸思

新春日微微百蟄初啓扉終風復暴雨瘼瘼奚所歸未

見今日是但知昨日非宮羅一何麗廐馬一何肥獨有
田禾瘠白骨遍九圍盡瘁報吾皇悠悠識者稀江東有
尊鱸首陽有蕨薇對之不能殮脉脉欲奮飛

贈張毅字

高山何迢迢流水何遙遙中心鬱無聊君子有令儀光
寵不可邀一解馬鳴何蕭蕭蟲吟何嚶嚶中心慕以嗃君
子有令德可以比簫韶二解我首何翹翹我衣何飄飄中
心喜且嗃令德不可忘報之雙瓊瑤三解本是同門友分
袂一何久五馬振高標寒廬難獨守踰嶺遠尋君寸心

爲誰剖

四解

農父歎

驕驕兮維莠蕭蕭兮維苗農父豈不力荷鋤魂先消耕
耨貴及時終歲困征徭鷄犬夜不寧風雨益無聊予手
日已胼予髮日已凋睠此田中稷難供碩鼠食

朝鮮歌

牛羊啣松根栢樹代松枯倭夷戕朝鮮中國勞征夫我
夫一出門搔首自當鑪三月不梳沐修容爲誰娛伏枕
淚暗流強顏事舅姑婆娑安具朝餐殷勤憂夜舖黃昏忽

兩行齋集 卷八 七
扣門有吏來索租其雨怨杲日索齋乃得茶安得忘憂
草樹之在通衢徧使中國人熙然罷嗟吁

贈陸無從

非作廣陵遊喬木何危危黃鳥有佳音上林風正吹君
爲雲間日我作園中葵相隔數萬里精誠默追隨逝將
入君懷怫鬱投所知君懷如未喻所思當告誰願言舒
明德容光倏交馳相逢在暮年青陽逼奄茲爰訂千古
交琢磨湏及時

白紵篇贈余君敏

却昂千里駒矯矯當康衢攬轡整華步從容歷封嶠白
日未云暮四顧何瞿瞿着鞭宜及時龍門正長驅豈無
逍遙遊慎勿曠斯湏

感興

結屋汾湖濱漁樵自爲伍寒蛩鳴何悲明月正當午士
有鴻鵠志寸心自千古富貴會有時簞瓢豈稱窶握手
談時事傾囊爲君吐風雷惜變化慷慨報明主長安五
上書獨立淚如雨

西還過燕都

嶺上有遺瓢軍中無大樹惟蟬自有冠燕則竊其距蒼
蠅點白壁誰謂市無虎策馬入漢關擬歸報明主明主
九天高有懷不得吐驅車出東門脉脉淚如雨

石林頌

猗與石與采采在林白雲縻縻思我良琛匪石胡峒峒
匪林胡喬喬嗟我碩人于焉逍遙林有積石萬夫之特
溫恭朝夕玄冠翼翼

右石林三章章四句

結廬

結廬遠城市我心胡不遐古徑新縈網空庭晚落花寒
烟起桑柘秋渚生月華借問路傍人誰爲古押衙

贈震山孫先生

何石不巖巖胡草不莪莪吾見東海上幽谷生孤桐斲
之理五絃紛中商與宮偉哉大雅器擬獻郊廟中神飈
激清響冷冷滿太空

太空高無極白日忽西匿微風吹新枝平林淨如拭清
霜飛玉除庭樹手自植爲囑君子儔翩翩勵雲翼雲翼
勁且捷遙遙行何之昔遊三江濱峻節凌霜躋今宿吳

淞浦結綬累出奇從此越高駕招搖統六師彎弧落天
狼晝暝白日遲乘鞍揮寶劍胡笳映晨曦玉門罷刁斗
永垂壯士規

君本將家子驅車出北郭徘徊婁江東遠望宛與洛繩
俛有微尚仗義重然諾從軍度函關談笑靖沙漠攝景
追飛狐絕塞停霜柝秣馬華山陽清風振林薄林薄何
所有白石產青芝有子方弱冠磊磊璠璵姿奉命從予
遊章句愧支離投筆學從戎踴躍輕熊羆昔爲庭前蘭
今爲日下葵精誠格蒼穹一矢中君楣百葉垂冠纓纍
纍裘與箕明月正流暉趨風宜及時願將松上露灑戎
鬣邊絲

窮士歎

嚶嚶當世士所志在浮榮負笈非謀道談經只爲名輕
雲欺白日巧績失青瓊獨坐寒窻下蕭然白髮生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八

男表儼校

詩 五言絕句

湖夜泊

南湖愁夜雨 欹枕春林空 落花愁欲訴 不見惜花翁

長門怨 二首

蝶舞穿花去 鶯啼入夢來 愁腸深 海含淚 拂粧臺

二

細雨泣梅花 西風淒竹葉 如何枕上愁 不隨風雨歇



采桑曲

清晨出采桑日暮不盈筐忽憶遼西鶴攜筐置路傍

秋坐

秋深木葉稀人老自多病茫茫大夢中夜靜聞鐘磬

春遊引

三絕

花開綺陌明花落人心改寄語遠行客春風不相待

二

久絕登臨興春來總不知桃花忘宿約先發向南枝

三

春盡草芊芊垂楊生暮煙殘紅知客意飛落舞筵前

入山訪友

攀蘿尋仙蹤雲深杳難識相逢水石間一笑暮山碧

雜詠

四首

深山無人蹤但見花開落落花滿庭除焚香坐高閣

二

澹烟籠遠岫明月滿前溪獨立秋溪上含情欲告歸

三

黃花餘故枝綠竹俱踈陰相對不飲酒清風披素琴

四

清風吹蘿襟四野行人絕
踈烟下錦簾獨坐南樓月

秋坐

玉階生秋草花落無人掃
獨坐深山中遠望長安道

對菊

碧樹橫秋嶺黃花獨自開
向人嬌欲語不見白衣來

落花

春風催玉柯春雨亦花魔
昨夜無風雨如何落更多

卜居

二首

結廬菰蒲中柴門映碧水
蒹葭何蒼蒼兩岸秋風起

又

移家住翠微明月落寒暉
昨夜披襟坐南樓一鴈飛

刀

寶刀常在匣銳氣爲誰鞘
倘遇多盤錯知君不憚勞

偶題

二首

朱門飛玉屑峻坂摧金轍
熙然抱甕翁披襟坐明月

二

紅塵飛不盡日日馬蹄忙
獨坐深山裏秋風掃石床

三

古樹蟬聲歇空齋草色新
耦耕聊自適不見問津人

廢寺

古寺鐘磬稀空庭貯青草
庭草不知春自榮還自槁

送蔡生養真赴關中

花下送君行高歌春水平
明年花發處何處聽歌聲

有懷

明月上高樓美人今在否
無心看月色愁極只低頭

坐候郁仰岐不至

夜靜桃花落鳥啼春澗空
思君渾不寐明月入簾櫳

有所思

落日下庭槐餘光人總臺
思君如短燭淚盡已成灰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粧
愧殺西飛燕依然到繡房

題趙氏山房

不是尋春客偶入武陵溪
如何溪上樹含淚滴人衣

從軍行

今年征突厥明歲戍梁州
豈不念家室飛蓬不自由

有感

美者未必愛春閨欲罷粧低眉無一語對鏡淚千行

古別離

郎向臨邛去妾愁雙鬢殘莫使階前草萋萋增暮寒

懷故人 二首

空庭滴清露短劒懷故人相思明月落有淚莫沾巾

二

別時柳未芽別後柳無葉勸君早回車盈盈霜滿堞

偶成

碌碌常類玉魚目亦爲珠真境原難辨非關天下愚

送金生

清淚濕羅幃伶俜悲病鶴當筵不肯歌昨夜梅花落

偶題

羅幃夜秉燭茅屋晝不炊豈無中山酒跌坐心獨悲

留友

木落暮山空白首對飛蓬勸君且停駕前路轉多風

有所思

吳江楓落時夕陽澹桑柘悠悠有所思獨坐青松下

兩行齋集 卷八
五
曉望

幽谷殘雲盡平林宿靄開
凭欄閒佇立清露滴庭槐

出函谷

烟雨高山景風塵遠客顏
空囊對春樹獨自出函關

出塞曲

家住襄陽城夫往玉門塞
晨起見梅花相思愁短珮

逢邊使

秋浦生秋草蕭條戍客愁
憑君兩行淚何日到蘭州

春深閒坐

白日下平林寂寥生道心
槐陰澹如霧坐久落花深

獨酌

獨酌茅茨下空階落暮暉
春風如有意冒雨入羅幃

袁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八

男袁儼訂

詩 五言律

平江秋望

停杯望寒隴
霜徑野花明
胡馬猶南牧
漕帆競北征
朔風催病草
孤鴈落荒城
到處蓬蒿茂
離人掩淚行

閉閣

閉閣江村靜
疎簾聽雨聲
鳴蟬發新響
寒菊垂故英
鶴唳竹花落
雲橫竹徑清
三山空有約
材薄愧平生

華陽道中

重入華陽道推蓬思惘然
長途剩踈柳春沼生紫烟
林溟寒茅屋江清澹釣船
舉杯私問月今夜爲誰圓

送李少峯致政歸溫

驅車返初服木落河漢清
北海夢方斷

陸天津論不往

東歐月

正明寒蟬無俗韻故國有遺英
獨釣秋江上幽蘭一夜生

金山靜坐

偶到金山寺逢僧暫解顏
踈窓俯遙碧飛燕度江灣
鹿苑容趺坐鷄林暫閉關
臨流思砥柱吾欲障潺湲

聞警

世事多風雨誰人自廟廊
草堂聞羯鼓駿馬憶漁陽
白壁曾三獻銀河罷七襄
相逢不相契知只只清霜

逢金生遠歸

昔日送君行吳江秋水平
今朝相晤語越岫野花明
風雨聞鞞鼓乾坤半甲兵
如何兩地淚都向暮山傾

賀劉玄子誕日

鞞鼓喧傳日遼陽生彩雲
齊驅江上馬獨薦異鄉芹
拂

塵談三乘麾旄鼓六軍知君多古意無地奏南薰

下第

伏劔遊燕市囊琴返故丘桃花三月雨塵世一虛舟征
騎催凋髮金臺愧敝裘登途無限意河水正悠悠

二

無心雲出岫返岫亦相宜石洞藏春雨金經隱舊帷荒
城殘雪細茅屋曉烟遲豈不欣高卧悠悠有所思

三

世事如春草榮枯不上眉常懷千古慮肯爲一身非
梳

息忘多難才疎負有司相逢更相勗何以答明時

四

我籌猶未展我馬已隄隕明鏡依然在蛾眉莫便灰寸
雲翳河漢皓月生塵埃但恐青山好曷云能再來

春郊夕眺

萋萋原上草澹澹遠山岑落照澄春渚輕霞結暮陰差
池飛燕子斷續聽鳴琴獨有南樓月年年照此心

春日偶成

歷歷春山曉飛飛春燕翱青松閒石徑翠羽落江臯客

醉嘗三笑君恩豈二桃寸心知有託岱嶽一鴻毛

寄周繼光

壯年不得意寂寞對斜暉吾道悲黃葉人烟冷翠微日
高啼鳥散風急落花稀坐使韶光歇投竿復掩扉

寄仇三謙

矯矯談經客飄飄水上鳧淡烟寒葛藟細雨落蘼蕪白
髮悲春事青山隔暮衢坐看楊柳綠啼殺白門烏

感興

高卧滄江上長楊雲外踈五車閒海嶠一葉下庭除鳴

鳥驚殘夢飛花倚敞廬莫談今古事搔首獨踟躕

清秋四詠

秋衣

旅服如秋草霜飛此夜單無端辭繡幙獨坐泣羅紈衣
緩三更促帶長雙鬢殘從來腰自細不爲客愁寬

秋風

秋風度林壑暝色起煙蘿入座松聲細鳴柯鳥語多微
涼生玉樹香氣透池荷紅葉滿三徑支頤又浩歌

秋夜

寂寂坐幽谷寒蛩鳴夜階微星度牛渚清露滴庭塊玉
笛遲寒漏西風動壯懷永言愁不寐落葉滿空齋

秋樹

秋嶺何所有蕭蕭見白樾危枝棲旅鴈倒影覆鳴蛙倚
日侵清漢凌寒映碧涯人心不如樹涼煖變君懷

惜花

落紅何足惜坐惜歲華馳凋鬢驚風萼狂心折酒卮聞
鶯添宿恨對月戀殘枝青帝如相問寒霞正滿溪

對奕

千古興亡事乾坤此一枰戰酣明月上謀定晚風清黑
白觀玄化圍攻耻世情匈奴有驕氣乘興欲談兵

密雲道中

落葉滿天地驅車向翠微如何幽壑影直上吏人衣洞
閉雲猶出林深鳥亦稀前山遊獵子馬與鶻齊飛

嘲居筠上人

百丈規繩在雲深晝掩扉如何塵外客翻作女中醫桂
錫留秋月飛花襲梵衣明燈零落盡遙憶舊金徽

對酒

不是逃名者如何混酒斝且隨人共醉那忍我偏醒日
月堂中燭乾坤水上萍開樽無限意愁極遠山青

偶題

百年成大夢世事總黃梁客散花堤下愁生竹澗傍鳥
聲悲落日春色冷垂楊林臥看陳迹興衰一撫床

有感

萬曆元年

柴門久寂寞况復懷親憂積此蓼莪淚都成葵藿愁孤
舟閒古渡落日滿高樓天子年方少書生已白頭

偶成

獨抱冲霄志無端鬢已凋秋風雲外鴈孤枕雨中蕉梧
葉飄書劒萍花照笠瓢百年呼吸事且復任逍遙

渡漕河

髫年事鉛槧頭白始爲郎千里漕河迥三吳積恨長黃
流添血淚明月送新裝風雨乾坤晦鷄鳴獨倚床

趙田新居

茅齋欣寂寞獨坐興偏長竹露滴清響松風生晚涼種
桃披宿霧待月倚新篁意氣老猶壯高歌對夕陽

二

幽人結隱居吾亦愛吾廬
雨霽鐘聲近庭空槐影疎
著書忘歲月多病罷樵漁
林臥觀塵界呼童自種蔬

三

曉服松間露晚殮雲外霞
道情隨薜荔秋色冷蒹葭
跌坐容我老焚香日影斜
如何忘舊隱落盡故園花

四

柴門終日雨不復理瑤琴
雙鬢愁千結平生只寸心
空庭生蔓草古木落清陰
欲覓山中侶雲深何處尋

五

吾家松浦上風景自相宜
夜坐桃千樹春耕雨一犁
江山飛素練桑柘半黃鸝
生意誰寥落高飛亦有期

六

世亂居難定秋深雨不開
鼓鼙思往事樽酒對荒臺
白鳥眠幽砌蒼苔識古槐
誰知梁棟木撫枕已成

七

不盡登臨興將眠復上燈
百年今過半七尺竟何憑
夜雨生衰鬢鷄聲雜曉蠅
莫言紅日近處處是寒冰

八

釣石淨如拭馬蹄今暫停壯圖隨落葉生世托浮萍風
靜岩花落雲深古徑暝閉門終日坐湖水自泠泠

閒坐

南風變曉禽北風吹凍林匣中間短劔夜半撫孤琴松
竹踈秋雨蕪蘼隔暮陰吾衰勿復道幽徑落花深

西園夕眺

結屋遠城市衡門古澗前樓臺澄夕照橘柚起寒烟徒
倚遊芳澤依稀見輞川回看一席地却盡五方禪

題三過堂

寂寂清溪寺蕭蕭楓樹林寺荒人去遠楓落客愁深三
過緣何事千生不任心清風時入座相與豁塵襟

遊虎跑寺

偶憇虎跑寺庭空落葉深悲風生遠岫哀壑寫繁音松
竹踈秋雨蘼蕪染暮陰西湖多少樹揔負歲寒心

葉道及對酌

空庭下夕陽巖栢鬱蒼蒼以我吏清澹知君歸夢長尊
鱸生楚澤絃管隔清商爲問常醒客何緣入醉鄉

登舟

東山象外幽卷幔共登舟十里蒹葭色三秋暮雨愁枯
桑知朔雪倦鳥下荒丘豈不欣賢達吁嗟命不猶

酬無期上人

寒月滿江渚主人猶未眠高情忘舊識相見問新年踈
磬千林外冰絃一棹前招提何所有夜雨滴平田

荅王堯夫用韻

梅花淹曉月寒暑爲誰留萬里鵬程客三江雪後舟鳥
啼山徑靜雲散竹林幽白壁應無價逢人莫暗投

別劉無爲孝廉

爲君多雅意碁酒滯前川禿塵庭前樹歸心江上船芝
蘭搖白雪松竹冒寒烟回首秋雲淨懷人更惘然

別甯賓門孝廉

秋色赴秋筵歸心逐曉川危檣低野樹南浦落寒烟一
別淮揚路千林更惘然願留清夜月照我白頭年

同劉玄子東征

秋風馳羽檄烽火近甘泉千里飛寒雪兩生忘暮年馬
鳴芳草短弓倦陣雲偏出塞占行色青松泣杜鵑

春夢

春鳥鳴林薄春眠曉未醒清風寒翠幙孤枕落踈星高
閣夢初覺幽軒晝亦暝世情慵着眼花塢且長局

有感

忠臣思報國俗吏務立功豈知明主意不貴遠從戎落
日照沙幕清風閒海艦邊塵常不動持以奉飛龍

思兒

自爾出門去朝朝獨倚閭若非勤講讀何以慰離居日
落暮雲碧春深古木踈夢中聞盪漿疑是有回車

江邊言別

此去如有失此情當告誰方離青澗去又逐白駒馳鼓
枻悲秋草沾巾落桂枝江流無晝夜汲汲欲何之

吳山道院

白日空壇靜丹砂玉洞遐焚香塵世隔觀變檜陰斜往
事真如夢浮生莫戀家吳王行樂處寂寞聽啼鴉

林居晚卧

白日下平林孤烟生暮岑高眠花自墮靜坐鳥來尋清
露飛空谷蒼苔映素衾蕭條無限意落葉響寒碓

李肖衡招飲

薊塞黃雲起吳鉤白雪明金鞭馳駿馬野寺聽遷鶯白
戰山河舊三杯意氣傾逢君今夕話未忍數歸程

姑蘇懷古

吳王久不作吳嶺尚依然古徑生青草寒林響杜鵑風
和春雨細山迴暮蟾懸未會要離意難登國士筵

問僧

空門心不住何事獨奔馳舊寺香燈在禪心木石知白
雲依古榻寒雨宿荒祠到處多荆棘無勞遠問奇

憶舊遊

一辭京國路三度見槐黃去國客衣冷歸家秋夢長梧
桐踈古路楊柳落銀床禪意隨秋水高歌酒一觴

新秋

昨夜秋風至淒淒雨鬢斑千林啼宿鳥一葉落空山帶
雨寒燈靜凭欄白日閒百年應有盡何用借朱顏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八

男表儼校

詩 五言排律

禪堂懷古

雪色滿竹窓馬蹄閒蕙帳清風古路遙明月梅花上梅
花嬌不言古路淨相向草深人獨行山高鳥雙唱微言
久寂寥佇立空惆悵

贈劉一笑

世事千般變相逢一笑難虎溪應不改彌勒且同歡九

兩行齋集 卷之八
鼎輕塵世微言破死關傳神惟有貌涉世喜無官白壁
多蠅玷青松獨歲寒送君懷舊隱空翠滴前灘

水竹居

塵世無停轍聊爲水竹居芳蘭綠綠渚踈柳夾清渠爽
籟傳新塢繁星帶草廬野雲生別墅幽鳥睡庭除衰謝
頻觀權窮愁正著書朔風催暮草孤鴈度荒墟不戀春
華好甘同秋樹踈身同黃葉謝心共白雲舒小閣憑風
掃山田帶月鋤寒鴉無日色衰髮爲誰梳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八

男表儼訂

詩 七言古

弔曹操塚

人生會有死何山不可埋古有僭竊之英雄乃在臺城
之岡磁嶺之涯設爲疑塚七十二徬徨恐懼惜遺骸我
來弔之蒿我目霜前日落玄猿哭野水淒淒草空綠吾
恨鄴中逐鹿翁晦明風雨搏飛龍壓龍爲魚不敢吼氣
凌日月撼蒼穹紆籌割據半天下豈無寸土可以安吾

躬蒼梧之雲淨如拭會稽之水流如織舜禹亦是尋常
人一身一塚遙相憶生平自擬周文王死後空爲鬼與
賊乃知君心亦甚明自信九原容不得人非狼與豺胡
爲長疑猜早知白骨無所厝悔殺辛勤銅雀臺銅雀臺
令人哀

衡泌園卷爲鎮江李推府題

衡門泌水清且漣小園十畝花正妍昔有仙人暫棲只
娉修笑傲春風前我今扣門訪遺跡徑盡橋橫天半拆
橋下有池多宿雲池上有館堪留客登樓四顧但茫然
疎窓納翠復含煙御書寶閣高千尺玉露霏霏浸白石
閣中桂樹蓋初黃枝枝開向萬卷堂子夜伊吾墜明月
揮毫紫氣凌青霜竒花怪石互掩映新蔬可摘東風勁
隙地爲田躬自鋤水流雲過無心競稼穡亭中日未斜
苞蕭渺渺意獨遐有徑莫回羊仲轍有地莫種東陵瓜
上思祀天元元而欲墮下思禹水浩浩而飄沙淵多蘋
鯉林無寧鴉嗚呼先生龍耶蛇耶

農父篇

春日郊行江水綠春雲黯淡家家哭晝鎖千門斷野燠

白骨縱橫滿川谷去年五月風雨多處處長鯨吼茅屋
姑蘓城外天欲浮荇帶荷錢春作穀東家有女嬌如花
西家有男惜如玉天時人事共阨危女賣爲奴男作僕
爲奴作僕負初心萬戶蕭條春恨深皇家德澤浩如海
何時湛露下平林湛露未零愁落葉室人交悔謀生拙
蹴碎床頭雨後犁從今不復供鋤鍤沿門殘苴貴如金
一步一呼腸一結杼軸宵空鳥雀稀梧桐冷落行蹤絕
獨有鳴鴉巢嵯峩王孫挾彈不敢訶悠悠蒼天柰爾何
贈吳生抑之

吳生爽朗氣不羣高情矯矯凌三軍途窮坎壈不復惜
自剪荷衣紉白雲皇家網羅綬咫尺壯夫不受雕蟲役
抱膝微吟三百篇坐對青松弄幽石茂陵邂逅共論詩
玉樹亭亭百尺枝春風落花不知暮水流澗曲泛觴遲
自言舉世無知己幸識京兆王元美王公愛材今古稀
吹噓滿座醉珠履莫言聲價重千鈞烈夫辭榮采白蘋
莫言詩文爲勲業一夜飄風吹落葉近聞元美學迓禪
栢樹庭前不記年我亦東山老居士與君同覓渡頭船

嘲人鑷白髮

蕭蕭絺衣可以禦冬星星白髮可以垂琬如何對鏡輒
頻鑷紛紛落去如飄蓬吾思髮膚本同體色變尚爾不
克終世間萬事總如此莫悲黃葉隨秋風

落花歌

楚山處處杏花飛杏花飛盡人未歸渺渺吳山幾千里
風雨淒其吾老矣倚舷遙望淚沾臆春樹春鶯似相識
啣却落花歸不得

望廬山贈于節推

巍巍兀律今廬山之高高撐天鳥飛不敢度古木何蒼

然翠屏九疊飛紫烟青松白石羅其前我本蓬蒿人結
髮事玄玄萬里尋山不計年沿江鼓楫欲陟廬之顛廬
山嵯峨我僕婆娑廬山岼突我酒既竭倚船遙望兮魂
飛越清流倒浸香爐峯孤舟渡盡皤湖月吁嗟匡公隱
赤城咫尺不見淚盈盈古來紆金拖紫之客應無數何
爲匡公獨占山之名君今擁節廬之傍廬山佳氣鬱蒼
蒼千峯紫嵐落君牀銀河燦燦夜未央會須招我醉山
頂冥然大笑空入荒君家兄弟皆人豪瑤琴一曲曾共
操論交不倚簪纓貴千金買骨輕鴻毛我來不復歌長

缺開襟但賦廬山高

別石司馬

白雲如練遶長壙東飛萬里長隨龍龍今掣電耀長空
雲亦何心返故峯相從相契忽相阻飛歸吳會停幽渚
脉脉西馳意萬重杳藹向人愁欲語龍乎龍乎莫棄予
君爲貴客余爲車縱橫顯臨

五

二

海隅夜靜明月出獨向高松照蕭瑟清光颺采搖入埏
淨掃風塵寒白日明月青松雨意濃誰知明月被雲封

只欲披雲雲更綯一別松枝淚如霰倚遍欄干不得見
江山萬里空相戀

三

有驥有驥膚如墨伯樂一願生顏色世人不信相殘蝕
高山流水鮮知音獨立空庭愧素琴長辭伯樂淚沾襟
何日重逢訴此心良馬易尋難伯樂振鬣長鳴想注渥
平原淺草綠可攜瑤琴欲寄人未歸曾聞千金買駿骨
捐生無路空駢駢請看燕石金臺上斜陽澹蕩鷓鴣飛

四

一繫不得剖再獻猶未偶誰言別足非君恩吁嗟此璞
負此叟石可爛今海可乾一點丹心長不朽欲辭下叟
理歸舟璞棄山中山亦愁千峯浩浩雲悠悠君言是寶
人言否知君亦自有吳鉤剖心一豁塵中眸趙人有璧
秦人收君如有志莫暗投他年來訪鷓鴣裘

贈周思橘醫士

王生代求

春日王生架短蓬開門忽見桃花紅告我友人號思橘
五十年來躬種木潯南賣藥紫雲深窮巷杏林春雨密
昔年曾遇潘尚書八行飛剖玉蟾蜍繡袍革帶不肯服

茗山茗水自蕭疎從來未遂平生志胡不暫將冠蓋試
烏紗錦幕掩荆扉雲擁藥欄花未稀白玉堂中傳玉笋
春風春樹兩依依

贈隱凡上人

我了凡君隱凡欲了廓然無一事欲隱清霄月在函白
日歛素輝玄龜藏深巖有時大隱居塵市明月行空風
過帆有時沉默晦行跡對人無語猶三緘無佛可慕無
凡可芟獨坐深山裏鳴鳥啼松杉

催租吏

新秋里吏來責逋前村犬吠風雨多黃昏扣門驚沉疴
猛虎一吼山崖峩東家老翁出荷戈西家織女久停梭
新穀未登擬賣禾賣禾未售柰若何

舟行引

江清風微雨濛濛孤帆載酒出湖東朱簾綉幙映碧櫳
孤村古樹落殘紅美人旣醉玉山倒船尾流雲淨如掃
主孫不歸吾已老輕颺吹淚滴芳草

採蓮曲

荷花十頃紅如錦隣女相呼齊結任停篙罷採訴衷情
繡戶薰風夜不寢漸看白日墮西川紫雲荏苒啼孤鳶
半是遊人半是仙半是人半是仙沉吟不定淚如泉春
風脉脉吹飛雨青山分暝來花塢靜掩柴扉月當午袖
上停雲爲誰舞

賀饒崑圃尊堂八袞

南山丹桂五枝芳月華燦燦流夜光珠簾綺席開蘭堂
天仙玉女共翱翔瀛洲花發鼓笙簧青芝遶膝振琳瑯
丹霄彩鳳乘雲霧繡闥金屏白日暮八十年來寶幄新
東風芳草逢初度鄙人微賤隔九天不獲稱觴綺閣前

稽首揮毫爲君禱桃花千樹風光好荆山鑄鼎鼎欲成
白石紫霞常不老五侯濟濟皆人豪斷機猶在清風島
不信堂堂歲歲春請君同看堦前草

慰莫司訓陞臨海

結屋菰蒲中衡門掩碧松經年不出咸陽市偶出聞君
擢海東薰風吹綠天台草池塘宿鳥啼山島間關垂白
得青氈春雨春雲變春藻問月啣杯我已老與君相別
腸以搗先生豈是尋常人一鴈高飛絕世塵文章磊磊
建安骨衆星落盡明月出橋門環聽幾白人烟橫胥嶺
瞻蘭薰青芹照水日欲曛春風苜蓿徧河汾臨行欲贈
無葱壁遙對黃巖看白雲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八

男表儼訂

詩 七言八句

潯江夜泊

潯陽江上鷓鴣啼茅屋清燈隔水西
獨坐孤蓬傷往事寒鴉飛盡楚天低

咸陽懷古

山河百二渾如舊粉黛三千事已非
寄語咸陽原上樹莫將紅紫鬪春暉

哭葉道及

與君同看洛陽花策馬高歌日影斜
一曲未終人不見
秋風蕭瑟冷蒹葭

二

碧雲如水月如弓寂寂重門萬籟空
獨對孤燈想疇昔
寒雲載雨滴疎桐

三

蝶散花飛思惘然擬拋塵界學逃禪
百年光景湏臾事
况復先生是壯年

四

楓林葉落乳烏啼簾捲青霜野樹低
芳草淒淒人去後
獨留明月照空墀

過李司業故居

國子先生墮寶弓一行新鷺過琳宮
庭梧不識興亡事
猶自青青競曉風

朝鮮聞報

腸斷烟籠十里隄垂楊立馬漢江西
桃花已自忘妍醜
孤負流鶯細品題

昔宰漁陽今渡遼
彎弧吐月落雲鵬
可憐一夜心頭血
化作全羅萬里潮

三

竊鐵何緣處處疑
漢家李廣數多竒
自憐不及章臺柳
長得春風拂短枝

四

報國捐軀禦虎狼
天山一箭淚千行
不辭獨樹頻遭雪
但願羣枝盡向陽

竹窻閒坐

白蘋落盡猿三嘯
黃葉輕飛萍半池
一定七朝猶未起
莫訝塵世日如馳

吳星海招飲

花明野寺聽晨鐘
兩鬢蕭蕭任轉蓬
竹榻蒲團春已半
暫陪鷓鴣說東風

二

二月禪房落曉楓
野花如雪遶門東
萬家橈杼春林裏
一縣絃歌夕照中

三
一騎初從海上回揚鞭西指別庭槐春鷺似識離人意
更啄殘花落翠苔

四

梅花淡淡草青青茂苑鶯聲度晚汀潮水亦知人意厚
隨舟一夜過唯亭

靈巖四詠

吳王宮殿已成灰珠箔銀屏鎖不開戰馬自隨秋草盡
夕陽空照舊琴臺

右詠琴臺

從來不見禪師飲何事頻年酒不醒花雨滿前人欲醉
今朝拈破未言經

右詠醉羅漢

美人已逐鴟夷去遊客猶尋響錫廊玉殿傾頽歌管散
金蓮不見冷垂楊

石詠響錫廊

日日山頭望翠微飛雲萬頃浸漁磯只貪湖水清如鏡
更不回頭想帝畿

右詠望湖龜

贈沈訥卿

枝黃湖畔水漫漫匹馬初回花影殘
十里蒹葭千日酒青山無恙且加餐

二

雪滿藍關直滿川憐君何事到青原
三更入繫腸千結萬死長邊月再圓

三

青芝紛折翳荒丘粧鏡披離墮玉樓
寂寂秋風黃葉盡一行孤鴈下沙洲

練川月浦

辛盤春夜笋初肥明月窺簷上
客衣欲盡東君無限意梨園曲斷未言歸

北平道中見杏花酬錢湛如

燕山匹馬杏花叢露滴春枝映日紅
一任黃鸝啼曉色不隨桃李競東風

自遣

春風曾不到茅廬草滿寒畦手自鋤
坐對冰壺無一事

從今不讀舊時書

林居

簾捲東風日未斜。松蹊竹徑野人家。空庭寂寞無人到。
閒看黃鸝啄杏花。

二

綠楊冉冉草萋萋。讀罷楞嚴露未晞。斗柄已隨黃葉轉。
玉繩今夜爲誰低。

黃明喜爲同館之會使者以邀表伯修之帖投予
策馬中途始知其悞戲占二絕寄之兼呈坐中諸

年丈

風塵漠漠酒旗賒。策馬投君柘影斜。漁網高張鴻漫度。
霜飛水渺冷蒹葭。

二

黃金臺上沸笙簧。黃金臺下暗啼鶯。玉堂貴客如相問。
寂寞東風悞海棠。

六月

車馬驅馳未得閒。汗流如雨入秦關。誰知趺坐深山裏。
六月寒生竹徑間。

春朝試筆

茅堂日出夢初醒
春鳥相呼隔錦屏
起坐南軒無俗客
自開槐牖榻黃庭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八

男表儼訂

詩 七言律

村居

蘆花深處結幽居
苔滿空階日影紆
旋煮黃梁延野衲
自臨清澗放生魚
花明越嶠雲生野
楓落吳江月滿閭
怪底年來繆通籍
遂令蘿薜混簪裾

梅

淒涼落日鎖青烟
寒入空山柳未眠
知己相思尋雪後

故人忽已到窓前。孤山瘦骨春風裏。庾嶺踈枝淺水邊。
聞道庭臯多錦繡。不隨桃李共爭妍。

送黃葵陽南還

長亭十里柳枝踈。靜閱人情祇自歔。白眼相看皆竊鐵。
赤心欲獻已投杼。架儲萬卷銷駒隙。時酌三盃謝俸餘。
我欲從君棄朱紱。北山春雨好耕鋤。

咸陽懷古

蕭蕭白草滿咸陽。匹馬西馳入帝鄉。萬頃黍離搖故國。
千山烟雨浸阿房。細思往事皆朝權。借問何人不北邙。
誰謂渭流清似練。猶聞濯足唱滄浪。

皂林春望

扁舟晚泊皂林東。風細江清萬籟空。古寺踈鍾飛玉笛。
石臺踈柳起秋風。千家鷄犬寒原上。十里桑麻落照中。
遙望鄉村倍惆悵。江南猶有未歸鴻。

半村居雜詠

二月三月桃花開。半村主人登釣臺。簾櫳香細春雲過。
庭院風微紫燕來。身在定中千劫近。神遊方外五天開。
棲遲欲盡滄洲興。月滿寒林夢未回。

衡門寂寂掩重闈野巷蕭條燕子飛馬向堦垣空有淚
雲迷闔闔歎無衣草廬獨卧誰三顧故國無人聽五噫
幾欲獻書書未達壯年三十已知非

三

雲路迢迢隔帝京平原草綠且躬耕吳門夜雨度新笛
古木松風啼曉鶯高臥林泉薇自長欲爲雲雨夢難成
素琴莫撥高山調辜負牛衣病後身

爛溪夜泊

載酒携琴訪翠微前村燈火對漁磯孤舟自傍蘆花宿
老鶴應疑道士歸明月滿前春樹冷好山猶在主人非
百年心事同流水半夜聞鷄淚滿衣

東征被叅

時猶未離長安

蒹葭楚楚露爲霜策馬從君未束裝讀盡五車惟白髮
空提三尺又遼陽東隣國破青山在北海潮生子夜長
未出門庭風雨急欲從龜策卜行藏

初歸

霜飛木落暮雲收纔賦歸來萬事休涉世自憐多枘鑿

著書原不爲窮愁閒看短髮羞明鏡病臥高樓憶敝裘
濁酒一壺碁一局蕭然塵世卽丹丘

二

楚岫流鶯去復還停車入座鬢全斑煙蘿擁壁雨猶滴
松竹遶籬雲半間此日懽然歸綠野當年應悔別青山
從今不踏長城窟丈室焚香獨坐園

三

蕭蕭戰馬憶三韓門掩疎槐五月寒我僕旣痛姑進酒
君恩未報獨憑欄青山不逐流年變玄思空隨短鬢殘
爲問黃梁曾熟否而今不作夢中看

初夏

昨日江頭釣暮暉朝來風雨失漁磯黃鸝對語村村曉
紫燕尋春樹樹稀竹徑烟生鍾乍寂松林露滴蕨初肥
香山明月方招侶爲問白雲歸未歸

馮開之謫官

霜飛木脫動悲筵遙望長安日影斜渭叟自甘遲聖主
時予尚夫及第賈生何事亦長沙行行世網看危窟欵欵鴻毛
落斷崖寄語少年同學侶莫將高節負黃花

秋思

彈缺歸來罷遠遊。蕭然獨坐草堂秋。空階木落孤檠冷。
斷岸舟橫玉宇浮。一葉忽凋天地色。短檠空繫古今愁。
自憐壯志消磨盡。落日憂時但倚樓。

秋日卽事

半軒踈雨帶前村。絳帳金經試共論。豈薄經塵談佛乘。
空留白髮報君恩。時髦問字頻攜酒。野衲披雲幾扣門。
自歎平生多孟浪。卽今猶恐未歸根。

軍餉

時乎百姓供軍餉。時亂僉民又衛軍。豈是皇家輕萬姓。
只緣軍命重千鈞。烟籠細柳虛前月。草長銅駝隔暮雲。
夜半沉沉宣室杳。野人何日獻青芹。

匣中扇

薰風在樹水潺潺。爲報班姬莫淚潛。舒卷無心憑素手。
炎威不到有青山。敢辭碎骨華筵上。終自啣恩寶篋間。
但使九霄無烈焰。何勞紈扇出塵寰。

水災

江南饑饉尋常事。今歲災氛事若何。渺渺西山高繫艇。

潺潺南陌盡張羅三秋落木深蓬徑幾樹鳴蟬帶草窩
踏盡吳郊少行迹夜深風急泣寒梭

登華山絕頂

盡道人間行路難那知泰華更巔岼松橫古徑三峯迥
目斷危崖五月寒漢帝雄心青嶂外陳公遺夢白雲端
從來仙俗皆塵土渭樹參差不忍看

同楊柱峰馮虞廷重上醫無閭

來時秉燭登幽徑去日重臨輿轉豪十里杏花圍北鎮
山風雨近東臯層臺折柱猶邀鶴怪石憑空欲駕螭

攜酒相呼升絕頂不妨沉醉賦離騷

同車春宇登盤山

與君同上盤山曲及到山巔更惘然峯散白雲環漢闕
鳥傳青語落胡天上方鐘磬微仙梵石塔香燈亦世緣
坐檢楞嚴過夜半不知明月到巖前

二

綠槐遶岫馬蹄閒樽酒相携上翠巖世事百年惟白髮
宦情今日有青山三千沙界塵埃外百二山河指顧間
聞說屬夷猶未淨吾曹何以慰龍顏

題雙節卷爲陶生

蓼莪疊影上平林
霜露淒然百歲心
相對斷幃愁夜雨
重開孤鏡泣鳴琴
層臺古栢分秋色
異院冰壺共夕陰
欲識貞發愁絕處
猿聲兩兩入寒衾

寶坻思歸

蕭蕭清露滴庭槐
月出鴉鳴鼓角哀
上苑有花皆落去
微臣無計一歸來
泉聲帶石長疑雨
松影侵衣半似
何日春隄高繫艇
五湖三鳥任徘徊

二

渠陽曉月度平林
幾樹開花對夕陰
閱世好憑麋鹿夢
撫膺長愧食魚心
青楓夜雨多遺恨
金闕踈鍾欲解纓
聞道故園今寂寞
柴門長掩落花深

贈孫生伯符

仗劍從風宇宙寬
探竒選勝一雕鞍
夢回青瑣思彈鋏
家在新安更倚欄
野店鷄鳴鄉信杳
長門砧斷客衣寒
青山處處留人色
自是靈虬未肯蟠

咸鏡報捷聞歸田之命

分擁貔貅出義渠
爲驅碩鼠淨扶餘
三軍劍指青羌樹

馬霜飛樂浪墟不向楓宸馳露布誰知薏苡滿霜車
弓藏鳥盡應無恨尚恨林深鳥未除

晨起不冠

草白莎青日上遲披襟散髮過東菑豈無膏沐甘蓬鬢
自有愁思懶畫眉對鏡漸看華髮短彈冠猶恐故人疑
且拚踈散完吾拙傀儡衣裳只片時

醉人稱翁

自捲絲綸臥越中寂寥南浦息飛蓬冰霜有路通紅日
絺綌淒其對曉風三五小星知是命七旬衰髡愧稱翁

與君且近盃中物莫認馮唐作上公

重遊西溪禪院

結屋西溪淺水濱香焚沉水絕飛塵荒齋獨坐聞啼鳥
深院重來少故人鴉噪虛簷春晝暝月明古徑露華新
可憐江上雙飛鴈猶自乘風嘯白蘋

減渡橋庵中

澹烟疎木姑蘓路細柳青蒲減渡橋剩有一身投梵榻
更無遺夢到清霄淒涼欲覓三生活濩落先憐五石瓢
談果悟空人不見欲尋真境轉寥寥

隱居

自傍瀟湘結素椽春風楊柳思條然蕪縻半攬清溪月
薜荔平分灌木煙簾捲空梁斜度燕松排遠岫欲連天
最憐秋後南樓月獨伴幽人夜夜圓

哭楊總兵

將軍策馬度三韓雪壓雕弓意氣殘只爲子房曾躡足
遂令韓信悔登壇六師湮井齊拋甲一士投杼獨解冠
欲賦靈均淚如霰醫閭山北雨霞霞

重至定州

朝鮮地

殘月殘花照眼明孤燈野火繞空營同官一別樞中樹
異域重登嶺上城已被青尊催解綬况兼黃犬欲余生
思家萬里腸千結卧聽胡笳雨後聲

登岳陽樓

蘭橈晚泊月憧憧獨上高樓歎轉蓬青鳥栖遲寒樹外
白雲搖曳漢江中三湘松老楚天暮九派江分曙嶺空
爲問潯陽漁釣叟風塵何日息艤艫

春郊卽事

採蘋二月吳山曉結屋三湘楚水東菜竹方柔驚暴雨

青霄何事又終風此情此恨花先落新燕新年壘盡空
漁叟相期遊澤畔五湖烟水正濛濛

與沈子聚夜坐

風滿疎林月滿灘柴門深掩謝雕鞍高樓晏坐竹山曉
極浦煙生松影寒芳草既能留客醉瑤琴何用避人彈
請君細看階前艾帶雨青青欲化蘭

題戴蛟溪卷

昔蛟溪役滿將謁選遵父命教其弟輟不行竟
齋志以沒蓋孝友君子也其子若孫皆遊予門

攜卷索詩漫題其後

與君一別二十載三世論交子復孫曾念鵲鴿飛夜雨
遂辭鷓鴣鷺偃柴門遺墳日落青松瘦舊館雲生宿草暄
惆悵思君不能寐數聲啼鳥過前村

下第

漫攜長劔赴皇州劔折皇州返故丘策馬未沾紅杏雨
收竿空憶舊漁舟一身流落三更夢萬卷沉酣十二秋
夢醒秋深沉醉後月明風寂聽篔簹

十年三閱黃金榜此日長辭白玉墀好鳥自啼花落後
踈燈空照夢醒時孤舟獨樹千江雨短劔寒崖半夜鷗
春嶺青青春樹綠江南亦自有瑤池

三

幾度春風碧玉樓雲橫花落又孤舟登船不暇談心曲
把袂相看感敝裘垂白已無騎鶴夢草玄同是釣魚儔
從今高卧松陵上隔浦丹楓照暮秋

四

驅車適洛數千里策馬重來敢憚勞白首故人欣乘筆

青年宿約負題橋壯心已逐江籬落華髮空隨朝槿凋
梁甫自吟還自聽不堪玉女更吹簫

五

春榜初開日欲曛未央紫燕何紛紛披裘六月誰知我
操瑟三年不見君蕉鹿細看渾是夢荷衣滿目再論文
何須更踏風塵路自采江蘋卧白雲

六

桃花零落鴈南飛隄柳青青日影微路杳江深千里棹
奚囊夜雨一人歸空梁影落愁明月錦瑟聲沉負玉徽

秦客縱然裘敝盡清宵寧有淚沾衣

丙戌會試

黃金臺上龍欲起黃金臺下忽聞雷曲江幾度看花落
南省二年又鴈來白雪歌殘愁絕響清霄露滴憶空壘
娶妻豈必齊姜好自有寒梅待我開

萬二愚話別

十年不問侯生字此日相逢喜復悲漢水踈鍾欣把袂
孤舟夜雨泣分禱深山猿鶴空羅帳萬里琴書逐野麋
握手相留留不住陽關遙望轉淒其

觀音閣

觀音高閣倚秦溝丹壑飛空大地浮落日倒翻紅樹影
青山應共錦江流禪心帶月澄秋水梵樂隨風出石頭
欲向耳根尋秘訣遠從葱嶺憶靈鷲

春日江行

二月清江汎栢舟中流燈火競前洲欲從碧落尋幽徑
遂向潯陽學浪遊空翠濕衣寒食雨踈桐滴露洞庭秋
山中芳草隨時綠莫遣王孫憶舊丘
紫栢可上人六十

六月十一是何日悉達宮中鍾磬鳴花甲巳周嘗世變
苦辛歷盡見人情新愁黯黯寒烟積故里蕭蕭春晝晴
我已七旬君六十莫留燕市滯浮名

訪宋桐江

吳嶺雲開綠野堂堂虛人靜獨徬徨綈袍不借青雲色
崩劔維迴白日光香斷轅門虛有席馬鳴麗水失中郎
踟躕立盡寒梅影祇恐重飛六月霜

王二府留宿丹陽

月滿長亭蘆荻秋使君傳命且綢繆論交巳訂寒松約
作客何訪子夜留白首飄零雙短屐丹陽風雨一孤舟
歸來高臥滄江晚幾度思君獨上樓

送春

落日橫山山景新忽聞春盡欲沾巾飛花幾點客來少
深院三更月半輪葉落殘楊催宿鳥雲含剩雨待枯鱗
明年種得桃千樹還待東風作主人

感興

雙雙飛燕入玄幙孌孌鴛鴦爐生紫霞萬里夢魂輕翰海
百年心事負琵琶長門有恨空啼鳥深院無人自落花

紅燭滴殘新酒熟春光此夜到儂家

宿對亭庵贈覺海上人

敬亭山上柳初黃遊子停驂謁鏡堂落月滿梁疑白雪
吟風入座聽新篁梵音遍枕驚殘夢塔影隨雲過短墻
識海茫茫君欲覺對亭庵內卽滄浪

莫雲卿來訪

雲邊鳴鶴遠相尋猶帶煙霞入暮林白雪故人千里夢
清樽此夜百年心梨花滿地日沉壑彫鬢從酒漫斟
莫向楓林怨搖落鹿門紫氣正森森

新年

新鶯新柳結新盟獨坐衡門白髮生月傍明河低野樹
夜深微雪落寒檠文章潦倒慙雙屐風雨升沉摠一枰
我有釣竿先捲却野人空自憶昇平

楞嚴寺會諸上人

白石無瑕玉有瑕西風瑟瑟動蒹葭舟橫野水頻求友
月照寒潭幾到家東海有雲連岱岳羅浮無夢到梅花
欲知葱嶺真消息一任清波浸落霞

有所思

山雲漠漠暗平林，獨坐衡門柳正青。
天地甚寬容我老，山川無恙有誰惺。
夢回銅柱雙蓬鬢，望斷金門一草亭。
聞道佳期猶未偶，良人今已負三星。

偶題

清溪裊裊暮雲平，古木蕭蕭一鳥鳴。
楚澤恨深春夢斷，秦裘重敝旅愁生。
青雲舊識誰知己，白首新交盡後生。
獨坐竹窓酬往事，白雲芳草滿空庭。

秋思

香消燭冷夜堂虛，三徑脩脩竹影踈。
幾處寒砧催蟋蟀，三湘秋水落姑蘇。
空留衰鬢酬君寵，獨對殘燈讀父書。
塵世百年今過半，蕭條吾欲閉吾廬。

除夕

爆竹憧憧燭影踈，圍爐小晏獨欷歔。
年光又向今宵盡，衰鬢能消幾歲除。
明日共憐增一臘，浮生何用惜三餘。
玉繩低度銀河沒，暮角殘聲到草廬。

聞赦

霜林葉落聽啼鳥，遶樹無枝鵲影孤。
丹詔一封舒雨露，黎民三月困征輸。
金閭日暝愁千樹，茂苑塵高暗五湖。

雲白山青千萬戶飛蠅中斷泣寒廬

別金沙虞 兄

楓林蕭瑟淡斜暉樹色波光欲上衣
幾度論心初月白今朝伐木故人稀
愁中春草孤帆去醉後青山遠客歸
玉樹三枝江一曲黃鸝聲斷首頻回

與朱南郊夜談

堂虛晏坐惜飛蓬颯杳秋聲處處同
空澤蟪蛄啼夜雨深林鸚鵡領晨風
三更枯木寒毳上一榻清燈旅館中
白首傳燈多鄭重幾回談笑得心空

八月十四夜齊雲巖逢陸伯生

幾年陳迹惜飄零幽壑逢君月滿庭
桂魄未圓猶待望文園相聚卽爲星
香銷石室機初息雲度天門夜不扃
靈境冰壺相對坐秋風千里夢常醒

八月十四夜月

爭傳十五中秋月我道今宵月倍清
光到夜闌逾覺勝魄從虛體轉生明
玉輪尚缺偏含采桂影將圓正戒盈
滿處不如虧處好笑看巖畔欲逃名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九

男表儼訂

尺牘

與項少溪書

某幼窺坊間時義知有項少溪久矣歲乙卯不幸與足下同黜于鄉僕是時實以表項齊稱爲幸然而弗敢攀也厥後足下登籍于朝勲名在縉紳間熠熠然起僕顧益默默落人後然而弗敢棄也近見所梓全史論贊其嘉惠後學甚善車馬馳驟中乃能作此度外奇事足下

良苦哉夫古史之有論贊實自左傳始左氏以君子曰發例史記以太史公曰發例皆舉紀傳所不及者而包括之非剩語也漢書獨元成二帝贊係班彪遺筆深得太史公之體其餘或不免蛇足之誚足下一槩收錄漫無可否而又獨遺左氏不載僕請繼足下後損益之然而弗敢僭也僕自束髮操觚卽有志于刪述之事自司馬遷以來稱正史者凡二十有一家梁武帝曾命吳均作通史未就僕輒不自量欲刪定會通以成一家之言昔鄭夾漈謂史記一書功在十表江淹謂修史之難無

出于志志者憲章之所係豈易作哉摠天下大學術如天文地理曆數兵法禮儀樂律河渠之類其間有所未通通之而有所未至則書之紙墨如夢中語何以折衷羣言而傳後世僕非其人也竊有志焉擬每類作志而各以紀傳附之如作歷代年表卽帝王本紀附焉作百官表卽名臣列傳附焉作藝文志卽附儒臣作兵志卽附將帥作冊志卽附循吏酷吏作方技志卽附藝術以類相從如網之有綱衣之有領使二十一史通爲一書亦千古一快也弟家貧甚典籍難具相識士大夫好書

者少以故無厚藏者側聞足下留情藝林博收故典凡有關於史者懇乞一一賜假以備稽閱夫惠借藏書昔人所賢足下又素有惜才好士之名則僕之扣祈或非空矢也昔司馬氏作史記蘇子由譏其淺陋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朱紫陽又詆其言之誣此非子長罪也當時挾書之律初除子長所見未廣以三千年之紀錄而踳踏于七八種書宜乎其博之不足也某無子長之才而恐蹈淺陋踈畧之弊故懇告足下得慨然賜允實某至願然僕之必欲爲此者豈敢自附于班馬范陳之後而

托空名于竹帛哉亦有大不得已者存耳夫二十一史簡帙浩瀚中多繁復一人而彼此有傳一事而先後互書如天文五行禮樂兵刑之屬代代作志互相沿襲致使後儒小生沒齒不能窺其全書其不得已者一也南北兩朝一百六十九年南史所書日食三十六而非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之相合者僅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史之失職明矣此猶以二史相牴牾而知之也中間一史獨行者豈無謬悞卽如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高允曾譏其悞今以曆法逆推之自在

七月聚耳卽此一端而諸史所失斷不少矣某于曆法
偶有所窺欲一一布算的確以爲古今信史夫豈獨天
文一事哉其不得已者二也史以明是非嚴如袞鉞裴
約述魏氏之家醜魏收敘裴門之世惡此以一人之私
而爲是非者也晉史擯魏則凡忠于魏者目之爲叛使
諸葛誕母丘儉之徒含冤九泉齊史擯宋則凡忠于宋
者目之爲逆使袁粲沈攸之之徒抱屈千古此以一國
之私而爲是非者也據理原情核真伸枉豈惟某一人
意將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其不得已者三也積負幽情
幾二十年寥寥宇宙知我者希末由披露今以足下爲
知己而一吐不然則僕誠狂矣僕誠迂矣

與張見吾書

人之處世如白駒之過隙風雨憂愁常居十分之九我
輩碌碌乾沒于文字間久矣縱得挨出窮鄉而所當戮
力所當殷憂者其事正未足也李白云處世若大夢何
爲勞其生又云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失每誦此言輒
憮然者累日竊嘗計之言家則養家之外皆無益之事
也言身則養身之外皆無益之事也人惟爲識神播弄

兩行齋集 卷九 四
馳東驚西受盡世緣難逃業報求之儕輩中鮮有解脫者弟始究丹經繼參禪教口訣未逢椀鋒難契兼以塵緣未斷文債方殷用是杳鑿然此念未始少忘者昨偶見兄論及不覺躍然但聞清誨似重玄而薄禪此亦胸中一大魔障兄既許共其所得則弟所先得者亦不得不與兄共之弟聞人得至一之妙以有生今觀一身陰陽性命魂魄之類皆二也不見所謂一也惟丹者會乾坤交坎離簇陰陽合男女使二者復變而爲一故老子曰了得一萬事畢以此參之佛家卽所謂萬法歸一之旨也金者五行之極五行相生至金而極歷萬年而不壞實純陽之至寶也天得純陽故曰乾爲金一得純陽故曰金丹以此參之佛家卽所謂金剛之義也故達者以防意爲野戰以習靜爲沐浴以身外有身爲出神以打破虛空爲了當誠得最上第一乘法門也今兄所得未知正否望勿以無價之身輕試于小術金丹大全檢付來使細爲參悟切勿執已見而牽合以誣前人則此書幸甚

寄馮開之

時丁丑下第初歸

曩稽往牒見唐伯虎桑民懌事輒慨然傷之不謂今者躬坐于僕別執事之日服寒驢出都門行道竊竊指目有可憐之色而僕處之澹如也十餘年來中夜以思當食而笑閉門而却筭借著而熟籌逢人而下問遇事而廣詢祈效涓埃而今已矣古詩云時當可出寧須我僕與開之寧有所間隔哉偶出禾城聞選館之報計足下此時方挾策木天呻吟咕嗶沉酣于藝籍之林願淘洗性靈以濬其源完養元氣以暢其流浸涵六經以深其旨博綜子史以益其變不可隘亦不可雜不可厭亦不

可溺勿失本領可也衆人皆謂處順易處逆難僕獨謂處逆易處順難困窮拂鬱之日欲不得逞志不敢肆稍知收斂儘可率德改行孟氏生于憂患之說蓋深達世故者哉福緣現前種種稱意卽素有警惕之懷且不期而驕不期而侈矣如飛絮隨風蕩漾不定直是不可柰何開之自登第來勤苦向道視昔孰專虛懷下問視昔孰切世情俗味視昔孰淡平日所聞規誨之語與稱頌之語孰多羅念庵亦近世豪傑也自謂二十一年胸中有一狀元終遣不去開之胸懷坦然素無物累近得毋爲

會元所累否塵世科第無益人毛髮事而豪傑坐是擔
閣一生可懼也京邸與闕之同堂共席聚首數月竟不
能有所裨益茲乃千里外獻貢拙腸亦情有所不能已
耳亮之

答友人書

足下今之古人也行將獨對大廷有把握乾坤之責而
弱軀孱然何以堪之自古豪傑未有精神不凝聚而能
讀天下之書成天下之事者適接三槐兄道足下以讀
書攻文致疾則惑矣夫書也文也皆六藝之一也古

遊藝以蓄德今人溺藝而喪志非藝之罪也是故均一
書與文也善學者借之以凝神不善學者則勞神矣善
學者因之以養氣不善學者則耗氣矣讀書之法必先
整襟危坐收斂元神開卷伏讀優游尋玩其未得也綿
綿密密如鷄之抱卵意氣專一而百慮俱空其既得也
一言會心是非雙遣如龍之騰空而翛然于塵埃之表
作文之法在涵泳性靈使心苗常活不在躁急心熱欲
速求工在打透機括使詞源沛然不在餽飭掇拾疲精
役氣不論作文不作文常要凝定心神屏除雜念眼耳

鼻舌身意都要在題目上凝之久久則文機自活文竅自通譬之植木者然根深則枝茂乃氣實生葉而非襲取也用之則文章藏之則性命又何妨焉此某致力而未能者謹三薰三沐而獻之几杖之前足下其聽之毋忽所囑田事勉強周旋殊覺犯手吳子輩皆難御之才足下自度力能控制之則任之否則無傳虎以翼也天下事無精無粗無巨無細皆當以精神運之纔入手便須思其發脫足下毋謂國事爲大田事爲細也毋謂文事爲精俗事爲粗也國之政將及子今日正收

量之秋也願完神氣以需大用慎毋隨草木而俱腐祝

與王四來書

劉春元抵大梁適王先生憂歸此書竟不得達

辛丑聞老弟登庸之報甚喜甥孫錢天胤回又傳致倦倦相念之意甚感及榮任大梁欲覓一便寄片言不可得茲緣劉春元來附布寸忱足下刑官也周易論刑之卦率皆有離惟中孚無離說者謂上下四爻皆實中二爻獨虛其象肖離故亦論刑然則用刑蓋貴明哉明不在耳目推測惟在盡心耳如問一獄其罪同不可同用

刑也。須審其情，固有罪同一律，而其情天地懸隔者，豈可草草卽情同矣。亦不可同用一刑，須審其人人之強壯者與老弱者，異慣受刑者與不曾受刑者，異倘不察而槩刑之，刑之而強壯者無恙，老弱者不能勝，是一得笞罪一得死罪矣。卽人同矣，亦不可同用一刑。又須審時大寒大暑之時與溫和之時，刑不可同。清晨虛腹夜間百脉俱寂與日中之刑不可同。卽時同矣，又須審體同一體也。先刑上體而後刑下體，則氣血奔于腰脊之間，易散而無恙。先刑下體而後刑上體，則氣血奔注于

心胸，多致不救，故刑罰至粗也。而有精華焉，不可不盡心也。夫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今之民失教久矣，卽使刑真罪當，皆虐政也。豈可不知自反而專忿嫉于頑乎。各官考語，須早早完報，不可遲悞。但當以保全善類爲主，聞人之善當據其事而亟爲贊揚，聞人不善須量其心而細加辨察。昔孔子親見顏淵啜食而回，別有故，是已之眼不可信也。曾參之母聞參殺人而事，則未然是已之耳不可信也。已之耳目且不可信，況一時之誣謗乎。今各州縣賢否甚繁，不能徧察，勢不得不寄耳目于

下人以愚夫而持智士之衡以不肖而評賢豪之行宜其十不得一也至于查盤不在多問罪名須以申寃理枉爲重罪果真也亦須至誠惻怛而矜憐之如稍未真卽多方開釋之從刑罰之中而能爲王氏子孫種無疆之德上不濫朝廷之法下益培祖考之仁此僕之所深有望于老弟者向非勇往力行猶不得謂之邁種矣新刻二種呈覽

答山陰王書

慨自鹿苑停輪馬鳴絕響叢林無傑士而世諦又鮮知音某也樊籠之翼幸返林臯三徑可娛五湖誰競遂得怡情內典雅意真修但契一如別無他伎以無所得而爲方便依不動智而起行門自謂同塵無碍自在而俗眼多膜知心實少乃蒙殿下萬里傳書示之以製作披之以襟期雖河間之好文淮南之下士不過也謹撰數言附之未簡殿下鵬搏萬里而焦螟鷺鳩亦思自致于青雲之上雖大小不倫而其逍遙之意同也拙刻二種獻覽

答徐與浦書

堪輿家人持一議牢不可破若盡徇之則甲可乙否迥無定期要在智者自裁耳承諭穿宅之議歷稽古書皆云九星穿宅未嘗曰五行穿宅也惟層數既少則五行尚不足用而况九星乎故止用五行相生之法今在六層以上自合用九星矣既用九星則破軍自合隨武曲祿存自合隨巨門何疑之有獨輔弼二星有謂不宜隨貪狼而置之兩傍者古宅經曾有是言然亦不足憑也其遊年定宅有所不合者一則從坎宅上數故天醫在震一則在巽門上數故天醫在離耳秘書與遊年二刻

誠多未盡王宇泰亦曾對弟言之然謂其粗而未精用有之謂其悞而不實則過矣宇泰明後日在婁江還乞一就正之何如新按君不歸家良是更有衷言俟面罄也

與王年丈書

弟歸卧舊山十餘年矣竹几可憑蒲團可坐殘編斷簡可閱風塵名利可忘譬之伏蟄之蟲閤然閉戶于丘壑間無意人世已緬想故人雲蒸雷奮雖顯晦閑冗不齊總之踔厲霄漢遠到可期月明橫笛各在一涯雖欲合

并無繇也世風瀾倒吏弊蝟興貴衙門爲財利之藪尤
小人所垂涎而欲溷者近有山西劉春元之弟名有執
高材篤行負笈從弟遊道老丈精明渾厚事事得體商
民咸頌弟聞之躍然乘便附布八行稱候蓋因自己前
步之蹶而感老丈後事之工固有喜不能寐者矣新刻
二種呈覽惟老丈教之

上汪南溟書

天下亦大矣千里一土猶比肩也東吳古歛蓋肩相摩
哉先生所著之書某得而讀之先生所建之功某得而
與聞之特未貌先生耳茲以公事入郡實惴惴焉以不
獲見先生是懼非爲燕游交好也又非美而彰盛而傳
之說也先生之盛不待某而傳某雖不才嘗謂心苟無
瑕卽蒙惡名無傷也又奚論彰不彰哉私心所好寤寐
難舍過洛陽而失君實丈夫固當爾爾耶且昔在吳下
視歛猶比肩今至歛而不見先生則咫尺千里矣恐先
生不察其誠而槩拒之敢以書請

復彭熙陽書

適檢二項冊數適相符知爲一項矣但人丁絲絹謂之

稅絲卽古庸調之遺其田地所起者乃農桑絲也蘓州等府有稅絲又有農桑絲各不相混冊籍可按徽州混而爲一查留存絲無用遂以此代彼耳是必有所起之由願我丈細考之第南京之絹最爲不經嘉靖十八年顧文康公疏蘓州糧重之苦巡撫歐陽公題請將南京一應可緩錢糧蠲免以補蘓州松江虛糧戶部覆准緣歐陽公陞任未及施行倘得援此以請則此糧可免但事體重大未易措手非真有愛民體國之苦心者誰肯任此哉草草以復尚容面請徽州府誌及歙縣誌俱

求一部倘縣中無板煩爲一索弟當補價也

與章陽東書

世之譚治者類謂不難于始而難于有終僕初聞而甚信之及竊祿于朝諳練久乃知終不難而始難譬猶植木者其功常在下種之初責參天充棟之材于卉莽之屬則謬矣譬之調騎者始不馴習後雖痛捶之困縛之無益也又譬之越人適燕始不慎而南其步卽勤奔奮馳而去燕愈遠矣僕不材勉服官政不能大有所建明豈非擇術不精之故耶敝邑糧最繁民最疲最號難治

臺下甫下車凡所施設悉中肯綮不煩鞭朴民爭樂輸困者以甦疲者以起四境內外翕然稱賢此無他故其心甚誠其養甚遠不言而飲人以和是所種者榷楠杞梓當萌芽時已卜爲參天之器矣是渥注神駒未肄習而英標已襲人正轍而趨一日千里未易量也雖然學術無窮政事無窮善始令終高山一簣可不廩廩乎吾聞賢人君子樂善而惡諛余敢三薰三沐而獻良規焉

與項玄池書

玄象多變內地騷然邇者木星太旺正躔尾度其分野在薊遼三屯之擾恐未足以應也月食于箕亦屬燕分而曆官稽筭不明護救皆悞大統曆法之謬亦其一驗矣蓋天運盈縮自古難齊今定每歲減一分五十秒豈得皆合倘一歲間或差半秒積久差多躔離眺眴皆不合原筭矣聞臺下作易志曾脫稿否此外更有著述否舊歲楊磐石人來曾附八行并拙作錄之筆上竟不見回音豈遂陸沉耶抑或來人不能待而遽返耶水利考志衛水頗詳聊以助掌故者之採拾

再與項玄池書

塞外風景與中州全別地鮮樹木天無禽鳥惟見高峯
凌雲黃河若霧積雪成丘彌月不化重裘煖帽猶有寒
色軍士露宿手足凍瘃乃知古人冬夏不行師良有深
意朝鮮之國本自有隙廢長立幼國人不附又好貨逐
利交結日本召此大釁今沈惟敬說倭頗有頭緒而諸
將爭欲進兵一戰而勝國家之福第將驕軍疲未保若
何耳弟本書生不閑軍旅日與劉玄子拊循三軍調和
諸帥極費苦心死生禍福且置之度外矣吾丈雄才銳
氣儕輩中所特出者願不吝金玉頻賜教言至囑

上兵部石尚書書

日者朝鮮使至痛哭請師申包胥憂楚社而秦爲之
無衣况

天朝屬國乎然彼徒爲其國計馮亭嫁禍于趙不可不
慮也竊計薊遼之師衛京都之背江浙之衆防財賦之
區藩籬固急而堂奧尤先今悉調以行其不可一也北
軍未嘗與倭角故畏虜而易倭然朝鮮地多水潦春融
冰解騎不得騁南兵習戰者多老且死新募之卒服習
器械未必勝倭其不可二也倭已兵老厭戰逐之必走

然不能久爲戍許之後倘我撤而彼復來不救則棄前功屢救則我必大擾兵連禍結其不可三也兵興之費鉅萬不貲司農方日夜不給而又益以此費加派小民則痛吸垂盡之血借支府庫則苦爲無米之炊其不可四也以爲倭能遂有朝鮮則非數萬客軍所能破也若朝鮮猶能自立則彼于契丹紅寇皆自失而自復之今日何不自力而必藉手于我其不可五也我軍驕縱日久庚戌虜變援軍在輦轂之下猶多肆掠况在異域豈易禁制萬一不戢則是屬國倭患之後更生一患其不

可六也古者天子極諸侯之難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而已今乃欲竭中國以衛夷狄其不可七也功名之路一開勢必瀾倒罷閒將吏爭思授鉞剽悍子弟競欲請纓無故生天下徼幸之心其不可八也今若息軍罷戰但于沿海天津直沽之地築墩臺設哨望因募江浙水兵倣脫脫營田故事行之則水利可興水田可闢海運亦可漸通而倭至自有備矣又訪得京東海面雖闊而倭入犯之口則自旅順至萊州約五六百里昔舟山戍而全浙寧今旅順至萊州海中大島甚衆當金時嘗

設二十州縣若募東南水兵設爲衛所而卽以其墾田
子粒爲行糧遞籌巡警倭入卽鐵則兵雖增而不擾餉
不益而自充外不失捍禦之宜內可廣賦稅之入又何
藉于朝鮮何懼乎日本哉

與伍容庵書

弟與足下十年舊交也幸爲同舍郎晨夕過從甚適茲
舍足下而遠遊一出山海關黃河如霧白草如剪野無
尺樹道無敝廬別是一世界也積雪不消寒風凜凜時
未履霜堅冰已至別是一時候也旌旗蔽日金鼓如沸

馬鳴蕭蕭三軍唱諾別是一景象也沿途同劉玄子與
諸軍較獵走馬逐兔彎弓射雉倦則席草而坐饑則割
鮮而食引滿大嚼不知日暮別是一興趣也皮冠戎服
窄袖短衫士卒病故躬親弔慰別是一禮法也驅數百
之兵演八陣之法開合進退倏忽變化別是一藝業也
今將渡鴨綠適朝鮮奮武海邦立功絕域匪男子之壯
遊實夙生之業債未了耳弟已殮松服栢不食五穀萬
一功成卽當解袂遊矣足下十年先達官猶爾爾此拙
者之效而亦清介絕俗之一驗也功名富貴過眼浮雲

不若養吾之素而返吾之真弟與足下同鄉同官相知最早知必以鄙言爲然也

荅嚴天池問調息書

養氣之說發于孟氏非但蹶與趨能動志也行要安徐語湏低緩日用動靜皆當存養使太和元氣常周流于四體間舒爲事業發爲文章皆自吾盎然者出之而已矣卽此可以塞天地卽此可以貫古今吾儒實學原是如此自二氏有調息之論而養氣工夫始細而密就老氏而言則必取先天一竅然後調息以守之而其最上

最真之道則非有作有執也以空洞無涯爲元竅以知而不守爲法則以綿綿若存爲節度以一念不起爲工夫藥物之老嫩浮沉火候之文武進退皆于真息中辯驗足下試檢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就釋氏而言其上者卽心卽佛不論禪定解脫下者數息修禪而六妙門及十六增勝法天台談之最詳其禪門口訣所示者只是調息觀臍而已臍爲命蒂息爲氣樞心息相依由麤入細外塵漸屏內境虛融四智可圓六通可證宿疾普消特其餘事耳來書謂聞弟所談頓覺信向此是

足下夙生植德深厚故聞淺論而起深心又欲弟將前
所談詳爲闡釋此樂善不倦之懷也然入定法門事多
委曲恐非筆墨可盡蚤歲從雲谷和尚指示曾趺坐十
餘月覺已證初禪境界而中爲事奪不得究竟竊謂調
息只是養氣靜坐先須息心足下若能隨事致力借境
養神從前毀譽是非順逆好醜不知經過幾番追想何
嘗是實即我之聞譽而喜聞毀而怒慕好厭醜種種情
狀皆是夢中妄爲今後倘遇一切毀譽順逆皆以夢中
境界待之不得執着不得留戀如風過樹如月行空浪
然平懷一毫不染卽此便是究竟法門蓋一念不染便
是一念聖人一日不染便是一日聖人夫道至簡原無
委曲原不繁難也足下信得及否生舊有靜坐要訣談
此理頗悉近梓新板當刷呈正不敢負也

與嚴天池書

僕非良駟辱伯樂深知朝夕惟慚負是懼竊有耿耿之
衷積欲獻之几席幸垂聽之蓋聞圓形于影未盡纖麗
之容察火于灰不覩洪暄之烈是以問道必窮其源觀
物必洞其裏今天下任子有聲望者獨瞿元立與足下

耳足下日用間觀色聞聲能一一洞其本來否長者素
篤實未嘗自欺然發已自盡之外能循物無違否守法
者未必是而通融者未必非奉公者未必賢而亮情者
未必不肖任勞怨者未必有益而慎動自守者未必無
功昔金壇于公湛擇婿得無錫之華生告其女曰吾三
任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輕入人死罪華生不患不得
科第患居官或刻耳後華爲江右節推執法不撓歷三
月而入大辟者三其妻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爲理官律
如是吾依律斷而已若廢

天子法而市已恩非忠臣也後屢入人罪其妻屢勸輒
以依律斷告之今于氏子孫貴顯累世而華竟絕嗣是
守法不如通融之一驗也我朝雅樂定于冷謙聲音

器數校宋元獨得其真凡樂舞生十五年一考必精通
律呂者始與選當事不解音律多寄耳目于他人後貴
鄉一人爲太常卿一意奉公不聽傍人片語而于古樂
情無所知遂將通律呂者悉黜不錄由是太常諸生謂
演習無益不復肄業而古樂遂廢夫以一念之秉公而
廢國家三百餘年之樂此必非君子所安也是奉公不

兩行齋集 卷九
如亮情之一驗也海剛峯信古書謂三吳水利當浚吳
淞遂犯衆怒而力開之未幾皆淤爲平陸則所任之勞
枉費財力所任之怨亦徒拂人心而已此又任勞任怨
不如慎動自守之一驗也昔黃石龍以任子入經筵官
八座而議者以爲克稱其職夫石龍居官之後禮陽明
爲師締心齋龍谿爲友日以改過遷善爲務則其學益
精而官克稱毋惑也足下素有遠到之志其肯遽以爲
足乎薄儀侑緘以路遙不能帶長物而家訓一部則載
建文之事頗詳伏希留覽

與黃葵陽太史書

竊謂明而晦用之剛而柔用之此經世之妙策也弟自
當事以來本晦也而時用其明本柔也而時用其剛與
私心有大謬者緣連歲積荒閭閻久困而又百職俱廢
吏緣爲奸當拯溺救焚之時而欲守整冠徐步之態則
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大都撥亂之實未有不
自更化始者瑟亂改弦車敗易轍能無然乎臺下雍容
廟廊所養日高所見日徹而靜閱世變于無適莫之中
其識此至熟矣倘有所聞願悉心告我敝邑之地自縣

治至南境凡二百五十餘里蓋兼杭秀二郡之地而過之然納稅之田止六千餘頃十分中一分在官也大率多爲勲戚豪宦所隱佔內八府無不皆然倘清其隱蔽而闢其荒蕪則足國之道奚必他求前所云畿內田制斷可行也第雖不肖奉令承教亦既有年必不敢覘覘佻佻爲知己羞若在此四五年雖不敢追蹤古人而安養休息或可足民審錄冊附覽近日官法密如秋荼弟一意以寬大行之欲使煩刑少息耳心事種種李兄行促不及備陳

又答黃葵陽太史啟

當時潞河送老伯行今老伯遣人候僕歸乃知進退無常四年一瞬眼底奔忙皆爲造物播弄耳從軍異域辛勤萬狀蒙恩放歸蓬頭跣足優游林泉客至隨緣相待家有大戒素不宰牲無珍羞絲竹之奉野釀方濃園蔬可摘談古今話桑麻可代膾炙靜觀幻化未必不如東里先生了悟真空未必不如南宗長老常思與故友坐依雙樹餐茹九華而美人隔浦解佩無從柰何柰何三月間在朝鮮有書奉候當極忙之時作書甚難郵人不

解事竟滯途中今併呈上
非君過我卽我訪君對酒河東
非君過我卽我訪君對酒河東
一醉不可少也

荅朱郡守書

春秋之作有例有義凡征伐會盟之類其書字書人書會書及一而不易者其例也有宜字而書名宜人而書國有不宜及而稱及此例所不得拘者有義存焉所謂由性命而發言游夏不能贊一詞者孔子謂其義則立竊取之是已朱子繼春秋而作綱目其例則有據其義未盡也然視班馬范陳之史則猶有聖經之遺意焉

坊刻多誤魯魚雜出讀者病之茲得台臺校梓以傳
惟嘉惠後學實亦有功先賢野老歸田杜門稽古乃辱
推惠百朋之錫何以踰之當躬叩階前稽首謝德也使
旋草草附言不盡耿耿

與馮虞廷副使書

弟烟霞有約鍾鼎無緣閭山之遊適諧麋鹿之性恨不
得假息旬月盡窮其勝也逐臣去國世人所賤而足下
獨知遇不衰賢于世情遠矣拙作錄之便面凡六柄外
六柄送柱峯公弟非能詩者然此心如水久矣然而不

怒或不火悖風人之旨若以見聞覺知之心作語言文字之解主臣不佞曷勝惶恐

謝祝隣初大尹書

某疇世之賤臣也間者從諸軍涉異域辛勤兵革間狼虎爲朋鴻毛爲命幸天地神明默相佐護元凶授首諸倭皆遁而某亦被命南還匹馬扁舟帶星過發抵家十餘日矣三徑初開五車在架薰風徐來清流可濯一飲一啄焚香晏坐皆

聖恩也亦皆吾老父母之明賜也在軍中時曾兩修尺牘奉候起居茲得返舍家人輩羣頌明公之德衣被無窮而寒家尤蒙併庇即擬面扣稱謝奈衡門逐客理宜閉閣自訟不敢輒以蘿薜上溷簪裾惟臺下亮之

與張同知書

弟萬里徂征得罪南還日惟杜門槁坐雖明公在上最爲遭逢之奇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亢者然省愆自訟不敢比數于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同年諸兄弟濟濟榮陟居臺省者幾半劉玄子同在軍中茲歸或可便躋顯要老丈以出匣太阿淹淹下位而弟削籍歸田自

齒于漁樵之列蓋顯晦無常惟其所值猶閒雲在天浮
漚在海自聚自散自起自滅于太虛何與哉所貴吾輩
自適耳盛德薰心含茹有飫輒修空牘附布鄙衷

與韓惺庵書

覩報若可異焉蘇州一府去五人皆百揆舊識也至于
趙志溫乃次輔之親弟呂胤昌乃冢宰之親甥王三餘
乃考工之兒女姻家而劉鳳翔則總憲之至戚世交也
皆不能免意者諸老秉公一無所私耶原報三冊附返
拾遺之疏隨時卽上倘至併賜一觀高麗弓一張乃國
中所稱絕品者謹奉左右亦寶劍贈烈士之意也幸筦
存

辭王平谷書

弟素有烟霞痼疾承招遊古寺兩腋便熠熠風生矣柰
出外久邑多瘡痍四境之內尚未周覽用是憮然有返
棹之思匪獨負此名山兼亦負此良主招提偶隔當作
夢遊明德在懷已成心醉俗吏之苦不言可知矣

復王辰玉書

讀來翰應翦不能適性將屈而蛇行讀書不能涵泳將

急而懶祭鄙人蓋傷于虎者片言刺骨彌日傷魂雖然此衆人之通患非賢豪之上軌也竊謂應酬之道不獨發已自盡兼欲循物無違若因人檢已則賢不肖皆師因事煉心則喧雜紛拏皆成妙境足下之懶見客乃病也非藥也讀書有未記者亦須求記但不可生一厭心唐詩云心持半偈萬緣空自今人論之不着一物始爲心空持半偈而後萬緣空此理最可玩索讀書雖非息心之道亦是聚念之方一句染神則萬妄皆息但見其樂不見其苦也吾願足下隨緣用工處處磨煉接一客卽求一客之益讀一書卽求一書之益而毀譽得喪一切付之無心庶其去聖賢不遠乎不然豈獨接客讀書爲吾之障卽閉戶冥心坐馳轉遠矣魏縣陳于王并濬縣金繼震內黃徐成楚作尹皆有能稱近因徵稅頗爲撫臺所疑其詳具陳生揭中懇求吾丈從容對老師一言撫按處祈因便達之俾從公勘實果重徵也罪不可蔽也不然而使少年良吏遽蒙不韙之名蹶其終身之步此至可惜而至不平者也愛惜人材我丈夙願敢私布之

謝蘇州同鄉書

竊聞雨露有澤庶草霑之大人有賜小子荷之禮也某
迂愚踈放多失禮于羣公豈敢拜命之辱

答楊復所座師書

羅先生遂捐館哉茫茫寓宇貿貿生民梁木其頽豈不
深痛然遺言在編高足在座羅先生固不死也在後進
勉之耳某自受官以來輕徭緩刑頗得民和每朔望羣
弟子員而授之經講論孟之遺言而實示以現在之至
理生童之屬環明倫而觀聽者不下數百人誦義之聲

達于四境此皆先生及羅先生之教也茲來也拘于例
弗得朝夕過從此心一日三到門下而未敢以書請昨
蒙召命若赤子聞慈母之呼躍然以喜恍然以戀懔然
其欲赴也今日畿內察期早赴部矣立馬占謝不知所
言

再答楊復所座師書

寶坻北境卽薊鎮也軍人往來聞邊事甚熟又親至密
雲遵化受簡閱見邊弊甚真今日得苟且支吾而無事
者仗 朝廷福庇耳兵馬器械一無足恃舊曾畫邊防

七事獻撫臺特以開田爲急務撫臺亦以爲然而未暇行也蒙賜卦田圖說締觀數四甚合鄙懷但卽今薊鎮之邊東起山海關西至石塘嶺正是大行一帶山脚中間縱有田地不甚平坦不能井畫竊以爲當師其意不泥其迹縱橫曲直各因地勢淺深高下各因水勢而于近邊山上皆植棗栗分授臺軍使爲永業昔蘇秦說燕王謂燕饒棗栗之利不俟耕植而食已足矣今棗栗梨杏之屬皆漁陽所宜試舉而行之數年之後樹木蒼鬱戎馬難馳此金湯之固也若邊內平地可以井授者宜速講而行之百里之地提封萬井薊鎮東西二千餘里十分而取其一則千萬之租不出戶庭而常足矣以四百萬石充漕運之數遠方之民可以大蘇然矛盾相觸舉世多然而針芥相投知音實鮮今有同心如王先生者某將褰裳而從其後矣但所謂開濬有神功不甚費人力者不知果何如也某所苦者開濬難耳果有神功則此事可以立辦願老師細問而傳教之

三答楊復所座師書

邊備廢弛上下相蒙習成宿套近日遼東閱視所陳言

言皆實恐未必能行也。薊鎮兵馬全無實用不大更張之終不濟事。琴敝改絃車敗易轍此必然之理而當事者憚于紛更今只恃朝廷福力耳。某幸考滿得微一命以榮二親願至足矣。日緣案牘徽纏不獲修候適凌相士持尊帖來殊慰懸想。第縣齋寂寞無以副其來意切爲愧之。寶坻同寅錄刻成具十冊呈覽朋友道喪爲日久矣。起末世之陋習回大雅之醇風正在我輩幸老師教之。

退丁敬字書

足下真實之心愷悌之行事不敢爲天下先而舉世讓步言若訥訥而能使聽者醉心以至柔而勝天下之至剛以無爲而勝天下之有爲實當世之偉人而理學之巨擘也。適過留都重蒙虛懷相待骨肉之愛隆且篤矣。坊刻一部呈奉時莼乃小兒所選不足供大觀篇首學約則鄙人生平造詣畧具其中矣。此固老丈與某束髮下帷時所同心而共事者也。世衰道微以接引人材爲急沈助教有志聖賢之學立身制行無愧古人初入留都久慕道望實欲以足下爲依歸願虛懷接納收之藥

兩行齋集 卷九
籠中而徐試其奇當必有益也不能盡

答王夢巖郎中書

海氛不靖勞我王師萬里遠征車徒跋跣所喜長者蒞
遼蕭餉有備某也懦夫當仰秣而稱慶矣昨暮出關遇
使者于途授以玉簡詞意殷勤有如骨肉謹口占以復
尚容升堂稱謝也不盡

與許甸南書

十月渡榆關寒風颯颯朔雪滿山呵氣成冰肌膚爲裂
別是一般時候也左望長山右瞻滄海野無敵廬村無
尺樹黃河如霧白草如剪別是一般世界也旌旗前列
金鼓若沸沿路與諸將較獵驅數百之兵演八陣之法
合圍逐獸仰射飛禽飢則藉地而坐割鮮而食引滿大
嚼不知日暮別是一般行徑也遼海而東旣無公館亦
鮮人烟皮帳爲廬氊衣爲席兼之時令漸寒風威愈烈
死生患難固所不計特恨事多掣肘官多坐視調兵不
發運餉甚難關臺徐年兄之疏似洞見千里之外者未
知覆行何如弟蒙我丈骨肉之愛敢道其別來情況如
此東征事宜具別楮以聞

上趙定宇書

某不肖辱明公知愛迥出尋常自擬此身此命當委付門下馳驅不敢負也適以空函奉候而明公顧覲以嘉儀身非木石寧不知感某素有山棲之志原無應世之材藏豹不堅自取罪戾今領李掌科之教已決策長往矣六十老翁不收拾精神完吾造化故物而乃與羣後生爭趨于名利之場豈不大錯特以入學食廩應貢登科受朝廷作養之恩至渥思一報稱今令寶坻稍知勤勵省刑薄稅如辨出大海等一十四名辨募軍

不當解者張祥等三十七名或經年不問一罪或經月不行一杖而囹圄幾空昔寶坻正賦每畝徵銀二分三厘二毫今一分四厘八毫矣寶坻雜稅輪當現年每畝派銀一錢有奇今設法調停盡行蠲免并現年里長亦不設矣其餘如開荒田與社倉之類不敢殫述人雖有言而僕自謂可以上報朝廷下酬知己矣卽遁跡深山不爲薄矣知我者莫如明公愛我者莫如明公可以披情而相告亦莫如明公故敢效仲尼書齊人歸田之例而自序其績明公得毋與其在乎京塵漸遐長江在

望拙刻一種乃鄙人方行有驗之書不止爲祈嗣也倘
借片時之暇畧賜指迷敢忘先生之大教

與劉玉齋書

弟與翁同有物外心期同負虛聲于寓內同淹滯于有
司其登第也同年其觀政也同部其授官也同日今又
爲同舍郎遇亦奇矣霄漢雖廣豪傑雖衆寧復有同符
合節如吾二人哉翁先判而今明弟方薦而忽論造化
靳名士庶妬聲或毀或譽孰測其真風相忘于大漠鳥
相忘于鄧林順逆好醜隨其所止明將入朝謹請指商
於足下進部事宜乞明示之

與祝同年書

檢仕錄部中同年七人而弟與翁則又同鄉也昔居燕
市情好甚濃受祿分飛一別六載翁貽實惠于漢東弟
樹虛聲于薊北州縣下吏飽受風霜人面如鉄我膝如
綿人口如簧我心如水種種情態有敢受而不敢言者
諒彼此同之也今幸轉官而樞司又當多事之日翁資
望俱隆理應秉軸弟迂踈淺陋勉步後塵官爲添註事
若贅旒計不久卽長往青山矣明當入城專人候問諸

凡動靜乞賜指迷

與吳海舟侍御書

五月十八日抵家稚子懽迎室人交慰賓朋故舊絡繹垂顧採蔬烹魚斗酒相勞雖當大暑而散髮裸體無所拘束薰風徐來洒然自適竊謂軒冕之耀不若丘壑爲安也久不出城郭穎亭兄六月廿八日啟行攜舟送之城居一二日塵囂擾擾如遊沸湯中返思鄉居之樂如在四禪天宮也初入仕時私計歲有餘租數百石五六十年家食所積當裕今登第凡八年而歸四壁蕭然弟婦及兒輩上年八月先歸收本年之租稍可支持不然口食且不給矣急欲藉兄應用而穎亭兄亦貧將稱貸以行展轉遲悞弟勸其早發至京缺用乞即以弟之物付之濟彼一時之急鴻便草草不盡依依

上陸五臺先生

聖天子日下詔徵四方高賢巖穴賤士躍然有羨心焉延頸望太平寢不能寐若吾先生者尤四方所傾仰而屬望者今且掌銓衡重寄矣吾聞貧者贈人以言敢畫數事以獻儻其言可採而不以人廢則先生樂善之風

也某之願也瞽者廢目狂者喪心然而聖智不棄豈狂
瞽之言真有裨于聖智哉不如是不足以廣吾之量而
通天下之心也是故百川有穢巨海受之小人有心君
子盡之某疇昔束于教醯甕之覆實先生發之中心感
激思效其愚者豈有既耶願先生擇而教之

寄陸五臺先生

古者民犯罪惟原情而斷無定法也律之興自三代之
叔季而大備于唐我朝之律實因唐律之舊洪武三十
年始頒行天下弘治十一年增修其例例以輔律可輕

不可重也嘉靖二十九年再修之萬曆十三年三修之
矣生曾奉書漸庵先生謂舒公所定之例未可據爲典
要非疑其不合法也疑其泥法而失制律之意也如謂
律之意止于任法則篇首具五刑圖足矣何必備列諸
禮圖乎唐律釋文云禮者民之防刑者禮之表二者相
須如口與舌真確論也

高皇帝大明律序云明禮以道民定律以防奸大都禮
刑其初一物出禮則入刑固將以制民爲義而非罔民
爲厲也明矣又天下之事備于六曹今特列名例律于

六曹之首斯何意哉人生大倫名義爲重世道相維名教爲先以名義名教爲例此非俗吏所能窺測也試檢名例條目如入議以理去官老幼廢疾收贖親屬得相容隱犯罪存留養親之類皆從寬不從刻優然有與民並生之意撥亂世而反之正孔子急于正名而刑之一事則尤貴名不貴實傳曰君子耻之小人痛之痛之不若耻之故用實不若用名也一部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何嘗用斧鉞哉不過以名爲例耳斯意也惟先生與漸菴知之亦惟先生與漸庵能行之漸翁在北而先生在南此千載一時也誠得博攷羣例推明律意編一書獻之

天子行之天下以養四海和平之福行見陸李二先生世世子孫食厚報無窮矣書曰罪疑惟輕又曰寧失不經蔡傳謂二者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法此宋儒之謬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聖人以好生爲德法必如是而後爲至公亦必如是而後爲至平所謂帝德罔愆者也故嘗妄謂康誥呂刑乃用刑之軌範舍詩書而談法律必不精矣太史公亦謂刑名之學源于道德舍道德而談

刑名安知所謂刑罰之精華乎先生向入銓部生嘗妄
評人物以獻今復論刑法極知涓埃之微無補海岳而
一念忠愛獻納之誠則有皎如日月者因敝門生來便
附布款款之愚

荅沈誦卿書

元玉物故叔宗遠遊遺孤蕭然孑立郡試伊邇敢惜齒
牙卽草賤刺付來侔矣僕曾自矢不以片紙入公門此
一役也門人情深故友義重神當諒我佛祖大慈定不
以我爲破戒也

與蘇州太府書

吳江舉人顧曾璘監生周祖皆敝門生也曾璘以易魁
應天不幸早世其子能讀父書祖工詩文一咳吐能令
紙貴遊燕不返其子貧而好學敢希陶鑄生素守硜硜
之節不敢以間事擾公庭特以二子孤貧衆人所忽憐
貧好才故敢冒昧以請若受賄而言天地神明其重廔
之惟明公其能諒我

與樂予拙啟

數日前客從燕市來傳足下有諫疏

內行齋集 卷九
聖王陰行其言海內陰受其福而又辭赫赫之名于賣
直沽譽之世心竊壯之王君至始得大疏讀之萬金良
藥切中膏肓栢府吞聲省垣噤喉而廣文先生獨揚眉
吐氣琤琤自見于冷局中莫謂秦無人也僕縣中俗吏
今又馳驟邊關覩塞事之多舛傷軍民之日窮孤臣萬
淚無地可洒何日得共故人啜口交談一攄胸中之憤
乎萬里龍門前途是愛

答陸吏部書

卑卑縣吏奔走風塵日惟簿書期會之爲急視昔年著
作正如房次律遇故物于破甕中恍然隔世事矣足下
何愛之深而求之切也經世畧與通史卷帙浩繁不能
檢奉中間如天文畧九邊畧等各爲當道攜去不得爲
全書俟他日解綬歸山研朱弄墨于明窓淨几間當更
有可觀處也前後場題當一一擬奉然必間曠乃可應
命耳足下理窟素探詞場獨擅何乃借聽于聾耶五臺
先生禪學極精譚理入玄有不可以尋常耳目測者足
下亦曾一探其奧乎語云聞道易遇人難足下不可當
吾世而失陸先生也種種鄙私百不申一

與朱養淳書

足下温如楚璞粹若南金有被容接者未嘗不嘆其高而慕之深也俗吏多冗久失奉候茲藉尊庇得考滿微一命以榮二親願至足矣獨念以衰髯出衡門牢落一官徘徊末路心素慈斷獄不免用刑如禪僧操屠刀何能盡割性不能俯仰遇貴客不免僕僕亟跪如靜女倚市門羞澁滿面得滿此一任解官南還杜門靜坐掃案焚香或登山探竒放舟訪友倘學業更進則著一家言以訂千古是非此豪士之高致而鄙人之所願學也足下得毋笑其狂乎新刻四種各具二冊呈覽惟足下教之

答張楊村書

敝邑水田開之已有成效葫蘆窩四十三頃係馬房地已申請巡青衙門每畝一分起科矣若欲納米民將不堪近復查司家陀葦地通潮河淡水亦可開畊葢葦利微而米利厚所宜倡率者也典史譚華于近城窪地爲民所棄者皆開爲水田收穀甚佳乃知北地原宜稻惟北人不知其利耳木閘之議非起自鄙人元時郭守敬

初開通惠河十里一牒以木爲之易成易棄卽有遷徙
重造不難也今通州至天津二百餘里造五六牒不過
費銀二三百兩耳明公素有經濟大志幸酌而行之僕
有水利畧四卷道之頗詳何時相攜就正盡所欲言也
上許公書

自車騎俯臨獲領台教開誠布公洞示肺腑如撥雲霧
而觀青天卑職雖愚陋實願悉心歸命蓋豪傑有心俟
知己傾之當末俗靡靡之日而獲見中流砥柱之人安
得不企踵而相向哉所示大疏言言金玉實經世之至

文游夏不能贊一詞矣養馬三議良工苦心當路修行
造福無量其末一議則鄙人尚有耿耿之恩敢少盡之
夫弊政多端蓋臣條議不但中目前之利害尤當防日
後之流弊國家種馬洪武年間報駒之法先遣本寺官
巡視正月至六月驗定駒駒定則科不定則已七月至
十月驗顯駒駒顯則科無則已十一月十二月驗子駒亦
然當時雖云一歲一駒亦有二三歲而不報一駒者由
巡驗之法明也至洪熙元年始定例兩年科駒一疋成
化元年三年收用一駒又爲民累正德二年都御史楊

一清議請見馬追銀七兩騾馬五兩虧欠駒三兩養馬者尤病之于是盡罷種馬養馬之家始脫然釋負今養種馬甚善但欲科駒納銀恐不免貽累地方蓋納駒不難納銀尤不難而上下使費書辦勒索不勝其苦竊謂但養種馬不必筭駒使民受實利庶爲上策謹條議如別紙恃臺下虛懷樂善敢布腹心

與何太華書

縣令至卑以拙人爲之益落落難合雖勉強折腰匍匐學奔趨狀而虬髯如戟時露慙態非其好也所幸士民相信頗得展其什一生平報國之心或可無負吾丈理法中州俛首而聽使令者凡三十三人亦有強直自遂如不佞弟者乎畿甸大旱苦禱不能得雨鄙人不食肉者兩月矣四境如焚草木俱槁有淚可揮無門可訴閩中州亦旱恐未必至此劇也久別台座夢想爲勞手談無敏誰與作對匆匆布候百惟照察

與錢麓屏書

宦遊兩年時益艱興益索雖聲聞不減而內視涼德實慚憤如醉且北地荒野人文甚衰落無可晤語者六

經如潮難施一滴于平陸也足下處南服在聲名文物之境潘花旣植馬帳兼開據案談經亦足遣興吳日鑄接境而治常相會否巢縣馬禹山博學通才坎壈不第俯就今官其治行必有卓然可觀者願我丈噓植之謝公來便草率附候

答王方麓書

承諭法家之事貫通六曹此先生解後語也某數奉教于君子僉謂律不可不讀讀之匪特治人兼可自治又謂讀律不可精精之足以殺人故向雖涉獵實未敢深

留意也偶讀康誥若保赤子一章乃知世間事作威者惟刑種德者亦惟刑故小人精之足以殺人而君子精之足以保善臯陶稱良不過邁種德耳因末世之刑法而勇往力行以種德卽濡首焉有福無罪也嘉靖中修律例顧公若溪實司其事不能爲子孫種百世之德而斬焉無嗣議者惜之近日舒公所定之例蓋始于嚴公又當綜覈名實之日中固有從輕者而間亦有從刻者竊謂十條中有一條從重卽非罪疑惟輕寧失不經之意况此例未修則嘉靖三十年以後博大寬假之例皆

可引用今槩棄不錄而又禁其不得汎引則惟嚴是求矣漸庵先生掌其部曾勸其修正之以養和平之福蓋寬一人止可全一人之命恕一事止可施一事之仁而此例一正布德無窮某以博洽莫如先生細密莫如先生確覈莫如先生故願求先生所脩之律一稽釘之以成一代之令典而卒不獲焉豈末世蒼生業重福輕未應蒙先生之惠耶然業許手錄惠教諒長者必不食言予翹首而望之

又答上方麓書

葉李二生至接手教卽延入坐談果竒士也所云神兵之說則傳受未真太乙六丁并竒門遁甲所謂三式之學也書雖具布舛訛已久所云練神兵全藉三竒八門分布合式試扣之則皆世俗相沿舊說耳大率陰陽之理宜晦不宜明在人不在神也近將新募家丁操演八陣開合變化頗有可觀恨不得悉教諸軍使之通曉夫八陣之法始于井田而河圖洛書其根本也前日因經畧公談及命爲註釋特錄一冊奉覽倘暇日觀之亦足爲樞密談兵之助三韓絕域冬寒倍常萬里孤身鴻毛

爲命遠候起居伏希慈炤

與湯海若書

今天下方蒙蒙爾亦役役爾足下抱俊才高調安之乎
僕爲足下謀明洞入埏吾守其黑氣壓三軍吾居其柔
辨若懸河吾用其默人知我則出所得相磨相勵而不
尸其能不知我則擴此之奇涵彼之庸而立于無何有
之鄉足下與虞葑丈方讀易坤之象曰君子以厚德載
物竊謂持之而不使傾捧之而不使墜任其踐蹈而不
爲動斯之謂載積之甚深養之甚固收衆流而不拒納
羣穢而不辭測之莫得其涯窺之不見其底斯之謂厚
釋氏亦有言曰身爲床座遍三千夫床座豈易爲哉居
最下之位而勞者待以安走者待以息牛羊踐之不加
怒尊貴履之不加喜此善載物者也吾儕能爾爾乎雖
骨肉至親稍稍蹴踏輒有憤心已則終日跳梁而怪人
動色不惟不能載物而且爲物所載不惟爲物所載而
且咎物之不善載我斯亦過矣此衆人通病而高材能
文章者尤易犯以其恃氣而卑視一世也僕與足下相
慕頗深茲來也蒙足下招我惠我又殷勤顧我無以報

以此謝足下不爲薄矣

與薛青雷書

憶昔短褐初釋聯騎燕都壯志干雲英英萬丈霄思罄
丹衷抒素抱碎首玉階累尸馬革不忍與草木同腐老
丈氣吞山岳節湛冰霜儕輩共服乃金馬不容繼掌薇
省薇省不容又叅藩服循資縮步俾驂駟不得長驅然
敷政則立我蒸民流芳則紀勲金石壯圖端不負矣弟
萬里從征遭讒被放車無蕙苴痛過離騷徒步歸田杜
門養靜舊作四書疏意尚書大旨皆未脫稿而坊已災

本又有易傳曆法等書多與世俗成說牴牾故時或不
盡合而海上逐臭之夫未必無篤好之者也黃岡庠生
杜可式乃弟故人之子不遠數千里負笈從弟遊才高
而學富真可壓倒元白乞收諸籠中而多方成之幸甚

與于紹城書

時丁丑下第初歸

僕辱交于君兄弟舊矣初謂志可必行業可立就人心
可挽回頽風可整頓故忍耻學藝以祈展其生平日與
君兄弟修雉鳩之飾而不敢厭且不敢褻乃今觀之事
有大謬不然者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僕至不才視太常

一第不爲難得然今年所以見黜于春官者非以其愚
耶夫欲行之志與欲言之事百未露其一讀者已不能
堪使盡露其愚人誰忍耶顧某一身不足當百斧鉞耳
擇袖莫若輕弟之不當出者一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君子處世匪獨無咎難無譽實難僕學不加修行不加
茂而虛名日益盛此招謗之媒也屈原沉魄于汨羅蘇
軾驚寃于詔獄斯曷故哉僕無二子之才而實抱不測
之懼其不當出者二也僕夙好澹泊自老母亡卽不食
肉循習滋久偶遇掌腥同筵輒穢而欲嘔殉儒之士不
諒素懷謂其好高信佛嫉之如仇縉紳讌會尤不合轍
其不當出者三也士之相知貴相知心京師交遊多投
人一刺多謁人一拜卽爲恭敬恭敬豈在是哉真見戲
耳性懶必不能沿門投刺罄折足恭以狗俗其不當出
者四也使僕任真率性焉往不黜若如脂如韋唯唯諾
諾作婦人態則所得毫毛亦喪心矣其不當出者五也
且豪傑不能不就科第者欲行志耳今日若欲行志則
志必不可行如富貴而已矣則僕素無溫飽之慕一瓢
一笠自不讓矣其不當出者六也

答喻薊州書

飲貴州之酒而無敝邑之魚愧此先施豈不內熱偶有所惠輒受而貢諸堂下雖甚微渺可滌慚負矣其三白酒則蘓釀也較之薊蕙或不能侔而視潢潦之水則有加味焉羞之王公詎曰不宜歲暮矣離家萬里燕市岑寂孤燈慘人旅邸驚寒鴈行易斷一魚一菜情重萬鍾不然同儕如麻何戀戀于先生也亮之

與李景曾給事書

綱常大義皎如日星靡靡頽風孰爲擔負自吾丈之一鳴見斥直聲振天下矣社稷山河若增而重矣丙戌之榜不爲虛開矣我黨二三兄弟藉有榮施矣人生世間有身終隕有肉終腐有血終枯吾丈以夢幻易盡之軀而建忠貞不朽之業何樂如之雖然吾丈今日以往之身負荷綱常之身也天下士引領拭目望之事事合禮僉謂固然稍稍出格便不厭衆心矣曩也修之家而懼壞之天子之廷今旣修之天子之廷而或弛之家是猶以萬金無瑕之璧而輕于一擲也是猶以五色文章之蜀錦而納之污泥也是猶以旃檀無價之寶香而與糞

國朝文獻通考卷九
壞汨也願益虛而心益慎而動勿恃此舉之奇而忘前途之遠則善之善矣邢臺劉丈慷慨好義屢約相過竟以事奪茲各分俸以備朝夕藥石之需願我丈麾茹咫尺難會情緒闐然願言自愛

與陳伯襄書

敬治連歲大潦民不堪命弟竭力撫循節浮費釐宿弊省派里甲等銀四千三百餘兩本縣公用銀止一百兩前令管公二月初離任而用已盡矣一年公費不敷一月之用此里甲舖行所以不得不累也弟既盡革支應

益艱卽今入覲囊空如洗毋論明例森嚴不敢餽送卽欲餽將焉取之吾丈幸而免覲一例皆可謝絕矣朝有嚴禁衆所宜遵苞苴不行極便吾輩不然守已既潔如寒冰而禮人又欲溫如挾纊豈能兩全一絲一毫皆吾民膏血幸勿輕之與其勉強措置以博衆人之懽孰若遵制愛民爲子孫種無疆之福至于榮枯利鈍冥冥之中有真宰焉政不係人口吻也我丈其深信無惑

與錢湛如書

久別乍見坐語未竟而客奪之僕又拘于例不得過蕭

寺爲竟夕之談中心忡忡時抱深憶雖評文道古言言
在耳而三日不見目翳如昨則衆人之通患也間而近
孔則東家有丘幼而識呂則吳下有阿蒙焉豪傑之徒
縱不能日新猶當月進不能月進猶當歲益僕與湛如
別幾何時矣豈敢以湛如爲昔日之錢生也哉以文起
二百年之衰而閱此遠謨將在今日倘卑卑無甚遠圖
而祇以雉羔薄技求售于有司則蠅前馬後豈乏人而
且有命焉是不由我也非豪傑所急也思湛如不得見
不興逆旅之微物致諸庖人而侑之以詞匪以成享也
通情素而代緒言也

答馮咸甫書

跨馬歸旅邸檢門籍知惠嘉編秉燭疾讀若脫樊籠而
遊玄圃與中山仙侶徘徊於霞岩石室之間而鸞脂麟
腊錯沓薦享令人咀嚼不暇信文中之龍詩中之虎哉
王元美文多矣惟尊集序爲佳以其不作世情諛語微
有相成之意耳此在弁山集中百不見一也及讀徐宗
伯文則又佳甚中間論詩情世弊鑿鑿乎不可磨滅前
輩謂文字必本色高而後工六經無論已老莊以下一

言一意皆非謾作如太史公之文叙戰令人欲赴關叙
俠令人欲輕生敘恁令人寬消愁絕敘貨殖令人津津
有生殖之興筆端變化皆逼真境若徒以其詞焉則粉
黛已耳非本色也僕接咸甫觀其度挹其襟固不待閱
其文詞定知非塵間俗物今觀嘉集大慰夙懷願益虛
而心益精而見益進而學益養而氣使理苞塞而溢于
辭則盡善矣鄙人雖老猶有山鷄照影之思倘辱收籠
巾用稱他山之石則相規相勸更有出于尋常筆墨之
外者足下其許我乎

寄夏官明書

弟凡六應秋試始獲與丈齊升又六上春官僅叨末第
秦裘屢敝齊瑟知非落魄春風孤舟夜雨此時此味此
恨此心惟親嘗者脉脉識之未易爲傍人道也吾丈題
柱高林脫錐甚易而亦趙趙岐路落落後時足下知其
解乎此非戰之罪也進退升沉司之造物不待濡毫染
翰而甲乙姓名玄藉已定矣區區文字特其媒耳不然
士固有素業未工而試則得意有螢窓夙善而戰則失
奇者此何爲也吾願吾丈付榮枯于造物責旋轉于吾

身不求文字之驚獨坐而惟求惠迪之應可以轉天心
不恃吾藝之必合于主司而惟恃立心制行可以自求
乎多福蓋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則聖賢之言如謂禍
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弟思之甚熟試之有效謹
三薰三沐而獻之几杖之前吾丈其俯聽之毋忽疏意
未刻且無副本謹以新刻二種馳覽然皆非戰具也金
風變律行路實難何日南旋慎矣加飯

上許閣下書

某少見敝鄉馬谿田先生則知舉業之外別自有學而
恍然信聖人爲可至及蒞官服政自以駑劣不敢不勵
隨分効力以求稍有益于生民不知者或以功名之士
目之某竊謂古人未嘗薄功名而亦未嘗有意于功名
也舟遇壑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
遇旱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况其實非長材種種
鼎應咸求憊于吾心而無寸長可見不能保其無過而
况敢計功哉門下學深養邃非馬谿田先生比而某滌
心領教素切歸依其何以誨之使不至于大繆則受惠
深矣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十

男表儼訂

尺牘

答沈定庵書

秋水正清秋月正明杜門誦古對景悠然世態之炎涼
人情之順逆如風過樹了不相關近有一事頗覺櫻情
借酒遣之終不能去對人談之又無解者試舉似兄世
之談詩者率以盛唐爲準弟細考之殊覺不然詩各有
體如五言古詩始于漢盛于魏至晉宋以下即衰矣雜

唐一字便非本色何唐之足法乎七言古詩脛肱于栢
梁浸潤于六朝至唐始暢而宋元諸公儘有佳者摠之
不失漢魏之旨始爲得法亦不拘拘于唐也唐沈宋諸
公研摩聲調始作律詩號爲近體至開元天寶最爲雅
正然皆五言律也七言律則初唐作者無幾盛唐漸衆
合之不過三百餘首而杜甫幾居其半中間佳句固多
而類句亦不少中唐晚唐以至宋元音響雖具而格調
或卑格調雖高而性靈未屬皆不可爲典要意者有待
于今日乎近取我朝前輩諸公之詩閱之儘有勝于唐
者此僕所心疑而未解者也知愛如老丈能爲我解疑
否前日不能踐約卽欲出城扣齋頭求一醉而丈復先
貽之以酒箴然則弟將遂止而不出乎抑將受酒先嘗
而後出索醉乎惟門下教之

與沈懋所書

百年塵世如石火如電光如草頭露若不回光返照速
求本命元辰下落豈不錯過然我輩學術不但熱鬧中
能擾我性靈而寂靜中亦有坐馳之患積聞成懶積懶
成衰暗地損傷特不自覺耳故智者除心不除事愚人

除事不除心適過白下知尊駕已入山中除心乎除事乎能從心上用功則不論閒忙皆爲勝事不能治心而徒避事雖終身巖谷草木衣食避盡一世塵囂煩惱終屬厭惡心腸非究竟廓然之旨也葉振齋尊堂久病勢日進不衰今垂絕矣只在目下欲完紹表姻事而道駕山棲無由情告特遣小价遠尋乞暫過令親處行禮更擇日歸家此萬不得已之至情也葉年嫂遣人懇告迫切上聞伏惟留意

寄莊翼庵書

往因余丈從遊偶爲推轂風波之民投書當路亦其不自量已世人言百官惟縣尹最難弟謂司理尤難蓋百責咸萃縣尹與司理同而縣尹得朝夕自修其職司理居則懼僚友見疑而調停費力出則隨撫按奔走而情見難諧一也官卑祿薄不能自給縣尹與司理同縣尹朝有美意夕卽專行可自布其澤自盡其心而司理無大無細皆仰人鼻息二也逢人折腰遇事掣肘縣尹與司理同縣尹無品評之責或可杜雌黃之口司理任耳目之寄人有點污卽共猜度事不由已而疑謗紛然三

也王四來任開封弟有數字寄之理刑之道頗盡其槩
原書因路遠不及寄今寄老丈幸撥冗一檢則區區心
事半盡其中矣敝同年夏晴原事親孝交友信馳驟不
足而忠厚有餘譬之布帛菽粟久處愈覺有益適接其
手書極道德政之高知鑪冶在前素在鈞陶中幸不惜
齒牙曲爲獎借弟亦與有榮矣萬里寄言幸賜體察

荅李四可書

尊駕歸時僕兩叩門適值他出不獲一見及駕行又不
獲臨岐欸別以布其愛慕之忱方切愧憾乃辱貽書寄

誨厚德虛懷兩觀之矣前輩謂宦途爲毒蛇聚會之所
又謂縣官爲出門第一坑塹語皆有味足下高材偉畧
不難宰割而操刀製錦良有法程竊謂德政之要惟在
處事接人而已處事之道有三一日防微二日舉重三
日存體所謂防微者不但事起于微宜早加檢點卽自
己性情亦當從微處涵育如喜怒方萌調制爲易及其
漸著則有欲禁而不能者何謂舉重人之所爲有才者
以其善處事也欲善處事在知所先後而已每開縣門
衆事紛至而一身不能理百事須擇其重者而舉之止

取目前最急者料理其餘可發則發可置則置雖有千百一時清楚矣何謂存體凡事須識大體其餘零星節目不必深求上司有上司之體縉紳有縉紳之體秀才有秀才之體如士與民爭旣以理斷其曲直矣須稍存士人一分體面然後方得其平如弟與兄訟卽弟之理甚直亦須存兄長體面而教弟以讓昔有一清官署某縣印節推查盤待之甚倨不折席不送禮自謂風力及問罪則其縣獨多征逋則其縣獨急代巡令驗運段每段判一不字則法當中裂之只此一節何止數百家

哭也節推固任性亦由署印者不存查盤之體激成之耳一已之官有何足惜爲地方爲百姓豈容固執哉接人之道亦有三一曰謙卑忍辱二曰禮讓三曰收羅豪傑何謂謙卑忍辱質直好義足以達矣又必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下人一節大是難事心雖欲謙而形骸未化則不能下伎倆未忘則不能下此須大着思慮來平常謙退猶或可勉強退而至于忍辱則孟子三自反之說當深念而服行之不特上官折辱理應安忍卽劣士頑民亦容有非禮相犯者決當虛心寧耐而徐觀其

理之是非稍不能忍事便錯矣何謂禮讓接人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原是聯屬人心之道遇君子則毋戲言毋失色務循循款款以求通其志遇小人則正衣冠尊瞻視使不怒之威凜于斧鉞僕受李漸庵之教五年縣令卽祁寒盛暑未嘗褻服坐堂用是終月不用刑終年不問罪而四境肅然何謂收羅豪傑爲政欲得人心非人悅之豪傑歸心衆將焉往然不特士夫中有豪傑卽百姓中亦自有豪傑須明察而禮遇焉蘇子瞻謂天子必有所私之臣將軍必有所私之士使之倡率而從令者也得罪豪傑不待非禮相加豪傑而以衆人遇之彼必解體此皆其所聞于前輩而試之有驗者謹獻之几席以塞惓惓之問因門下士俞王賓來便附布區區

荅溫一齋掌憲書

曩蒙賜翰念不肖之淪落且云衆口難調未遑推轂老師坐鎮天池猶俯視槍榆而惜鷺鳩之不逮甚盛心也僕夙講儒術頗安義命嘗謂士君子遘時廢棄心腸冷落而與塵世生靈漠焉不復關情固非窮居求志之學然使寄身丘壑櫻情上林而有一毫求知之念卽非闇

然無悶之心苟出處動靜不取法于古昔聖賢卽爲自待之薄故自解綬以來列名貧籍瓶罄壘恥而不作送窮之文蒼蠅肆點白壁深藏而未嘗伏光範之門上書于進有時憂國憂民形于夢寐而未嘗咄咄書空日以其餘力修補六經之註脚開發萬世之盲聾庶幾丘園誦古之義尚足以少裨明時讀易著表氏易傳十二卷讀詩著毛詩表註三十卷讀書著尚書大吉八卷讀春秋著義例三卷將付剞劂容陸續呈上

復王宇泰書

鄉人至接手教若從天而降也塵世茫茫白駒易逝種種學問役我性靈所示高人傳星曆之術少年嗜若饑渴者今已冷若寒冰矣足下年踰知命惜精生子是今日急務而其要莫先于養氣欲養氣先要息心隨緣練習從粗入細蓋志爲氣之帥未有帥不寧而氣能順者也又要知蹶趨之類能擾吾心行須緩步語要低聲百爾動作安詳徐整使冲和之氣充于四體而塞于兩間我與天地萬物同在一點太和元氣之內卽此便是致中和之實學蓋以委和之身觀無生之竅順吐納之自

然返先天之元化舉吹萬之衆皆可由我而育况生一子哉柔庵上人貌不揚而志甚普先在塘棲齋僧十萬八千今欲建水陸道場廣濟幽冥之苦募造佛像一百二十軸領具區手束來謁願推引而成就之凡有信心者俱望推轂此亦修福求嗣之一節也

上王荆石座師書

邊塵微警朝論紛如申許二公相繼引去未出中外之事全藉老師調劑前奉撫臺王公之檄獻薊門十議謹錄呈覽大率邊關之弊初時止各道知之亦止各道行

之既擢各道爲撫臺爲制府則上下通知益無忌憚矣又擢制府爲本兵則內外通知不惟無忌憚而且相容隱矣今薊鎮撫臺自內出未嘗爲各道故孳孳詢訪弊端思一振刷某亦徇知感恩無所忌諱瀝肝膽而罄告之雖勢不能盡行而弊或可漸革也同門諸兄弟在邊有作令者凡五人皆克自砥礪不負老師之教固安李伯華大城李承槐皆政成民頌玉田葉重第少年老成政聲大振俱可不負老師之愛敢冒昧上聞

再上王荆石座師論救萬御史書

俺荅黠胡也其初納款時卽西置丙兔于洮河東置趕兔于薊鎮夫洮河去宣大不啻數千里而使其遺孽得假朝廷威命以部署海上諸夷而君長之又薊鎮之外惟三衛屬夷吾置都督等官時其來而賞犒之固設官授祿之常也今趕兔以順義王之子分管夷部駐牧滿套兒地方而受賞于石塘嶺此則以華夏奉蠻貊矣且又使吾舊日之屬夷皆轉而聽彼之鈐轄其失豈淺尠哉奚獨趕兔凡大小嬖只及小阿八戶之屬皆其遺裔也非三衛種也何爲俱賞之是俺荅當鼠伏受命之

時而東自薊鎮西自洮河已儼然規畫萬里之封疆而鴟據之當事者偷目前之安種此莫大之隱憂其禍特俟時發耳今洮河已見告矣邇者趕兔作逆張總兵拒之不二十里而返衆咸憤憤愚謂幸而返耳不返則咸碎于彼而中國之氣益隳矣何者邊鄙馬皆骨立軍皆疲伍且多虛數而冒廩食焉若何能戰故諦觀今日之通計惟有撫賞一節爲制禦夷狄之要領而養兵秣馬皆虛費也然所謂撫賞者非可終恃也特恃之以支目前而陰修吾戰守具耳今各邊談及戰守則兢笑爲迂

病在膏肓莫可救藥而鄭司馬之出不募兵不選士有
豪傑欵門則謝絕之故四方望影聽聲者僉謂 朝廷
意專主和而歸罪于申相夫申相國量時酌勢持重慎
發欲爲國家圖萬全不敗之策而道路反以罪之者前
者召對之言有以啟之也

天子思戰而密臣議撫遠近聞而不察能不囂譁頃聞
萬御史有言尚未見全疏然願老師保護而曲容之倘
忤 旨杖逐亦願密達申相國使之救解蓋此生素有
正直之名若驟抑之必大失天下豪傑之心而於申公

茹納之量亦損矣竊謂朝廷設立臺省正欲責其盡言
言而善也吾從之言而不善也吾容之上可以彰朝廷
之大度下可以修邊鄙之實功他少年有疏及邊事而
請戰者決當以優旨答之于以懾夷虜之心于以伸華
夏之氣于以發摠忠臣義士之憤而各邊事體恐須稍
更張之勿謂舊轍盡善也夫申相國之待老師恩禮兼
至則老師之報申相國亦豈可惜一言而不盡心哉某
愚且戇不識忌諱狂言無當發自至誠惟老師財察

三上王荆石座師書

薊鎮石門之變雖云損軍殞將然出關一戰亦足褫賊胡之膽當論功不當論罪寶邑去石門不數舍生知其本末甚悉大抵軍中宿弊從不與敵對戰此役我雖有損彼亦多傷殺彼頭目虜人抱頭而哭皆是從來未有之事且長昂之來專爲挾賞若重治將官則墮彼術中矣此後我軍不復戰矣長胡虜狡猾之氣而堅將官媚虜之心不可草草長昂舊日實墜馬傷脇幾死有遼東人張姓者爲之調治而瘥今聞欲約青把都入犯此全藉廟堂作主益昂酋旣生事于石門我不得不革賞旣革賞彼不得不要求小小失事當照舊時條議悉釋不問但嚴提防嚴訓練務爲不可敗足矣三衛屬夷原無難處亦無大患者第多畏飛語縱橫不能自立耳新刻靜坐要訣頗盡修練之旨謹具一冊以獻

四上王荆石座師書

軍前聞大駕入京卽勒狀附候未審曾徹覽否某年逾六十驅馳絕塞冒寒涉險兩鬢如霜平壤之捷委係竒功較之寧夏不啻倍蓰提督號令嚴明二軍用命親冒矢石不避艱險雖古名將何加焉城下之日悞聞軍士

有割死級報功者卽馳告之曰李見羅賢者也止因戮尸增級遂坐大辟將軍萬無此意而羣下不檢或微有其迹宜嚴禁之且大捷後傳報止云臨陣斬級千餘今遽增六七千人誰信之提督初聞勃然不悅旣而翻然感悟深以鄙言爲然卽出令禁戢某亦隨牌行平壤布政司李元翼及管兵僉判金寧顯將死尸殞埋訖故所報首級雖不甚多而不戮死尸不報虛功亦足示大義于夷狄提督之功于是不偉矣是晚攜罇過某權然痛飲正所謂相爭如虎而不失和氣者諸將戰功俟勘實

續報

答沈淮槎書

小兒回道尊恙因觀察而成果爾則足下今日之病非真病也乃誤認以爲病而悞受其苦也大凡玄門觀察與禪門作觀中間皆有景象元氣升騰萬般作怪或熖然而熱或鬱焉而暈或奔騰有聲或刺痛難忍得明師指點堅意順受一過此關則風疾潛消而元陽盡復矣倘不知其爲工夫節奏之當然而疑焉駭焉懼而止焉則佳境變成惡境卽工夫爲疾病不可名狀不可救藥

矣有暇乞暫過草廬相對靜坐約二十餘日可以全愈
未審信得及否餘不盡罄

寄丁勺原書

昔年就試南宮足下與和甫最有聲而僕與開之獲奉
良訓天涯兄弟握手都門意氣相期脉脉有千古之托
已而得喪殊途分飛南北十餘年世事凡幾變矣直道
不容忠臣抱屈足下出藩荆楚開之遯迹深山僕最不
才碌碌旅迹方枘不入齊瑟寡諧卽報國之心熾然如
火而娥眉見嫉意念都灰矣足下立朝建言直聲震天

下蕭望之出守馮翊聊示大用之權輿謂當卧護焉耳
而治蹟藹然碑在人口南金遇煉愈精和璞遭磨愈潤
真大器哉盛名之下四海所瞻願更慎重偶緣敝同年
陳沅江之便附布區區沅江篤實明通頗稱練達而差
池坎珂進寸退尺茲得爲屬吏奉令承教可幸無罪矣
惟冀而進之

答李公書

承示韜其芒穎此至教也程明道云遇呂晦叔不得不
少遇司馬君實不得不多明公輕身下士開誠布公生

雖至愚安敢不竭其悃誠哉可以言而不言卽負明公
矣若其訑訑赫赫矜朱紫而薄草萊者固不敢輕談一
字也賢郎尊造當細閱以復

復李公書

賦命在天造命由人六經中如永言配命自作元命及
惟命不于常之類其旨昭然故凡言禍福有定數者俗
論也承尊教勉爲檢閱足下安命在午太陽爲主升殿
歸垣主爲人光明磊落矯矯不羣能見亮于大人而不
能阿順于小人天官在戌一交胃度卽有美遷入婁以
後勲名赫奕言之近諛且不贅也男女官有炁歸垣定
主子嗣昌隆但長君只似蔭官二君似一受蔭武職不
知何故科第繼美其在四五耳承虛心委托不敢不以
正對也尊駕將行不及走送聊具薄儀備途中一飯惟
麾納幸甚

與彭峻陽書

弟賦性迂踈不能諧俗通藉最遲而歸田最早如山鷄
野鹿去城市而適山林固飫然適也結廬水鄉蒹葭在
目閉門習靜儘足自娛而問字之朋不遠千里文家之

後冗于公移遂使老年短景與日俱馳深可痛恨今擬
謝絕交游屏除筆硯專意修攝以完元神未知竟何如
也敝親家許學博寄書道老丈惓惓垂問青雲故人不
忘宿昔此情此意中心藏之許學博積學不售低眉就
一寒羶幸委曲玉成舊在南雍時會友張可泉仕不逢
時家徒四壁其子良舟高材有雋聲向館吳下因其歸
便附候起居幸進教之

荅曹太府書

春風方暮烟景正新綠樹盈庭清流繞戶依稀舞雪

泝水之趣時從野衲道流鼓短棹遊名山采勝探竒經
旬不返知己初回注念甚切尚未及走候以城市風塵
非野人所便承使者遠來捧誦翰教如對顏色卽日當
振衣趨侍謝此厚情耳沈龍老弟觀政時實出其門叨
國士之遇頗稱知己南北參差久失候問乃辱數千里
寄書厚意儼然沁人心骨欲爲姪輩選訂時義此必假
旬月之力方可就緒未審老丈何日遣人北還如還期
尚遲當併力選定以副此老之託倘日下卽行先具空
函謝之俟日後有便當更覓寄耳使旋草復餘容面盡

荅凌虛樓書

許學博領老丈命特遣使還鄉山川修阻道途跋躄心竊愧之汪年兄極承雅意千里之外過蒙寄贈小啟陳謝幸取便轉致并爲弟達感激之私許訓係兒女至親素以季友見推于鄉黨得遇老丈提携教誨此三生大緣也幸始終成就之外具八行寄德玉盧丈亦爲敝親吹噓使受尺寸益耳祈委曲致意不宣

寄盧德玉書

署中同事極辱知愛東征之後又荷寄言雅意惓惓真同骨肉弟自海外回不攜一僕孤身萬里隱跡潛踪逍遙物外旣抵家則三徑初開五車在架有小園可以日涉有斗室可以晏坐有村釀可沽有田蔬可摘日與田翁溪友忘機晤語是非不到寵辱不聞較之仕路崎嶇殊覺便安也適游新安會凌虛樓年兄知老丈蒞政浙中不勝欣躍欲束裝一會而山川阻人不能遠出茲緣浦江許司訓人來之便聊布八行馳候許係弟兒女親家其人學有守素以行誼重于鄉閭願老丈推屋烏之愛加意培植爲榮多矣千里寄言百不申一

與王帶水知功書

弟五年縣吏歷盡艱辛內轉未逾月卽受命東征力辭不獲勉強驅馳食不遑飽寢不遑安自謂竭誠盡慎可幸無罪而終不免于吏議歸而論功幕府走卒皆得以微尺寸之榮而某沒不與一人進退不足計然何以奔走天下士哉臺下二十餘年舊交素辱知愛茲操課賞之柄臧否在口敢布腎腸修吾年丈愷涕之心惇篤之行其治秀水也有兩漢循吏之風其在朝也不立異不沽名專務徇人之急遂大犯時忌去國不復僕實痛之如弟者年已老而志多灰才旣踈而學尤腐畊東畝而伴黃犢固其宜也修吾膂力方剛才識甚茂豈可遽使爲不華之木哉因便附候不盡黜陟之權實在臺下冒昧陳乞惟賜清照爲荷

答毛瓊山書

先侍御公沒而僕抱鍾期之痛冰絃絕響垂十餘年矣得足下奮迹鴻衢光大祖父之業于門庭冷落之時僕雖懦夫豈不欣然生色昨聞授任中州知長才遠畧必發于酬何艱不克且尊公作宰世德在前衣鉢之傳不

踰閩閩然僕愛足下不啻萬金之璧欲躬造一面以獻
其千慮之愚况辱招之乎但卽刻往姑蘇掃墓已徧約
族人不可中止俟歸當特造領教也世間萬事皆有成
法而縣官爲甚卽聰明如離輪廢法而自任耳目其難
百倍近寄開封王節推書一通附覽中間止論刑之一
節耳其餘種種尚當面悉智者一聞千悟或可推類通
之也僕拙守衡門兒子又沉淪鍛羽日惟抱犢灌園與
田父野老相嘯語春色將半陰雨妬花通家見招齟齬
不赴西方美人增我勞想

荅王曙峯書

偶攜雲過關承長者開襟相待寒山入座鬱抱頓開把
臂雄談遂投肝膽幸見嘉郎英英芝蘭三秀可卜鄙人
淺薄殊愧師模而藉是得訂終身之交托通家之雅則
爲幸深矣歸家掩扉與豚兒重整舊業三徑未荒五車
在架溪山鹿豕野情頗適獲接尊翰情真愛篤令人慙
然僕何人斯而公雲霄之上迺爲之俯槍榆而盼鳩鷄
若此也舉業雖小物然遇宗工指明得入門正路自然
省力僕壯年獲遊荆川方山崑湖諸公之門受益不淺

頃過毘陵更欲請教台臺并會二賢郎所索諸書當面
請印正也草草附復不備

與沈蘊所

向溫公子憑尊使寄手書竟不及荅亦無由一謝足下
斯無論疎節自廢蓋亦有無聊之懷焉亦惟伯兄能亮
鄙心或不深罪耳獨念二三伯仲蟬聯鶴奮而吾長公
尤負竒抱高在雲霄之上不穀養拙衡門蝸藏蚓伏無
緣一覩大君子之光儀適往留都知令弟先生已請假
東還欲閉門閱藏爲二年之期僕蓋嘗折肱于是者夫

佛家三乘十二分教黃蘗禪師以爲皆哄人入道之語
如指黃葉爲金止小兒啼究竟無實故孔子博文約禮
之誨顏子以爲誘人非虛語也今欲閱之須句句消歸
自己借他陳言滌吾真性倘于一言半句識自本心則
慧眼一開桶底盡脫不然若以見聞覺知之心作語言
文字之想雖翻盡羣經有何利益恨不得把臂一談究
竟斯事葉年伯母久病增劇危在旦夕葉紹袁欲完姻
事已作一柬奉達令弟知我伯兄駐節石湖家事任長
肯賜主張不勝欣慰敬揀吉期三日隨事之緩急而行

內行齋集 卷一
之大都某所欲輸吐于足下者具在詎卿口頰矣不盡
寄陸無從書

風雅道衰騷壇冷落足下振鐸維揚聲傳南國一時操
觚之士咸聞風改絃蒸蒸盛矣不肖如某亦得聆鑿欵
趨下陳奉夜光之輝以醒大夢蕭寺祖別分韻賦詩神
光陸離照我孤艇馳想甚殷聊撰鄙言四首錄之扇頭
非敢言詩聊以志思慕之忱耳新陞南京兵部劉夢胥
高才博學揚抑風騷可以獨當一面足下肯移玉過之
乎世間豪傑有數不可當吾世而失所歡孳孳好之故
懇懇言之知不以爲異也劉春元人便附候

寄劉雲嶠書

昨因沈助教陞任特薰沐拜啟以自附于薦賢之例而
沈已先行蓋生不待其求而以公心推轂沈不待生薦
而竟空手赴官兩不相照各盡其心頗有古人之誼但
未審此書終達否耳年當大比賢俊聚于國學而臺下
實提其衡願勿以已之長格人之短勿以已之高棄人
于卑各隨根器多方收錄南金則取其精楚鐵則取其
利趙璧則取其溫胡弓則取其勁勿求全備不遺寸長

大開鑪冶而鼓鑄之使人人有奮發之意則文風大暢而人材士習終將賴之有敝門生支瑋資性本高學力亦到其文躍然動人三吳爭推重焉臺下試閱其文當知鄙言不謬也

答蔡虛臺書

某不才辱先大夫以國士相待于明公蓋有世交之誼焉白下分襟條焉十載近駕過松陵得隨衆奉謁耿耿鄙衷造次不能自達而門下追叙夙昔齒牙漱玉坐生風雲幸矣某偃卧東臯霜露無恙焚香靜坐或徹夜不寐紬繹古今刪述經史所著書毋慮千卷而刻行者凡三十餘種承遣使宣索一時用盡靡有存者當特雇工印刷親持請正也新刻二種呈覽

寄高青崖

青崖無恙別青崖十餘年矣未審道况何如精力何如同官何人最厚亦有可托妻子寄死生者否朝夕追隨而肺腑不相通者謂之貌交酒食相呼期會相逐而緩急難恃者謂之俗交共相揖讓中有偷心謂之市朝之交不談道義不考古今而昏昏相聚者謂之醉夢之交

惟慕青紫倚角相爭而全無齏菹風味者謂之勢利之
交數則朝夕扣門踈則經旬絕迹而總無實意薰蒸者
謂之冷煖之交交情百種頃刻變幻故孔門擇友須辨
損益在仕途尤宜加意老丈坦中平懷而用意忠厚最
宜慎擇而定交但得益友三四人便足自立更不宜泛
泛則不惟不得其益兼恐受累也近刻一部幸留爲乙
夜之覽

再與高青崖書

弟偃卧林臯霜露無恙雖蕭然環堵居無長物而著書

滿架有子可教有孫可娛似于此生未爲不遇也時事
多變眼前無一片清閒田地老丈得時行道且負海內
重望慎勿謂時難爲此時不爲將無復可爲矣春秋星
隕如雨說者云如與而通謂星隕而雨今也九月廿三
夜四更後天星散落儼如雨點然則星隕如雨實有其
事當直信經文而不當曲依傳說矣其日係壬午其災
恐不獨在浙閩也敝門生俞王賓高才博學以詩文名
與洪閩縣相契特攜奚囊涉長途久慕高風欲一登龍
門特爲先容亦以知已久曠欲藉之爲寄書郵耳近刻

忍輕于自棄如尊駕可止卽止之倘行裝已備必不可
止亦願借此離俗一意修業爲背水之計特作古意一
首奉送詩雖不工然惓惓之意則甚切也

與李漸庵書

承問薊門兵事債帥相望武備久弛今長昂又結青把
都聲言入犯四鎮日夜戒嚴其意主于增賞無大事也
未審河西之事若何秋深恐不能不來魏確翁先生當
倂惚多事之時而延緩未出恐亦非體或疑其不欲受
鄭公節制竊謂我而才也雖受人節制庸何傷子房能

用高祖魏公獨不能用鄭公耶不然卽雄長一方不聽
人節制無益也且今日亦未可輕言戰身歷邊鄙當自
知之願老師密勸之速行以慰四方之望此皆相知故
舊得失關情敢漫布之李生自芳居家素稱孝友舉業
亦儘工歎呵不第蒙老師收錄三年于此矣今李樟歸
而復得寄食尤荷不遺之愛朱生彥吉吳中名醫也蒙
老師禮遇過優不勝感激新刻坐禪要訣先奉十冊呈
覽

再上李漸庵書

時下木躔于尾光芒大耀今年丁壬木運陽木太過上
應歲星木旺固宜但不旺于春而旺于夏占書以爲有
兵憂而尾之分野則薊遼也三屯之變恐未足以盡之
但木星所在之國不甚爲殃而殃常見于所衝之國尾
之門對衝則參井也意者秦晉之間尚未淨乎某頭顱
已長青山在念一轉官便拂衣長往矣五經之外別自
有學縉紳之表別自有人咫尺宦途非碩人所久戀也

三上李漸庵書

世光陰百年瞬息今花甲一周矣世間毀譽是非好

醜順逆閱歷已多無一事可常情無一物可留戀茲又
遠涉不毛從戎絕域清霜如戟朔風若剪六十老翁驅
馳兵革間兩鬢皤姿形神俱敝倘得僥倖成功定當解
綬歸來逍遙物外矣恭惟老師一代偉人三朝元老負
不世出之資得時行道政當永矢一心上報 天子下
挽末俗茲當嶽降之辰不敢禮瀆擬同劉員外撰長歌
一首聊效祝頌之私柰金鼓在寄吟詠無情累次握筆
竟不成章敢以空函直攄素悃征倭事宜別具以聞

荅錢法臺書

縣令一身百責攸萃疊疊送迎陳陳案牘纍纍桎梏瑣
瑣米鹽逢人而僕僕折腰遇事而時時掣肘斯亦難矣
宜隨緣方便念念寬和事事利濟斯無負耳俯而從人
曰循易而可親曰良莫錯會了密如秋茶與察見淵魚
非所以養和平之福也尊塋事特召令兄詢之並無改
動之舉既非力所能爲亦非情所敢爲須俟尊駕歸共
商之草草附復不多及

答管東溟書

世間一切順逆好醜皆係宿業所召不可脫離不容欣
厭其遇逆與醜也反躬自勵借境進修不求減輕不計
效驗其遇順與好也應緣忖德不勝慙愧常恐順境多
魔淫佚易肆中庸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
貧賤者豈特隨緣順受已哉政有一段正己工夫不怨
不尤而反求諸身然後素位工夫始有下落老丈足疾
漸愈而風痰攻之知爲宿業便當念念自得時時反已
射不中的于正鵠何罪陳愛之風知其佳士欲留之俯
教小孫豚兒已請舊師有成議矣仰負雅托不勝惶悚

答曹魯川書

佛藏東來惟華嚴爲圓教之宗但隨因緣說有初成九會之別而四十二位之昭彰並稱觀行九會五用之因果成就同時是以若性若相若因若果無不契真如來行願齊周悲智雙運妄想弗剪而廓徹性空靈鑑不拭而頓朗萬法乃以無障礙解脫闡斯妙門一向沉埋無人拈出辱示新刻如獲寶藏王山神偈曰往修勝行無有邊今獲神通亦無量法門廣闢如塵數悉使衆生深悟喜今當率彼衆生同修勝行闢塵數之法門生無邊之悟喜初經云一地之中具攝一切諸地功德信該果

海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良以有作之修多劫終成敗壞無心體極一念便證佛乘故當發念之初已登如來寶位不依此悟所作非真自謂修行原來結業弟有華嚴經要一卷專談斯事其餘如訓兒俗說初章表生懺法及學約等書純以華嚴大義暢我鄙懷而讀者漫不加察正苦無同志之朋得遇老丈提攜相助興起有期不勝欣暢陳愛之原係舊交素知其忠信一見卽欲延之而小兒欲仍請舊師已與訂約不得如願謹以實告不敢爲飾詞也

內行齋集 卷十
答劉無競書

得足下相依道義之愛逾于骨肉一別二年渭北江東
渺焉寥濶不肖風波之民其言不足取信而獨足下信
之彌深白日過轉槐花漸黃前所商量者諒皆藏之胸
膈然理本無窮學宜深造作文若無逢源之妙終非自
得益玄珠在袖又當從罔象而索之向年老弟用功只
能探之于有形未能索之于罔象因友愛情長二豎爲
虐不敢過督以勞玉體遂匿情未吐朗耀半含自今追
思及恨當時之輕易放過也願因其言益思其所未言

因其到益精其所未到借題養心坐窮玄奧昔馮開之
未進場之前日逐將一題悠優紬繹直至二月初八日
猶作爲政以德一節文字真能遜志時敏使所修源源
而來則場中四千餘人如落水船夫掙劄不前矣丙午
擬題附覽惜未能完而行使頗促遂草草附寄昔荆川
先生嘗言學者與講四五題未能推廣更不須強聒今
不止四五矣小兒今歲在葉家閉關修業明日縣考自
彼中竟出武塘尊翰已寄達回書附上遙瞻晉嶠白石
可餐千里龍門願言自愛

與馮節之書

趙田去當湖咫尺耳契濶經年眇若胡貉記走謁時清
燈晤語肝膽盡傾別後想高情屢思命駕舟未發而中
止較之山陰之興又不易盡也頽仰上下倏忽千秋浮
生幾何太平難俟宇宙間處處荆棘欲尋深山勝地吾
二三兄弟攜家避俗不使武陵桃花隨流出澗而但咲
傲烟霞逍遙泉石儘有向上處可共商量足下倘得其
處千萬呼僕共之友人張空日竒士也高材博學世所
共推而捐軀報恩節俠蓋世則人或未知新遭父母之
喪不獲應試足下明年非行或可委身效用不然或賢
郎馳騁藝苑亦可作砥礪之助弟愛橋梓不啻骨肉敢
稽首而焚薦士之香惟足下念之

答葉玄峯書

頃過宛陵得識敬亭山巖霞如滴蘿月依人李謝風流
依然在目又承毅宇年丈不忘宿昔開襟相待浮白談
玄樂也洩洩造宅會賢郎推老丈之故厚加禮遇虛懷
問難如坐春風中頓令煩襟爽然如洗方念足下溫溫
恭人故生兒克類胤祚之昌端可卜矣小兒某昔年在

蘓應試蒙台臺接引趨起不偶竟負大恩今爲嘉善庠
生矣弟顛毛盡白落魄多愆全冀後人補過而乃進寸
退尺奮翼無期命實爲之可柰何哉岑寂中忽有白衣
扣門則尊使也書覘遠來衡門生色近刻數種呈覽葉
振齋物故其子鞠于弟所舊年十三歲頗聰慧而作文
未能大進弟因摘近時鄉會墨卷自破題至繳結分類
彙緝細爲註釋而令渠熟記之半年間舒展詞氣錚嶸
爲一勃敵卽長兒及館中諸友閱之無不長一格者乃
知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非虛語也今已付梓尚有一二
卷未完完則特令人攜送也趙令乃半江後古道自持
不肯隨俗弟之畏友幸提攜而造就之俾得展其千里
之足弟也受賜多矣

寄丁衡岳書

僕昔從征海外未諳時態動輒忤人實欲委身報國而
當事者習成欺套僕不忍見亦不敢從竟致蒼蠅肆點
黃金邁爍默默南歸抵家之日妻孥泣迎友朋交慰從
死中得生惟覺其樂不覺其苦也厥後足下繼僕東行
每見大疏宛然談僕心中事益以昔所憤懣者而代僕

指陳之字字刺心言言當意然而奸欺得售忠耿不錄
逐賈誼于長沙竄楚平于澤畔可悼也僕偃息水鄉離
城稍遠清晨盥梳畢卽靜坐片時起則檢閱經史訂千
古之是非開一時之眼目研朱點墨足以自嬉出而曳
杖柴門見魚鳥則買放生遇僧道則隨緣布施共田翁
漁父談肺腑真率語退而呼童灌園或復冥心晏坐在
是非不到之鄉世途誠險讒焰誠高了不相涉遙想足
下陽春白雪之音國中寡和而千里之外不妨有聞而
慕之者適馮滄洲來原擬同行遠訪知己相與訂舊學
証新知爵爲大觀僕固東西南北人耳瓢笠自攜到處
安樂春風東來吹我帆角當入楚與臺下周旋也

寄徐賓嶽書

吾鄉前輩陸簣齋名邨治岳州有異政

世宗皇帝以已勤勞于上而羣臣無效忠宣力者爲青
詞告上帝夢上帝語之曰汝鄉有賢太守仁明清慎無
愧兩漢循良而十年不調何謂無賢臣哉明晨勅吏
部查之則岳州守俸適十年矣因命行取進京授太僕
寺卿足下駐節岳陽觀風弔古亦嘗知其人而尚論其

行事乎然今之楚非昔之楚也昔兵革不試而今征調四出矣昔花村晏然而今探丸多警矣昔行旅安于途而今權使如狼舟楫不通矣昔山林無恙而今開礦煮砂深山無寧壑矣足下當此疲敝之時撫垂絕之民而銷其未形之變豈易爲力哉即使陸公尚在亦且蒿目惆中嗒然據轄而槁矣蓋守常局則痼疾難蘓稍變通則投杼易起此僕所以難之也邇友人歸盛道足下之懿政士民胥服口碑在道弟附芝蘭之末臭聞之喜不自勝弟趨時多謬誦古願宜爲聖不足爲凡有餘雖罪廢久然于時事之得失未嘗不耿耿于中如春狐之側耳而聽冰者故敢拾岳陽之舊事以獻大人長者幸勿迂且駭也老母有姊適夏氏相愛甚篤今其孫宣紀爲江陵簿願推愛而教育之宣紀素孝友醇篤言不能出諸其口倘有所任使當必不負也

答周寧宇年丈

高卧南軒忽接翰貺知霄漢故人不忘山澤之臞而慰存之雲雨一施泉石增勝雅貺卽登受以稱君意弟不肖早聞教于至人常閉關靜攝以蘄證本來三昧亦旣

充然有得矣塵緣未斷偶從諸年少試戟詞場不知者
遂以文章之士目之亦復以文章之士忌之身非蛾眉
空勞掩袂投杼有憾竊鐵無心衆方謂其難處而弟則
視爲固然幸藉人言解脫韁鎖將本分工夫稍稍溫習
一生孟浪精神漸收拾向裏近有一書與敝親家陳穎
亭頗盡弟生平之槩命錄一通奉覽欲老丈知弟邇來
受用也亦欲老丈于忙中習閒冗中習定尊中習甲嚴
中習恕上爲祖父酬罔極之恩下爲子孫種無疆之福
耳舍親夏王簿素孝友事無巨細皆不敢苟益謹密勤

慎之士願老丈試之當知弟之不謬也雜著一部奉覽

與吳曲羅書

不見叔度靡日不思別後特修八行申候未審曾入記
室否當足下佐理江南聲名赫奕顧以山林布衣之禮
下交鄙人驅喧就寂破濃爲淡此其誼不高天壤哉今
天下方以談道講德爲深諱以言不及義爲當然見有
人稍談性命卽羣而嫉焉曰其人立異方束書不觀游
談無根見有人著書立言卽羣而哂焉曰其人好名方
承舛襲訛隨流混濁見有識微明睿之士開鴻濛未判

之耳目醒世俗沉錮之神情卽羣而疑焉曰其人肝膽
難測用是良璧深藏合抱見擯而世之庸庸碌碌者可
以穩步天衢坐臻要路此豈社稷之福世道之幸哉昔
猶掛名仕籍者不得安其位耳今則山林巖穴舉不免
焉近聞李卓吾已罹法網未審果否夫削髮而拖朱誠
非中道然世之縉紳干名犯義殃民敗俗者何限乃不
彼議而獨此之求百懿不錄一青見疑乾坤不得爲廣
大矣老丈素有惜才好德之心肯舉手一援之否僕與
子吾素不相識亦未知其中所得若何但豪傑處世志
與時違小小作出格事以渺抹世界消磨壯心恐未可
以大奸極惡目之而使向隅獨泣也門生某卽山東左
轄之弟通宗門教旨精于醫非游燕市老丈抱醫國醫
民之心肯屬目揄揚則敵筭享千金之賜矣近刻一部
聊以伴緘

代答朝鮮丞書

不佞奉使無狀朝天有期念賢王尊禮郵隆暨執事多
情繾綣三旬款洽千里追隨煦我以春風惠我以白雪
文采巨麗慰勞綢繆不通者言相通者心彌月襟期意

氣千古柰靡盬有懷星言夙駕綈袍空戀卧轍難留匹
馬臨岐幾番惆悵蓋離別銷魂自古歎之况異鄉傾蓋
後會無期語云淚爲生別滋信哉惟時誦瑤華如觀瓊
樹寤寐反側中心藏之耳驪駒在道朔風淒淒回首故
人忽焉各天適承贈言潦草布謝臨書哽塞不知所云

答潘印川書

某壯歲性狂膽粗高視濶步輒以人延爲已任幸運舛
玉成動輒有碍遂得閉戶清修靜養熟煉又得探山涉
海到處叅訪以故耿耿心期頗知自愛然而世人不盡

詞也間有正人君子久相與而熟相知者或亮而與之
餘人皆覩其迹而疑其心蓋不疑不足以爲豪傑也世
之正人君子無踰老師也者而某獲出入于門亦有日
矣老師不以某爲不肖而詢之以足國之計敢陳其涯
畧竊謂經國之道裕民爲先今日紛紛論議求支旦夕
者皆剝民之計也割已之肉以自啗腹未充而命隨隕
矣某有二策一則目前足用之策二則百年經久之策
不勞括索羨餘不事搜求逋負不必賣官鬻爵不必募
助征求而財可立聚不徒聚財已也且可免地方無窮

之禍而使南北生靈皆釋重負不徒免地方之禍已也
且使國家武備皆有實用但其說甚著其事甚細容錄
成圖冊進獻不敢虛清問也前者所謂均糧之事老師
謂減其重者增其輕者恐輕者不悅乃鄙生之意則併
其輕者而減之非欲增彼以代此也夫合天下現在之
田計一歲所入之稅每畝不過三厘其細數備前冊

老師謂今天下極輕稅有過于三厘者乎稅之輕莫如
四川陝西每畝亦不下二三分蓋其雜辦科派浮于正
稅故官之所取者不多而民之所納者不少今誠得一

強幹明敏之臣稽其敝實而蠲其浮費則不特蘓松等
處重者可減而四川等處輕者亦可減也有減而無增
天下之民有不懽然從事者乎卽如寶坻之糧舊每畝
二分三厘二毫本不甚重而雜辦差役常至三四分民
甚苦之某屏浮費清冒濫而事可通融者爲之調停酌
處今十八年所徵之糧每畝一分六厘六毫而一切雜
役盡在其中在當事者盡心何如耳感戀恩私漫陳胸
臆倘蒙俯聽願隳肝以効

送黃貞所書

足下生平未嘗輕發一言未嘗輕行一事恂恂規準上
掩古人世之褻裳逐利攘臂爭榮者方笑先生爲腐也
得立朝端豈獨故知藉庇哉直方忠厚足爲羽儀乃竟
以例出知足下且安之矣獨于世道不能無慨耳程事
簿書之夫多而雅裕質俗之德寡快爽取辦之流揚而
先憂識微之士抑通變辯給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
灰如是而欲致太平臻上理胡可得也令弟先生久卧
林泉莫爲推轂麒麟潛藪駑馬爭鳴每一思之令人氣
塞會間煩爲道意足下行矣長途萬里孑孑孤蹤風雨

郵亭幸惟珍攝

復吳巡青書

某日束髮誦習六經游神二氏視塵世軒冕藐如也一
行作吏削方爲圓焦心苦慮勉樹尺寸求毋貽知己羞
譬猶馴鶴在階參鹿在檻帖首相從神弗善矣茲藉尊
庇獲考績承台臺品題隆洽片言相借沒世爲榮意者
憐其駑鈍故委曲以進之遇乎抑亦有所試乎伏承翰
教畧其大分待以平交折節下士前無古人不覺鶴鹿
生情階除變色矣感戀相知冲冲若醉

與吳海舟侍御書

我丈厚德醇腸目前無兩弟素所知愛而委身歸命者亦目前無兩聞入臺之報乘時自樹展布有期矣弟虛名浪布實行多虧其布者欲振之而不能虧者欲修之而未逮縣官陞轉自有常格無端被人推薦遂無端被人糾劾今以四年六月之俸叨轉郎官正當優游粉署養拙藏愚又被經畧疏薦遠適絕域緣在縣久斷五穀今行軍甚便終日馳驅不煩行廚鴨綠江邊苦無人烟攜帳爲房藉草爲床寒威砭肌呵氣成霜衆不勝其苦

而弟則處之裕如也沈惟敬已出平壤先說平行長等皆肯東還倘肯專力任之則不煩軍旅而事可大定乃知本兵石公其識高出尋常萬萬平秀吉狡猾多智制其主天正不得有爲于國今又傳位于其侄平秀次而以平秀宗守王京平秀忠守慶尚道以親信守要害之地而自駐師對馬島察其狙懷似甚悖逆而實無攻取之大志我當以封事爲權宜以守禦爲實事若浪戰非策也孤身塞外無物相贈特以空函附候白簡霜寒一鳴膽落兄之事業也一瓢一笠到處丹丘弟竊行之俟

遼左成功卽從遼左遯跡斷不復頂冠束帶受人籠絡矣

再荅李仰城書

沈惟敬不去則倭必來此弟所夙言者也不然彼何不俟春和舉兵而乃冒寒深入乎師直爲壯曲爲老今羈留不遣失約食言曲在我矣一面遣使一面進兵有何相碍而乃執迷不悟乎國家安危在此一舉願足下百倍詳慎今日各鎮所遣之兵彼以事不干已老癯瘦弱徒取兵數願足下精簡堪戰者若干分爲前後二隊前

隊湏用朝鮮人爲先鋒我兵弱者居中强者在後此孫武三駟之法也其後隊沿路埋伏以防不測其餘兵或一萬或二萬又立一老營以便進止兵凶戰危聖人所慎勿謂倭弱易攻勿信躁言而忘遠慮勿恃累勝之威而輕敵弟本書生不閑軍旅然患切同舟情深體國不敢不盡其愚

上樊友軒御史書

海氛甚惡我兵甚疲以寡敵衆勢頗相懸沈惟敬說倭頗有頭緒而羈留不遣似爲失策蓋關白篡位天正徒

擁虛器其所遣諸將皆質其父兄弟而驅之遠征人
人思歸無心用命誠得明辨之士設詞而離間之必有
內亂今不遣使而專主勦者一則慮其反覆二則恐朝
中有異議三則費多而空返懼無以塞責也某仰觀天
象俯稽曆數初則我兵大捷後則小衄終因倭人有內
變而我得息肩耳元旦白氣彌天自朝至暮日色無光
占書以爲君子受侮小人得志之兆今歲大察豈宜有
是耶若惟塞外有之而燕京不然則夷狄橫而中國疲
也玉田葉令慈祥愷悌一塵不染遵化李令有英確之
姿而才堪八面皆一時良吏幸遇明公爲之宗盟蓋亦
遘逢之幸矣

上張弘揚閣下書

頻接手教諸所指示皆石畫也其燒船一節某細訪之
倭初來時有船四千餘隻被朝鮮燒毀一半今現有二
千餘隻泊釜山鎮相離鴨綠江二千五百餘里路遠難
達又聞皆係小舟每隻止可載十五六人者蓋日本對
馬島去朝鮮釜山鎮三百里中有八島相接處處可以
避風故止用小船原不可飛渡大洋者燒之無益最後

傳示二策其一欲鼓舞義兵已檄行各道初朝鮮止有兵八萬今各處號召陸續勤王約有十五六萬具錄呈覽餘未報到者尚多也其二欲遣人諭倭宣布 朝廷威德已與提督商議遣通事張大膳同貴鄉王宗聖前往諭之此係老師妙筭不敢不遵行者尚容嗣音不悉

與易夢川通府書

某不肖辱台臺涵育厚賜品評到處培植恩至渥矣燕都聚首愧涼薄無以報盛德乃蒙開樽寵宴如禮大賓不勝感愧出關而東白草黃沙杳非人境軍旅雜沓金鼓若沸某書生不諳兵事悞叨役使惟恐不稱爲知己羞竭力圖惟士卒有病則躬爲閱視其故者或分賻之早夜拊循期爲國家效死力精神都敝兩鬢俱皤矣成功之日當卽解冠南還寄身物外不復縶塵纓而受世羈也時惟嚴冬伏惟自愛

答王晴江書

制府人來特附八行申候行踰半月矣尚未塵覽何其濡滯也經畧近日之意已釋然無疑未審制府何如李仰誠初入至遼陽十六日當率大兵渡江此公慷慨任

事果是名將但少臨事而懼之意西夏寇平功名赫奕
倭多狡計與虜不同生料朝鮮必復殘寇必歸而我亦
未必全勝也沈惟敬說倭而歸許讓平壤今必欲進勦
上兵伐謀戰非得已卽戰而有功亦非完策况未必然
卽生籌筭已定俟成功之後決意高飛不復入京矣塵
世空華萬法皆幻便極到封侯生鼎養而死廟食于本
來性命無毫髮干涉也仰負知己敢布肺腑

與毛仁山侍御書

得我丈入臺之報實喜而不寐軍書旁午日無暇刻不

得寄片言爲賀妻子南還孤身絕域六十老翁驅馳兵
革間詩書長擯弓馬初習塞外苦寒積雪成練賴經畧
虛懷羣策畢舉三軍齊奮倭殲有期幸得成功卽當挂
冠遼陽高飛物外矣尊嫂曾來否令郎輩幾位在京縉
紳間孰最相知朝夕與誰相處此須留意昔朱晦翁送
子從學于東萊告之云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踈之辨
交得其人則有疑可問有過可規有緩急可倚仗不然
無益也然擇而後交則多益交而後擇則多怨願吾丈
慎之同縣同年四人我丈已登樞要沈定庵陞憲司弟

亦備員部屬獨葉道及尚淹縣令關鹽二院皆同年其餘各院倘可進言者幸爲嗑植此天涯兄弟之至情而亦吾丈慈念故人之大義也塞外不能具禮空函相候特布寸忱不盡

與梅衡湘書

弟二十年前與客生同入南雍論文會課頗稱知己別後躑躅春風徘徊燕市復相與慷慨言志對酒高歌足下先捷弟亦繼奮又復同爲畿輔之友固安寶坻棠陰相照及足下登樞要而弟轉間曹地分迥別矣然客生

監軍西夏弟贊畫東征同事干戈均援枹鼓豈宿世因緣彼此同植乎何其相似也今足下成功而歸紀績太常鍾鼎廟食弟方提軍而出事多掣肘勝負未卜又足下茂福遠膺終當大展弟烟霞在念進取無心今國家多事倭平之後或更有他役列帳舉旗當屬足下南山北谷茹草殮霞當及鄙人劉玄子想念甚渴日與談足下之高相見未期草草附候

答張道汀書

弟十六年六月到任後連年大浸流離滿眼餓殍在途

上司催徵急于星火而百姓扶老攜幼告災告賑殆無
虛日弟一意以寬大行之明春病者未復困者未蘇旋
有供送潞王之役本道本府科派甚多弟委曲調停任
勞任怨不惜一官以救萬民此等苦心惟天地鬼神知
之而已今公初下車適值災歉係前官德薄貽此隱憂
我丈寬心耐煩逐一酌處寶坻原非美地百般難處親
到自知四五年來弟只一味堅忍寬徭薄歛弛禁緩刑
所以安養休息之者無所不至人亦未必盡諒也劉王
二生欲刻政書曾見否蓋亦存什一于千百耳梁城所
之軍弟與郝制府備談蒙許掣回而今猶未至何耶沿
海木臺究竟無益勞民傷財一動不如一靜惟賴我丈
鎮之而已卽日將渡鴨綠相違轉遠無任悵戀

又副啟

學中三師韓公學行俱優當居八府第一鄭公清心苦
節蒙撫臺薦拔倘更得一薦庶可少慰窮途劉公德最
醇行最謹並未膺獎以韓鄭二公在前壓之耳懇望吾
丈併賜提攜以完鄙人心事丁丞才守俱優士民共仰
昨得敝同年關院手書則考語乃某公所註事出風聞

豈不寃哉談典史抱病聞之慘然幸推薄分加意待之
至囑

答黃與參書

前接尊使于燕市寄聲促足下早來今聞行旌已到未
審京中議論若何竊謂足下處世不便有三少年登第
一也世家赫奕二也尊公負重名而怨者將移報于後
人三也是故衆人之處世易足下之處世難接人宜擇
處事宜慎足下溫潤如玉明睿若鑑人見足下無不起
敬起愛足下豈可不自敬自愛也僕不肖于足下有一
日之長敢不盡言戎事倥傯不盡耿耿

與諸敬陽書

向讀大疏云征倭非二十萬人不可初未敢以爲然及
身履其地親當其鋒始信我丈之言練達時事也日本
著姓相傳有四曰源平藤橘其來已久關白崛起出其
主天正于別宮而合諸姓爲一皆曰平今先鋒平行長
平義智等皆係各島之主質其父兄弟而率兵遠徵
非其好也誠得辨智之士乘機而離間之必有內變但
患武臣不量已力貪功競進以二三萬疲敝之卒而攻

多詭善戰之倭竊憂其不能濟也弟本腐儒濫司旗鼓
撫循士卒粗有可觀而少不敵衆冒盛寒馳絕塞浮海
渡鴨綠歷諸險阻命若鴻毛死生禍福固已置之度外
第恐事一不濟則上負國家下慚知己耳人言藉藉咸
不滿弟承我丈分疏而衛護之過矣弟清夜自反百孔
千瘡本足召侮聞言內省受益良多古語云觀惡言是
功德有味乎其言之也人能觀惡言爲功德則胡越皆
吾良師彈疏皆吾寶訓順受之以比于藥石消融之以
入于不可思議豈不暢哉足下賢者當信弟言不謬也

與
見濮書

署中承我丈知愛不啻骨肉車駕遠來不獲從容一敘
遽爾東行弟今日已度摩天嶺矣衝風冒寒遠涉異域
大將軍兼程而進意氣甚壯但少臨事而懼之念弟竊
憂之沈惟敬說倭不可全信亦未必全虛然鄙生策行
則韓信無功此諸將所以訛訛翕翕也竊謂倭狡詐可
以計取難以力勝嘉靖間梅林胡公收復海上諸夷到
底只是用計誘之今惟角力而力且不齊柰之何哉吾
丈歸部堂翁必問其詳幸委曲言之

與朱熙庵書

三韓之地在昔爲營州之域居五服之內歷代相沿聲名文物有足述者廢郡縣實自我朝始初爲遼王在東寧王在北故廢州縣而設護衛所以尊二王也今則民皆化而爲軍華皆化而爲夷矣出關而東白草黃河杳非人境野無尺樹道無敝廬自遼陽而鴨綠旣無公府又無私家濇帳爲房席地爲床寒威逼肌河氣成霜又不知其當何如也今欲戰則兵未集欲守又恐春陽一動倭更猖狂然朝鮮分野原屬析木今年得歲而日本伐之其勢必復保無他虞弟年已長日來辛苦鬚髮盡饙童而慕道老來從戎腥素兩途勢難相混及今若不回頭縱策勲封侯官居極品于本來性命有何干涉赤松之遊已成約矣雖隨衆成功斷不隨衆受賞也惟自愛不盡

與王介石刑科書

我丈朝拜官夕上疏所論皆人所不敢言及不能言者卓哉轟轟乎名著矣嗣後願且息力觀機蓄誠意以爲直言之本譬之善奕者有益則着子無益勿妄着子足

下職司刑刑曹有一事爲足下職所當言者李見羅世之賢人君子也以光明俊偉之人而受肺石囊頭之慘刑之不平未有甚于斯者不急救之則所司之謂何然救之有道其道有三一則當先解其根二則當帶言其事三則倩人言足下勿自言何謂先解其根見羅之獲罪衆人譖之也必先托一人爲白其寃使彼洞然無惑庶可救解其餘皆枝葉耳何謂帶言其事專言之則上怒而疏不下言他事而帶及之則其事易行何謂當倩人言足下與見羅同鄉又新論巨鎡言則不惟無益且益禍矣倩人言則無迹而易解弟與見羅無一面之識特念善類受誣如白璧在污泥疚焉疾首中宵起歎爲之踟躕爲之籌畫沉吟有日莫可告者而特告足下倘以吾言爲然幸密圖之同門同年同志同學在天壤間豈能多得故萬里寄聲不爲套辭而直以刑獄不平之大者乞哀于左右

上劉晉川撫臺書

今歲木纏于尾色不青而白占書以爲兵徵此倭人朝鮮之應也然朝鮮得歲而倭伐之倭必不利朝鮮必

復勢雖杌隳無足慮者第恨我兵力甚弱器械不備運
餉甚難不能遠渡鴨綠一張國家威武耳近閱豐澗新
造大砲較之往日所製大將軍其便百倍舊用千觔銅
母裝發今惟以新車發之一人可運誠得千架分置各
陣每陣列二十層更迭發之循環無端此神器之最利
者也今饒陽間賊徒狂逞賴明公威武旋就撲滅厥功
不細蓋今日之事不患賊熾而患民窮不患外倭而患
內變沿海一帶先早後潦閭閻蕭然皆延頸思亂而薊
鎮三屯之兵迄今猶杌隳未安人心如此何以勝敵明

公憂國素殷愛民素切輒敢貢其所聞如此

與楊磐石書

近聞梁霽宇欲兼管寶坻之海在道尊虛懷協恭必不
介意弟竊以爲體面未雅已對宋公力言之劉太岳東
渡山海弟因點馬尚滯關西然馬首漸東相別轉遠不
能不依依馳戀也在玉田數日見振齋葉老之政愈醇
愈洽萬民頌之如出一口吾丈循良政成各臺取信幸
不惜齒牙一薦揚之弟在車馬馳驟中而好賢一念猶
熾然如火惟足下亮之

答梁霖宇書

太景兄回述足下慷慨任事氣冠三軍令人咄咄仰羨天生豪傑舉動定自不凡恨弟不得躬承大教一洗鄙襟也尾箕爲薊遼分野朝鮮屬焉斗牛爲吳越分野日本屬焉今年歲星歷尾其色不青而白占書以爲兵徵此倭入朝鮮之應也又始擊客星在未屬秦而其衝在丑秦有寧夏之變而吳越無恙則日本動兵蓋其宜哉夫朝鮮得歲而日本侵之目前雖強後必不振朝鮮今雖失國後必得復無疑也第恨我兵寡餉難不能大逞畧東行矣倘有不盡幸不吝傳教至囑

復殷公子書

弟偃蹇詞場流落不偶者二十餘年承尊翁老師拔之于衆人共棄之中卽叔向之禮醜蔑褚哀之識孟嘉曷過哉徘徊末路一試卽歸寒衣旣典敝壘常空近又緣舊屋蟻蛭無故傾頽正當萬不可支之時而又興此必不可已之役力竭唇焦兩鬢增白適接來翰知亦有難支之苦令愛旣配高門所費將不貲而清白吏尤苦之

夫華祠練裙古之道也百兩諸娣今之俗也從道則情不忍從俗則力不逮弟竊爲老丈憂之所示諸卷皆家藏之寶識者必知貴重但弟居水鄉深處經歲不入城市往年知識多已凋零而新出時髦尤踈曠無交不能措處仰負來意慚愧之極薄儀引意聊荅雅情秋深有興或能踵門求教也草布不恭伏希台照

上屯院稟啟

畿內開田誠萬世長策卑職舊有成書試之寶坻已有微效茲蒙台臺張王足國足民莫大于此顧充庵先生

所開豐潤玉田二縣水田俱已拋荒徐尚寶開寶坻蘆窩地亦荒近年葫蘆窩遂成良產玉田葉令有經濟材倘臺下責成之亦可興復者竊謂此事但督責各州縣正官明其功罪嚴其賞罰暮年之間決有成效本縣司家陀地宜責成典史談華駒子馬房有地一區甚肥美宜責成縣丞丁金榜俟丈量明白另行申請其葫蘆窩地已成熟報過巡青科道每畝徵銀一分解戶部濟邊今欲更令納米一斗民情未便蓋本縣荒地甚多但肯竭力開耕何患無地且陸贄有言財之在關中者與

貯之帑藏不殊有急而需一朝可得此格言也舊著皇
都水利考及寶坻勸農書繕錄呈覽伏希賜教

上屯院稟啟

前承張通判檢示前後四帖備感台臺爲國爲民之雅
意職雖駑鈍敢不委身效役本縣蘆地俟十一月冰凍
方可斫收來年二月凍解客船通行始可發賣躬自計
筭大約該有蘆柴二萬餘束每束賣銀二分約得銀四
百餘兩開溝築堤綽有餘裕矣俟收有實數當造冊奉
報不敢一毫妄費也卑職三年以來所種之蘆亦不止

此凡低窪不成田者令種菱藕蘆葦等稍皆有成效舊
有撫臺葦退民壯銀每歲二百六十兩三年該七百八
十兩而已奉明文停徵而邊餉緊急復行催辦卑職謂
連歲凶稔正額稅銀尚難措處今復徵捐過之銀其誰
能堪之因將積潦官地種蘆賣之抵足前銀因天地自
然之利以補窮民額外之徵蘆利雖微較之拋荒亦尚
有益今擬將司家陀蘆地沿河一帶有蘆者仍舊中間
地不生蘆及生而薄者皆開水田分給佃戶每畝納米
五升使小民旣得稻田之米又得蘆葦之利縱使水潦

異常稻米不熟而所收之蘆亦足相補此百年常稔之地也又卑職所開荒地亦不止此但多種黍藟無水可引者亦當一一造冊申報臺下其所增稅銀抵作邊餉勸農書已刻成具五十冊呈覽并本縣水田地圖及丁縣丞譚典史分功督理之類另冊呈報伏惟台照

上鹽院稟啟

寶坻濱海地皆斥鹵幅員二百里而舊額民灶地共七千六百七十二頃七十六畝是二十分中一分畊熟也卑職初至逐一踏視將可耕之地畫圖造冊募民開耕

寂無應者追詢其故則云往年丁知縣曾出令開荒而所開之地較之熟地率多窪瘠錢糧一增不可復減自萬曆十一年以來歲歲災潦舊時應募之人皆已逃亡累親族里甲包納稅糧遂爲寶坻無窮之大害職又查得本縣之地有大畝小畝之異小畝二百四十步大畝三百六十步富者改大畝爲小畝家有無糧之地貧者改小畝爲大畝戶存無地之糧詞狀盈箱半爲是物因出示令小畝之家每一百畝各開五十畝荒地補足大畝永不起科由是旬月之間爭相認佃荒地盡開及萬

曆十八年勘實前數除補足大畝之外尚餘地七萬餘畝本縣養馬一千四十三匹舊每地六頃五十畝養馬一匹今申明太僕寺等處每匹加地七十畝共七頃三十畝又小畝悉變爲大畝是每匹約千畝有餘也故舊時馬頭甚苦而今則爭充矣舊額稅糧每畝二分三厘二毫今十八年額派每畝一分六厘六毫又以大畝計之每畝不過一分有奇而已至于斥鹵棄壤草亦不生卑職于沿海通潮菹茹之地先用楊柳長八九尺者密釘之留尺許在上潮來泥積月餘卽平又退進尺許復

照前法種柳一層待淤泥積平又退植柳如此七度遂成高隄阻鹹水不得入于內地因沿堤掘淺溝外同淡潮內通澱港往來衝掣遂成大渠周禮云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壅之故凡治水之道一濬一防皆聽水勢若費力費財非所謂行所無事也卑職于開濬之時卽命取蘆子撒地初年未成次年復撒蘆生稀小縱火焚之三年大茂鹽氣已盡擬作水田所謂鹽鹵去盡生稻粱非虛語也愚民見其可耕遂相與爭佃具告台臺指稱灶戶夫灶地每畝辦課不過一厘而本縣新開旱地

種黍稷稻粟者每畝申請屯院納銀一分種水田者每畝納米五升今避五升之糧而欲就一厘之課則卑職四年拮据之苦廢于一日矣且本縣灶地自有原額倘果虧欠自應補償今灶地于額外多三十五頃此皆改民爲灶避重就輕者也若復縱之則無法矣况前地係卑職開溝築堤辛勤萬狀今始可畊非從來熟地也所生蘆葦係卑職播種培植非從來舊有之物也懇乞念國家耕植之大利閔卑職四載之勤勞特照屯臺所批復還本縣則不特地利可興而頑民亦知警矣寶坻勸

農書十冊呈覽

上彭漕院稟帖

今歲正月十三太陰掩土星之井井秦分也職在京師見之卽告大司馬請防秦中兵變未幾而寧夏之變作矣卽今五月木雜于尾光芒太耀木于春爲旺于冬爲相于夏爲休當休而反旺占書以爲有兵憂而尾之分野則薊遼也亦曾先告當道而三屯果有變徵雖事卽解散而太阿實倒持矣此陵遲之漸危亂之徵也預筭五星行度六月二十三日金星又該犯土星八月熒惑

當犯右執法九月熒惑當犯左執法常記嘉靖六年八月熒惑犯左執法而大獄興十三道一逐俱空今日之事萬不至此然臺省諸公于國家得失且以靜定鎮之毋爲禍始諺云能忍災星退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承索官評謹據實以對一州三縣香河新任灤縣未到通州武清皆良吏也承教言嚴厲豈敢隱諱委無不肖者則亦不敢誣人以自獻也

上宋經畧稟啟

前平壤初破因見道路紛紛皆言提督縱我軍割朝鮮

人首甚至有割我軍之首殺髮充倭者故職告提督云李見羅賢者也平緬之捷大功也因戮尸增級遂坐大辟今萬無此意而羣下不檢柰何其時提督大怒旣而翻然改悟卽出令禁止且移酒相勞懽若平生職謂其意已解曾具帖稟白近見其相待較前彌厚而說者謂彼面雖相好背後作密柬送長安詆職爭功以李材相比欲致之死地職謂必無此事如果有之則其人反覆險詐機關難測矣然因職一言而不戮死尸不增虛級得申大義于夷狄所全體面已多任其毀我害我無足

介意但市虎易成投杼難免乞賜一言詳白其事職孤
寒小臣所仰藉惟知已敢布腹心

與許通判書

職待罪旬邑連遭旱潦晝夜瞿瞿期以小勞補其大拙
往時本縣地土有大畝小畝不齊今勸民開荒皆補作
大畝矣往時地六頃五十畝養馬一匹今七頃二十畝
矣皆仰藉上官作養言聽計從遂得少行其志耳臺下
慷慨好義前無古人倘徼明德獲免罪戾凡有寸進皆
成之賜也慶都之馬已悉驗收蒙索拙刻每種具四
冊呈覽更希指其謬誤而教之幸甚

復高經歷書

梁園多勝墨客所侈足下抱俊才居閒局品題嘉勝足
以發豪而北邙纍纍陳迹半湮足以發慨僕匏繫一方
性好遊覽有烟霞痼疾而邑中無山性好吟咏而騷人
不臨筆墨都廢君家兄弟皆異材也足下應符入洛而
尊兄又挾策遊上都四顧寥寥有秦無人之嘆詩扇二
柄皆近作也敢寄正

答馬瑞河問靜坐要訣書

茫茫海宇學道者希執事方在車馬馳驟中乃獨留情于此繾綣走使虛懷下詢致加不殺以不敢當之禮昔聶雙江欲師陽明先生而陽明已沒乃作文稱弟子而祭之厥後砥礪自立問學日精人謂從游生前者或叛其師而稱師于沒世者乃篤守其教于今稱雙江之賢不衰然陽明猶雙江之先輩也今足下仕先于予官尊于予且與予未面也儼然以師禮相加豈不更勝雙江矣乎吾聞王峯禪師未會清涼偶讀其所著華嚴鈔卽遙拜爲師大率此心苟同則千里可以私淑不同則對

面如聾也僕之不肖不敢希清涼之萬一而足下之賢則無愧王峯謹受此禮以成足下之高倘他年相見而足下果精進也于僕爲無忝于此禮爲不虛不然來柬在封珍投在笥具將返而璧之豈敢虛冒大夫之賢以成而過問欵具答如左

來書云熟讀要訣首尾相應卽如此法修之恐其間尚有妙用難以言語形容者一或少差寧不悞事不知何以教我

但肯依法修持必不相賺

來書云要訣至簡至易詳且盡矣然其中必有先後之序更煩再賜一冊勞大筆硃批庶可以循序漸進書中篇目次第卽是先後之序但修證處或調息或作觀只用一事不必兼作也

來書云嘗聞入道必先受戒恐一犯之前功盡棄煩將秘要緊切應戒者批示之

持戒是第一緊要之事倘能專戒精嚴不犯則千劫之罪可以坐銷一犯之訛安得及廢釋門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食肉生等可之至晚

輒回向謹錄奉覽

來書云四禪四定功果浩大亦不易成倘如法修之萬一其中所見境界少不盡如其言寧毋移易其心爲他境所奪將何攝服請備教之

禪之境界萬種不同有從報因而發者謂今世坐禪乃發前世修證之事其發必不依次第悞認卽錯矣有從習因而發者謂目前散亂心中行些小善到此定中亦必發現或惡亦然皆不可執執則永不發深禪定矣但有境界只遣除之不去認着自然無病蓋執着則正亦

成魔不執則魔亦無害千萬記取

來書云禪內有慧照之說尚不知如何景象請譬而喻之何如

真慧發照如明鏡當臺妍來妍現媠來媠現鏡無邀像之心像無投鏡之意卽目前行事便可受用掃除機智一切順逆好醜摠不關情得一念相應便是一念聖人得一日相應便是一日聖人

來書云九想十想令人讀之不覺流涕其感人遣欲是矣但白骨想中寧毋令人驚怖此想旣成恐不能遣去反成疾患且終不知想過作何究竟或初學時想歟抑凡用功卽想也

此問最佳凡人欲多者當修九想十想等愚多者當修調息等倘修九想十想生恐懼心便當捨此修數息倘修數息而欲心未斷更當修九想等在此斟酌用之來書云入道必先煉魔夜不成寐然後可以進功未知有此說否

煉魔非一人所可行必須上有明師監板下有良朋作伴古人亦有從此悟入者今不須爾但修禪得力睡卽

遺矣

來書云食齋之說初學旣不能長齋亦于切要之日齋之定有期限何如

僕已不穀食者數年矣一切葷牲人前尚未敢斷不獨慮人疑謗亦欲示人易從也每月十齋日則不可犯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廿三廿四廿八廿九三十日也來書云進功每日用若干時候存想此外尚可交接人事否或如吾夫子未感則廓然太公有感則物來順應相近否

日間稍暇卽靜坐不拘時節太公順應原是養心之法物來不能順應只是靜時不能廓然且須勉強習去難忍處須忍難捨處須捨忍得一分便有一分安樂捨得一分便有一分潔淨從此行持不廢自是得力時也來書云旣入道矣則諸人事俱當謝絕恐人道有未完處尚可兼而行之以俟久久擺脫何如

若論調心正要在人事上磨練若論坐禪須當謝絕人事一意進修倘人道尚有未完只得兼而行之此是方便法行

來書云修行必擇名山或靜地獨居可訪而行之否
或謂不論在市居朝亦可信否

名山靜地原是坐禪之所在在市居朝則誦心法也足下
自審力量何如若直下擔當全無剩欠則案牘喧譁皆
成妙境一切交際治生皆與實理不相違悖無清淨可
慕無紛擾可憎連禪亦不必坐也倘未能然須向高高
山頂坐寂寂房裡修切勿托大致令擔閣也

來書云內凡言如法修之何法何修當有實據始可
遵行請不厭煩鎖一詳示之

調息等卽是法行此法卽是修

來書云心事匆匆聊詢數款倘有緊要口訣幸固封
密示不敢妄泄天機自取罪戾也

緊要口訣俱已道盡若欲求密義須向自己心中默默
理會向人求覓卽非密也

答潘尚書問治水揭

承劄問治河要旨此臺下誤聽而借視于盲也治水一
事古人有專門之學其疏導堤防皆有秘法凡欲開渠
宜知地泐泐者土脉之見諸外者也其法具在周禮吳

自湖開新河而僕預策其必不行者以其不順地泐耳
考工記云善濬者水淫之善防者水激之所謂水淫者
先察地脉順而導之但使下有隙縫可通而上積水以
衝則百里之渠可頃刻立就未開之先有法一用水平
以眡其高卑二用弩牙以作其怒氣三立虛閘以相其
行止既開之後有六法一鈎二竅三疏四關五鑿六平
各有器械各有機關且錄別紙臺下相黃淮之勢特築
遙堤逼水歸漕正是以水攻水之法但恐數年之後此
隄漸高則泗州之水不能東下泗水不下恐爲祖陵大

患大禹治水必先導龍門之山而河始入平地爲三門
七津以節之唐貞元十九年開關中運道盡夷其險此
黃河受病之源古今人莫知也又徐呂二洪石皆崇竦
當時陳宋二公特留其險以節水勢蓋黃河之水挾泥
以行有石一激則水勢翻騰而泥沙先下嘉靖間陳主
事因其險阻妨運盡夷其石故呂梁無險渾泥日積而
河身漸高又黃河入海之處無山節水陳宋特于山陽
縣蒲蒲村作石弩牙以節之今已沒于泥中矣此皆今
日治河者所當察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內 外 角
一 一 一
三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十一

男表儼訂

傳

龍駒傳

吳民姚雲坐事謫戍遼。遼東濱于海。地沃饒。往家焉。以
畜牧爲業。適風雨晦冥。雷電驟至。有龍與牝交。可觀也。
暨產駒之夕。火光熒熒。然在廐。人咸以龍駒目之。其馳
驟亦異。磊磊似不羈者。長而漸瘠。漸駁。數踈嚙人。遂負
惡騎名。然人猶惜其具產。售于衛。指揮某。得善價焉。既

大議論

而指揮之子痛鞭之幾斃非不可死乃不能死耳主人不復御僕隸御之者如御虎啣勒益嚴鞭笞益數強解音馬益不馱馳驅益鈍毛色亦益頽稿疥癩羸劣望之可憎如是者垂六七年適夷人赤里思者渡遼見于途巨眼締觀之為之咨嗟為之流涕推金贖之姚聞而追問之夷曰骨法如是豈凡種哉姚曰固龍種也久畜之碌碌不見奇故鬻之耳夷曰降才者天也盡材者人也物各有性盡才實難此馬非燥室不處非清泉不飲非美芻不啖啖非數斗不飽處不燥則其氣蒸鬱而不伸飲不潔則其神乾涸而不洽啖不

真本領

則其力餒乏而不充夫以雄偉不羣之才而困鬱不騁必且决裂繩墨而不可御則求躋于凡馬且不得况見奇哉因就姚氏而寄廐焉飭高廠之室煮豆麥飼之初一啖數升漸斗許既而三四斗而馬則神王矣御而行疾如風穩如輿足不動塵日行千里大將軍聞而買之其直增五十倍飾以雕鞍浴以清泉置之內廐謹飼秣之嗟嗟使此馬不遇此衷幾與凡馬同死矣然天下之不遇者豈獨一馬乎嗚呼畜凡才易畜異才難世之甄別人羣者尚其慎諸

王伍耿光傳

王伍者其先北海人也父貴避元亂遷新城生五子伍其最少者幼事父母諸兄以孝友聞長好施予善力田歲時勤動靡懈食有餘卽推給鄉之貧乏者植槐于門不數年輒婆娑挺蔭人異之其施食不擇親疎僧俗亦無高堂大廈至者以次坐戶下置其瓢笠于槐纍纍如也鄉人呼伍曰王菩薩而稱其家曰大槐王歲旦早起典盜于椽間傷之曰憊矣饑寒迫身矣良辰行竊

真人情是鄉里補助之道未廣也手二布授之一夕

有貧生穴壁而入伍從燈下望見之曰某君耶何至此更遺之粟遣去不以告人偶遊興教寺得黃金一囊守而欲還之逾月竟無至者友人告之曰而旣不欲以身爲壑第以此報官當得美名伍曰吾修其實務名何爲乃悉以易粟會明年大饑盡發所藏徧給乏者所全活甚衆間中少年聞之益爭相勸爲善善不在一身而蒸蒸勸一鄉豈其微哉伍娶劉氏生六子次麟以文學爲穎川王傅生三子長曰耿光稟竒穎九歲善屬文稍長喪母日拾野果以奠父沒廬于墓手植木百章未幾咸

鬱鬱成林猶大槐也既失怙恃與二弟食貧力學僉有聲于黌序季弟重光登甲第而君獨九試九蹶嘉靖己酉充首貢其次蔚紹宗母老公請讓之邑上其事于學使者時他邑兩生方爭貢學使者以其文示兩生兩生慚而罷訟有司旌其閭稱爲讓德公云越二年始貢試高等授馬湖府經歷馬湖故徼外地不敢鄙夷之夙夜盡力旣勞且瘁子之都以色養爲孝力勸之歸歸而環堵蕭然豁如也方三十二歲時夢道士告曰王小仙爾壽且盡爾陰行善監在帝心凡四益筭矣每益輒十年果七十二而卒說者謂始而讓貢不爲名繼而棄官不爲利仁心爲質猶之煮糜飼餒也祖若孫相繼植福寧有涯哉

王汝止傳

王艮字汝止泰州人也先自姑蘓徙泰之安豐場四代祖仲仁爲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配湯氏于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公于安豐里公生有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顙修臙不與凡兒伍家海濱居民以負鹽爲業故生未嘗延師就館目不知書而多聞解

童時偶見一老翁談古之行孝者。孟宗伯奇之屬。卽慨然慕之。誓必躬踐。年十八。父爲娶婦。時方隆冬。晨起窓間窺見其父以冷水盥一濯三縮其頸。出告父曰。何自苦若此。父曰。吾蚤起。汝輩皆臥。若命火。則重費矣。公太哭。請代其役。父不允。扣頭泣血。固以請。父以情告曰。吾有二幼子未婚。汝若掌其役。吾何藉以完其事乎。公問費幾何。父曰。約五十餘金。公卽入房取新婦首飾衣服。納諸父。曰。此五十金物也。父感其意。遂命執役。及就役而延納發著。一以誠篤行之。衡平不歎。物無二價。凡同

業者。率令人遠出邀客。客趨起不前。公則客至如流。每謝之曰。吾家客衆不能辦也。然客之至者。益夥。家漸饒。公善任人。推心授事。無不立辦。因謀諸父。延塾師訓二弟。已亦因就學。初讀孝經。旣熟。語其師曰。不爾尚可爲人乎。及讀大學。便思爲格物致知之學。及讀中庸。見戒慎恐懼之語。有會于心。泳泳終夕。不能安寢。晨起語其師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與慎獨當是一項工夫。存天理處。便是過人欲處。何必拘拘分析也。先生不能難明。年讀論語。讀一句。便思行一句。字字體之于身。至顏淵

問仁章憤然曰道在是矣依此而行足矣遂製一小牌書非禮勿視四句于上佩之胸間出入觀省常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公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懽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嘿常不敢怠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此公悟入之初也時塾師黃居敬江西人因言陽明王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公聞之恍然首肯問陽明何在曰今正巡撫江西曰可見否曰王先生接納士類莘莘靡倦往則見矣公遂

依賢宮諸儒之服繡其衣而冠其冠取道南都時湛甘泉爲祭酒公至國學之門徙倚觀眺諸生見其服飾詭異稟湛公進之堂岸然上坐甘泉不悅問曰何謂無所乖戾公曰此是沒頭腦的說話何不問無所偏倚而遽問無所乖戾也湛公曰汝但解之公曰無乖戾在心不在事使此心和平則謙已讓人固無乖戾卽節高天下不爲卑誦亦無乖戾也湛公因問無所偏倚公曰天下事一正一切正一偏一切偏纔有纖欲便成敬側湛公以禮送之出諸生從之問道公隨問隨答宛轉不窮遂

忘心之存
不似心
由心而存

西行抵豫章城。進謁陽明公。亦上坐。談至日昃。遂心服。禮王公爲師。出就邸。枕間紬繹陽明之教。中多牴牾。不合。明晨進曰。吾一夕思汝之教。多有參差。汝拜還我。陽明卽拜還之。復上坐。及促膝細講。又心服而拜。如是者三。遂退就弟子。矧陽明令去其衣冠服。今人之服。進則問難。退則與魏良弼諸公相砥礪。充然有得。久之。從陽明居越。時王汝中弱冠登科。居與陽明對門。惡聞道學之名。公目而異之。告同輩曰。此人道器也。宜接引之。每早請友同候陽明。則借坐于其廬。與中見諸公來。則避而不出。公聞與中善象戲。因命局。汝中聞曰。道學亦奕乎。稍出觀局。漸狎。遂強執其手。同見陽明。汝中聞教大服。遂獨得陽明心印。向非公委曲指引。則幾虛過一生矣。公之成就人材類如此。公初名銀。其投見陽明之刺。則作良字。蓋市肆中類以良爲銀也。陽明因命易名爲良。初王畿字汝止。陽明因以字公。而改畿字。汝中云。公自是與錢王諸公朝夕砥勵。一年強半。在越。歎曰。聖人作而萬物覩理也。今有名賢而四方不聞。吾輩之罪也。遂駕小蒲車。插標牌云。問五經疑義者。立此牌下。他如

欲明心見性者。商量經濟者。凡十餘牌。以一驢駕之。二僕肩隨。從揚州而北。沿途夾輿。問道常數百人。公隨緣啟發。各欣欣有得。或止公車而留宿者。或請稍駐足而終教者。或追隨累日不能捨者。行二月餘。將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倏變爲人。拱而立。晨起往候先生。適至。觀其下車之處。宛然如夢。因延之家。禮貌之。時嘉靖初立。方巖異言異服之禁。諸同志恐爲邏者所侮。共匿其車。勸止之。因送之南還。陽明聞之。怒曰。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何自眩也。公旣

抵家。卽謁陽明。陽明拒而不納。公進而跪諸廡下。自晨至于日之昃。不敢起。陽明遂出見之。面數其過。公引咎自責。舉止藹如。陽明不覺釋然。曰。行道有時。何容強聒。今而後益宜晦迹可也。鄉人林春少年登科。聞公言。竦然異之。首以師禮事公。由是諸縉紳子弟從公遊者甚衆。然公則有教無類。雖僕隸下賤。皆降心引接。不拒也。先父嘗偕友往渡江。訪之。飯畢告曰。公等且暫息。晚間吾有朋友來。可出共見之。及暮而出。則有販夫五百餘人。短服芒鞋。羣侍領教。其意甚懇。其聽甚專。先父與友

更迭引唱。公就中申明其說。精神貫通。滿堂和暢。是夕始知有朋來之樂。未幾聞陽明先生之變。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公骨剛氣和。性靈澄徹。音咳盼顧。使人意消。往往見人眉睫。卽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公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三也。生平無文字之習。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

筆口授之。能導其意所欲言而止。所著有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塲中塩法。皆其所調定。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聞其名。欲見之。公先講相見之儀。卒定賓主之禮。洪君聞其言。大加竦服。歎曰。此振古豪傑也。遂括餘銀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公卒。予不能弔。聊次其行事而傳之。

不狂不狃。苟得游程朱之門。所進自必有異。惜乎生不逢時。當如以之。學之。天燦。子感之。終身而不見也。了凡為之傳。死之家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中所言之理之自有可取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十二

男表儼訂

記

重修東嶽行宮記

余閱人多矣嘗求實心任事之人于統綺膏粱中不得
又觀輪蹄馳驟中不得博而求諸方外異流緇衣黃冠
中又不得茲乃得之市廛紀綱間曰王天倫者其人不
矯飾不干名而浮屠老氏之宮多藉其力以起倘所謂
實心任事者與何任事之人不在奇俊而在庸流也可

異哉王之先家于黎里里中有古刹名全真道院晉時
有殿七所相聯絡如北斗狀名璿璣殿元至大中燬于
兵 國初有道流蔣達勝創造而新之改曰東嶽行宮
其徒衆相繼焚修多有竒行有王東白者以符水行于
鄉驅逐邪祟邑中旱潦禱無不應遠近聞而神之爭葺
其殿宇弘正時猶盛至

世廟漸衰萬曆中日就圯有羽士陸修靜志行高潔閉
戶養真欲起頽廢而力未能適遇王老遂身任若事捐
其母舅查公所遺金不足則自出橐中金若干助而

新之今且落成矣吾聞天下無竒事能實完其事則竒
亦無竒人能真心任事則竒故竒與正無二境解與行
無二途凡世之默默篤行不炫文采者或從曠劫中悟
性而來未有真正醇篤之士而不從徹悟中來者昔也
顯解則隱行今也顯行則隱解原無是非亦無優劣世
人但知徹悟之爲竒而不知醇修之難得故予于王老
深屬望焉王老嘗修蘓城北寺之觀音殿吾老友管登
之爲文記之其言曰玄門有飛神冲舉之竒不過凡夫
竒之耳在忉利天則何竒進于四禪天且芻狗之矣禪

門有入定神通之奇亦不過凡界奇之耳在菩薩界則何奇進于佛界又芻狗之矣由此推之天下寧有奇特之事惟此一點妙明真性本無奇特却大奇特三教中無量無邊妙用俱從此中出神妙到極處卽平常到極處在世出世惟此一事而已然則王老者豈可以庸流視之哉而亦豈可以庸流自視哉就平常處設施在奇特處遊戲而一點靈明真性須從日用塵勞中識取使治生產業與實理不相違悖則今日東嶽行宮一柱一椽一瓦一石皆足爲萬劫不朽之因而清虛居士且受福無量矣因贈之以詩曰

捐金修梵宮佳氣藹崆峒餘光遶雕梁丈室含太空高樓披鶴氅月照黎川上朱簾生微風爲君發清響

造王家庄石橋記

子產良大夫哉溱洧之濟孟子說之故橋梁以時誠王政所先也乃若邊關之橋則尤急焉薊鎮水口數十處水皆自虜北而入遠者千里近者百餘里發則泝轟震蕩商旅不行轉餉不繼其所關係匪特居民之病涉也遵化之東五十里曰王家庄實往來孔道也舊有石橋

後爲水衝圯有野衲某願募而新之予喜甚爲捐俸倡之未幾落成長若干尺規制宏壯視舊有加焉舊用磚者皆易以石舊用小石者皆易以巨石似可永賴矣之僧也茹葷食澹戒律甚嚴又得義皇祝由之術治病不用藥餌鍼砭而能起難愈之疾予偶病足延治之良已是故遠近趨之若赴而大工以成夫不費公私斗粟而能完王政之急事又窮民賴之得衣食焉其利亦普矣余謂游僧偶至非有肩責而能急人之急如此又且約已奉公深戒侈肆以期集事有地方之責者乃或曠王政而不舉或豐衣美食而不知蚕桑稼穡之艱難豈不有愧于此僧哉余特記其事以告諸有位者

清節祠記

夫末世沒沒咸與利俱惟古夷齊獨挺而奔義讓國餓死清風凜然太史公作傳首列之示清節至重風萬世無窮也孤竹故國在永平者有專祠矣曲國非其所生之地也亦有祠祀之此何以興焉人心本澹而欲遣之至德本清而情汨之俗士對境往往爲情欲所羈而風恬浪靜則覺清澹爲愜適而好之者此萬古不滅之心

也此夷齊所以崇讓而曲國所以有祠也昔柳下惠以和伊尹以任而伯夷以清皆入聖域誠難優劣然由今之世觀之則和易于任情任易于借資而惟清則莫能假焉士清則節槩見乎野吏清則廉潔徵乎朝舍夷齊吾誰師哉嗚呼貪夫徇財烈士徇名皆瑣瑣輩也夷齊之遠迹乎首陽不惟避利且避名矣諫伐之事吾未暇論其有無而萬世綱常以兩餓夫維之詎不壯耶今天下死權死術死榮華者何可勝數發憤而餓死者曾不一見何耶清者固不必死而砥行完節矯矯不汙者誰歟然則茲祠也不可以不修也吾于是重牛生之請而有言也生之叔某仕爲某宦倡義葺祠邑大夫郭公嘉而樂成之願相與師夷齊而昭昭乎揭日月行之豈非濁世之盛事哉夫夷齊生而讓國沒而國有專祠生而餓于首陽沒而血食于百世天之所以報之者厚耶薄耶孰謂天道無知耶某與郭令與牛公與邑之士民且一意崇清革污倘觸然可述卽名堙滅而不稱何悲之有祠爲堂若干楹始于某年月日成于某年月日卽使俗士瞻之苟良心未忘有不憤然思奮者乎

清涼山獅子窩淨業道場記

昔至德之世其民顛顛其俗恬恬無聖也亦無凡也無淨也亦無穢也世降風移機智百出于于是乎始慕聖薄凡爭去穢以求淨矣生于斯時者目爲五濁惡世名利汨我聲華繼我人情世變馳驟我精神不待老而漸毛髮不待衰而白觀斯穢而祈淨也真猶脫火宅而遊華胥也竺乾氏淨土之說真吾儕稅駕之所歟晉禪師慧遠約劉遺民等爲蓮社當時得法者甚衆某禪師遊五臺至獅子窩愛其窅靜因築室約友修復遠公之教傳之世世使法不永滅志亦壯矣衲子某某謁余請紀其事聊記之如左

雪峯某禪師嚴持戒行攜鉢遍遊諸名山至清涼山中臺之陽愛其窅靜結廬焉因獅子窩之勝誅茅開構爲堂若干楹倣遠公之意聯道俗一百三十人結社攝念皈依淨土且推之爲公家常住擇賢者遞掌之傳之世世俾法不永滅俾僧荆山大慈謁予求紀其事予閱教典凡求生淨土者有五門一阿那波那門謂數息靜坐也二不淨觀門三慈心門四因緣門五念佛門昔劉遺

民在遠公社中習靜入定超然坐忘是其證也今前四門杳無習者所傳惟念佛一門耳然楞伽經備論念佛之旨一念應佛謂憶念佛之相好光明而攝心不散也二念報佛謂憶念佛之功德智慧充滿法界也三念法佛謂憶念佛之法身實相猶如虛空也從心意持心心相注念中不念不念中念西方實境儼然在目今則惟口誦耳非心念也并古人念佛之法而盡失之矣我聞雪峯幼年曾叅某禪師令注念觀音晝夜締觀因茲有省蓋得念佛三昧者茲會也或其有與乎余因紀其事

陽東章侯生祠碑記

敝邑浙之東土也界居蘇松之間賦重而民疲事繁而俗靡司牧者艱之辛卯春陽東章侯來蒞邑事迄丁酉冬始擢比部郎以行前後逾七年蓋艱而且久矣邑人士思其德相與俎豆之建祠于北門之澣葵明余侯是日下車率諸僚屬躬舉奠禮厥儀秩秩觀者如堵某也不敏進一觴以落之余侯曰前令之蹟後令之楷也陽東何以得此于民哉敢問予曰悉數之終夕不能竟也姑畧數之以待君侯之察章實有心且公且平其公如

月其平如坻人知之不以喜人不知不以怒其宅衷畧
有然者圖厥功莫或不貞夙夜劬視國如家時而沐雨
時而戴星其勤勞畧有然者卑服儉饌衙若寒氷清風
可餐道義廩廩其節槩畧有然者效在眉睫而計及百
年利在公家而慮周閭閻功可赴而先稽其旣弊課方
設而務求其萬全其遠慮畧有然者有德以相示也有
過以相容也疑必問也言必聽也推而移之不望其報
也其儀善禮賢畧有然者訪厥羣小殲其渠魁鼠者屏
息民用以寧其邊惡畧有然者忠直爲質不諂不隨有

事委我則以忠報有言詢我則以實報始或未稱終必
大信其事上畧有然者進多士而校之藝指其瑕累剖
其精微洞中宵繁人歡若鈞天之樂去洞庭之野而罔
不適也其善教畧有然者世受國恩思綏民服發號施
政常視于無形如見其貌其事死如事生畧有然者君
已敷前人大烈慈闈在養甘旨滫瀡是急而以精白承
權出則殫忠務怡母心入則承志大教子民其移孝爲
忠畧有然者委蛇中禮退讓有節兢兢若弗勝也粥粥
若無能也望之者知其爲端士而並立者瞿然一也其

容貌畧有然者天災流行旱潦時作請蠲請賑矢乃心
竭乃力惟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救災畧有然者疏渠築
堤巡行阡陌荒蕪以闢窮民歌德百年永賴利垂無極
其恤患畧有然者御史以嚴秦鏡在懸弊竇永杜可則
可傳其嚴毅畧有然者謙而直和虛而正易接納冲冲
如見肝肺其近人畧有然者凡此皆其大都也某不得
面悉也余公起曰始吾見其遺像今吾見其神焉是不
可汗也青書以爲記

黃侯生祠碑記

今天下府縣良吏有惠澤於民者民或肖像而尸祝焉
丰儀儼然遺範足式蓋亦十百中之一二也然晚世教
衰民多闇于大義類取其煦煦者沾沾者私行小惠者
以爲德我而俎豆之不然則其躡足要途聲勢赫奕者
又不然則其將行未行彼有所要此有所附而爲之者
乃若隣初黃侯政秉大公絕意于譽不畏強禦不眇微
弱而一準之於道據理法天穆若風雨窮閭蔀屋啣恩
刺骨而豪民滋不悅甚或陰阻之俾不獲榮登臺省與
天子爭是非而大展其夙抱以澤四海乃僅僅遷貳以

行嗚呼惟勢豪之不悅也故以精白之衷正直之節而
不得大售於時惟窮民之感激也故噓風揚烈不能勝
一趾之有力者而肺篆之感口碑之傳則彌久而彌新
較初去時今更怛怛也余解綬還鄉里值侯政成之日
親與田翁野老頌德于豐林茂草間而足不敢輕至公
門吾見某方十餘齡侯試其文而奇之稱爲萬人敵余
始一見侯卒亦不數數也及侯行余與友人趙重道人
爲侯梓實政錄皆因輿人所紀述者稍爲序次而傳之
今又十餘年矣重道之姪趙元將肖侯像立侯祠樹侯

碑以慰窮民惓惓愛戴之思此非爲煦煦沾沾而感侯
私惠也亦非爲侯躡足要途也又非侯將行未行而有
所援附也嗚呼枉道徇人可以干昭昭之小譽而不可
結冥冥之人心強梁肆侮可以枉瞬息之是非而不可
泯既久之公論是故流俗之浮言可畧也而公道得民
之深不可得而沒也見前之官爵可輕也而身後之血
食不可得而強也一時之毀譽難憑也而百年之清議
甚可畏也即此可以徵侯之實德即此可以覘民之實
心而是舉也可以風矣侯始任天長有異政更吳江吳

江繁劇十倍天長而偉材利器則試繁劇而愈著故其
民感之愈深侯初氏祝今更黃民相傳舊氏率稱祝青
天其檢身好士馭吏愛民之實具載德政錄茲不贅

紹城于公墓誌銘

萬曆甲辰孟夏之吉于生長庚自金沙奔松陵請曰先
大人辱與先生同升不幸沒于計偕業已襄事而所托
爲不朽者尚未有請甚自懼惟先生其圖之予曰昔程
公琳王公旦重臣也皆葬故年而後歐陽永叔爲之銘
卒賴其文以不朽愧余不文無能發幽光傳後世尊公
與余則同年且同志也其深衷隱行有子所不及知而
予獨知之者非予其誰銘公諱廷燮字調陽別號紹城
自宋宣教郎安三公從高宗南渡至王母觀左眺滔湖

右曠三茅可漁可樵遂家焉故世爲金沙人自安三公
數傳俱磊落不羣中有仕爲別駕者至契立公鎰讀書
窮理深究天人性命之旨常著中說傳于世以成化甲
午鄉薦知江西萬載縣事醇心愛民困于格弗大顯然
所以締造子孫榮顯之業者實基之矣後以長子湛貴
贈如其官次子古城公泗以仲子業貴贈監察御史長
子鴻臚南區公棊配蔣孺人即紹城公父母也南區性
孝友與弟督學肖立公相親愛家事無鉅細咸自理恣
肖立游學獲成名生紹城公岐嶷穎異趨步唯諾咸教
以禮纔勝衣輒指示經書大義使知伊周勲業孔子孟文
章皆吾人分內事孳孳焉奉以周旋故公自童時其志
已不凡矣稍長延名士爲之師不徒爲咕嗶口耳之學
比束髮補邑庠生文學駸駸起一時譽髦咸樂與游以
太學賢士之關入焉益淬勵潛神經義日益有聲遂以
庚午秋舉南畿鄉試是科豪雋甚衆公徧交之與予劇
談更歡辛未下第欲延予同事且教其弟斗聯知予憚
遠行兄弟同負笈姑蘇學焉初會課扼腕論文纒纒弗
能休余徐曰文以載道未知道奚其文公憮然離席曰

愛我哉陳義甚高僕將從子矣由是歛英沃根凝精毓
神專務涵養而其文日益進明年予感其意爲游學金
沙與其諸兄弟游歲相往來無間也庚辰與予同赴春
闈初場公疾揮毫文甚工然病益甚弗克終事予往候
疾握子手泣數行下曰弟寧自意止此吾父亦詎宜有
此君見吾父諭令自愛勿念我我去矣不得侍矣言畢
惟念其父不及私也是年諸兄文熙孔兼皆第遂間關
百折以返其喪傷哉命乎公起世家性委和力學自立
飭躬檢慮抑已下人與人語煦煦惟恐傷之雖習交者
加派城磚七百萬個待用緊急一時做造不前即將應
燒年例磚料抵作加派之數夫城及磚價不過貳萬餘
兩蘇松常鎮四府各派銀九百兩毋乃過重乎倘將四
省均而派之則每省不過五千兩耳竊較燕京之土不
下臨清移此廠就京城之外燒造每磚一個價銀一分
稅各船帶磚之價已自足用矣

南京供應庫

隆慶元年正月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題爲酌陳根
本事宜以效愚忠以隆聖治事本部題覆行查南京供

應庫見貯黃蠟五萬六千七百五十四斤約穀三十年支用白蠟七千九百七十八斤約穀四十年支用青白鹽一十七萬八千九百六十一斤四兩約穀四十年支用蘋草八千六十斤約穀八年支用蒲杖二萬三千六百八十五斤約穀一百年支用燈草四千六百七十一斤約穀三十年支用俱應改徵折色見貯芽茶一萬六千一百七十八斤約穀二年支用葉茶一萬五千八百六十八斤八兩約穀三年支用應徵本色萬曆六年七月南京戶部又稱本庫黃蠟年久不堪澆要自萬曆七年起徵收二年本色解庫以後一年折色一年本色輪解該部查得七年黃蠟已經題派似難改徵八年以後逐年輪派夫隆慶元年至今未二十年也向云穀三十年四十年支用者今俱加派矣黃蠟不堪澆造當時何不散之鋪戶而旋取之乎

公主祿米

嘉靖三十六年七月駙馬都尉許從城戶部題覆歲支祿米二千石內色米一千四百石每石折銀七錢小麥六百石每石折銀四錢奉

世宗皇帝聖旨准照例米麥支萬曆九年三月內
壽陽公主駙馬都尉侯拱宸十年三月內永寧長公主
駙馬都尉梁邦瑞亦照例給本色米一千四百石每石
折銀七錢小麥六百石每石折銀四錢十四年二月十
二日瑞安長公主與駙馬都尉萬燁婚禮畢禮部儀制
司咨戶部照例支給加派蘇州府一千石內米七百石
松江常州府各五百石內米各三百五十石小麥各一
百五十石俱每石折銀七錢小麥每石折銀四錢行文
存留數內扣給竊查各府存留並無餘剩而公主歲祿

雜記

急遞舖

正元二十三年雲省平章納逸刺丁上便宜數事五日
戒使臣勿擾民居立急遞舖以省驛騎此急遞舖之始
也

黃河源

河源出於阿耨達池漢人窮之不得其的元命招討使
都實窮河源實行四閱月抵吐蕃朶甘思西鄙見泉百
餘泓沮洳散渙不可逼視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

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派奔轅近五七里遂以爲河源在是繪圖以獻故今言河源大率指星宿海云夫源必一而派必殊今云有泉百餘泓將孰爲源耶

免糧

元三十五年秋九月江浙行省臣言詔蠲田租十分之三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田主耳其他佃民輸租如故則恩及富家而不被貧民也宜令佃戶當輸田主者亦照所蠲之數泛之然則今所免糧當亦免佃戶之租庶澤廣被於窮民耳

戰

宋高宗問戰於吳琳對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高宗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觀此則戰必選強壯者先登非古法矣

助役錢

王安石行助役法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免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此法一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近世所

行條鞭法大率類此皆優富剝貧之政非通論也

臨清磚廠

臨清磚廠每年燒造城磚六十萬箇每箇價銀二分四釐斧刀磚四十萬箇每箇價銀一分二釐派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徵解料銀工部差員外郎郎監督窰戶如法燒造要堅細合式各磚傍印記年分窰戶姓名查有不堪者即令揀退窰戶革役磚完舊令各色船順帶至張家灣交納糧船甚苦之近題准事例各船俱令納價轉僱民裝運有不願者聽其照舊帶磚萬曆十三年因壽官

未嘗聞其言人過家人終不見其諄語悴色也公性至孝南區公初爲群小所侮鬱鬱不豫公奔馳禦侮不憚勞且密勸南區汪度容之勿自煩及公登科諸難皆解間有勸之徵怨以齟諸兇者則應曰大丈夫當容人不當爲人所容卒不校初修業姑蘇姑蘇守蔡公春臺督學公門下士也禮之恭蘇有富人以非辜陷獄具百金請公居間公解其厄而反其金父母偶有疾衣不解帶藥必親嘗默以身禱其父宦游京邸綜理家政矢公矢慎延乃名士教諸弟務竭乃心每計借費多出自己橐

父所遺金歸而返之不費絲毫也如是者三父詢其故
廼謂吾有弟三何敢獨費厚貲父益憐之重其友愛即
甚怒時見公未嘗不改顏而喜也故宗族間稱爲孝又
所可憾者望實甚茂不遂亢宗抱負甚闕不果徇國行
義甚卓越不及試于四方而春闈溘死壽不盡年嗟夫
有爲生之孰亟斃之無爲生之孰厚畀之厚畀之而亟
斃之如電光一爍尋其踪而不可得也傷哉命乎公終
于萬曆庚辰二月十九日距其生嘉靖癸卯十月十五
日享年僅三十有八葬于某所亦公存時所自擇也銘

曰

君之文閎辨無垠君之貌溫溫似不能言即之與居愈
久而愈妍生不遇時偃蹇連琬猗嗟乎清修獨行之賢

有加無已此吳氏所以日困也

親王祿米

凡親王無後國除妃眷歸養京師歲支養贍祿米二百石嘉靖二十七年坐派涇府養贍祿米一千石內蘇州五百石松江常州共五百石三十九年坐派汝府養贍祿米二千石內蘇州一千石松江常共一千石四十年坐派景府養贍祿米一千五百石蘇州七百五十石松江常共七百五十石獨德府殿下在山東當時亦派祿米二千石內蘇州一千石松江常共一千石至今民運至山東

交納萬曆十二年坐派潞王殿下祿米三千石內蘇州二千石松江八百石常州二百石十三年以松江米粗併歸常州運解夫各王之祿米係本色白米取給于江南以江南出米故耳若各公主之銀原定折銀何必又煩賦重力疲吳民乎

移民

周禮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然則移民移粟亦王政所宜有但梁王以小惠爲足故孟子規之大札謂大疲病也

嘉石園土

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之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園土疏謂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耻辱之園土獄城也其曰救之者使困苦而令改惡從善也司寇職云以嘉石平罷民也又云園土收教罷民曰平曰教聖人有深意焉後世皆失之矣司寇云重罪旬有三日坐五月其下罪三日坐三月此坐嘉石後司空之教

也

任德不任刑

春秋繁露謂陽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積于空虛不用之地以見天之任德不任刑此定論也

士不限年

禮大夫七十而致仕然太公望八十始遇文王後至康王即位猶在朝漢初入仕者亦不限年劉向陳盛以八十爲郎劉辟疆八十爲衛尉公孫弘八十爲相貢禹八十遷御史大夫

職官

律云職官有犯此唐制也唐六省一臺九等之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皆爲職事官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賞戰士散官以褒勤唐律稱職官者別於勳官散官也洪武制律大抵皆仍唐舊偶未及改耳

中台圻

中台星至我朝常圻不知何故若謂不立宰相之應則上台何以不圻若謂次相無權之應則下台何無恙耶非斗七星第四星常不明亦不可解

瓜州埧

京口三山志潤州大江本與揚子橋相爲對岸瓜州江中一渚耳潮水昔通揚州城中唐李紳詩云鷓鴣山頂片雲晴揚州城裡見潮生大曆後潮始不通今瓜州與揚子橋相連自揚子距江三十里瓜州以閘爲限雖揚子橋潮亦不至矣然則謂禹時江淮不通真謬也

石鋸牙

禹貢淮自入海其後受河之流河水濁海潮逆上則泥停淤矣故當時治水者于淮安山陽縣之蒲村作石鋸

牙其制上布七星椿椿上甃以石石有筓相入縫有錠錠三層灌以糯汁砌以油灰長千尺俗云磯嘴其制乃古之鋸牙而以石爲之也平江伯遣都水郎造其費蓋三十萬何其德哉大抵黃河之水入中原半雜泥沙急則行緩則澱故一激於三門再激於呂梁三激於蒲蒲使之翻騰踴躍以入于海法亦巧矣今漫入水中微露形迹蓋淮安本下流而河身日高地勢亦高近因范家口決砌石堤土高二丈許始見當時人家故址木植宛然此河所以常不寧也若石鋸牙之制則今之治水者

不復知亦不復問矣

徐州呂梁二洪

徐州之水會于呂梁而入于淮唐尉遲敬德始役丁夫十萬焚火攻石開鑿二洪元乃兼受河之下流徐州之山自西南來亂流而東復起爲岡巒累累不絕水中橫石數百步高出于水上者巖巖然象人齒牙水勢少殺則悍急尤甚永樂十二年平江伯奏開會通河照清江浦五十里復疏鑿徐呂二洪以通漕運然但去其束隘使得通舟而不大鑿其石磷磷如牙鋸者猶在水中豈

力不能去哉正欲留之以激水使滌泥沙耳蓋河流挾泥而來遇石則激激則水勢湧而泥先下矣成化時當事者乘水涸凡其石之所謂大花小花鴨子楯材者鑿去之主事郭又鑿其外洪翻船諸石舖平裏洪壩下數灣而險始失矣然猶未大壞也嘉靖以來當事者復鑿去亂石鑿深中洪二尺許其他險惟諸石盡平而徐州無復有洪矣平如安流險阻盡失豈不稱使哉然河泥日積河身日高而徐淮間年年有河患是誰之過與

儼按

共水曰洪或曰石阻河流曰洪蓋諸水疾下者

宗室

皇明祖訓有云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者宗人府以名聞朝廷考驗撫按官職照常選法有罪宗人府取問明白具奏但明賞罰並不加刑此皇祖之明例也二百餘年尚未舉行萬曆癸未河南巡撫褚鐵見歲祿不敷宗室困苦欲行疏通之道奏請行昔年廷臣所陳三事曰通下民之紫曰弛城門之奏曰限封爵之制天子遣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奉璽書至河南山西陝西宗祿不敷處會同親王宗正郡王議其可否於是河南諸郡王閣人譁然騰謗曰宗正睦懌有子讀書能文今與諸巡撫交結具奏要中進士爲顯官將各宗室不讀書者限爵革祿乃於朝會之日聚衆將睦懌毆傷後萬給吉會同撫按參劾毆辱宗正者將新舍王睦榕發送高一爲從宗室革祿一半大抵郡王閣人以宗室爲屬下之戶任其剋剝所以不欲宗室出仕此最宜禁革者也各藩府承奉舊制每府正副二員從六品有事呈長史司施行國初多欽撥者猶知朝廷禮法今自內使散官而奏保陞遷有多至五員者輪年管事凡藩府一應錢

糧出入田土租稞奏報章疏宗室詞訟盡皆專之有歷
任數年而富可敵國者其弟姪宗人皆錦衣王食宗藩
要例有裁革設舊之條近者科臣建言今天下宗室所
以貧困者皆內外王府官羅織之所致也有
旨命各處撫按官訪確具奏然城狐社鼠竟莫敢誰何
其弊至今未革

劉章量田

嘉靖六年開封知府劉章爲區丈之法每區先立四標
圍以竹繩使無長短之弊每一區內立一地主爲區頭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十三

男表儼訂

祭文

到任祭城隍文

維萬曆十六年六月初九日禮部觀政進士表某奉
命來知寶坻縣事謹以牲醴致祭于

本縣城隍之神曰某不肖數罹大過欲寡之未能也然
素有體物恤民之志今將實見之行事敬與神約吾願
恭順以事上傲慢不恭神殛之吾願明潔以事神享祀

不潔神殛之吾願虛懷樂善以事邑之賢者侮慢自賢
神殛之吾願崇儉以厚風俗侈食縱酒神殛之吾願寬
刑弛罰以活無知犯法之民不能活神殛之吾願興民
之利而闢其荒蕪不然者神殛之吾願防民之患而修
其溝畛不然者神殛之聽訟則不但剖其曲直必思所
以平其忿心而使之無訟不然者神殛之用刑則不但
鋤強遏惡必思所以養其良心而使廉耻日生不然者
神殛之賦役則不但寬其額外浮根必思所以曲爲調
劑而使額內之數漸減不然者神殛之徭役則不但一
時恤民之力必思所以立法調停而使享永世之利不
然者神殛之至于納民之賄殘民之命凌虐士類陷害
同僚則尤不肖之甚者神其速殛毋恕若夫雨暘時若
疫癘不侵則神之事也予治其明弗及其幽願默賜寵
緩以相予之不逮合境神祇同此證明尚饗

禱雨自責文

余小子智術淺短待罪旬邑當春小旱至厯

聖慮發

明詔督令祈禱竊謂陰陽不和咎在縣吏余小子罪若

蝟毛姑畧陳之以待上帝百神之察吾嘗治心幽獨晝之所行夜必焚香告天矣然欲潔而故汚旣悔而旋犯德之不醇如故也吾嘗立威于刑罰之外正衣冠尊瞻視祁寒盛暑不廢矣然退食深居褻慢時有也吾嘗念里甲之煩苦夫馬雜役悉蠲除矣然法制未及調停而那移僱募後將難繼也吾嘗憫舖行之累而私用公需給價平易矣然御下不嚴不能保其盡不擾也吾嘗遵時制省冗役若箭手獸醫之屬皆罷遣以寬民力矣然使人無術現在供役者不能必其盡效忠也吾嘗察吏弊修紀法而胥史隸卒競稱貧而求去矣然聰明未達防範未周乘間舞法者未必盡無也吾嘗慕周易損上益下之訓而政拙催科矣然公私交迫時懼叅罰則不得盡從寬也吾嘗師蓋公之意信蘇軾之言而奸容獄市矣然禁令在前憂讒畏譏不得盡弛而不察也吾嘗重德禮薄政刑而鞭朴從輕矣然頑民未率教化未孚不能盡措而不用也吾嘗憐無知犯法之民而焦心力辨矣然積誠未至仁心未洽而民猶不知自愛也吾嘗堅苦節絕饋遺而私衙清若寒冰矣然情非絕世迹類

孤高而人倫君子未盡洽也吾嘗入覲不持本縣一物
矣然私橐旣空公禮俱廢于義未盡協也吾嘗急鰥寡
孤獨之養而立法廣育矣然窮民尚衆綿力難周不免
顧此而失彼也吾嘗蠲祿以堊饑骨寬罰以贖孤兒矣
然小惠弗徧也吾嘗朔望群多士而授之經諄諄啟迪
欲其同歸于善矣然教未盡行也吾嘗聽斷盡心速完
結以便民矣然防察不周而公事不無稽閣也吾嘗欲
民之善遇老者勸其慈遇幼者勸其孝遇强者勸其和
遇忿者勸其息而隨訟施教矣然涼德劣行民未信也

吾嘗推轂同寅引掖善類矣然力微勢卑不能保其必
舉必先也吾嘗請罷採石之夫匠車輛而饒民得沐息
矣然僅免一年而上令敦催則不敢復請也吾嘗供送
親王委曲劑量不費民力矣然愛民太厚而事上之禮
或未隆備也吾嘗巡視水道嚴築隄防矣然日不暇給
而患未盡去利未盡興也吾嘗憫城內外火夫等役偏
累貧民而速爲停免然守禦未備供應乏人而制非經
久也吾嘗講求良法保甲有書矣然奸宄倚法爲奸不
得禁其事而賊盜時有也吾嘗辨清軍之擾而勾補募

兵力爲申止矣然冊籍未訂軍丁猶苦而不能盡祛其害也吾嘗憫養馬之苦而請免其逋負輕其罪贖且閑時不行黠擾印時必求寬驗矣然分田寄養猶未能請復舊額也吾嘗遇齋戒則虔心思惕奉祭祀則備物盡誠矣然戒久則難持而交神未必其盡禮也吾嘗崇儉素簡禮儀而相倡以厚道矣然德薄誠漓風俗未盡丕變也冥頑下一蹈明禁而觸幽網者不可勝數然罪皆在予則罰亦宜在予不宜重因此一方民也願取其志而矜其愚諒其誠而恕其所不逮使甘雨早降變一稔不勝惓惓大願

祭王文泉憲副文

嗚呼公少予三年而其達也獨先昔在膠序獲與周旋予迂鈍後時鍛羽逸遭而鹿鳴鴈塔公連步而着鞭試官棘邦仕不隱賢自內而外鞠躬匪懈不慕萬鍾不移一介公所覆怙如幬如蓋公所決擇如龜如蔡其所耀前而裕後者卽近且小亦足爲數世之攸賴特以方枘難容直鈎易壞遂先老告歸士林猶望其大拜而公竟溘然而長邁矣嗟嗟易殞者身不朽者名公之強直自

遂有南陽朱季之聲公之避世養高有柴桑陶令之貞
犯其容者薰薰如醉醇酒而聞其教者循循如聽和箏
貴不必三公而能遺其榮年不必上壽而能全其精生
既稱順沒亦永寧予也知莽素深肝腸匪隔公浮我沉
公出我入以膠漆之心示參商之迹方恨不得握手繼
綵抒情朝夕乃辱賢郎負笈倒屣忘其席上之珍而顧
取予爲他山之石方期訂香山之社飛問字之鳥而楚
鵬宵鳴遽傳易箆初聞公訃且疑且驚公歸冥冥予益
惻惻桑榆景短未照易傾世人所戀石火風霆死生大
夢天地浮萍慨音徽之莫作悲遊軌之難憑有酒一樽
敬瀉微誠嗚呼痛哉

祭項玄池兵憲文

歲乙卯余與尊翁少溪先生同獎于有司朝夕過從琴
書權譙惟時公尚未生也及公生而穎異自孩成童自
童成冠予最愛公徘徊繾綣謂當繼襄毅而膺帝眷也
予三十餘年困頓筆硯栖遲至于丙戌始獲南宮一薦
而我兩人共曲江之宴公顏方姝予髮已變公氣正揚
予遊已倦公常雄辯而驚筵予每開襟而稱善以是吾

兩入年不相若而情實相親子頓轡遼陽公備兵密雲
雖不獲聯鑣畿甸並馬天津而虜情軍事時蒙屈已而
下詢曾未幾何相繼返棹始暫蹶于一時遂終窮于未
造曾未得歷三槐扣九閭殫生平之學術展未罄之經
綸何鸞儀而鵠峙忽岳墜而川堙盡公之才足以押闢
一世而竟中道而沉淪充公之志直欲凌鏢霄漢而遽
杙杙而不申嗚呼痛矣世固有豪傑而多數竒亦有懦
夫而司鼓輦汚池爲高泰山爲卑風雨不常倏忽千蹊
蝨臂鼠肝莫知端倪是以達人知命進退委蛇危欲墮
而不懼勢可上而不躋然則公之塞也乃所以通而其
抑鬱不得騁也乃所爲鍾慶于無窮歟白日未中漆燈
已朦才長數短孰雌孰雄我姑釃酒而問公

祭潘印川尚書文

人臣受國重寄疇不思殫力以報哉竊謂受事而人力
可及者不難以人力而參合乎神功則難是無踰治水
者矣然治水于河渠未壞之日雖難而猶易治水于河
渠旣壞後則難之難者也今日河患何如哉而先生之
治河又何如哉昔陳宋二公之開會通河也匪獨治水

兼以通漕不因古人淮泗達河之故道而因元人築閘轉運之近功其見亦少左矣驅汶水逆流出南旺非至清潭地降一百餘尺因析六分之水北流以達臨清南至徐州地降九十餘尺因析四分之水南流以接徐沛皆置閘逆降焉貯六分之水者其閘長貯四分之水者其閘短分寸不可易也後之當事者以私意增閘而水之分數紊矣紊而常淤固其宜也顧不此之察乃更閘而東焉當時故閘由茶城而南地甚峻勢如建瓴故入河無碍既更其蹟而夏鎮以南地平而水緩黃強清弱每會必淤此先生之所苦心而屢形之章奏者也徐之吕梁曷爲而有洪哉山險水激而成也以國初之人力豈不能盡去其險乎蓋欲藉山之險激水之流使泥沙先下而河流不壅耳後之蒞徐者相繼磨其崖石而吕梁無洪矣無洪則水平而河身漸高此河渠之再壞而先生之所苦心者也由徐達楊千里無山司水者懼入海之易淤也因就山陽之滿蒲村累石爲崖蜿蜒千尺卽古之所謂努牙亦禹之遺制也費蓋以巨萬計而水得翻騰踴躍以入海今皆沒于土中不復見形矣此河

渠之二三壞而先生之所苦心者也河之壞者不止于是
橫流四出蓋亦有由豈係高堰之築不築哉先生當河
渠屢壞之後而身履其任左支右塞隨隙補罅忘餐廢
沐而貽二十餘年安流之利其功顧不偉歟余釋褐寓
京師黃河告圯親見政府暨九卿僉謀其人卒無踰先
生者遂疏名以請 上俞之先生從田野間起抵任而
河始告寧蓋自隆萬以來河每決必屬先生先生至河
輒治今河患孔亟而哲人長逝矣先生孝友在家庭忠
誠在社稷德澤在人心文章在典籍余不論特論其治
水之功如此嗚呼黃河如帶此蹟不磨先生方以天地
爲遠廬勲名爲夢幻而逍遙于華胥蓮社之鄉某也側
觀時事觀變思賢不能不亟羨不績而唏噓不已也尚
饗

祭馮開之文

嗟嗟開之之生也少予一十五歲何爲先予而逝乎豈
數固不常理有必致乎予聞之謂然疑惕惕然悸而
又瞿瞿然其焦瘁也憶歲庚午與公同升有善相勗有
過相懲遊從稍久德義日增及丙子偕上公車修業燕

京談經講藝一惟予之是憑晝扁丈室夜對清燈既搜
孔轍亦證佛乘掃少年之狂蕩慕前輩之莊矜遂變鈎
棘之習而以大雅自繩公乘時而首薦予落魄而南征
自時厥後升沉異域或奮而飛或倦而息蹉跎十年予
始中式公以直道違時而予亦以寡修罷職方期綠野
娛遊東臯講德近則清濁世之塵遠則樹千古之的乃
何爲而輒什耶嗚呼自古及今人誰不死所可嗟者年
未暮而遽止至人達觀彭殤一理花無常榮山無固址
寂寂賓階人非路圯知已交情如君幾人寢門之悲慟
徹蒼旻嗟予老邁弔慰逡巡驅白馬而獨晚瞻素車而
已扁陶潛不作山濤猶存生死永隔有淚如傾尚饗

祭黃貞所文

八月貞所黃先生終於正寢社友表某老且僊經歲不
出城市初聞報卽爲位而哭之今葬且有日矣不能匍
匐踵門而遣子表某往奠而告之曰予之壯也與君家
兄弟爲莫逆之交論文講藝促膝通宵相與沉酣六籍
竭精勵志而令弟乃先奪錦標吾二人雖勤刺股未遂
題橋因復尋杏壇之脉結桃園之義以異姓而托同胞

丁丑之役偕上公車君合轍而登第予失足而見遺及
予繼奮而君已佩烏臺之印乘驄馬之輿矣以恩相顧
以沫相濡曾未幾何而各返故廬正宜訂香山之社脫
榮辱之途胡二君辭俗登仙竟相繼而長驅也乃追風
好而招之曰竟其來歸兮松栢翹翹高堂肯構兮風蕭
蕭桂樹叢生兮山之均吉人有後兮聯綿紫貂魂其來
歸兮天漢渺渺風清夜永兮明月皎皎白石嵯峨兮一
冥不曉淚濕巾兮雲杳杳招君不來兮心悄悄尚饗

祭李見衡文

予壯歲應貢之京從友人王養廉所數數會先生或談
文字或論戎兵或發嘉謨于侃侃或覈隱禍于冥冥公
謂大寧可復叛虜當懲東自萬塔黃崖西至陽和舊城
皆當郡縣其地而什伍其民余聞言灑灑若大寐之忽
醒歲辛未余計偕春官時有封貢之議邊臣獻策

天子停餐余謂俺答三支或侯或王可並封爲三使各
徼未央之寵並解渭橋之鞍若其遣使則倣肅慎現行
之例留之邊而代爲輸丹其獻物則比海西例自都督
以下各得專貢而自布其肺肝公聞言擊節以爲可定

國是而制呼韓遂草議上陳事雖未行而兩情則滋懽
矣丁丑春闈不獲分長公之綵一失魚鈞蹉跎十載後
與儀部公同升而並馬燕郊聯茵薊壘如弟之覓兄如
蘭之遇菹方期訂千古之心期報國恩于大海而鴻升
魚沉兩不相待余歸而治襜襜人棄我取築隄開荒時
與田翁野老推水旱之數講耕耨之方自謂世無同志
聊自徜徉及弔尊夫人之喪而詢公行藏乃知黜華返
本亦明農于高寶之傍感意氣之偶同欲悉命以相依
曾歲月之幾何忽事改而人非國家興不慙之嘆海內
云云之悲覩八龍之氣節想靈椿之光儀巍巍素
時雨已施耽耽大厦崇構斯翬膏澤降而下歇梁木架
而俄頽玉碎瑤堦芝焚翠微貞芳映日千古長輝愧素
車之未駕望丹旄而心違恨無寶劍掛公松枝尚饗

祭陳海樓文

僕附公同升凡三十六年矣僕崖貌侗心結轡于膺殫
慮研精側弁而吟以質則不能如公之明師繩法準銘
心鑄骨旁搜梵筴幾年發憤淹滯永久而猶廩廩懼殞
以學則不能如公之敏脆骨柔腸靡曼傍徨振衣長林

兩不齊集 卷十三
晞髮朝陽以力則不能如公之強談經齒劒賓朋游醮
筍蒲之羨山膚之膳典衣貫酒博求俊彥以用不能如
公之儉竭犬馬之才效金石之悃紛紜玄綠得網失錦
以慮事不能如公之審是故同登也而公先售同仕也
而公爵懋同行也而公福厚當公乘驄車服豸繡昂昂
爲南臺之領袖此亦人生之至適也而予方釋褐而續
貂後及予乘牡駿之車征東海之寇烏號掩彫膚功未
奏維時望知己之相助也而公已掛冠返長水之岫一
出一入一先一後今幸同處東山優悠燕閒正宜結
率之會開衰老之顏室廬相望可朝往而暮還教子弄
孫啣盃舞爛云何一病永棄塵寰予初聞訃且疑且駭
精越渫而不寧淚潺湲而暗灑雖然亦利者不能割荆
山之玉綆短者不能汲百丈之泉故競慕富厚而多得
顛連公不爲福始一任前緣聰明蹈厲而乘堅策肥者
六十五年五馬驅馳其福綿綿逾六望七其壽亦延今
日之頌若月之失圓若水之辭川素業固然溘溘乎其
何愆

祭黃葵陽文

君垂齟能文文輒瑯一然逼古也塾師或不能盡解余
過館閱而竒之私與君訂交未幾督學使者試而首君
名轟轟藉甚談者訝余爲知文歲丁卯余閱君文曰是
可元果爲兩浙第一人辛未計偕王職方席上得目君
學論二義余曰非一非三乃第二人也君意頗不懌開
榜而占之不與自時厥後吾兩人深相得肆吾舌輒諧
君耳據君惻輒當吾臆若 貞鍾大呂陽唱陰和雖洪纖
不齊而節奏實一會也又若時雨遇飛龍趣相得而神
兩暢也既而青蠅肆點黃金邁鑠百懿不錄一青被

李廣旣棲于南山楚平復遊于澤畔退復林壑彼此相
望同有憂時之念而私與計籌同有衛道之思而相期
者述君爲余設館爲余懸榻過輒連日夜相留不厭也
方將竭此輕塵助彼峻嶽共建不朽之業而天喪斯文
中道告蹶病中聞計五內俱裂卽欲趨吊而疽伏于肩
一病數月徒戀梁木之懷而久稽素車之臨淚如霰而
暗彈腸負刀而欲絕聊陳薄奠生死永訣嗚呼哀哉尚
饗

祭朱虞封文

虞葑朱先生沒于留都越月其柩返于故鄉同年友人
表某以茅藉鷄以甌酌酒祭于先生曰嗚呼鄉有典刑
國有老成世不常有如景星與慶雲公之志卓磊恢闊
公之性鎮密溫純公之學紹河洛以長鳴公之節視松
栢而競貞直躬行道不能媚人始仕卽蹶旣于復伸秉
銓南都實係開局司文江右歷盡苦辛入之六理而甌
有遺蹟再歷銀臺而銜若寒氷孝如閔損而父死不能
葬母養不盡珍寤如原憲而交際不愆度對客不言貧
海內仰其德望士林指爲法程中道忽逝天胡弗仁此
天下之共戚亦世運之適屯也而况乎故舊世交之雅
同志之親憶昔庚午之升也相攜相勗如木向春迄今
三十餘載而數我同年若星向晨吾方睇滄洲之落景
問茗水之迷津悲逝者之不復歎吉人之早淪嗚呼哀
哉列春華以爲箴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復聞而
庶幾可以報公者勵精改過以求不負乎心盟修身布
德以求有益于黎民尚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

卷一

三

表了凡先生兩行齋集卷之十四

男表儼訂

兩河劉君行狀

余讀詩至晉風其俗勤儉好禮詩人思慕咏歎之不置
蓋黃河入中國滙于龍門其風氣特厚故其俗渾噩質
齒絕無器靡態所產若太史公文中子暨近世薛文清
皆磊磊爲百代雄劉氏世居河東代有隱德有諱某者
尤好善憐貧恤寡德甚盛遇歉歲輒傾囊以施人或犯

之弗與校以是人稱長者期其後必顯某生某亦渾厚有令德某生光祿公幼業儒弗就棄去遊館揚樂其爲四方之所輻輳也遂僑寓焉動循規矩孳孳惕惕弗少懈好賢禮士遇族人之遠遊者咸賑之俾有成立某年某月某日生公于旅邸生之夕父夢立黃河之南有老人自西來呼河開者再俄而大木突至母易氏亦夢紅日入懷公生而豐姿秀骨神采特異歲甫周偶黃東盤與父手談乳媪携戲局傍黃問之汝其名我公卽稱爲黃老先生竒之稍長就外傳授千字文不肯竟讀請讀

孝經日誦千言尤善屬對時值隆冬塾師出句云黑炭燃紅火公應聲云青蓮吐白花座客皆駭甫八歲通四書毛詩大義酷嗜古文辭讀蘇長公前赤壁賦投袂大言曰讀其文想見其人其坦蕩之君子乎蓋當齟齬時而神識已與古人合矣九歲蓮痢幾危母夢神人令服天水散如言而愈豈非天生竒物固神明所默佑乎是歲八月初習舉子業下筆輒有驚人語厥後學漸進文漸工遂厭薄一切時尚慨然以先正爲宗手評歷科程墨日寫數首粘之壁每日時文春花耳易謝也何如先

兩行齋集 卷十四
輩程墨旨深味雋凌霜不凋耶十一歲隨父寓維揚應
江都試高安陳公竒其文拔置高等父恐驕其志不與
府試人門掃軌晝誦諸子百家夜閱性理嘗言
性理之學與子史異非清夜沉涵幾難措手故其雄才
銳氣雖可一日千里而服膺名理濡沫性宗則多自靜
定中入也十六歲從吾友人徐警弦遊一見知爲大器
舉其所得于荆川先師之心印盡授之而學益進是冬
十有一月補平陽弟子員明年畢姻里中李直指公孫
文也聞毘陵王翼庵講學于澄江別墅負笈往遊師友

相得忘分漸磨學業行誼同事者僉畏而服焉癸卯讀
書紫荆山窩試弗偶其父持各省直文字糊其名而訊
之公一一指別不爽四弟有執在旁異而問故公曰京
省之文各別南直畢竟多一分神力北直則以莊重雅
健勝浙之秀閩之古豫章之典楚黃之銳各有一種門
戶不可混也壬辰謁董思白董出自選真稿授之曰此
文授子子他日當爲萬人敵吾屬目焉癸巳廿歲偕四
弟讀書于椒山纂釋莊騷批評史漢每有得則登山而
歌曰人不讀書如土木牛馬讀書不會古人意如向壁

者語對痴者笑卽笑語終日他還是他我還是我有何
用處夏杪以歲考西馳日取董先生文置之案頭俯而
讀仰而思津津若有契也時盛某爲平陽守新蒞任試
諸生閱卷將畢無甚當意者晚得公卷大加稱賞謂必
魁天下試學道以中暑弗完卷督學杜公覽人知則愧
迹人不知則愧心等語廉然心服取晉陽書院作養已
入闈三場語語嘔血字字刺骨竟邁按劍及兄翰中式
歸言監臨劉公方岳萬公命外簾諸司分房閱卷如簾
以內事擬公第一揭榜日至與主考爭不得尋領上賞

是歲冬十二月廩于庠明年春思母音容形之夢寐乃
隨父返廣陵未踰月西來使者又以歲考信至公自恨
自憚謂人子何苦以微名羈馭致子母相睽耶淹留侍
養不卽行十一月之平陽汪學道已發檄矣適劉按君
觀風考公第一具言前由所以禮待之甚厚丙申春始
走太原補歲考畢歸而讀書于城隈天寧寺評選先正
遺文千餘首手錄模擬丁酉入場七作宛然先輩典刑
也以高古不卽售冬登五臺訪空印禪師于獅子窩窵
心內與焚香習靜忽有所得歎曰二十四年魔障仗金

繩解脫矣明年春尚以一身一僕留滯五臺飯僧一日
謂禪師曰上天之賦物消息有時暘谷不生崦嵫不沒
如來法藏大地山河遂別下山見山水花鳥盡是胸中
故物宿八功德水時有募修大士殿者公傾囊助之步
歸里中復業于舊館品題八大家文集摹臨米元章草
書時母以思公而病公聞報輒歸既見相持而哭且失
聲巳亥元配李氏以痼疾不起襄事如禮庚子年二十
七矣府道錄考皆首云時撫臺魏公羅通省名士赴晉
陽書院每校藝必高等遂與仲兄有容同舉于鄉辛丑

下第歸廣陵肄業古平山堂蒐古今秘典圖就千秋大
業冬十月娶繼室閻氏閻籍太原客淮陰名世科者與
公有千金之誼故聯姻焉明年秋值母病日侍湯藥衣
不解帶夜必禱天願以身代病日進不衰公計窮舉刀
向天跪剗臂肉和藥進母母賴少甦然竟不起公泣血
不能休諸親友百計解之不得所刺肉深寸許竟不作
楚維揚兩學以孝鳴之守土者公力辭曰生不能養學
不能顯惡積延母罪莫追也奚孝之足稱迺朝夕哭踴
跬步不離母幕時有故離數武回首者再三中元日出

閨中簪珥作蘭盆會大建水陸道場冀資冥福終事之日有鶴百餘翔舞悲鳴于空中若泣若訴人以為誠卒所感明年春父命回侍祖母且為母卜葬時河洛間疾盛行死者相藉公以行資隨路周卹至小河舖一家死者八人親為檢理雖癘氣薰蒸不避也孟夏二日忽有所感太息曰吾其歸矣佇大梁八日而卒卒後一月見夢于仲兄曰吾不死吾浩氣常存丹心猶在但恨不能朝夕隨兄事吾父耳嗟嗟予于公未面也其四弟有執從予遊公以書視之曰文章家要在關鎖惟一識而已

天下事豈能件件曉得天下書豈能本本讀得進一步識看得一分理路云云是在自悟耳予見是書如見其面焉然公不獨識高文工而修己愛人孳孳不懈既慕古文薄時執矣而與時英結社則虚心領益寸長必取既推仁德融融如春矣而鄉之任姓者肆惡則訴兩院而戮之以舒萬民之怨既秉禮義不吐剛矣而逆旅竊其囊橐則忍而不校蓋名實並重仁義兼資所謂完德君子也光祿公生八子公行三沒于甲辰年四月初八日距其生甲戌年五月十四日壽三十有一子二長翼

統次冀綿女二皆幼其諸昆仲擬以閨九奔軀命予狀
其行事以乞靈于大方幸憐而賜之銘兩河死且不朽

光祿寺署丞清湖丁公行狀

清湖先生諱寅字直原嘉善永安里人也丁氏世居丁
家港宋理宗朝始祖五三公以德望起家今舊廬尚在
世呼之爲丁宅云

國初下詔徵賢三世祖海鶴公以人材應聘官黃州別
駕高祖諱某曾祖諱某皆有隱德考懷梅公諱滾個儻
好義憫人之窮周人之急方數十里內貧農寒賈皆倚

之爲命識者策其必有後妣呂氏生丈夫子三人伯曰
某早世仲卽寅季曰賓辛未進士官侍御史懷梅得封
如其子封翁以勤儉持家以禮義訓子其延師傅必折
節巨儒之門所親友朋必推擇一時英髦故公之聞見
端而志行厲公生而穎異甫四歲卽就塾師勤敏嗜學
年十二學博緩齋浦公見而竒之以女字焉年十五卽
立志以碩儒自期年十八就儒童試縣尹我渡陳公擢
第一雅稱相知呼爲小友公故善病肢體尪羸若不勝
衣且病且讀發憤下帷短檠呬唔置晨鷄于榻下聞鷄

卽興不敢稍懈以故每試輒利戊午秋闈文最佳儕輩以魁元期之竟見黜辛酉文益竒本房推官彭取首卷幾得而復失封君遂奉例遣公同季弟北遊國學司成松斧陳公豫所呂公皆器重之每試公兄弟輒冠多士比秋試房考王首和簡拔中式因與季弟聯名遂落選京邸諸大老號憐才者靡不痛惜而嘉善二丁之名轟轟藉甚矣公壯年與余同筆硯讀經則于諸儒訓詁一一辨其是非而標註之雖程朱言公最所尊信亦不苟從以希詭遇讀史則自左國漢而下靡不精究雖折衷

于考亭之綱目而其訛誤不當書者及書而不合例者皆考其異同而訂證之其爲文則範我馳驅滌除粉黛視帖括爲芻狗故其所得最深初東浙王文成公倡道東南其門人龍谿王先生獨得文成之正傳天泉橋証悟可考也侍御公先同余登龍溪之門聞言契悟深識世儒支離之謬王先生極許之謂可證千古絕學侍御公歸以所悟告其兄因偕謁龍溪先師出二業示之公喜曰此吾素所心疑而未泮者又語以乾初九潛龍之義則又喜曰此吾素所力行未逮者又位直原字悅聞

繹致良知微義使自體勘歸而書提醒見在良知六字于座右寢起出入觀之復又從唐一菴先生游其學益邃而所造益平遂去舉子業一意以繕性敦倫爲事其事大母計佐封翁孝養備至其事母呂以患痰眩晝夜躬視藥不懈尋罹內艱哀瘠茹蔬事事如禮迨入室猶倚墓而寢焉其事封翁嚴敬之如神君至晚歲猶孩號然封翁病淋閉月或一再發發則呻吟牀褥公卽羸弱亦永夜煢煢侍立衣不解帶食不下咽旣少瘳復強力出之門戶其如是者四易寒暑迨季弟懇疏乞歸而封

翁竟不起矣公號慟幾絕同弟營殮以至棄事靡不中程其事繼母妣陸尤盡禮生養終事並如已母焉少時與弟力學執經講藝已而偕弟從事心學修德論道嘗語弟曰吾與若以天親骨肉爲道義良朋希世一覲也兄弟相將白首而侍御公猶終身侍坐若師保然見者皆曰司馬君實之于伯康亦不過是公褻身甚嚴卽私居小恙未嘗不整衣冠虔卧起至于待人則甚恕與減獲語恂恂惟恐傷之自奉菲薄敝衣蔬食蕭然自適至于三族姻親加恩撫恤靡所不力于先輩嘉言懿行引

爲模範畧不少讓至于誕辰嘉節卑幼拜賀輒惶恐退避不敢當上自皇黃之畧下及列代并國家典故張目而談習若已事至于一家之政維持其大綱鏗粟積儲悉從封翁之所頓置付之紀綱之僕毫不經意平居事官長雖素被知遇尤百倍廩廩常退縮不敢前至于供賦應役則輸辦恐後偶遭非禮及一二骯髒輩皆先事審察反躬自咎以潛消之至于安常履順人方博奕浮大白而公獨終日欽欽如有所憚以故見者聞者悉惟服爲有道君子竟以憂勤惕勵奄奄致疾疾甚留

呼其子鉉述封翁家訓曰非勤儉難免饑寒非問學難希令善非心地難徼福祉非積慶難延門祚良久又語之曰艱難易忘驕奢易起滿則招損謙則受益爾祖立業萬狀勤劬爾當善承之爾叔居官居家卓卓名世爾當謹師之吾願足矣言畢遂逝時萬曆甲午十一月二十日也距其生嘉靖甲午九月初九日享年六十有一子一卽鉉國學生娶全椒尹倪紹暎女孫男二長曰示娶生員葉繩毅女次曰某娶秀水沈某女孫女一未字鉉亦孝謹知予最深請余述公之行以徵銘于大方余

不敢阿亦不敢飾謹直述其行事而爲之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